


# 尤尤的复仇

YOUYOU'S REVENGE

陈瑜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13-3515-3
9 787531 335153 >
定价：22.00元

这是无休无止的再次堕落与自我救赎，是绵长的爱情与空灵的绝望，是偷窃，是决绝，是隐忍，不是三毛的雨季，不是张爱玲的连环套，不是安妮宝贝的七月和安生。

这是尤尤盛大的复仇,她的长大，一路血痕。

春风文艺出版社

纯色青春

# 尤尤的复仇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陈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尤的复仇／陈瑜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13-3515-3

Ⅰ．尤…　Ⅱ．陈…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6384号

尤尤的复仇

| | |
|---|---|
| 责任编辑 | 王　平 |
| 责任校对 | 王恒霖 |
| 装帧设计 | 冯晓驰 |
| 幅面尺寸 | 168mm×235mm |
| 字　　数 | 230千字 |
| 印　　张 | 12.5 |
| 印　　数 | 1—10 000册 |
| 版　　次 | 2009年8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9年8月第1次 |
| 出版发行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r>春风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
| 邮　　编 | 110003 |
| 网　　址 | www.chinachunfeng.net |
| 购书热线 | 024-23284402 |
| 印　　刷 | 沈阳市佳麟彩印厂 |

ISBN 978-7-5313-3515-3　　　　定价:22.00元

# 1

尤尤九岁时看到爸爸在做奇怪的事。他们裹住薄薄的单子在扭动，模糊的笑声和女人的哼吟，尤尤自然以为爸妈在捉迷藏，打她记事起他们就从未这么互相友好过，开心极了的尤尤冲进房间，跳上床把被单一掀："爸爸妈妈我也要玩儿!"

大人死寂，尤尤惊异。他们不仅光溜溜，且并不是尤尤以为的"他们"：那女人不是妈妈。她立刻弹起来一头撞上尤尤擎着的冰棍儿，胸脯上挂着黏兮兮的白奶汤儿，尖叫着冲出去，扔下爸爸一人黑了脸穿裤子。尤尤很快被骂哭了，她哇哇飙着泪，露出黑糊糊的牙洞洞。

童年时捉到父亲的通奸，也算是世上最糟的经历，尤尤却似乎没受伤。多年后她甚至回想，定是给这段经历唤醒，才能从平庸无奇脱胎出来，成了特异出脱的她——真正的自己——想到这里，她竟会小小的亢奋。

当年的小尤尤要更兴高采烈些。眼泪冲的泥沟儿还在脸上，她已和邻家小女孩炫耀起来："见过你爸光屁股吗？我见过我爸！黑糊糊的一个——"一旁乘凉的爷爷一巴掌拍在嘴上，尤尤又哭起来，可惜得意太短了。

尤尤借此事发了笔小财。第二天"那女人"来找尤尤，其实她们认识，她是爸手下的梅子阿姨，每次见面都把尤尤摁在胸前，揉搓着饱饱亲一通。她太丰满，还搽呛鼻的花露水，尤尤给她闷得喘不过气，总厌恶地挡开那两团。

不过这回梅子阿姨很老实，红彤彤的脸小心赔着笑："尤尤，尤尤。"

"干吗?"尤尤没好气。她这孩子狡猾非常，懂得大人的神色，她知道梅子阿姨

落了下风。

梅子阿姨往前凑，肥肥的小腿蹭着尤尤膝头："尤尤，告诉阿姨，你昨天都看见什么啦?"尤尤没说话。梅子渐渐慌了，说了些"大人高兴就抱在一起"的蠢话，声音柔和，语调越来越低，语气却越来越急。

终于她一个转身跑开了。

不一会儿，梅子阿姨又回来了，手上多了个洋娃娃，尤尤把她抱在怀里。娃娃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尤尤鼓起嘴唇吹吹她，喜欢的样子。梅子阿姨趁机说："尤尤，答应阿姨一件事好不?"尤尤抬起头，冷冷看着她：不笑的孩子是很可怕的，因为孩子通常都在笑。

梅子阿姨就要给尤尤弄哭了。

"我要一辆自行车。"尤尤终于说话了，她理理娃娃遮阳帽的檐儿，慢条斯理地补充道，"我要后面有两个小轮子的那种"。

……

梅子阿姨的儿子和她一式的白胖高，常神气地欺负尤尤，有段时间他泄了气，因为，尤尤突然拥有了一辆他梦里都不敢想的豪华童车。

骑过他身边时，尤尤蹬脚踏会更起劲，还要嘟嘟地揿车喇叭。

"白胖子知道吗这是你妈给我买的，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光屁股。"这话尤尤绝不说出口，她只会一遍遍心里重复，同时把下颌儿和脖颈儿昂成钝角。

看，这小女孩虽狡猾非常，却很懂得勒索的道德。

尤尤压根儿不是乖小孩。她性格暴躁、喜怒无常，梳头时常一脚踢翻凳子，就只为蝴蝶结的绸梢不够齐，当然，这只是她乱发脾气的借口罢了。

妈妈常给她弄得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诱导、训斥及至体罚根本没用，女儿向来不哭，闹过后一如既往，若管教太严还会报复，比如送奶瓶被无名氏踢碎在门廊台阶上，牛奶都喂了玻璃碴子啦；又或者冰箱前的地上莫名地打破俩臭蛋，熏得人儿天睁不开眼啦。有次她拧了女儿几下，第二天竟发现丝袜给塞进马桶，臭水冒得咕嘟咕嘟的。想让尤尤学钢琴移移性情，任你好哄歹劝就是不肯；她扬巴掌，那小冤家就瞪上眼死磕，两条小辫虎虎立着，凶着嘞。她是高傲强势的女人，给女儿这么欺负，有时想想倒是死了的好。

尽管降伏白胖子又气晕了妈妈，尤尤周遭仍存有劲敌。这个对手叫安静静。

安静静和尤尤同住一个市委大院，同读一所小学，同在一个值日组，这么一对理当要好的小姑娘却就是水火不容。跟小野人一般的尤尤不同，安静静人如其名，五官精致表情泰然，柔亮的发总是安安静静垂落肩头，夏天常穿淡紫鹅黄的泡泡纱裙子，冬季则是缀了白花边黑绸结的灰呢大衣：安静静的淑女做派是她妈引以为傲的教导成果，连走路都完美得仿似肩胛立时会生出天使的白翅膀。这样的安静静当然骄傲，她看不惯尤尤的莽撞，尤尤呢，也瞧不上她的骄慢。

安静静的爸，是市委大院里唯一比尤尤爸还大的官：莫小看这微弱的差距，只半级官阶，就足使尤尤和她爸一样常在明争暗斗中败阵了，于是安静静愈发神气，看尤尤的眼神都居高临下，渐渐把寻衅尤尤当成习惯：碰掉尤尤的作业本呀，嘲笑尤尤跳沙坑蹭的黑胡圈啦，给老师打小报告说尤尤课上又捣乱了呀……反正就是每个人小学时代都会碰上的那种女生和那些事，林林总总扰乱你，虽不大点儿事，却像朵鸡毛噎住嗓口，实在难受。

好在尤尤虽使小性，人却大气，几乎不曾被安静静气到，只一次，在她爸书房晒阳光，好端端这小人儿竟幽幽长长叹了口气，碰巧爸心情大好，关怀了一句，女儿便郑重地感慨："爸你说，怎么我们小孩儿，也被你们官场污染了呢？""嘿，这小不点儿说话还一套一套的，"爸给逗乐了，"请问格格，谁敢惹你啊？"格格是父母给她的昵称，他们虽彼此不和，对女儿还是相当宠溺。

"还有谁，安静静呗。爸，你说她怎么就能活得那么讨人厌呢！"尤尤蹭着爸的膝头盈盈一蹦，稳稳坐好，极富弹性地悠荡小腿，眼睛盯住脚上红鞋子：这是爸从澳洲带回的礼物，头层小山羊皮鞣制，正闪着昂贵的光。

爸揽住尤尤，把她毛乱的发一抚，认真地说："格格啊，你要明白，人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时候你得和不喜欢的人耗在一起，还得假装喜欢他们，甚至讨好你恨的人呢。""为什么啊？！"女儿睁圆了眼睛。爸自觉这话题对童年太过沉重，就把话岔开："安静静今天又欺负你了？"

尤尤一下来了精神，忽地立起身："没没，我收拾了她一顿！"她攀了爸脖子咬耳朵，"今天大扫除，安静静让我扫厕所。她故意的！我就在那儿抓了条四脚蛇偷偷扔进她书包里了，上课时爬到她裙子上，她吓得一下就跳上去，"尤尤踩着爸膝盖敏捷非常地上了桌，"就这样，就这样！"

爸任她撒了会儿欢，笑着问："然后怎么样呢？"尤尤喜气洋洋的小脸儿立刻蔫了，嘴一撇："然后我就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了。"

爸为女儿瞬间切换脸色的能力忍俊不禁，正要抱了她开怀大笑，却被突然进屋的妻子打断。

书房里乌烟瘴气，桌上的纸笔摆设给踢了满地，一旁花架上，自己精心侍弄的一挂禾雀花摇摇欲坠，而后干脆摔下来，"啪"地碎了一地；更让妈妈生气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女儿竟在桌上大呼小叫，而丈夫居然微笑着听之任之！

"尤尤你给我下来！"

尤尤给妈妈吼得打了个寒噤，愣了几秒却恢复常态，猴儿般下了桌，动作小心、神态狡黠地要躲在爸的身后。妈妈看在眼里，三两步上前把女儿揪到一边："不准躲！今天你要罚站！"尤尤不服软，倒把眼睛吊起来，妈妈更生气了，"安静静的妈妈刚才来过电话了！你今天在学校干什么好事啦？明明错了还不知改，我冤枉你了吗？"爸看不过阻拦道："有那么严重吗，你喊什么？安静静刁得很，总欺负咱们尤尤，不给她点颜色更得寸进尺了！"妈妈冷笑一声："欺负？你女儿会被人欺负？尤尤整天野人一样，不欺负人家孩子我就要念佛啦。"她眯起眼向尤尤厉声道，"妈妈跟你好声好气说过多少次，你爸官再大也是副的，安静静她爸才是正的！让你好好跟安静静相处，你就当耳旁风！你爸在单位已经让他爸压得很厉害了，你就不能少给他添点乱?!"尤尤张张嘴没吱声，倒是爸生气地开了口："你别把大人的事扯到孩子身上，况且，况且我的事也用不着你来管！""用不着我？用不着我！"妈妈上前一步，眼睛盯住爸的鼻子尖，"没我，没我们家，你能到今天这步？现在说用不着我了，你臊不臊！"她收回身形，微微晃着脑袋，恶毒地说，"我看安静静那么乖那么文静，还总奇怪为什么我不能教出那么好的女儿，现在我明白了，这是遗传！你一个乡下货、穷鬼、山里的烂瓜秧子，还能指望你结出什么城市果子来！尤尤现在这样，统统都是拜你所赐！"

这对夫妻的争吵总不能跳出窠臼：从菜子大点事吵开去，愈演愈烈，毫无例外地转到妈妈对爸出身的攻击上，妈妈一旦说出"没我们家你一辈子都是穷鬼"这类话，爸就会情绪失控，爆发成飞沙走石的一场大吵，最后爸甩门而去，妈妈则留在变成废墟的家里大发脾气。

这种场景在尤尤面前发生了太多回，以致孩子不仅对此情此景有了免疫力——尤

尤绝不会像旁的孩子给父母争吵吓得大哭，对其过程也有了预见性。此时此刻，尤尤正安静地观察父母，她看见爸的太阳穴又像埋了只青蛙似的跳动，而妈妈一向抿得纹丝不乱的头发也飞了，大战的先兆使她顿时警觉，趁妈妈提臂叉腰，向爸再度冲锋之际，尤尤一个转身毛腰溜出书房，轻悄阖上了门——就在此时争吵临界，一个不知什么重重摔在尤尤关紧的门后。再次逃开父母冲突的龙卷，尤尤笑得得意狡猾。

她却不知道父亲未说完的一番话，已为她以后的坎坷不吉一语成谶。

“很多时候你得和不喜欢的人耗在一起，还得假装喜欢他们，甚至讨好你恨的人呢。”

妈妈爱照相，更喜欢看自己的照片。她常常几小时地端详影集，沉浸在对过去的咂摸中。

外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官做得大，若按古代说法，妈妈就是书香门第的千金，顾盼神飞，文采飞扬，模样儿又好，家里疼得跟什么似的，到了嫁人年纪，千甄万选把爸挑做女婿入了赘。

爸虽家穷，人却出息，又有外公提携，不几年就发展得有声有色，后来有了尤尤，年少夫妻，春风得意，本应恩爱非常，妈妈却因自小任性而跋扈，头几年爸还能忍让，渐渐也烦了，尤其外公晚年的官运和健康都每况愈下，后来竟郁郁走了，爸对妈妈就更不容情，两人龃龉不断。用妈妈的话说，爸是“忘恩负义”，对此她除了用无休无止的争吵发泄怒气，再也只能借无穷无尽的怅惘逃避现实。

妈妈珍藏了一张少女时的照片，是那年代特有的技术，将黑白照染色上去，人物脸颊烧得红彤彤，衣物颜色也不自然，却不能掩盖她耳畔两朵蝴蝶结的美：它们扑棱棱地飞在腮边，衬着那玉色的肤质并檀黑的眼眸；妈妈绾当时流行的辫环，穿大格子斜裙靠着一树桃花，眼中带了不谙世事的清纯，与现时暴躁、有些偏执的她大不同。后来尤尤一直揣着这张照片，也因为它是妈妈最爱的一张。

该把妈妈的人生形容为一匹蕾丝，开端洁白精致，尤尤出生前后就加了些残帛进去，渐渐竟撕裂得一塌糊涂：婚姻糟糕，娘家家道中落，后来甚至……那些先不谈，眼下暂时还好，尤尤也还无忧无虑过着优渥的生活。

相比同龄孩子，尤尤出挑也优越。她从妈妈那里遗传到圆圆的褐色眼眸和一对长腿，纤白小脸在乱蓬蓬的鬈发下富有生气：尤尤是好看的；而尤尤的机灵大约来

自爸。和安静静的过度认真不同，她把功课全不当回事，课堂又常淘气，却能答出有时连安静静都不知的问题——老师说尤尤成绩有些男生的特点，忽坏忽好，时不时扑腾成一匹黑马，却总大起大落。比如春末的数学月考，发卷子的安静静蛮得意，一抻一抻到尤尤桌旁，把卷子往她眼前一送："尤尤，你数学不及格！"尤尤的反应却让她失望，只努嘴儿示意她放下，就又埋头到手中的游戏机去了——这"任天堂掌中宝"是她爸刚从日本带回的原装机，用的是专配的迷你卡带，和那些只能摁摁俄罗斯方块的大路货全不一样，当然，它也是尤尤这一段成绩直落的罪魁。

可惜安静静的高姿态并没维持多久。第二个月，学校举行了数学奥赛的预选，公布结果时老师毫无悬念地再次表扬了她："……安静静又考了第一名……"后面安静静顾不得细听，急急忙忙去看尤尤的反应，目光未定，老师又说了，"这次要特别表扬尤尤同学，她和安静静考了并列第一，跟上次测验相比进步很大。尤其是——"老师特地停顿，"运算中她用了简便方法，有些是老师也没讲过的……"安静静游移的视野终于锁定尤尤，心情却已大变：学龄孩子里"简便方法"很是神圣，不仅表示聪明，还要被老师特别表扬——及格都办不到的尤尤，竟解出连她安静静都不会的"简便方法"？更让她光火的是，尤尤竟也回敬了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安静静凶起来，她不知道尤尤懊恼的全是另一回事。

上次月考发了卷，尤尤把不及格的卷子团两团随手扔了，妈妈问起就答并没考试，怎料妈妈早接过老师电话，问只是诈她而已，这下可点了火药捻儿，偏赶上爸回家来，又拿着刚托人捎回的新游戏卡，一场大吵自然不可避免，结局是爸摔门而去彻夜未归，盛怒的妈妈把尤尤的"任天堂"扔出了窗，卡带们也给摔得粉碎，尤尤自己也被妈妈摁着脑袋乖乖学了一个月——尤尤的不高兴，就是为玩具的毁掉和被迫的不自由。

安静静只顾在得意失落间颠簸，漏听了老师课堂上铺垫的话，以致被找去谈话时大受打击：原来每班只一个参赛名额，鉴于尤尤的"简便方法"，老师决定推选尤尤，弃用安静静。"你成绩好表现好，前几次奥赛都是你参加，这次就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吧，这样可以鼓励平时表现不好的同学，也更能保证咱学校的名次，你说呢？"尽管老师语气委婉，笑眼眯眯，安静静回家后仍哭湿了大半个枕头，给她妈心疼的，甚至想通过丈夫向尤尤爸施压，让那丫头片子把机会还给女儿，转念想想实在太过狭隘，老师那边也不好交代，只得作罢。不过，尤尤不知情下给安静静

吃的这颗榧子，却算是喂下了。

尤尤的好看和聪明只是一方面。更让安静静甚至她爸都愤愤的，是尤尤家的富有。尤尤爸虽是二把手，赚钱手段却比安静静他爸高明许多，尤尤的吃穿用度自然是最好的，加上爸有不少行走国外的商人朋友，常带回新鲜玩物儿：娇兰的儿童香氛啦，France Luxe 的丝绸卡子啦，限量版的英国款芭比啦……不说有，连安静静也没听过见过。加之近两年尤尤爸主抓经济，手下多种经营公司管得有声有色，什么融资引资转变模式，文件上有的没的，只要新兴好用的路子，尤尤爸都用上了，引得上面每每下来考察。尤尤爸名声在外，省里又总强调要选拔青年干部，安静静她爸明显受到威胁，渐渐就分裂成两个派系，明里不争暗里互斗，倾轧得厉害。

安静静的外形没遗传她爸多少，安国轩安先生生得油滑粉圆细皮嫩肉，肚皮上像扣了口行军锅，且是秃头，中间溜冰场四周稀栅栏，还不服秃，把一边头发留长生扯过去：这发式怕风，一次他去奠基，刚挥锹那撮毛就给吹耷拉了，自此不得安生，那讲话又冗长，他狼狈，急得大汗，秃的地方放着青光。这情景正巧被看直播的尤尤见到，她本是看爸的，不想赶上滑稽的场面，当场笑倒，一边大叫："安秃秃！安秃秃！"尽管妈妈竭力喝止，这外号还是让她告诉爸并传播开去。

安秃秃没少给爸使坏，私底下说的话常被他女儿用来吓唬尤尤："我爸说了，你爸钱来得不正经，早晚给抓起来！"尤尤可不怕。她知道爸收入里有些猫儿腻，都是父母关起门才能说的名堂，但爸多精明，绝不会有破绽给安秃秃他们抓住；况且爸总说他安秃秃才是真正的巨蠹呢，有什么资格装正直，狗屁！

安静静低落不久就扳回一城：尤尤成绩上去才几天，妈妈管松了，这淘气包又放了羊，抱着整套《哆啦 A 梦》大长篇看不停，在被窝点手电也要看，弄得小小人儿黑眼圈倒有老大两轮，功课又退步，数学奥赛一塌糊涂，实在有负众望。害得老师那两天见了安静静，脸上都讪讪的。

然后艺术节来了，班里排音乐剧《绿野仙踪》，老师吸取教训，把主角多萝茜和监督排练的任务都派给安静静，还要她负责最重要的钢琴弹唱；至于尤尤，本着全体参与的原则，她也得到角色：扮演背景的大树。

安静静再度神气，跟尤尤耀武扬威，对人呼来喝去，连剧本也要改：和西方女

巫战斗的戏，铁皮人狮子的台词砍去一半，可怜的女巫话都没说就一命呜呼，只剩“小英雄”多萝茜上蹿下跳独当一面。尤尤觉得太离谱，嘟囔“太蠢了”，安静静眼一翻嘴一撇：“这儿的人就我会弹琴，多萝茜不唱难道让你大树唱？不会弹琴就好好演你的大树吧！”

当天尤尤是赌气回的家，路旁冬青的叶子都要给她薅光了，刚进楼下花园，嗓门就脆脆撒开了：“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学弹琴！”

女儿喜好虽来得急，好在这样的家庭能应对，惊喜不已的妈妈当下就给爸打电话：“哪儿呢？你女儿要学钢琴！”爸声音压得低却有兴味：“这小格格，心血来得又是哪门子潮哇？我打电话到群艺馆（群众艺术馆）给她定琴找老师。”妈妈还想问爸晚上是否回家，那边已匆匆挂了。

当晚爸没回家，一架锃亮的琴倒抬进了门，不一会儿老师也到了，是个眼睛漆黑的漂亮姑娘，身材舒展皮肤嫩滑，十分引人怜爱，惹得妈妈好一顿盘问，待确定她实在不认识爸才准进门，后来想想还是不妥，到底给打发掉，换了个男老师。

新老师女气，又总敲着尤尤指节刻薄教训：“又乱穿指，别这么僵好不好啦！”尤尤特烦他。琴课却坚持下来，尤尤竟能守着琴谱日复一日弹那些枯燥的练习曲，真是奇迹。

尤尤班个头最高的男生叫郑青，长得头圆颈粗，脑筋不好用，嘴也笨，爱发呆，常被同学逗弄，却不生气，只咧嘴嘿嘿笑。这种男孩安静静自然看得草芥一般，若不是挡了她的道，怕是永远不会答理人家。

因为块头大，郑青给布置去演铁皮人，穿上纸壳盔甲行动不便，又把眼鼻统统遮去：弄成这么丑，在安静静看来比演大树还凄惨。可他很卖力，每次排演都穿好盔甲，闷得湿淋淋也不肯脱了擦擦。有天他脚下慢了，碍到安静静走台，安静静立刻噘个牙花，眼角向下一瞥道：“起开一边去！”郑青一慌扑倒，爬起来就崴了脚，说台词也迟钝，怕是摔忘了。

孩子们哄堂大笑，现场即刻乱套，安静静急了，四下走几步：“别乱嚷嚷，好好演！”又一白郑青，“怎么总忘词儿，讨厌！”郑青道着歉慢慢退去一边，一高一低的步子逗乐了安静静，她扁扁嘴：“你瞧瞧你，蠢得像头驴，还拐了，真是个瘸驴。”她为自己轻描淡写的语气、哗众取宠的效果沾沾自喜，正哧儿地要笑，突然

被什么"砰"地砸中脑后，她白嫩双腮气得红涨，捂着脑后去找，看到尤尤在那里，穿着大树服，却没戴树冠：那头饰已摘下来扔她了。

不等安静静说话，尤尤早跳出来喊："安静静你凭什么欺负同学?!"又扭头问郑青，"你干吗就让她这么欺负你?!"郑青答不上，安静静已回了神，酸酸接道："你怎么这么关心同学，难不成喜欢他?"十一二岁并不懂成人间感情，却已用"谁喜欢谁"的小闲话嘲笑人了。安静静此语一出孩子们就乱了，女生偷偷笑，男生起着哄，她则望向尤尤，幸灾乐祸的架势。"放屁!"尤尤理直气壮，教室登时静了，"上周选班长你说什么了？'关心朋友团结同学'说得好听！你就这么关心同学？你就这么当班长？你自己说安静静!"安静静语塞，扭头见老师竟在门口，这下得了救，眼里立时蓄上委屈的泪："老师，尤尤带头捣乱，我的琴弹不下去了!"又用弹琴说事儿，尤尤心中火起，倏地奔到琴前，"咣"地掀开琴盖，虎虎落座："安静静你听着!"

尤尤提起双肘深呼吸，一段多萝茜协奏的过门就给她慢慢弹出来，安静静睁圆了眼。孩子们惊讶的私语尚未消退，尤尤已开始唱歌，她弹唱还不熟练，却胜在活泼自然，尤其唱到高兴，即兴一句"Let's dance together"，嗓音甜滑，又生动地一招手儿，哪怕听不懂她诌英文的孩子也会被感染，前排几个甚至围成圈踏着节拍跳了几步。

尤尤吃力更享受地弹着，大树服的枝条也跟着欣喜地颤动，这模样的可掬并场景的浑然，令老师也会心地悄悄一笑。

## 2

尤尤爸已多次夜里不在家，但他工作是频繁出差的性质，应酬又多，常在办公室放好行李说走就走，所以妻子对他的去向竟也没多问，倒是女儿那边生了疑：原来他在外头养了人。安秃秃自然把单位的风言风语带回了家，又被他那急不可耐的女儿传到班里，给尤尤知道了。

这天早晨不对头，尤尤刚进教室，就有一团孩子挤在后面眉开眼笑，见她来即刻散了，安静静扭搭地过来："尤尤你们家可真热闹。"一个害羞女孩扯尤尤衣角，红着脸指给她看黑板：有人简笔画了一把伞下两颗心，旁一排小字："尤尤她爸搞

女人，还干那个。”写字的人居心叵测地用了左手，尤尤仍认出那倒挂月牙似的一点是安静静笔迹，立刻扑去一个绊子把她掀倒。安静静挣扎，尤尤一屁股坐在腰上，刚举拳要打，忽然想起九岁时眼见爸和梅子阿姨的事，她才不到十二岁，心智却已开始成熟，能大约懂得“这就是‘干那个’”，脑里便嗡地呆在当地。安静静早推开她，仔细拍净衣服，跑去告老师了。

尤尤给留堂到很晚，刚放出来就被特意守在门口的安静静啐了一口：“看着吧，你和你妈都没人要！”尤尤一愣，垂下了头。

这回她是真被狠狠地戳伤了。

当天是尤尤爸和外头那个认识整两年，“那一个”置备了一桌精致小菜要留他过夜，他却不肯：尤尤生日要到了，他托朋友从台湾带的娃娃洋装刚到，等不及要看女儿穿上的漂亮模样，于是顾不得“那一个”的失望，浅浅尝几口菜就往家赶。路上忍不住看那礼物，淡粉包装盒细致地割出展示窗，能看到那洋纱裙子上雪青水绿的波尔卡圆点、烫得平整的花边，领子上还打个小紫色绸结——小女孩的东西就该这样！爸想象着女儿的开心，不觉踩紧油门开快了些。

回家后却全不是一回事。未进花园就听到喧嚷，他心说不好，匆匆上楼推门一看，哭的不是女儿，倒是妻子。她不说话，只把一双粉肿的眼瞪着尤尤，手里捏着变了形的衣服撑子。再看尤尤，两只手掌已肿起老高，没哭，小脸憋得紫涨。

爸心疼地厉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又打孩子！”“你让她自己说！”爸让尤尤倚着自己，轻轻说：“格格跟爸爸讲。”尤尤没吭声，只把脸深埋，爸只当她又做错事心虚，抬起那小脸要逗弄，却见女儿眼中竟盈了满满的泪！下个瞬间那些泪已争先恐后掉落，尤尤的抽噎也迅速发展为号啕。

从来不哭、狡猾异常的调皮女儿竟哭得这么伤心，连妈妈也吓坏了，她把尤尤转过去一展，心慌意乱地打量：“是不是打坏啦，格格快跟妈说哪儿疼？”语气已带了十分歉疚，“她今天在学校又打架，骑着人家安静静！问她怎么回事，就是不说，我着急打了几下，平时比这手重都欢蹦乱跳的，今儿，今儿……”“哪儿有这么打孩子的！起开！”妈被爸一把搡得愣住，半晌呜呜哭了：“你只会这样！尤尤多难教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管家，总扔下我们娘儿俩，孩子总找你，可你想过她吗?！打她，我的孩子我不心疼吗……”爸哑口。

这晚竟没吵，夫妻俩守着孩子一夜无言。

尤尤一场大哭换来一夜温馨，清晨醒来格外满足，又见那粉红盒子放在枕边，当下笑嘻嘻拆开穿上，蹦跳出屋："爸你看我！"起居室沙发却是空的，并没有爸在看报吃早餐；早餐倒放好了：煎得橙黄的蛋饼，切得精细的泡菜，热腾腾的粥盛在小瓷碗里，还有一对小笼包香香地挤在一处。

"格格起床啦，吃饭吧。"妈妈端一碟油绿小菜走出厨房，"你爸先走了，晚上不回来，安静静她爸叫开会。不过爸爸叫告诉你，明天他一定按时回来给你过生日。"妈妈情绪好，平心静气的她漂亮得很，眼角眉梢清清爽爽，围裙都系得格外平整。

上学前尤尤在整容镜前一走：妈妈给梳的抓髻，扎好两朵紫色亮缎，呼应着颈上小小的绸结；风琴样式的裙摆在膝盖处上浮两寸，露出圆圆膝盖细细小腿；乌亮乌亮的眼珠，向镜中自己美美一笑，表情平添几分生动——多好看的小姑娘！

这个好看的小姑娘一进教室就被安静静看到，后者正被一圈孩子围着炫耀什么，拿眼角把尤尤一溜，立刻提高声量："放学爸爸就来接我，傍晚我们就到水库了，有新鲜的罗非吃，我爸说……"起初尤尤没当回事，一会儿想起妈妈早晨的话：安秃秃不是要找爸开会吗，又怎可能带安静静去玩儿呢？

尤尤坐不住了，不顾在上课，团个纸团扔给安静静："你爸啥时带你走？"

安静静以为尤尤艳羡她，面色立刻罩上神气："放学就走，我爸随我。"

"晚上你爸不是找我爸开会吗？"

她不耐烦地耸眉："我爸要带我度周末，再多会也得推了！"又笑着晃晃肩，"你以为都跟你爸似的，不想回家不要你，就随便找个借口！"

尤尤神色大变，待要回嘴反驳，安静静已高高举起手："老师！尤尤又影响我上课！"

……

开会只是借口，一下班尤尤爸就开车往"外头那个"的住处跑，心乱如麻想着心事，许久才发觉后窗给摇下来了，紧接着就见茸茸的一个发髻。

"尤尤？"

前后座间蹲着的小人儿直起身。

"你怎么猫在这儿？"

"等你。"

"你怎么上来的?"

"骗你司机来着。说你让我先上车，他就给我开开了。"

"格格，你找爸到办公室就行，藏这儿干吗?"爸哭笑不得。

"学校传你在外面，嗯，在外面搞女人，还……是真的吗?"

"你和安静静打架就为这个?"

点头。

"这事跟妈妈说过吗?"

摇头。

"为什么呢?"

见爸脸色趋于和缓，尤尤即刻活泼许多，猴儿般爬到前座："哎，这种事情，总是不好说的。"小东西一脸老成，爸给逗得一笑。"妈妈知道一定大爆炸，你俩再吵下去，说不定你就真不要妈妈和我了。"

女儿话里的落寞让爸心尖一抖，他急忙说："胡扯，怎么会不要你们。爸爸最喜欢你了。"

"可……你老不回家。"

"爸爸错啦，以后不会了。说，为什么跟踪爸爸?"

"我想看那女人住哪儿，有没有妈妈漂亮。"尤尤郑重地问，"爸你到底去哪儿?"

"哪儿来的'那女人'!"爸沉吟几秒才说，"会取消了，我准备陪宝贝丫头吃饭，说，想吃什么?"

爸同意带妈妈一起出去吃，尤尤高兴非常。女儿的开心让爸不由得把决心又下一遍：尤尤，这些事爸爸会解决的，要不了多久……

爸变了。眼神变得柔软，语调变得和气，花费了异常多的时间在家。比如他第一次要求去开尤尤的家长会；比如尤尤演大树领回集体奖状，他捏在手心笑眯眯地看半晌；又比如做饭时妈妈抱怨葱不新鲜，他竟买了一捆回来！尤尤翻翻挂历跑进厨房："妈妈！今天我爸都第二十八天下班回家了！他，他还买了葱！"妈妈搁下油勺，刮刮尤尤的颊："傻格格。这也大惊小怪，你爸说了，以后会腾更多时间陪

你。”“为啥?”“什么为啥。他是你爸呀，应该的。”尤尤还问，被妈妈“嘘”地制止：“上次你哭那么凶，把他吓着啦。大概因为你从来不哭吧，”妈妈的凤眼向门外一闪，“你爸内疚啦。”

父母竟多少恩爱起来，且不管其中真假几何，起码少了许多横眉冷对，是在平心静气过日子了。尤其是爸，妈妈脾气急上来他再不赶话，若尤尤在场，他会看着女儿心情好地笑笑；妈妈觉察丈夫为女儿着想的苦心，不好意思再执拗，家中争吵绝了迹。尤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我们说环境是能决定孩子性格，尤尤本心不坏，家庭和乐又把脾气里的乖戾筛去不少，就这样慢慢过了一年，尤尤变了人似的。成绩冒尖，也不捣蛋打架了，尤其钢琴学得有声有色，已能参加区内比赛，看她梳着光泽可爱的齐眉刘海儿，把一副长发放下来，穿好妈妈给配的淡桃红连衣裙，舞台灯光暗下去，只一圈聚光罩着她——“格格成大姑娘了。”台下的爸对妈妈说。后者点头，一脸的骄傲赞许。

优渥和美的家里是中年有成的父亲和美丽多才的妈妈，自己又聪颖好看灵巧，这是初初长成的少女所能拥有的最大幸福，尤尤常祈愿这一切能长久。可她尚小，并不懂得，有这种满得要溢的幸福，人多少会惶惑，为恐怕失去的担忧，就像沉浸于浓情蜜意时心底的隐痛，为将来的不可知，和机缘的错落与巧合。

变化始于初春的一次出游。尤尤家到市郊野餐，天气晴好，笑影如织，尤尤草帽上的绿缎子，妈妈餐盒里的红草莓，一切在后来的记忆里都有种遥远惆怅的鲜艳。

尤尤离开餐布放了会儿风筝。她并不会，是爸帮她放飞的，飞得高高的。尤尤怕它掉下来，不时看看爸，爸也笑盈盈地回看她，她好玩地想，我放风筝，爸爸放我，都飞得高高的。

尤尤又看了爸一眼，本是无心，却见他刹那没了笑脸，视线越过她在远处，仿佛见了什么人，尤尤赶紧扭头找，只看到个像是女人的背影。爸却全然白了脸，晃他也没反应，尤尤便找妈妈。

妈妈晒着太阳浅睡，大波浪的头发一些散在草地上。她枕着爸刚折好的丝巾，包着些苹果花瓣。它们飘得四处都是，一些掉在她头发上，一些掉在爸肩膀上。妈妈的唇轻抿，有种淡粉的柔光反射起来，她瓷白的皮肤已添了小小纹路，花瓣落在

脸上，她痒痒的去抚，像要磨去那些细纹。领口散着，能看到一颗泪滴似的蓝坠子歪在颈窝，是外婆的遗物。

之后爸一直处于恍惚，本是愉快的野餐草草收了尾。这些尤尤记不清，她忘不掉的是那天看到的妈妈。

非常美丽。

……

野餐后爸变得古怪，又说不上哪有差别。某天早饭，爸和尤尤都安静，碗盘叮当间妈妈嘀咕："钢琴该调音了，你看是不是叫个人来。家里有折子到期，你陪我去倒一下吧，数比较大，"她伸手比画一下，"对了，这几晚你老说什么'你回来了'，谁回来了？"

爸终于从碗里抬起脸，含混地说："是……梦话你也问，我记不清了。"尤尤放下抹蜂蜜的小扁刀，疑惑地看着爸。她猛地想起野餐时见到的女人，待要诧异，却被妈妈拍在手背上："上学要晚了！把奶喝了，还大梦呢。"尤尤扯三片吐司卷吧了塞进嘴，咕嘟嘟灌了两口牛奶："我出门了。""你爸也吃完了，让司机捎你过去。""不用，我坐公车。"她抓起书包，关门前听到妈妈说："真是，你和孩子最近都奇奇怪怪。"

尤尤和安静静的龃龉随升学稍作缓解，虽又考在同一所中学（当然，安静静被尤尤竟考得上她的重点气得脑涨），好在不同班，彼时尤尤的幸福安静静无法一一看到，嫉恨的火焰只好闷窒地烧。不幸两家仍住一个大院，低眉抬眼总要碰到，旧恨难免缠出新愁。

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尤尤出了家门，一边犹疑地想心事：近来爸越发古怪，常独处，又爱紧张，有次竟揽着她呆呆看了半小时，这到底是……尤尤劳着神，忽听有人叫姐姐，她一看，是牛牛。四岁的牛牛是尤尤的小友，修鞋师傅的儿子，长得黑魆魆，晒得油亮亮，开裆裤露着牛牛，他乖乖坐在鞋摊上，一见尤尤就喊姐姐，尤尤很喜欢他，常把零食送他。

正蹲下逗牛牛，却见安静静远远过来，边走边欣赏自己的影，那自怜模样令尤尤不禁做个要呕的鬼脸。安静静径自来到近前，手上多了个冰淇淋蛋筒，招摇地舔着，牛牛立刻被吸引了。她放慢脚步，笑眯眯弯腰："小弟，小狗怎么叫呀？"

"汪汪!"她咯咯笑着:"你再给姐姐学个小狗跑,冰淇淋给你。"小孩子天真烂漫,就要趴下去,给尤尤一把拽起来:"牛牛别理她!"安静静也不恼,把冰淇淋往牛牛眼前一送,孩子伸手拿,她猛一收,牛牛向前一抢扑在地上,哇地哭了。

牛牛爸爸趿着鞋忙不迭跑来,刚要发火却认出了安静静,他语塞,她得意,脸一扬仿佛说:"你还想在这儿摆摊不?"她故意把冰淇淋狠狠一舔,孩子哭得更凶了,牛牛爸爸拖过他就打:"让你贪嘴!让你没出息!"尤尤连忙拦着,见安静静翩翩的竟要走,一股火直蹿脑门:"你给我站住!"安静静回身,未摆好得意的架势就给尤尤抢过冰淇淋,一把扣在鼻子上,糖汁黏黏地爬了满脸,她即刻傻了。

安静静用了十分钟才回神想起回家告状,而尤尤,虽狠狠解了气,却万想不到这是她与安静静旗鼓相当的最后一次了。

傍晚尤尤回家时父母在争吵,这是他们和好以来第一次吵架。尤尤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多久暴雨来了,交加的雷电震耳欲聋,嘈杂到盖住争吵的内容,尤尤只听到只言片语:"钱"、"后悔",还有安秃秃——果然又是安静静!每次她一告状,父母就围绕她的教育吵个没完,然后妈妈后悔嫁给爸,爸则赌气说挣的钱一分都不要给妈妈——又乒乒乓乓摔东西了,尤尤叹气,看着窗外失神。风呜呜吹进电线密匝匝的缝隙,狰狞树影被闪电投射在家具上,室内气氛诡谲;雨大得天要漏了。

尤尤和衣在桌上睡了一夜,早间被爸的敲门声叫醒:"尤尤收拾东西,去叔叔家,爸找好车了。"又听妈妈问:"干什么叫孩子走?"尤尤抢到门口,听到爸轻声说:"我怕你又控制不住情绪,尤尤哭那次我问过医生了,总在孩子跟前吵对她不好。"他愈发压低调子,"你不觉得孩子已经很暴躁了吗?等送走尤尤咱们再好好谈。"妈妈没做声,算同意了。

虽下着蒙蒙小雨,天色的阴沉却不能影响尤尤对湖光山色的憧憬,叔叔家所在的小镇很美,有湿漉漉的窄街,有明澄澄的小湖,景物都仿佛浸淫了秋天的雨,晕开颜色。更让她怀恋的是"月亮树":那其实是棵柚子树,爸第一次带她回家乡时恰逢它挂果,淡鹅黄的扁圆的柚果大大缀在叶间,又借着水,把那可人情景复制了一倍。尤尤正是想象力乱飞的年纪,看到那树立刻惊叫:"爸爸,月亮,月亮树!"当时已届傍晚,有村民在稻田边燃起引虫的篝火,柚果反出蛋白微光,像极了将脸掩去半边的月亮,爸见女儿兴致高,索性泊了车,陪她看……尤尤沉入回忆,没察

觉自己已身处那回忆的小镇，直到叔叔婶婶扑来寒暄才回了神。

尤尤的小叔人不灵光，却娶了个玻璃心肝的婶子，又仗着爷爷疼小儿子，几年间竟从爸那儿刮出里外三进一大片新瓦房，家电都置齐了。就如此，这夫妇还不知足，仍絮叨着尤尤的“生活费”。

爸一向慷慨，当即把胖胖的钱包掏瘦了，小叔接过那沓钱，抑制着喜色正待收手，被尤尤压住手腕：“叔你还都拿啊，也不给我爸留点回去的路费！”婶子赶忙扭过叔叔的手，抽几张还给爸：“到底是亲丫头！这鬼精灵！”她给人听得语气亲切怜爱，看尤尤的眼神却冷得紧。尤尤知道婶子绝不会让爸看到她对自己这副德行，便只轻描淡写撇了撇嘴。

小镇生活闲而无味，尤尤把风景看遍就想回家，无奈才待第一周，只好消磨着等待，每天在月亮树下待到傍晚，看落日把影子拖得长长。

这种黯然日子以一座小教堂的被发现为转折，因为杉山的出现而整个点亮。

旧日的小教堂在一场漫长的雨后静静出现，伴着半抹彩虹在青翠欲滴的山间，像专为尤尤扎好的礼物，这美景就哗啦一下打开在眼前，尤尤欢叫一声飞奔过去。

教堂是一座尖顶的青砖小房子，顶着白色十字架，隐在房舍之后，海拔略高于小镇路面，也难怪总端详月亮树倒影的尤尤没发现。推开门，便看到排列稀疏的条凳，褪色的地毯延展到一架钢琴脚下——钢琴！尤尤欢喜极了：离家几天没琴摸，手痒的，她想也没想就上前掀开了琴盖。

琴是旧的，弹不准小字5组，但尤尤满足。她很快爱上了这个孤零零静悄悄的大厅，一连几天关在这儿，把琴谱上练过的曲子弹个遍，悠闲地等待黄昏。斜阳会把琴和她照成金色，连手背极细的绒毛也闪烁微小愉悦的光芒。

天擦黑时尤尤在弹着一首《迷人的微吟》，门嘎吱开了，扭头看时，一个大男孩正走来，一边向门外招呼：“来啊，跟你们说不是鬼的。”几个小不点儿骨碌进来，不大敢，挤在他身后。尤尤从琴凳上跳下来，拍拍裙子站定，探身去看：“你们好。”又轻轻搡他，“好好的干什么说我是鬼?”他不好意思：“这些小家伙找到我，说总听到这儿有琴声，他们说是鬼，叫我来壮胆。”他一笑，鼻梁皱出小纹，尤尤也一笑伸出手：“我叫尤尤，咱们算认识啦。”他犹豫一下才握住她的手：“高杉山。我是自己来这儿的，你看。”他向背包拿出照片给她，是风景和人物，照

得并不高明，尤尤看出他这么做只为掩饰紧张，就咯咯笑："你照得不怎么好。"他诚恳地点头，刚要说话，一个梳抓髻的小女孩揪住尤尤裙摆："小姐姐能再弹一遍吗？""好呀。"尤尤摸摸她的刘海儿，坐回琴凳。

"你人还不错。"翻琴谱时尤尤对杉山说。

十几岁男孩女孩的相处最最简单，刚懂得异性的吸引，心思又因为太过年轻而真挚纯洁，纵使是尤尤的性子，到了年纪，也可以和男孩子交往得美好融洽。

何况又是杉山，一个再清秀温和不过的男孩。

他们很好。在一片软绵绵的苜蓿地上度过一个美好下午后，彼此更熟稔起来。尤尤知道了杉山是留守少年，父母惯常在国外，和保姆生活的他性格冷清却独立，他旅行的故事令尤尤眼眸发亮。周遭有野蜂一只半点地围转，紫色的苜蓿花朵在蕊芯蓄满蜜汁，挂落在花瓣边缘的半滴是蜜蜡的质地，凑近了一股甜香。杉山眼睫有些浅浅的，倒像是绒蛾藏黑的触须，尤尤想让它真的飞落，猛地起身一吹，把杉山惊住，他一仰，害羞地微笑起来。

他们常去教堂听琴。尤尤淘气，要和杉山四手联弹，杉山不会，她就硬教，叽叽呱呱评人家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嘴里说不住，手上也弹不停，热闹得很。杉山不恼，专心又好笑地看她忙，尤尤给瞅得沉不住气："快弹，看我干吗？这人好呆！"杉山有所思地一笑："你看你男孩儿性格，可穿得这么淑女，头发长长的，偏偏又做弹琴这种温柔的事儿。"话音刚落，手背已着了尤尤一下："瞎说什么？你看你看，又乱穿指！"杉山把注意力放到琴键上来，尤尤却说，"我妈喜欢这样打扮女儿，不许剪短发，夏天必须穿裙子，不然你以为我乐意？至于钢琴，那是——"她想说"为了杀安静静的威风"，这人名却让她不快——叨念那些无聊事，会不会让杉山觉得她小肚鸡肠呢？犹豫着说与不说，尤尤不自知地皱了眉。见她苦恼，他立刻转走话题："你穿裙子……"她扬起空拳，他忍俊不禁，"好看，真的。"

这晚尤尤看书，婶子嫌费了她的电，指桑骂槐地絮叨，一个不识字的农村主妇，竟把借代暗喻都用全了，尤尤听得麻烦，索性扔下书出门去，却听到她和她那大尤尤半岁的傻儿子说嘴："瞧瞧，八成又和那小子疯去！不大点儿的丫头片子，心都野啦！你可别学她！"尤尤跑出门，在墙角扯了半块砖扔进院子，有什物噼里啪啦打碎，鸡飞狗跳，婶子嚷闹，她趁机跑走了。

尤尤来到杉山住的小旅馆，溜窗根儿往上喊："杉山！杉山杉山杉山！"不一会儿杉山出现在她面前，只随便套件绒衫，跑得喘吁吁："不说今晚要看书吗，什么事这么急?""抠门婶子说费电，干脆出来了。走，带你去个地方。"尤尤自然地拉起他的手，两个小人儿朝月亮树跑去。

月亮树被不远的火丛隐隐照亮，秀丽得有些迷离。尤尤和杉山背靠背坐着，柚子的香带着微微凉气。尤尤摸到石子就顺手丢在湖里，听它被涟漪吞没的声音，杉山偏过头："别扔，青蛙都吓跑了，听它们叫得多幸福。"

"它们多吵啊。"尤尤这么说，却住了手，"杉山，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

"想过啊。我想当个摄影记者，到处走走看看。对了，你听过《国家地理》吗?"

"当然，地理杂志的先驱嘛。那你打算先去哪儿?"

他的兴致骤间低落："打算有什么用。爸妈让我出国念书，以后怎样他们都讲好了，由不得我。"

"那怎么成，自己的理想不该自己做主吗?"

"话是没错。不过旅行当消遣还成，做不来正当职业的。"

"你说话真像大人。"

"这就是我妈说的。别看她不在，整天给我洗脑。不说我了，你呢尤尤?"

"我嘛。"尤尤得意起来，"具体没想好，不过一定是我最想做的。我爸说一个人能把喜欢的事变成擅长的事，再变成谋生的事，是最幸福，也最明智的。"

"你可以弹钢琴。"

"嗯，弹琴也不错。不过他们说不论什么都支持我，也许能找到更适合的呢，谁知道。"

尤尤渐渐收了声，她坐低些，枕着杉山脊背闭上眼。静谧渐渐漫上来，听得蛐虫的哼叫、湖水的微澜并远方不知的动响，视野所及的边缘，萤火虫的星星点点被那动响打乱轨迹，光路变成一条条杂乱的绒线，尤尤看得有趣，不想萤火虫的骚动一直延展到面前，那越来越大的动响竟是叔叔家的傻儿子。他和家里的癞皮狗一起呼哧着粗气："你，咋跑这儿来了，快，快跟我回去，爷爷接你来了。"

突然要走，且竟是爷爷来接，尤尤诧异；回家的喜悦，又离别杉山的不舍，见

婶子因自己离开一脸喜色，又禁不住不满。但她没时间消化这些复杂的情绪，匆匆上了归途。

路上爷爷一句话都不说，尤尤以为是气她晚间不在家，就说："爷爷别生气。"爷爷像没听到，仍呆呆的。尤尤晃着叫他，他别过脸看尤尤，眼中却空空的。"爷爷，我往后好好在家，不乱跑啦。"爷爷一抖，颤颤地问："你知道啦?"车子正经过一片昼夜经营的小饭馆，门前都是乌涂涂的广告灯箱，借着那一晃而过的光亮，尤尤看到爷爷脸上两道亮的，可不就是泪痕吗？她急了："爷爷，知道什么？怎么啦?"爷爷抹把脸，半晌说："你妈现在在医院……"只一句，无论如何也说不下去了。

妈妈手术动了十几个小时，尤尤到医院时仍在进行，她拉住护士问："我妈妈怎么啦?"

"谁是你妈妈?"

"手术那个。"

"哦。受伤了。"

"什么伤，怎么受伤的?"

护士面无表情地把她拉到一边："你在这儿等。"又环视，"4号手术台有能签字的家属吗?"

"有，有!"爷爷跑上去，护士刚说几句他就要软，尤尤赶忙去扶，听到护士的话尾："做心理准备吧。"尤尤手一松没搀住，爷爷瘫在地上，嘴里仍念："救，救，就是植物了我们也救，"他抓住护士不撒手，"大夫你你救救我们吧，我孙女还小，不能没妈啊……"

等待。

在以前的预想和以后的回忆中，尤尤都假想过这种艰难的大时刻，自己绝对该是悲痛欲绝问天无门的，可她没有。尤尤脑中来来回回只翻腾着三件事。

以后再不跟妈妈闹着剪短发了。以后都高高兴兴穿裙子。以后一定不打架了。

等待。

医生最终出来时给了否定的结果。他摇着头，口罩没脱去，剩下半张脸孔被头镜遮住——这模样让尤尤错觉是从机器人那儿得知妈妈的死讯——就这么冷冰冰的

结果。

无论如何，爸竟没出现，尤尤随爷爷把妈妈送到太平间，又从护工手中接过妈妈的遗物——外婆留下的项链，尤尤把那泪滴似的蓝坠子戴在胸口。

停尸房在地下室，乘电梯下去时仿佛沉入地狱，又黑又冷。

详细情形爷爷不给说，尤尤是从旁人议论中猜出的梗概，妈妈是在家被杀伤的，入室抢劫。“听说脑壳都敲碎了，哎哟哟。”一个大着肚子的胖嫂捂住胸口。“爸回来让他叫警察，给妈妈报仇。”尤尤恨得咬破手背。

爸始终没回来，警察倒来了。他们和气冷淡地问了很多问题，大部分有关爸妈关系，尤尤话少，只点头摇头，最后才说：“他们很好！对我也好！为什么一直问我，你们怎么不去抓凶手！”她过于激动，捶墙站起来，那枚吊坠蹦出领口，旋即引起警察注意，他们拿出照片做出比对的样子。尤尤猜出是现场照片，要抢来看，被躲了过去。

“小姑娘，你的这个项链我们要拿走，放心，用完就还给你。”

妈妈的项链被警察借走了。

## 3

一周后，市报头版刊出题为《市委书记亲自批示：“7·16杀人案”告破》的报道，同时被省报通篇转载。

“经一百四十八小时的连续侦查，‘7·16杀人案’告破。本案重大嫌疑人系死者的丈夫、本市副市长尤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拘押。

“199×年7月16日下午三时许，市中心某小区接到居民报案，称在相邻单位发生伤人案，伤者系女性，经查为本市副市长尤震之妻汪某。警方初步勘察后暂做出‘入室抢劫’的判断。

“女伤者最终不治，据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护人员介绍，死者身体多处被刺伤，后脑钝器伤为致命伤。

“由于受害人的丈夫身份特殊，此案引起广泛关注，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对此，市委书记安国轩做出特别批示，责成公安部门限时破案：‘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还广大人民群众以稳定的治安环境。’

“在立即开展的侦破中，警方发现死者生前佩戴的珍贵蓝宝石项链并未被凶犯摘走，基于此重大事实，侦查人员推翻‘入室抢劫’的假设，得出杀人后伪造现场的结论，并把重点转向熟人作案。经过周密排查，确定死者丈夫有重大嫌疑：案发后有居民目击嫌犯的车驶离现场；邻居证实死者与嫌疑人在案发前两天和当天都有过激烈争吵并打斗；且在对现场的进一步勘察中，发现直接指向嫌疑人作案的大量重要证据，警方立即聆讯嫌疑人，并再次发现重大疑点；嫌疑人不能将案发前后的行踪交代清楚，且没有不在场证据。

“嫌疑人尤震与其妻一向不和，过去十年间与多名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7·16’案发后，由匿名举报者提供的材料证实尤震有重大经济问题，警方认为死者发现尤震私情后曾与其争吵，并以举报其经济犯罪为由威胁尤震，这是引发其作案的直接动机。

“尤震被拘押前，其管理的多种经营公司有巨额项目款被秘密转账，至今下落不明，目前警方已扩大调查范围。

“据专案组负责人介绍，此案的侦破细节仍不便透露。”

出事后尤尤一直想找爸问个明白——她决不相信爸能对妈做出那种事，爸的转变她是看在眼里的，对妈妈，对她，爸是好的。终归仍没见到。爸的杀人案算结了，经济问题却刚开始查，不交代清楚那笔项目款的去向，亲属是不能给见的，这自然为杜绝互通消息，防止爸把钱藏了做尤尤爷爷的“安家费”。

尤尤和爷爷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爷爷大字不识几个，竟挣扎着托关系，找了几个爸的老部下，旧日常受他提携的，到这关口却都软了脚，只说案子已惊动了省里，使不上力，也不敢使力；只一个叫阮清的，在单位和爸私交最好，出事后帮他们爷孙递了几次消息，爷爷求他想办法让见见爸，他可怜这对老小，答应试试看。

其时正在伏里，爷爷抱了些换洗衣裳防虫解暑的药品，带着尤尤等在看守所门口。个把小时了仍没动静，爷爷站不住晕了两晕，尤尤忙铺报纸扶他坐下，就在这时，大门嘎吱开了，走出个人来。日光炙烤得四处白亮，反将人的面孔衬成黧黑，一时认不真，等看清了却是生人，一面走一面说：“他有事来不了，托我捎话儿。市里安书记（安秃秃）专门有批示不准探视，你们把东西给了我，就回去吧。”爷

爷满脸巴望全消融成一种哑然，那人抢了东西就要往回走，被尤尤拽住，他不耐烦地一甩："别耍赖，你这小孩！"尤尤被带个趔趄，他也不管，不停步走了。

"孙女儿，孙女儿。"爷爷来扶，尤尤一眼看到他凌乱支棱的白发，烈日头下每根都挑了汗珠，心底又酸又疼，立时疯起来，冲去捶那铁门："让我见我爸！我要见我爸！我爷八十多了让他白等这么久你们安的什么心！"她不停捶叫，直到被武警架开仍在骂："安秃子！安秃驴！你不得好死！"

铁门晒得滚烫，拍门的手尚有余痛，一颗心却沉入冰谷——尤尤小小年纪的眼里，该见到的世态炎凉，就算开始了。

永远恨短的暑假变得度日如年：尤尤已生活在眼睛和舌头里，邻里的七姑八姨还算好的，每每经过只稀罕两句，最多有手长的摩她额顶，做一副痛心模样；更不懂事的是小孩子，笑嚷着跑过："噢——噢，你爸杀你妈！"气得爷爷追打，可老人家颤巍巍的拐能打散几多飞语？

假期虽长得可怕，可更让尤尤恐惧的是学校。同学会有好奇乱问的，会有好心劝慰的，可哪种不是要把她推到风口浪尖去？还有安静静。尤尤恨她，或是对其父的憎恶，或是对本人的鄙弃，甚或是对两人已不具可比性的嫉妒——尤尤对安静静的恨，已超出了道德允许一个少女所能拥有和使用的范围（原谅她吧，她才不满十五岁，找不到家庭悲剧的缘由，只能把所有过激情绪集中于一个力所能及的实体）。

终于开学了，尤尤却不要去学校。爷爷把拐杖跺得咚咚响："你爸已经这样了，你还不学好，你是要气死我！"爷爷高血压已很厉害了，出事后更闹过两次间歇失明，尤尤不敢再拗，拉起书包出了门。

到校门口她却不打算进，正要藏了书包，索性去街上荡一天，忽听身后有人叫她。

尤尤转身，几乎不敢相信看到的竟是杉山！他向她走来，微笑同分别那晚一样。

她却大不同了。尤尤愣在当地百感交集，半晌说："你怎么在这儿？""上次你走就没了消息，我想来你学校找你，可没开学。后来一想，干脆直接转学过来得了。""你妈不是让你上私立高中学英语出国吗？"

"你不是说自己的理想自己做主吗，我跟他们谈了谈。"他仔细地看着她，似在寻找别后的变化，"你怎么不回电话？"

尤尤不想也不知怎样回答，却有人替她答了。

"她家出了事，她爸把她妈杀了。"安静静选了校门口人最多的时机出现，用闲聊的语气说出最邪恶的内容，然后抱好胳膊等看笑话，身后两个不怀好意的跟班使这侮辱尤尤的场面更戏剧化，人群围拢过来。

尤尤盯着杉山。他又长高了些，头发柔软地压着前额，干净的眼神因为惊诧显得雾蒙蒙，尤尤感到安静静也在看他，她想对杉山说话，可周遭越来越响的闲话像黑翅膀的鸟。

尤尤拨开人群逃出校门，围观的人轰地散掉，带着没看够热闹的感慨。

女孩子迎接人生第一段爱情的心都是翘盼庄重的，希冀一个梦幻般的邂逅，将终生难忘的那个男子带来，自此开始生死与共的初恋——当然，年少的爱少有撕心裂肺的艰辛，要面对的最多就是师长那些不许早恋的絮叨，不过这也足够在那青涩的心中做假想敌了。可惜，普通女孩都能享受的成长轨迹对尤尤只是奢望，当合适男子在合适时刻到来，她只能匆忙地流连，虽正是不食烟火年纪，却有太多世俗的事等她料理。

一等大事就是生计。爸背的罪使家的一切瞬间全变成非法财产，家门贴上白花花的封条再不许回去，存款和钱都给冻结扣押[①]，尤尤随爷爷带了简单行李搬到城郊租屋，吃饭都成问题。爷爷看病要钱，尤尤无奈打电话给叔叔，婶子在旁骂咧，叔叔软绵绵地说："我们也困难，法院没收东西都追家来了，昨天才把新置的自卸车拖走，气得你婶儿病都犯了。"尤尤骂一句甩了听筒，跑回家把最后两个鸡蛋扔进水壶，烧水带煮蛋，熟了端给爷爷，他却推开："你吃，长身体哪。"尤尤剥了喂给爷爷："锅里有呢，我一会儿吃。爷爷放心，叔叔寄钱来了。"

尤尤猫墙根到半夜，围着花园转了两圈才找到一个漏贴封条的窗，她拾半块砖塞在裤腰，给手心吐两口唾沫就爬上去，敲玻璃时划破手也不管，径自翻进屋，直到进自己房间才忍不住叹了气：回家还要做贼一样，多可悲！

她不敢开灯，黑里去找床角，那儿有处被她捣蛋掏空做了藏宝洞，尤尤伸手进去摸出个绸包，急急打开，触到硬硬一沓钱才松了口气。每年生日爸都给尤尤一小笔钱，本心让她喜欢着花，但她对钱没概念又不缺什么，因此转个圈又交给妈妈。

---

① 高院出台查封财产规定是在 2005 年，因此尤尤故事的当时还没有保障被执行人家属基本生活条件的硬性规定。

只最近这次，因想买原装节拍器就留下了，去叔叔家前掖在洞里，不想竟救了急。

尤尤装好钱却没马上走，她各屋转了转，在父母的床坐下，对着案上合影呆呆掉了会儿泪。室内清扫得不彻底，血腥气还浓，她想着妈妈，心底绞痛非常，只得把妈妈照片揣一张在胸口，跳窗离开。

尤尤马马虎虎上着学，放学糊弄几笔作业就去菜场，掰点蔫巴菜叶或赊些破壳鸡蛋；爷爷看病仍缺钱，尤尤已来回家里十几趟，把旧日的玩具衣服，能裹带的都偷出来换钱；隔几天就找阮清探消息，爸弄没的款子仍踪迹全无，虽有各项罪名等着扣，得到的却永远是“证据不足”的答复，宣判遥遥无期，半点好兆头都没——爷爷说这种日子眼一挤牙一嗑就过去，可她挤过百回眼嗑了千回牙，心该怎疼还怎疼。花朵样儿的十五六岁间，就悄悄在重压下，流去。

杉山找过尤尤很多回，每次都用关切、焦急、同情的眼光，尤尤却不等说话就把他拒之千里，总摆摆手，头昂得高高地走开，她决不承认这是自卑，却在安静静和他说笑时每每神伤。

不可否认杉山是大部分女孩喜欢的类型，安静静不例外，尤尤注意到她找机会和他搭讪，还会在杉山注视尤尤时咬牙根儿。换作以前，尤尤会得意，会回敬她安静静一副甜蜜的表情；可现在一切已大不同，且不说心中事与年纪严重不符，无暇顾及小儿女妒忌猜疑，就连和杉山站在一起她都会不自在。在尤尤看来杉山像雪后探出云层的月亮，那太清凉洁净的光辉实在不适合她。

大概尤尤是对的,因为她只许自己靠近了杉山一次,就发生一连串无法挽回的事。

爸要换看守所了，转到偏远地方去。迟迟不判已很蹊跷，又来莫名其妙的转监，连尤尤不更事的心都不安得紧。爷爷不想爸走，说近些好歹是个照应，他们托了人——自然只能是一个阮清。好一顿折腾仍不成，只把转走日期推迟了些，允许爷孙去探一次。

探视时间在下午，中午放学尤尤便打算给爸买些吃的用的。出校门转个小弯就是菜场，红亮烤肉金黄扒鸡滋滋冒着油光，尤尤摸摸衣兜，仅有的一点钱已买了日常用的，剩下的只够买菜。正踌躇买黄瓜还是番茄，尤尤突然泪流满面。天很亮，叫卖熙攘，每人的笑容都刺眼。

尤尤被人把住肩转了半圈儿，松松摁在怀里，她觉出是杉山，即刻想收了泪跑

走，可他轻轻说："别忍着了，你会把自己弄坏的。"这情急下不管逻辑的一句，却撞破她死命地支撑，她崩溃似的大哭起来，攥住他手，哭到气吞倒噎还不罢休，他只好掀起她的刘海儿，看着那对桃眼："别再哭了，这样会把自己弄坏的。"尤尤知道他故意装嘴笨逗她，虽笑不出却也止了哭声，听他又说，"哭饿了吧，咱们去吃饭。"

他们找小饭馆点了两盘炒饼，杉山拿出路上买的烧鹅："这是庆祝咱们终于又能说话了，我送你的礼物。"扯下半只，"但你得请我吃这一半。"把剩下半只仍用荷叶包好，"这一半你才可以带回去。"他扭了鹅腿递给她，"吃吧，好不好?"尤尤苦苦一笑接过来：他的用心良苦她领了。

吃过饭他们回学校，在操场坐到上课。一直没说什么话，不过冬日的阳光也有这么暖洋洋的时候，像杉山的手掌心。

两人都没注意的是背后一双恶毒暴怒的眼睛。

周末放学早，尤尤下课还能接了爷爷再去看守所，她拎着买好的菜，把那半只烧鹅又好好卷了卷就往家赶。

尤尤是在一片背人处被安静静拦下的，为省时间她抄了小道。安静静冷笑着举手一招，几个胖大女生上前把她隐在背后，接着尤尤感到被推搡被咒骂，她们撕坏了她的毛衣，揪掉她的鞋子，最后连女孩子最贴身的衣物也扯得糟乱，尤尤拼命打回去，把其中两个手腕咬破，又逮了三个乳房狠捶了几拳，可力气渐渐没了，脸也给打肿，这可怜女孩最终半裸着在冬夜寒风中蜷缩发抖，安静静拿相机上前狠狠捏几下快门："不想在布告栏见你裸照就给我离杉山远一点!"

她们散了。尤尤收拾了还能穿的衣服裹在身上，又抓把雪搓搓肿破的嘴角，转身去找东西：西红柿已与脏雪搓成了泥，烧鹅也被踩得稀烂，"安静静你妈了个逼的！"她一点没哭，只继续骂，"安秃秃你姥姥个腿儿！"她把所有认识的人一路骂下去，连父母平日好友统统不能幸免，只数到杉山时住了口：虽憋屈，她到底还是不能责怪他的。

瘸拐着家去，想说到了就能把这一走一疼的身子歇歇，不想家中还有更可怕的风暴等着。

尤尤误了时间，爷爷却不能错过唯一的探视，只好自己去看儿子。回时的心情比去时还沉重：儿子暗示整件案子有蹊跷，却根本拿不出脱罪的佐证，他的话哪些

能对孙女说，哪些又不能说呢？老人叹息摇头，颤颤巍巍。

爷爷到家忙了一会儿，不觉天色已黑透，孙女却还没回来，打屋里转了几圈，越发心焦，只好放下手头的事出门去找，走不远竟被一伙暴怒的人挡了回去。

那都是爸手下多种经营公司的工人，爸事业红火那几年跟着尝了甜头，所以集资时一呼百应，棺材本儿都投上；现在出了事，集资款不翼而飞，爸又要离开本地，这些可怜人当是要"携款潜逃"，寻常百姓家看不深，第一反应自是找直接当事人，逮不着爸，尤尤爷孙就遭了殃。

"把钱拿出来！""一把火烧了你住的地方！""装什么可怜，把钱还我们！"群情激昂，上百张可怕的脸堆叠，顿时把爷爷吓瘫，尤尤到家时他已被压在人群下出不得声，眼见爷爷要给踩死，尤尤只得去找菜刀，那边谁吆喝一句"搬东西啊"，人群涌进爷孙的斗室，不过哪儿有什么可搬的呢，破屋瞬间给捣个稀烂，这群体性的癔症越发不可收拾，尤尤抓了菜刀挡在爷爷身前，狂急地嚷："谁动！再动我砍谁！"

人群终于静了，他们面面相觑，正要再次爆发警察到了——不知哪个怕事邻居报了警。此时尤尤仍是被安静静侮辱后的模样，警察见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还挥着寒亮亮的菜刀，便一面驱散人群，一面要带她回去问话，这姑娘却突然一个趔趄挣脱，扑向地上的老人："爷爷！爷爷你醒醒！"那老人额头紫涨、四肢抽搐，情况这么严重显然不能按通常情况先录口供，遂赶紧帮着抬上警车往医院送。

去医院的路长得不到头，路灯明明暗暗闪在爷爷沟沟壑壑的脸上，尤尤说不出话，体温冰凉到指尖。爷爷哆嗦着抬头要说话，尤尤赶忙俯身，他对住她耳孔小声说："蓝布包袱，床，床底下，包袱……"然后呕出几大口污物，蹬腿走了。

天终于亮了。

医生给出突发脑溢血的死因诊断，这是病症加剧和情绪刺激的结果，没人要为爷爷的死负责。尤尤走出医院，拢拢头发：她不哭，还有事要做。

尤尤换衣服来到学校，赶上早操集合，她一路寻觅，在二楼厕所堵住安静静，孩子们都去上操，走廊空荡。尤尤整整书包，把安静静捶到墙上："底片呢？"

安静静被箍得动不得，仍故作从容："你觉得我会放身上吗？那种不要脸的东西！"

"是你不要脸吧！对我做那种卑鄙事！"

"是我！怎样！我就是要扒光你照相，想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

“单挑打不过就找打手，胆小鬼！”尤尤冷笑，“说，你给那几个母鲸鱼什么好处，她们肯给你卖命？”

“每人一张××演唱会门票！瞧你这会儿穷的，我花的那些钱要全给了你，肯定也能让你自愿脱光，不过，让你浪过再得钱，太便宜你！”

尤尤又整整书包，低头运口气，照着脸左右开弓给她一顿胖揍，末了一松手，安静静出溜到地上，打紫眼圈里乜斜：“等着，我饶不了你！”

“嗬！就怕你饶了我！”

下午尤尤再到学校，布告栏已不出所料贴出她最暴露的照片，有人认出了她，围观的后脑勺立刻齐刷刷后转，为她让出窃窃私语的夹道，尤尤女皇一般走进去，站在布告栏下。教导主任准时出现，撕下照片也带走尤尤，身后还有一群看热闹的尾巴。

到了办公室，教导主任关好门要发火，尤尤却从书包里拿出随身听（这小录音机是她唯一值钱的东西了，本要卖掉给爷爷看病的）：“您先听这个再说是不是我‘伤风败俗’吧。”

小半卷磁带记录了三好生安静静的另一张脸，教导主任听得脸都青了；尤尤故意调了外放，门外偷听的耳朵们掉落一地：安静静是升旗手和校广播台主持，声音知名度极高，尤其那几句高八度尖嚷，和她的抒情朗诵如出一辙。

买凶围殴！侮辱同学！全市最好的重点竟出了如此恶劣的事！主谋还是全校最出色的学生干部！

不过安秃秃的身份马上在主任灵光的大脑内闪过，随即决定低调处理的他先轰走门外的学生——探得重大新闻的他们乐得赶紧跑回去传播，尤尤从浪女到受害人，安静静从淑女到恶魔的角色转换也瞬间完成。主任搓着手让尤尤提条件：这当然也不出她所料。

让主任欣慰的是这女生要求还算合理。第一，要回底片：“是啊是啊，绝不能让这事影响你的以后，要绝后患，绝后患。”第二，保送外地一所高中：“这个……有些困难，不过当然，这是保护当事人的最好方法，合理，合理。”主任唯诺却滴水不漏地答复，而后又强调一遍“必须私了”，尤尤装作犹豫地点头，其实她根本不懂怎样公了，也没打算公了。她只是孩子，只会用孩子的方式解决问题，好在虚张声势竟奏了效。

安静静把底片还给尤尤时还多加了东西：一沓厚厚卷宗，翻得皱巴，封口因打开合上太多回而卷了边。尤尤狐疑蔑视地看她一眼，缓缓掏出内容——视线猛地聚拢，脸色也变了：这分明是爸杀人案的材料，那些口供、证人记录、检验结果，还有凶杀现场照片。脏乱的血到处飞溅，墙上，家具上，妈妈种的禾雀花上。血迹中心是妈妈痉挛的尸体，眼睛没闭上，里面是生命之光熄后的空无一物。尤尤捂住嘴无声地尖叫。

这卷宗是安秃秃特别让专案组给他过目的，屡次的随时汇报给其中添了不少内容，他每回都仔细审阅精心批示，这也是7·16神速破案的主要原因。安秃秃极重视这卷宗，睡觉都要带到床前，所以安静静偷它出来时格外害怕，她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不过报复心已使她丧失了思考力，且仇人的反应让她太满意，安静静很快将恐惧忘个精光，还把偷听的内容一字不落复述出来："估计你看不懂，我一样样告诉你，听好了，你爸杀你妈的证据！第一，你爸有杀人动机。你爸玩女人还贪污，你妈肯定是知道了他养小蜜就威胁要举报，你爸杀人灭口；第二，你爸没不在场证明，他根本说不清案发时他在哪儿，在干啥；第三，凶器，你妈是被榔头敲死的，之前还给捅了好几刀，刀虽被你爸藏没了，可榔头找到了，上面有他的指纹和你妈的血；第四，你爸被抓时耳朵后面有喷溅血点，肯定是他杀人后清理时漏掉的，再告诉你什么是喷溅血点，直径小于1毫米的就是，这血点只第一杀人现场才有，你爸身上有，他当时不在现场又在哪儿？第五第六，你还敢听吗？我说的这些，证据里全标得清清楚楚，由不得你爸不认，也由不得你不信！知道你一直觉得你爸冤枉，你也跟着一副受屈的德行，你醒醒吧！"她把材料往尤尤脚下一扔，"给你留个纪念，好好看看，以后少装正义装纯情！"

尤尤被真相彻底击垮。她哆嗦着乱翻卷宗，安静静的话每一句都在其中铁证如山，最专业的刑侦鉴定和勘察术语在耳内眼前盘绕，无一不铮铮昭示最肮脏的事实：爸杀了妈妈。

爸杀了妈妈。爸杀了妈妈。爸杀了妈妈……尤尤眼一黑直直仰倒。

安静静为逞口舌之快，没把万分重要的卷宗收回而是留在了尤尤手中。尽管她自作聪明地用副本掉包瞒过了安秃秃，却为数年后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埋下千里灰线。

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的尤尤无法面对爸。她既不能怜悯他的处境，也做不到祈祷他死去，只好逼迫自己忘掉，自从知道实情，她不断给自己强调就当没这个爸了。尤尤又去找了一趟教导主任，提出不再去已商定的高中了——那是所不错的重点，更重要的是离爸转去的看守所近一些。

“什么?！不去了？你这个同学呀不要太过分，为保送你学校费了多少力知道吗?”主任擦擦脑门不存在的汗，尤尤看出他是为掩饰眼珠的溜转，“再换，学校质量不敢保证，你改来改去错过了时机，人家也是有规定的呀。”尤尤料到他要趁机讨价：“我不挑学校，只要能寄宿就行，最好城市大些，好找工作，我得打工。”主任毫不掩饰怀疑与蔑视，那神色分明在说：“你家都这样了还上啥学？到大城市？是要学坏吧。”尤尤愤愤，不问自答：“日子还得过下去吧。您帮我这次，我会记着的。”“这哪家话，学校一向关心同学，尤其你这种特殊学生。以后还得好好学，不要自暴自弃呀。”“我会的，不过遗憾您看不到我的表现了，我要转学，回乡下叔叔家读完最后半年。”尤尤一面说，一面见到他现出意料中的表情：一副扔掉烫手山芋的如释重负，“办手续还麻烦您带我走一趟吧。”主任连说没问题，紧接着周到服务，一路送尤尤出校门，她走远了仍听他喊：“好好学习，高中联系好了通知你！”

尤尤回到家，从床角拖出爷爷留下的蓝布包袱，把里面的衣服粗粗摸了一遍，连同自己的一并包好放在旁边：包袱里都是妈妈旧日的衣服，虽是爷爷好心给孙女留的念想，尤尤却从没打开细看过，她怕那上面妈妈的气息，她怕一旦哭起来就停不住。她给房东留了字条，大意是欠下的两月房租以后一定还，连同房门钥匙放在桌上。

离开前她去看了杉山。他在上课，做笔记弄掉了笔，邻桌女孩捡起递给他，他自然地一笑，口型在说谢谢——尤尤咬住下嘴唇，指甲抠进砖缝，竭力不落泪。杉山向窗外瞟时看到了她，立刻推开桌子不管不顾地跑出来，却只追上她逃开的背影。

尤尤转过三个拐角才停住，猛跑令她咳个不停，强忍的泪水像被呛进胸腔，大口大口喘得仿佛搁浅的鱼。

尤尤搭了最早一班车离开，就这样告别了她安稳幸福也霸道随性的童年、少年。

# 4

叔叔家还好。尤尤不介意睡在放农具的库房，三餐时婶子的白眼也能装看不见，每天喂猪扫厕所背化肥多脏多累再干不完的活儿也无所谓。她没收入，上寄宿高中前须得给自己找个吃住的地儿，所以几乎任何刁难折磨都不能在她事先筑好的铜墙铁壁的心房上刻出哪怕一丝伤痕。

只一件事着实困扰甚至吓到了她。

一年多不见，叔叔家的傻儿子已在下半身长出大脑，假设他先前一直没大脑，现在可算有了，故用得淋漓尽致。尤尤刚来就发现他不怀好意，有事没事来屋坐着不走，挤眉弄眼地问她有没有看过黄色录像。天气转暖，穿衣愈发轻薄，尤尤又是发育年纪，他眼睛盯上她胸脯就不挪开。尤尤骂过他几回，威胁要告诉叔叔去，他收敛一阵竟来阴的。

一晚尤尤惊醒，见他伏在胸前鬼鬼祟祟要掀她衣服，吓得坐起身来，他反急火火往前凑，竟还撅起了嘴！尤尤暴怒，抓住他前额头发向后一拽，照准“大脑”狠狠给了一脚。他捂着下身嗷嗷退走，尤尤开了灯，笑一会儿，想哭，忍住了。

叔叔家洗澡是用木材搭的板房，搁个汽油桶在顶上就算太阳能了，这种地方自然四处透风，尤尤不是多事的女孩子，洗就洗了，可几次发现外面人影晃动。自家院子，是哪双贱眼猜都不用猜，尤尤直接骂道：“你是畜生吗？我是你妹妹！”“妹妹怎么了，”他拎拎裤裆，“我妈说除了亲妹亲姐不行，有的是亲嘴儿摸屁股的！”尤尤气得没法，只好用黄泥抹了墙，把四面糊个严丝合缝，不想几天又被捅成漏斗。

尤尤这几天都在研究《果树育苗手册》，常放一本在膝边琢磨，又或者拿个汽水瓶比画，婶子嘴撇了又撇：“家里可没闲钱送你当果树技术员，别装相！”尤尤把手册一摔冷笑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什么什么！什么壶？好哇，你还要买喷壶，家里已经有一个了！我什么也不给你买，别做梦！”

家里的农药喷壶就在尤尤住的库房，这个她当然知道。

这天尤尤洗澡，衣服脱到一半发现又被偷看，她微侧一侧身，见他随她移动，就一面估摸了他位置，一面不动声色倾身去拿准备好的东西，紧接着对准偷窥孔送

个大大飞吻，外面这傻子即刻摸着下巴骂句："嘿！这小浪逼！"尾音未落，一股浓呛辛辣的农药气雾直扑过来，一滴不落全进了眼，"操！妈！小破鞋弄瞎我眼了！操！妈！"看他骂咧着滚爬着找娘去了，尤尤打牙缝"哧"一声，打开龙头清清凉凉冲了一个澡，才穿衣服从容地出来。

那对母子手忙脚乱冲着眼，婶子跟她傻儿一同猪嚎："小破鞋反了你了！我宝贝要有三长两短看我不让你跟你爸关一块儿我就不姓刁！"尤尤被话刺伤，要发作却反应过来，决心不让她顺意，遂换上好脸色摇头晃脑说："放心，我配好比例了，瞎不了，放一百个心，啊。""看我不打死你！"那悍妇当场脱了鞋捏在手中就要冲来，尤尤点点头："喏喏喏，我说瞎不了，可没说不落病，再不看去就真瞎了。""你！"想想仍是儿子重要，便飞快穿回鞋子跳着搬救兵去，尤尤跟几步："角膜糜烂起码要俩月才好，小心啊！"

防狼喷雾事件后，尤尤一刻没耽搁离开了叔叔家，跳上车直奔高中所在的城市，火车票花去所有的钱，好在不几天就能报到，行李也简单，只妈妈的包袱爸的卷宗并自己一点物件，索性拖着在市里溜达，想找份零工干。

大门贴出"招聘"的倒不少，可年龄下限都是十八，生生把尤尤卡在外面。她逛到深夜才在一家溜冰场门口见到张破纸："招暑期学生工，实习……"后半段被扯去，其实前半段也摇摇欲坠，再过会儿就不知飘哪儿去，尤尤干脆撕下它攥在手心："碰碰运气吧。"

老板是个光头八字胡，胖得很，慢悠悠剔着牙："几岁啦?"

尤尤转一转眼："刚十八周岁。"

"身份证哪?"

"没带。"

"没带？是没有吧。来我这儿的都说自己满十八了，谁信哪？你看看你看看！"他伸长手，用指头点着冰池内艳装涂抹却周身稚气的小女子小男子，"哪个像十八的！"

"可您这上明明写着招暑假学生工，而且没年龄限制呀。"尤尤张开手心，给他看那张即将归西的招聘广告，他瞟一眼："嗬，这个啊，这是去年的。怎么还没给我撕下来，这帮兔崽子，养他们是吃屎的吗?"忽然想起什么，搓着手笑眯眯的，"对啦，你是大学生吗?"

尤尤想点头，一忖度他肯定又要学生证，只好诚实地摇头，他也跟着惋惜地摇头："要是就好了。我认识个老板，他那儿正招大学生呢。"

"可我就要考大学了。"尤尤着急地说。他脸色一变："胡说！要考大学到我这来干吗？耍我，欺负我没文化啊！快走快走！"

"老板帮帮忙，我不要工钱，只要找个地住，有饭吃，就行。"

最后一句话显然起了作用，他终于从粘住自己的躺椅上直起身："这样啊，那就——"他被喧闹打断，有群男女在冰场尽头吵嚷。

那时网吧和 pub 只是初露尖角的小荷，青少年的娱乐场所，除去游戏厅台球厅就只有溜冰场，十几岁孩子最爱光顾，拉帮结派谈谈恋爱，青春便在昏暗懵懂中扭扭尾巴不见了。这些孩子被看场子的大人罩着，也相应分成几伙，互相攻城略地，主要战斗方式是飙艺儿，也就是比赛，尤尤在此遇到的就是一伙砸场子的。

老板似乎见怪不怪了，并不在意，挥挥手："试工！你去，帮忙摆平他们！"尤尤还愣着，他把胖脚一跺，"去啊！"她赶紧奔赴战场。

烟雾很重，她被辣得眯住眼睛，只顾低头拂走烟气，再睁眼已到众人之间。一个只穿热裤肚兜的女孩正完成一段平花蛇形，她微微扭动身体绕过地桩——这桩距不是普通障碍物而是燃烧的水蜡，她却灵活得很，又画几圈圆滑的轨迹才停在尤尤面前，扬扬下颏儿："怎么，想试试？"尤尤才发现自己站在赛圈中心，还无意间摆出了迎战架子，立刻稍稍估摸形势：肚兜女孩属于砸场一边，而常驻旱冰场的本土队伍显然对自由平花[①]毫不在行，她注意到他们的裤脚烧焦了，鞋也是老式的双排轮，而不是肚兜女孩的直排轮。

肚兜女孩又向后滑个 8 字："不敢就赶紧起开，别挡姐道！"人群再度骚动，在尤尤后退已不可能，她往前一步环顾四周："哪个哥哥姐姐借我双鞋？"有人扔来一双双排轮。

她刚起身就摔在地上，几个趔趄才勉强站稳，周遭立刻倒彩雷动。尤尤不理，打着滑向地桩撞去，长裙下摆立刻被燎了个洞，这下自己人也沉不住气了，起哄让

---

① 平花，平地花式轮滑，简称平花，穿轮滑鞋在固定数量的标准桩距间做无跳起动作的各式连续滑行，自由式是平花比赛的一种。单排轮滑运动 1984 年起源于美国，欧美发展若干年后才逐步引入亚洲，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由北京开始逐步引入全国。故事中的此时，直排轮和平花均属未普及的新锐运动。

她下去。

尤尤火了，借着那洞把裙扯个口子，哧啦一下长裙变短裙，把破布一扔，分开众人向场地中央滑行，边缓缓加速边回忆感觉，双脚平行滑行一段后突然起跳，弹直膝盖的瞬间在空中做了个一百八十度跳转！人们来不及将倒彩换为鼓掌，她已稳稳落地，高抬的左脚向后滑了道漂亮半圆。

对手中继续有人猖狂："花样滑过时了，老土才玩！""有本事来平花！"尤尤赌气上前却被肚兜女孩拦住，她转身对同伴说："你们也别太欺负人了，双排怎么过桩子？"她利索地脱下鞋递给尤尤，自己光脚让在一边，"穿我的。别勉强，现在没几个人会玩这个，滑不好也不丢人。"她为尤尤的魄力技巧折服，真心帮忙，可尤尤把这番话当成挑衅，一言不发穿好，却不急上场，先绕场缓缓滑行半周，有人要损她"生瓜蛋子"，被肚兜女孩举手制止："瞎起什么哄？看好了！"

这边尤尤已适应了鞋况开始出招：前S后S、蟹步、旋转……多年不滑，脚法生疏了不少，但她越战越勇已够技惊四座，尤其最后把地桩挪到场地边的步梯上，表现了一把单脚倒滑下楼：成六位手①，重心后坐，上身前倾，连下九梯，所有人都震惊了。

可惜落地不稳，仰面要倒时被人在腰上扶了一把，尤尤轻轻巧巧站住，回头道谢却是肚兜女孩。只见她笑嘻嘻说："你真不赖，我今儿输了。"一挥手，众人退走。

她转身离去，给尤尤看到背后一条紫龙，文得精细。

因为看场有功，尤尤被胖老板破格录用，在溜冰场存鞋处架了张行军床，半夜常被脚丫子味儿熏醒，好在管三餐活儿也不重，只在人太多或太少时下去滑几个来回，热热场子就行。尤尤幼年的底子渐渐显露，频繁练习又增进不少功力，她腿长，老板特意给置办了几身工装，那裙子短的。这地方和现在的pub一样，全靠女孩子撑门面招客人，尤尤的职务也算个Dancing queen。

不过常在河边走，免不了被揩油，她特意穿了丝袜，但几乎没用，且灯光下大腿反更有质感，索性脱了；后来又摸索出一套防狼经验，只要看到听到嗅到不怀好意的眼神喘息气味，就急滑数米后一个压步转弯，趁其不备躲进人群。来泡妞的小

---

① 六位手：轮滑的一种辅助姿势。

子多玩不好急转急停，只懂加速傻追，不几下就甩掉了。

偶尔也有难缠的。这晚尤尤被盯上，任她在人群左插右穿，就是死咬不放，眼见那双毛手碰到裙边，前面又是方方的拐角，尤尤突然慌了，回身要挡，却见斜刺里冲来人影，走的是个半圆轨迹，那切线恰恰把狼弹开，毫不费力，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尤尤看得入神没注意后面，就听那人影大叫："撞上了！"她一激灵，两脚同时转九十度加力压地，在离墙不到3公分的地方停下。

人影走来，尤尤定神一看，摇摇晃晃白衬衫，下摆刚露出铅笔短裙的黑边，眼线睫毛都浓重，远看眼睛星星一般，梳过胸的长直发式，看着是生人。正纳闷为什么被帮，来人开了口："Hi！好久不见！"尤尤当烟重看不真，拂几下又揉眼，她笑起来："不认识啦？"边解开胸前纽扣将衬衫褪到肩胛以下，转身把后背紫龙给她看。"噢——你是——"尤尤叫不上名，只好把手在胸前比个肚兜，"可你那天不是短发吗？""假发是干吗的？再说你也跟换了人似的呀。"尤尤当天穿了工服，白蕾丝胸结和袖结，下着红格学院短裙，头发扎高到眼角也吊起来。

尤尤笑笑："是不一样了。那你那天头发是真的？"她要答却被暴喝打断，原来是先前的狼缓回来寻衅，尤尤转身去找人来，给她扣住手腕："不急，看我逗他。"故意慢慢滑去，忽悠悠停在他眼皮下："小子，刚才姐看你给晾栏杆儿上了？撞哪儿啦给姐看看。"他竟抬手就要一拳，她利落地横向劈叉，腰一塌再弹起，人已倒滑了两三米，脸却变了："是男人吗你打女人！别说你个小玩闹，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告诉你，姐是吓大的！"尤尤怕她吃亏，滑来挡在她身前，对他说："别缠了，在这儿你捞不到好处。""别跟这种人啰唆，走！"她拽起尤尤，那狼要拦，早有一群男孩冒出来挡住他，她挤挤眼，"这我朋友。走，请你夜宵！"

夜里的麻辣烫摊子很像关东煮，长方的锅划分十几小格，每一方都咕嘟嘟滚着，或肉或菜，扦子穿上站着吃。肚兜给尤尤挑了两串魔芋，自己拣条猪肺溜溜吹着："我说，你平花哪儿练的？比我一点不差。"

"小时候学的。"

"得了。直排轮传进来才多久，像我这种时尚人士也刚练半年不到，你小时候？蒙谁呢。"

"骗你干吗？我小时候多动症，我爸让滑的。不到五岁就开始玩，第一双直排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会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平花，就跟教学录像瞎学，哦，我爸还

给我买过几对skf轴承。”

“啧啧啧，上劲了你！要从小练到现在可不该是这水平，吹吧就！”

“七岁我摔过一次重的，掉两颗门牙，我妈死活不让滑了，说马上要换牙，以后再磕就长不上了，丫头家毁容咋办？鞋和护具都给扔了，还练什么啊，再没摸过。”

“你妈真厉害，这么大一天才给扼杀了。”

“这就厉害了？我多少天才给她埋没了，像打架，我妈她——”忘情之际一过，尤尤立刻卡壳：妈妈已不在，自己再没资格和同龄人发父母的牢骚了。原来，那种切肤疼痛从未离开，像压身三尺的深雪沉甸甸冷冰冰，瞬间把她冻在回忆中动弹不得，半晌听不见肚兜说什么。

好在听到了肚兜的名字。

“叫我小破吧。”她把指端烟屁弹得老远，看火星画弧后才满意地收回迷离的眼神，“以后就是朋友了。”

尤尤过得尚属满意，有吃有住有朋友，上班只在晚间，且学校只是一般高中，并不圈着学生学到死，所以开学后她没辞工，只在军训时向老板请了半月假。虽没钱拿，好在是保送，学费给免掉，尤尤便安心地待下来，若不是出了些事，大概她会在冰场给磨成普通女子——当然她是注定不能普通的。

一天中尤尤最爱散场时分：灯光暗去，喧嚷的人群离开，音乐换了柔和的调子，轻轻背着手悠闲地绕场一周，仿若置身世外。

通常不会被打扰，只这天，竟给人莽撞地拍了屁股：“你在这儿啊！”她火燎般弹开，满脸愤懑地转身，待发作却愣在当地，来人抱歉地笑：“对不起，认错人了。”

“杉山？”尤尤使劲眨眼，想在昏黑光线下把他看真些。

“谁？”他困惑一会儿笑了，“看来你也认错人了。我是丁魏。”他向她伸出手，尤尤犹疑地刚捏住，胖老板看到他们，远远地喊：“儿子！丁魏！”他应着，一边向尤尤说：“我来找我爸，他叫我了。”尤尤忘了松手，他又笑，“我明天来找你。”

当晚尤尤都在失眠，把丁魏的模样在脑中画了千遍，就觉着像，眼睛、脸盘、身形，都像杉山，只是笑得轻浮些儿，不比杉山真挚。她觉得饿，起身干啃了两袋泡面仍不饱，才意识到是心在饿。她想杉山。

小破听了丁魏的事后一脸蔑视：“你真相信他那个认错人的把戏？”见尤尤仍

想替他辩解，她只从鼻孔哧儿一声，“什么样男人上来就摸屁股啊?”

“也许他以为我是男的呢，灯光那么暗。”

“你？男的?”小破一把抓过尤尤遍身乱捏，“这小蛮腰，这小翘屁股，这细白的腿，你告诉我，你哪点儿像男的?!”又把她一推，“别傻了！他不是好东西!”

“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我——”她懊恼得很，抓乱头发甩门走了。

尤尤只觉丁魏亲，似是故人来，她把关于杉山的思绪都寄托给他。女孩子总有至少一回实情憨意，要和自认为对的那个人好，认认真真心心念念。丁魏不是杉山，不知晓她的过去，不触痛她的自卑，又给她杉山的慰藉，帮她从父母的血色阴霾下脱逃哪怕一会儿。

小破激烈反对，像要割除坏疽般鄙弃丁魏，不听也不做任何解释地要把他从尤尤身边推开。当尤尤再次随丁魏来到冰场后院，在那僻静的台阶上坐好，听他轻声慢语的情话时，小破也再次出现，伴着门被撞开的声音冲过来：“丁魏你浑蛋!”丁魏茫然，脸颊已挨了她一掌。小破跃跃地还要上前，被尤尤拦下拖去一边，压低嗓问：“你怎么回事？有话跟我说，这都闹几次啦?”“不能让他和你在一起，”她语无伦次胸口起伏，“不是，是不能让你和他在一起!”尤尤疑惑地把这两个人看了又看，骤然返神，问丁魏：“你俩从前认识?”他摇头，表情与先前无二，仍是茫然一片。小破即刻翻了，一边把古往今来的脏话骂遍，一边又要打人，尤尤死命拦住好言相劝，慌乱里自己也挨了几下，那个却还是闹个没完，“够了!”尤尤一烦，“不带你这样的，爱闹闹吧!”甩开小破摔门走了。

冬天难找晴好之日，常见阴蒙蒙的天衬着干树杈子，所以这个季节里，温暖的太阳总令人神采飞扬。

周末就是这种好天气，又没课，尤尤把行军床抬进太阳地，把被褥铺开了晒。午后愈暖，索性躺下来闭了眼，看阳光在眼睑内跳舞。神游一会儿想起什么，进屋拿出蓝布包袱，要把妈妈的衣物翻晒翻晒。

刚把东西铺散，就见小破在转角探头，知道她来和好又要面子，就垂着眼笑：“看屁啊，过来吧。”小破欢快地应声，飞来坐她身边，盘好腿：“可不在看屁呢

嘛。”尤尤推她，俩人一乐。

静几分钟，尤尤开口：“你不让我亲近丁魏，无非俩原因。”“你说。”“要么你嫉妒我，要么你嫉妒他。”小破笑着搡她。

“丁魏说不认识你，那你只能是为了我嫉妒他了。我可告诉你啊，我不喜欢女人。”“放屁！姐姐我多少人追，稀罕你呢。”

两个女孩又闹了会儿，尤尤先严肃下来：“说真的，你为什么讨厌丁魏？”小破也收了笑容，却不说话，只四处张望，扯起件衣服：“这小夹克不错啊，你的？”说着要穿。

尤尤执拗地认为衣服里封存着妈妈的气息，极郑重地珍藏，只在好天气拿出来晒，平日碰都不碰，眼见妈妈的遗物被随便试穿，心疼地想去扯下来，小破却连拉链都系上，毫不知情地在玻璃门前左照右照：“是真皮的吗？”“嗯。脱了吧，这衣服不是穿的。”“衣服不穿干吗？”小破脱一半停了，“这是什么？”她摸摸衬里，探手进去，掏出叠得方正的一个纸包。

尤尤抢过急切地扯开，又把小破看一眼。后者本等着看内容，察觉到尤尤的犹豫，只好讪讪退走。

尤尤等她离去，才缓缓掀开最后半片纸角。

纸包里写了东西，字迹是爷爷的，卷着几张撕碎的照片，尤尤认出是爸和一个陌生女人，他们亲密地紧靠，那笑容刺痛了她。她把照片扔在一边，开始读爷爷的信。

爷爷识字不多，笔触凌乱，揣测拼凑个把小时才大致看出些意思。

“孙女：我刚从看守所看过你爸。你没有来（去），他很难受（失望），他没说，（但）他难受。咱们（我俩）说了好长时间，（有些话）你爸不让跟你说。他们不让带纸笔（大概是指信）出来，他让我替你（应该是‘他’）写，（但）不让你看，你爸说你（看了）也没办法，只能对你不好（该是‘你看了信只会胡思乱想’的意思）……

“你爸后悔（当年），不喜欢你妈（和）你，没好好当家（顾家），现在（这结局）他自找（的）。他后悔对不起你，不过他也改（了的），以前他有天，你十二岁（那年），拿着和那女人的照片和东西，给我跪下说。他俩是真心的，（可）他要跟她断，‘为尤尤’（标点都是尤尤自己点的），他原话（这么）说（的）。说你（竟然）哭了，你要过生日，他给你买个裙子，可你哭，你妈还打

你，可你哭不是因为你妈打你……

(爷爷写得乱，尤尤知道是那回安静静一句“你和你妈都没人要”刺伤了她，她回家大哭，爸妈终于停止了争吵)

你爸认错，在我面前，他（以前从来）不听我的，这次（那次）掉泪了。

“他把照片在我面前撕了，他叫那女的‘没贵（玫瑰）’，她姓阮，叫阮没贵（玫瑰）。你爸喜欢她。你小不懂。你爸想好好和你们过日子，你妈，还你，孙女你信爷爷不……

“（虽然）不能给你看，（但）爷爷（要把所有事）写下来，（因为我）老了，（我担心以后）糊涂了。（担心以后）记不住也说不清（真相），（那样）对不起你，（现在留个底）你也好知道个意思（等你长大再拿出来给你看）。后来有很多事（应该是‘内幕’），你爸（毕竟）离开了阮没贵，那女人走了，他也给（过）你们好日子。（所以）你得相信（他是爱你的），别恨他。孙女（接下来我说的）很重要，你爸今天跟我说，他说阮没贵后来回来了，要和好，你爸和她（毕竟）好（应该是“有感情”吧），你爸就——”

尤尤迫不及待地翻面，又看另页纸，照片背面也找了，没有。信没写完。

一定是出事那晚早些时候爷爷写的，中间被打断，他叠好藏进包袱，想以后接着写。

太阳渐渐西沉，寒气和黑暗漫上来，尤尤想不到避一避，只呆坐着。恐惧哀伤盖过其他感官，她好怕真相，那个爷爷来不及说出的真相。千般煎熬筑起了壳，把爸当做不赦的坏人来忘记，才有平庸也安稳的现在；如今这亦伪亦真的“真相”，带来隐隐作痛的预感，她有关惨痛过去的伪装与自欺摇摇欲坠，她赖以生活的羸弱的壳即将溃散，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能抓紧爸的卷宗，默诵看了百遍的证据笔录鉴定，反复强调这就是真相。

丁魏不知何时来到身边，要把卷宗拿去看，尤尤没松手。他便不做声，静静陪她坐着，尤尤自然地偏过头靠着他。时间一直走，冰场由安静到喧嚷，又慢慢冷清，尤尤打个寒战，丁魏解开大衣裹住她：“人都走了，进屋吧，去你那。”她摇头，见照片扔着，便抓起想撕得更碎，却下不去手。阮玫瑰，勾引爸，破坏妈的婚

姻，最后竟然搞得爸犯糊涂干了傻事！妈妈死了，爸毁了，她成了孤儿——她是尤尤一家的切齿仇人！却从案子洗脱得干干净净，卷宗没她的名字，世间好像没有过这个人。她存在的唯一痕迹只有这几张破碎的照片，不，不能撕。

那么疼，谁想揭旧疮疤呢。可过去的事不得不搞搞清楚，她再不能逃避了，否则是要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昨天烂在一处的。夜过半，湿气漫上来，地上起了一层白霜，冷风浸得人耳目清明。尤尤突然看到杉山，想听最后一次从他身边逃开时，他没说出的话。杉山的嘴角好近。他抱着她，手很冷，杉山的手从没这么冷过。

尤尤回了神，哪儿有什么杉山，是丁魏。他的手伸进她衣服里，很冷的手。

一股陌生的厌恶的感觉占据了她，想推开他，却不成："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陪了你这老长时间，你说我想干什么？"他在她唇尖浅啄一下，发出轻浮的"啾"的声音，尤尤别过头："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哪种人我不知道，哼，你哪种人我倒明白得很呢。"这无赖压制着她，"才刚几天啊，你就投怀送抱了。我可从不让美女失望。"她的外套被剥开，冷空气撼动麻木的感温神经，她抖了几下，挣扎并呼救起来，他喘吁吁地笑："冷吧？一会儿就不冷了！"

屈辱堕落感令她眩晕，迷糊中被他扼住，意识随力气一起流失，绝望中听到咣啷一声，丁魏哆嗦着瘫软，跟着被人翻转，狠狠扔到地上，只见小破扔了手上碎瓶，趴下看她："他没怎么着你吧？我担心来找你听见你喊，我就来了，这么晚你跟他单独待着太危险了，我早跟你说过的，你还好吧说话啊！"尤尤被她忙乱地拽起，满地沾了血的碎瓷，丁魏倒在一边。

"妈呀不是死人了吧！不是我，不是我！"小破也看到那些黏红，一下慌得没神，手在胸前剐了又剐，"快跑尤尤！哎呀你还拿那些衣服信封干什么，快跑！"

小破扯着尤尤狂奔，拐进侧街跑了好久，在一大院门口停下，不等看清环境就扭开扇小门推她进去，跟入掩了门，靠在上面长叹一声："完了。我杀了人了。"

尤尤摸到开关拉着灯，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小到不能再小的屋子，一张双人床三面靠墙，余下一面紧贴膝头，左手地上摆张折叠炕桌，右手边又回到靠门的小破。再没其他陈设，碎花床单上散放着毛绒玩具和内衣裤。小破仍在嘀咕，尤尤见她哆

嗦起来，就扶她躺下，给她脱了鞋。

小破闭了会儿眼，突然跳起来："不行，我得走!"向床下揪个袋子乱塞些东西就要冲出去，给尤尤拦住："大半夜的跑哪儿去?""废话，天亮警察就抓我来了!""你现在这样怎么跑，看鞋都忘了穿。再说，再说，"尤尤也没底起来，迟疑半晌扭扭唇角，"再说你怎么那么肯定他就死了。""他可不死了吗，都不动了。""那，那，"尤尤说不出话，只好挨着小破坐下，握住她手，小破的颤抖一阵阵传到她身上。尤尤起身又坐下，反复几次，终于打定主意："我得回去看看。你稳稳神，过一小时我要还不回来你就赶紧跑，放心，我不会跟警察说的。"小破内疚又感激，尤尤笑，"别这样，明明是你救的我。"

她跑向冰场，想着那里警笛大作人影熙攘的情景。入夜后只她一人在冰场，且丁魏倒在她床边，嫌疑一定马上锁定她——尤尤告诫自己不要怕不能怕，却不得不在街角停住，背顶了墙弯着腰粗粗地喘。丁魏血污的脸在眼前晃，尤尤一阵目眩：怎么可能是这家伙，要毁了一切？刚知道阮玫瑰的存在，才鼓起勇气直面过去，正想办法搞明真相，难道就这么被迫停滞，乱了套？她想不出保护小破又撇清自己的办法，只好胡乱编些话等警察来问，一边沮丧地提醒自己这瞒不了多久。

天寒地冻，天亮前最黑的那个时刻，尤尤向未知的将来跑去。

## 5

尤尤并没见到预想的情景。没有尸体，没有警戒线，没有白大褂法医，什么都没有。大门锁紧，血泊被漂白，连她的行军床都被收起，如果没有漂白剂残留的气味，她几乎错觉那件事根本没发生过，徘徊许久，只好回小屋去。门给她留着，小破不知所终，尤尤看看表，已过去两小时，想她该是跑路了，周身疲倦瞬间袭来，她顾不得许多和衣睡去。

次日清晨，尤尤被食物香气唤醒。"起来！我打包了茭白鸡丝粥回来，你不上学啦?"小破一边叫她，一边把炕桌架在腿上，对着镜子画那已太过浓重的睫毛。她的妆容和头发，都是没睡过的整齐。

"你怎么又回来了?"尤尤歪着腮问。

"我压根儿就没走。"

"那你去哪儿了？"

"玩儿。我跳舞去了。"她回头，笑得嫣然。

"天啊！丁魏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玩儿去了?！你到底懂不懂发生了什么啊！"

她见尤尤急了，也认真起来，敛了笑容："就是这样我才不能走。"

"为什么？你会被抓走的！"

"抓走就抓走呗。"

"你——"

尤尤还要劝，她把镜子啪地一扣，怒气盈盈转过脸来："我说！你我好像不熟吧，姐姐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干什么让你为我顶缸？哭什么！我刚去冰场了没事儿，别瞎操心，快吃了走吧学生妹。"从床下捞个饭盒，套上塑料袋递给尤尤，后者接了，吃得犹豫，片刻又问："对了，你和丁魏到底怎么回事？"

她不答，随手拿起尤尤前晚慌乱中抱回、还来不及收起的东西整理，尤尤要抢，她却指着阮玫瑰那几张碎照片直摆手："这人谁呀？"一边想拼起来辨认，却被夺去：这回轮到尤尤沉默不语了。

之后几天，尤尤上下学都绕到冰场去探消息，胖老板仍晒太阳打盹儿，晚上则点亮招牌营业，看似一切如常。可她不敢也不能回冰场去了，只好住在小破的小屋，无奈再找不到合适兼职，原来那份不带薪的工并没给她带来积蓄，一时间吃饭都成问题，虽说小破隔三差五打包回来给她改善，可这种仰赖毕竟不让人踏实。

同住一阵，尤尤发觉小破活得比看上去还混乱：白天在大型美容沙龙做小工，晚上就出去疯到天亮才回，有时甚至几天不见影。在屋时不是睡觉就是化妆，一个妆要化五六小时，且从来不卸，要顶着那娇艳浓妆晃荡四五天才洗个脸，乳液还没抹匀又上了妆，连尤尤都绝少见到素颜的她。每天衣着绝不重样，换下来的不是乱扔就是丢了；吃得讲究，常把莲子鸡丁、清炒海蚌之类湘粤吴闽菜打包回来；哪怕五分钟路程都要打车——这种消费不是洗头小妹能承担的，又偏住着那么小个破屋，半毛积蓄都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

尤尤托小破介绍理发店的工作，她一股脑儿摇头："你得上学，人家不要只上晚班的。再说干吗非打工啊，你累不累？""可你养自己已经不容易，我还赖着，也太——""我又不是自己掏钱，他们一顿吃不了几口，不带回来也是倒掉，这是变废为宝，懂不？""可我真不能白吃白住。""什么话。你这么个小人儿能吃多

少？再说这地儿是公司借给我的，又不要钱。”“公司？什么公司？”

她自认漏了话掩口不谈，但神色间的掩饰使尤尤几天来的猜测脱口而出：“难道你是——”小破急忙捂她嘴：“你答应不多事儿我才告诉你。”尤尤点头她才说，“我在K（KTV）陪唱——不是那种啊，你别瞎想。”瞪大眼观察尤尤，看她丝毫没嫌恶，才松口气向床上躺个大字，“算我没看错你。我上下班净碰上装逼的，尤其女的，见了我跟躲艾滋似的。”见尤尤爬到脸旁有兴致地看她，便小有愠怒地问，“怎么，没见过自由公关啊？”

“不是。我想知道你们时间自由吗？钱怎么算？能请假吗？怎么上班？”

“你干什么？”

尤尤甜甜一笑：“我想去你们那。”

尤尤几乎认不出镜中的自己：亚光黑的乱发在脑后吹高，烟青眼影被赭色眼线在眼尾挑起，浓密到夸张的假睫毛也是小破粘的，其上的闪石呼应着银色夹克，短裙高靴间是美到极致的腿。

小破一边给尤尤的口红敷上珍珠色的唇彩，一边反复说着“注意事项”：“都记住啦?！再背一遍给我听！”尤尤挤挤眉毛，努力克服浓重眼妆带来的酸涩：“一不许和客人出去，只能陪唱歌陪说话；二不许摸胸和下身，那些人手不干净；三喝过五杯要去厕所抠嗓子；四——”“哎呀都记住了，干吗这么啰唆。”“我怕你出事儿，之前演练再多也和实战不一样，这行乱着呢。你还得答应我——”“知道，每月只来几次，挣够生活费就不来，我知道了，走吧走吧。”说着要出去，小破伸手攫住她，狡黠一笑：“我介绍MM来，老板给提成的，咱俩分了它。”

一推门，所有关于夜生活的声音统统嘶吵着纠缠着挤进脏窄的更衣间，两个细瘦身影相携步入迷离妖冶的玩乐世界。

入行两天尤尤就懂了小破的担心，诱惑和危险都太多。周遭女孩子都年轻得看不出年纪，一水的玲珑嗓音曼妙身段，竞争激烈，被点次数、酒水销量乃至客人来头，无一不是攀比内容。出来玩的更多，这些女孩子不谋生计，只单纯为免费的买醉和寻欢，轻易就能和素昧平生的男人成双地离开——由于不收钱，她们往往比职业陪唱更受欢迎，也无形加大了后者挣钱的难度。渐渐地，陪唱们发展出新路子，隐藏了身份，与男人周旋也和女人应酬，见机打听联系方式，小破她们每人手中都

有一堆电话，客人有需要，就以呼朋引伴的名义召唤过来，如果双方都中意就从客人处抽取一笔费用：那些可怜女人将露水情缘归功于自身魅力，却不能知道背地被小破她们笑作“免费性奴”。如此不堪的事情和称谓，尤尤头遭听闻时惊诧鄙夷到了极点，小破不以为然：“咱们缺钱不缺男人，她们缺男人不缺钱，不过是你情我愿服务大众，谁也管不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不许干我们这种事。”“为什么?”“怕你学坏啊。不适合你。”

小破常这样维护她，尤尤感激，也把她当自己人，但很多时候却做不来互相了解。比如小破约夜宵或消遣，尤尤或做功课或要睡觉向来不去，挣够生活费后又多上几天班，小破疑惑，尤尤告诉她想考大学，要攒学费，她更加不理解，有一天终于问：“我读书少，你倒是告诉我，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

尤尤不是没怀疑过。为知识？那些神经兮兮的应用题自相矛盾的材料分析似乎并不能带来智慧；为朋友？学校里莺莺燕燕的女生自作多情的男生于她毫无相通之处。其实，尤尤为生计挣扎时仍坚持念书考学，唯一动力是妈妈，对女儿的未来除上大学外别无他想的妈妈。这是目前她能为妈妈做的仅有的事。她难过得甚至想把妈妈讲给小破，终于还是说了别的：“小破，难道你就没想过明天吗?”

“怎么没想过。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早晨起来发现穿不上那条樱红旗袍，那我可怎么上班啊。”她把鬈发向一侧堆了堆，“不然你以为我干吗要去美发店洗头?一个月挣得还不如一晚上多。不就为有个正常作息能保持身材嘛。再说，人也得有个正当职业。”她蹬上靴子，出一半门又回来，“我今晚不回来，别留门啦。”

小破一连三晚没回来。这种事常发生，尤尤本不担心，真正让她发觉事态严重的是电话打不通——在这一行，和客人出去要冒着很大风险，所以女孩子们电话从不离身，私交好的朋友间互相拨查以备不测。

小破失踪第四天，尤尤实在熬得受不了了，正要出门报警时竟回来了，听得脚步踏上台阶，尤尤哗啦啦拽开门喊“你急死我了”，万分欣喜的话未过半就僵直成震惊疑惑愤怒掺杂的一种表情：来人是丁魏。

丁魏进门立刻亮出自己的验伤照片，威胁要告小破故意伤害，尤尤冷笑：“我们为什么要故意伤害你，你觉得警察不会问吗?”丁魏哼半声，歪脖眯眼点烟，磨磨蹭蹭地说：“你有证据吗?”他笑着的嘴一寸寸咧开，渐渐爆发成撼痛尤尤心肺

的一种巨响：那晚他留在尤尤身上的扼印掐痕早已消失，这畜生清理现场压下事头，为的竟是等尤尤错过验伤时机百口莫辩！

然后跑来这里，无耻地敲诈眼前这气得发抖的可怜女孩。

“小破不在，要不你先回去，她回来咱们再商量。”尤尤一时想不出办法，只得压着怒火稳住他，他却呸道：“跟我耗时间？”掏出录音笔，按几下送到尤尤面前。

“不要，求你求你……”分明是小破在哭叫，尤尤立时急了：“你把她怎么了？”“没怎么。无非是找几个哥们儿陪她玩玩儿。”他故意把录音笔放在鼻子下嗅嗅，一边注意到尤尤眼圈红了。

她轻轻说：“丁魏。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即使你要对我做那种事，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他无动于衷，把录音又放了一遍。小破叫得撕心裂肺，尤尤扑过去要抢，被他轻易躲过甩在床上，她费力地爬起来，脸上渐渐现出惊恐的颜色：“你想怎么样？”“简单。明天这时候准备好一万块钱，你想找警察也可以，看看最后谁吃亏！”

尤尤把刚起步的积蓄理了理，又翻翻小破藏钱的破床垫，还差不少，在记忆里拼命搜索可以求助的人，谁也没有。夕照的小屋，太阳在布满裂纹的墙壁慢慢西斜，没有暖气，煤炉熄了，灌进来的风格外寒冷，她莫名地想起初一时参加市里的钢琴表演赛，爸妈送她去青少年宫彩排的情景。那天跟今天一般冷，爸开足车里的暖气，妈妈却非让她脱掉毛衣以展示演出服的全貌：粉紫丝缎，挂肩设计，侧腰缀满绸结，还有那双妈妈带她转了整天才买到的豆粉皮鞋——越来越冷了，她先是裹进被子掉泪，后来只好上班去。

听小破的话，歌房里尤尤总是尽量乖一些，客人让唱歌就拿麦克，客人让喝酒就端酒杯，客人让抽烟就点起；但唱歌她不扭臀，喝酒她很少干杯，抽烟她绝不真吸——尽管小费会增加很多。对客人外出续摊的要求，她会轻轻摇头，按小破教的微微地默默地笑。“要笑得甜，笑得羞，客人问你为什么，别回答，就是笑。他要敢跟你急你就往外跑，宁可他闹事不给钱，千万别吃眼前亏，有的王八真打，特疼。”小破点着烟，烟雾后的红唇格外娇艳。她用尖尖指甲盖儿挤住烟，盯死尤尤，“这些办法也是暂时的，那里面谁待长都得学坏。”

今天不同。小破法则全军覆没，尤尤烟酒不离手，胸脯屁股醒目，笑容眼神甜

腻，客人不出所料提出带她去玩，她没摇头。小破教过看酒的学问，她把客人分成三等，喝皇家礼炮马爹利路易十三的，喝巴黎之花黑方格兰威特的，喝啤酒苏打水张裕品丽珠的。第一种是大公司招待大客户和公款买单的，第二种是小公司谈生意和常客摆谱的，第三种是小白领聚会和自己掏钱的，她指着吧台叫尤尤记认酒瓶："酒越高级客人越大方，看人下菜碟儿，各个击破！"

看着满桌人头马特级、轩尼诗理查、皇家礼炮二十一年珠光宝气的瓶子，尤尤艰难地点了头。

走廊墙壁装饰着碎镜子，尤尤看到被客人揽着的自己，醉得嫣红的脸被切割成很多映象，又看到小破站在拐角惊诧得张大了嘴——小破！尤尤冲过去摸着她的脸喃喃说："你……还好吧？没被他们怎么样吧？"她已醉得分不清镜像真人，不知道小破正从相反方向跑来抱住她，她腰上一软向后仰去，之后就不省人事了。

醒时已是次日中午，尤尤用面条脖子撑着铅球脑袋坐起来，发现自己已回到了小屋，小破睡在身边，眼睛一大轮乌青，赶忙推她："你怎么啦？"小破迷糊中去揉受伤的眼，立刻哎哟着清醒："我怎么啦？还不是拜你所赐！你倒是说昨晚你干什么去啦？油脂子蒙了心啦你，喝成那样还敢出去玩！要不是我你这会儿早让人吃得骨头都不剩了！"尤尤给训得低下头，又马上抬起来："他们不是把你抓走了吗，你逃出来的？"小破满脸困惑："我去十三陵玩了几天，谁抓我了？"

"你手机怎么都打不通。"

"我电话掉水库了，怕你着急我就提前回来了，怎啦？"

尤尤把原委讲一遍，小破没听完就拽她出了门："这浑蛋，看我不在就跑来欺负你，跟我走！"

小破带她找了很多地方，最后在一家麻将馆地下的库房找到丁魏：掀开油黑的棉门帘，发臭的烟雾、烂棉絮味、酒屁气发酵着汗酸扑鼻而出，屋里灰蒙蒙的，天花板管道上缠的防火包带垂落下来，小破抢进去，掏出相机咔嚓咔嚓连捏了十几下，昏暗中横七竖八的十几个男女有的抬头看，闪光灯耀得他们脸更白眼更蓝。地上很多喝了半瓶的酒，中间一个破口鱼缸装有红红黄黄的药丸，桌面上几张电话卡沾着暧昧的白色粉末。小破稍一伸手把丁魏捞起来，和尤尤两人拎着脖领连拖带拽上了楼，他的身体破轮胎似的在楼梯上疲疲沓沓磕着，却丝毫没疼的样子。

丁魏被摔在日光下的水泥地面，小破笑眯眯拍他的脸："high着呢吧？给我听着！"她阴森森的表情在眉心打个结，下颏儿微扬，龇出细小的下牙，"你那熊样，还有你们那些个货，姐都照下来在这儿呢。姐揍你啦怎么着吧，你要还想进强戒（强制戒毒所）住住，尽管来！姐奉陪到底！"她扬扬相机，拉着尤尤离开，走两步又回去，高跟鞋在他额头拈不停，"浑蛋！靠女人养的小白脸！你再欺负我一个试试！"尤尤怕她暴怒之下再生事，拦下她拽走了。

家里忘了买煤，俩女孩躲去公司取暖，乌眼青小破没法上班，尤尤陪她在更衣室坐着。

"你眼怎么回事?"

"还说呢。昨晚这儿又打架了。"

"为谁?"

"为谁，你呗。"

"我?"

"你说好跟客人出去，走半截摔地上睡死了，我怎么可能让他们给你带走。一来二去就动上手了。后来人多一乱，不知哪个眼瞎的给了我一肘子。"尤尤要看，刚伸手就被拨拉下去，"别动，疼死了。"

尤尤出去在吧台要了冰，拿个酒杯装回来递给她："说吧，你跟丁魏到底怎么回事儿?"小破接了敷在眼角："什么怎么回事?""别装了。不然他怎么有你那种录音，是以前录的吧？就是，就是那种嗯嗯啊啊的。害我还以为你被他们怎么样了呢。"小破被她羞红的脸颊逗得哧儿一笑，见她愈窘才严肃起来。

原来小破初中没毕业就认识了丁魏，很快为俊朗嘴甜的他迷失了方向：同居，辍学，流浪，他骗她自己有病，为了钱小破什么都做过，最后才发现他拿钱玩药，玩妞，泡吧酗酒，就是没放任何心思在她身上。小破不知被打过多少次才醒转离开他。她的讲述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只最后几句郑重其事："尤尤你记住，第一，千万别为男人当初一句话就死心塌地；第二，别只看到眼前好赚的钱，忘了为这些钱真正失去了什么。别学我。"小破眼里波光一荡深似一荡，尤尤知道她没把故事讲完，却不忍再问，只好伸手擦掉她眼角隐约的半滴泪，小破有些不自然，起身躲过她的手，打开衣柜，从最下面抻出张报纸递给尤尤："给。之前你的那些碎照片，我说眼熟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女的?"

报眼上一张题头照，行色匆匆的女子正避开镜头，墨镜虽巨大，仍给尤尤认出微凹的腮线、小巧的鼻翼、极薄的嘴唇，特别是故意收敛锋芒的神情——是阮玫瑰，绝对没错。

两天后。

小破回家已是凌晨三点，尤尤没睡，依然在她出门时的位置坐着，那女人的照片，尤尤已粘好铺散在周遭，手中捏着皱巴的那张报纸。

这是一张报纸的财经版，半年前被小破随手拿来垫柜子，头条用大字号蓝色反白刊登标题《慈善家阮碧今晨神秘归国》，换衣服时小破常瞟几眼，内容几乎背过了。这阮碧也算个人物，多年前留学加拿大，不知怎的绕到美国，然后就扶摇直上，买卖做得不赖，出手也大方，记者笔下的她头上一堆名号，爱国商人、传奇女子、慈善家等等。不过是 another American dream 罢了，尤尤怎么这么上心？小破爬上床，拍拍她脸："哎！中邪了？这么不吃不睡的，几天了！"

尤尤的瞳人转了几轮，失焦的眼神精光聚拢，整个人突然活起来。她扳住小破的双肩，郑重且兴奋地说："小破，谢谢你这么久的照顾，我要走了。"小破给吓得不轻，愣了会儿才说："那也行，走走再回来。你钱够不？""嗯。我攒了一些的你忘了？再说，再说我也没多长时间能用到钱了。"

尤尤笑得怪异，小破担心起来："你去哪儿？有话跟我说。"

她没回答。她把脸扭向背光的方向，眼睛在暗处却更为灼灼，烧着的光仿佛要把她整个吞没了。

## 6

高杉山不知自己已多少回在大风多云时愣神了，最后见尤尤就是这样的天气。风卷得云乱翻，阳光转瞬即逝，像匆匆出现又离去的她。很久以来，他总在她走过的地方站一会儿，希望看到她，却也隐隐地怕她真的出现——每次她远离他以后再出现，就会改变许多，多到他怕她变成另一个人——这种甜腻的苦痛他说不清，或者，他喜欢的只是最初那个她。霸道、直率、男子气，白裙、长发、弹钢琴。

同样的感觉，在尤尤再次出现时于胸口爆裂，他愣在原地，呆呆看她穿过马路

向自己走来。车多，她走得慢，不时住脚整理给路风掀起的裙裾，天冷，她穿得少，锁骨晾在冬季绵软无力的日光里，扎疼了他的眼。

她终于走到他面前，他伸手掩住她寒凉的双颊，她仰着脸微笑，泪滑落进他手心，温的。他们几乎没说话地相拥着离开，像多年的情侣。

分离太久，彼此眼中的对方变得令人心疼的陌生，却没人去问为什么。尤尤不经意流露的忧伤，像她面容中若隐若现的沧桑，杉山无力捕捉——她不愿的，他帮不到。能做的只有狠狠地陪她。

杉山放弃一切日程陪尤尤疯，他们吃遍城市每一家甜品店的黑森林，看从日升到日落的连环场电影；他们在零下九度的街道吃莲雾圣代，看碎雪温柔地飘落在粉红色冰激凌上，去最 IN 酒吧的 Saturday Night，从暖场乐一直跳到结束曲；他们逛街，胡乱地买了许多东西，从蒸蛋器到纯白床品应有尽有。尤尤穿着杉山的背带裤厚绒衣，却把自己的蜜色绸衫换出来拧成条围在脖上，她兴致满满地试了各种类型的衣服，在试衣间门口拽高裙摆给他看她圆圆的膝盖美好的小腿。

他们甚至去照了婚纱照。是那种最简单又最经典的样式，她着无装饰的白纱，他穿硬领的黑礼服，纯白背景，没有动作，两个人老老实实并排站着，挽住手。只一套衣服，只照一张。取片子时尤尤说，我爸我妈的婚纱照就是这样拍的，好看极了，可惜没了。她轻轻摩挲着杉山尤尤的婚纱照，轻轻笑着说。对这样不祥的评价，杉山没答言。

父母常年外出，留守少年杉山独自住着一套小小的高层公寓。尤尤在的日子，杉山把房间让出来，把露营的充气床打开在客厅睡：这样单纯的关系维持到两人共处的第十三天。

当天尤尤要去轮滑，他们去的冰场在年轻人密集的 plaza 地下，不大擅长的杉山二十分钟被撞倒了三次，尤尤追着一个绿毛小子喊："你给我站住！"杉山拦她，她不干，"不行，转什么，有种的你过来！"甩掉杉山搭在肩头的手，微微一蹲向他冲去。

绿毛哪能是她对手，一串前后 S 加后交叉加双脚同步转体的绕桩就败下阵来，尤尤大拇指一搓鼻子："不行吧？见识了就好好回去练去，别自以为怎么地就欺负人。"那小子不甘示弱："MM 可以啊，你那螃蟹步怎么滑的，教教我呗。"搭讪地要上手，尤尤早在 K 房养成条件反射，那小子还没得逞，脸上已挨了她夯实一巴

掌。尤尤待发威，却被杉山攫走，两人手拉手不歇气地滑过十几弯角才停，尤尤靠着杉山喘不停："哇痛快，没想到你平花不行，速度倒好。"杉山别过脸看她："这可不是玩儿，你没看那绿毛有同伙吗？为你打架我不怕，可那伙人都能凑齐二十四色蜡笔了，我给揍趴下你怎么办？""蜡笔？""是啊。那头发，一人一色。"尤尤失笑，杉山又问，"你怎么滑这么好？""小时候学过，我走了以后还靠它混过饭吃呢，就在S市××冰场，后来我就去——"尤尤突然咽住，其实她已经说多了，好在杉山正难过她活得艰苦，没在意那没说完的"后来"。

夜里到了上床时间，尤尤没回屋。杉山已睡下，客厅灯熄了，可她知道他还醒着。她窸窣地脱了衣服，把内衣裤扔在地下，光溜溜钻进他的被子，从后面抱住他。他很暖，热度传到她微凉的小小的乳房上。

杉山没动，两人僵硬地躺了不知多久，他终于转身，轻轻的呼吸吐在她额上。尤尤有些激动。可她没等来什么，杉山只是亲住她的眼睛，手覆在她的腰际，再不朝上走，更没向下去。尤尤不禁要问："就这样了？杉山？""嗯。就这样了。睡吧，宝贝。"

杉山怎么想的，尤尤知道。他爱惜她，要给她最好的。他以为他们一起的日子会没有尽头，所以他不急。可她知道，他们没时间了，她的计划不可能给他们重逢的机会。

明天。明天尤尤就得离开。她迫使自己发过誓，不论杉山给她怎样的幸福，只留两周，第十四天就走，去报仇。

唯一的遗憾是没把自己交给杉山。

尤尤惋惜着纠结着复杂着在杉山怀里睡去。

次日晨，白昼的天光并没照醒她，扰人清梦的是一阵凉意。她睁开眼，发现被子给掀开一角，杉山趴在旁边，视线落在她的脐窝。

"嗯？"她惊疑。

"肚脐好看。像你身上的酒窝。"

她露齿一笑，张开胳臂。

他抱了她，在额发处给个吻："你再睡会儿，我去学校一下。半个月没去了，"他顽皮地笑，"看看是不是被开除了。"尤尤迷糊过去。

第二次仍被冻醒，这回凉意却肆虐得多：她被人粗蛮地掀了被子，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冬季的冷里。尤尤边无意识地环抱自己，边看到个老女人站在近旁，满脸除了愤怒就是不可置信，几乎在她醒来刹那就破口大骂。已气到神志不清的人难免口齿不清，尤尤懵懂地听了几分钟才明白一句“你这小贱人，在我儿子房里干什么”。哦，杉山的妈。

尤尤把眼四处溜溜，弯腰到床垫脚捞了胸罩，准备穿衣服。女人十分无礼地对她目不转睛，扣搭扣时更在鼻孔里鄙夷半声，显然是为了那过于成熟性感的明紫和蕾丝，虽然这些把年轻的皮肤衬得最最明艳，但十几岁女孩子大概只穿绣上小熊的棉布内衣才适合。不过这光景扮希腊女神也不能圣洁，尤尤索性慢吞吞地说：“对不起，你踩到我的内裤了。”

她烫到一般跳脚，用指甲尖挑了甩过来，同时继续最恶毒的谩骂。在尤尤当时决绝的心情来看，那些搔痒似的词汇不起作用，她款款穿好衣服，盥洗、化妆，甚至给自己温了点牛奶。女人卧室厨房客厅厕所地跟着她不停骂，指责她带坏了儿子，逼问她是什么目的，尤尤沉默——懒得说，她也听不懂。女人抓狂，有个时刻几乎要上前揪打，见尤尤开始收拾行李才罢了手。

东西不多，一点衣服和化妆品，妈妈的衣服和爸的卷宗，用个小拉杆箱子盛着就出门去。女人意犹未尽地还跟着，尤尤只好停步，转身说：“我不会回来的，你放心。我走了。”她的语调够和气，女人脸色居然和缓下来，趁那双蛇一般的眼尚未精光聚拢，她阖上门走了。

街道灰蒙蒙，行人在光秃的道旁树下垂头走着，远处建筑工地萧条地响着金属敲击声。尤尤漫无目的走了会儿，忽然觉得全身给抽走活气般的一节节冷掉，竟跌坐在路边哭起来。

感情上她悲愁，理智上却已跑了神，哭着哭着，发现自己竟已在构想计划实施的细节了。

目前看要办两件事：找阮碧，找硫酸。而这两件事都不是凭己之力能做的，怎么办呢。她苦恼着，眼泪都忘了掉。

尤尤突然想起个人，她一拍额，用小臂裹了棉袄胡乱擦擦脸，拽起箱子一伸手，立马有出租极顺心地靠了边。

“师傅，去火车站!”

文哥是个“人物”，至少他自己这么形容自己。文哥四五十岁，横肉不少头发不多，金链金牙一样不缺，因为酒精灼伤的胃和肮脏的生活而拥有一副好口气。小破说只要他一张嘴她就会觉得自己怀孕了，头昏脑涨直害喜。文哥开着几个托运站，兼职干点坏事，常吹播路子多野多野，他很喜欢尤尤，总想和她亲近。尤尤从不出去，他问过几次就不提了，为此小破和文哥走得满近，说他“不强人所难，在客人里挺难得”。

夜已深了，尤尤直接去了公司，在更衣室碰见躲酒出来的小破。她一手扶墙一手抚胸，边从俯身的动作努力仰脸：“怎么回来了?”

“文哥来了没?”

“他？不知道啊，今晚我没跟他。怎么想起他来了?”

“今晚谁领少爷[1]?”

人干傻事时往往顺利得可怕，文哥当晚恰恰来光顾，他恰恰结交过几个户籍警，手下一小弟又恰恰是倒卖化学药品的，尤尤使了几个招数文哥即有求必应——不过找阮碧、找硫酸这俩要求同时提出实在奇怪，人家自然不免要问个为什么，这一问可把心虚的尤尤难住了。眼见她张口结舌一副要露馅的样子，小破假笑着接过话茬：“她嘛，非说报纸上那富婆是她远房姑姑，要去认亲碰碰运气；硫酸是我要的，文哥你也知道我住的那个地儿，脏东西太多，得好好儿烧烧。”其实盐酸才是通厕所的正解，化学式就写在高中课本上，不过文哥懂什么呢，打个哈哈就继续喝酒摸屁股了。

对小破，尤尤自然是感激的，小破却不领情：“别以为帮你圆场是因为我猜不出你要干什么。”她一寸寸观察尤尤的脸然后一字字说，“你、要、泼、人。”尤尤神色一变，待要解释却被她制止：“毁容是让一个女人生不如死的事儿，你肯定特恨她。都恨成这样了我说什么你也得弄她，对不对?”尤尤没说话。

文哥效率满高，次日硫酸就送上门，不几天阮碧的下落也有了：她国内的公司在城里最贵的地段。电话里文哥语气殷勤：“你可有的等了，她是忙人儿，预约都得排到来年了。我可是特意多打听了一嘴，为了你。”尤尤表面道谢得又惊又喜，

---

① 少爷是夜总会中酒保的俚称，极其了解客人尤其是熟客的去向和习惯，领班对其的管理调配称为“领少爷”。

内心里却好笑他竟会说“预约”两字，又呕他那句“为了你”：早知道他一定不会白白帮忙。不过管他的，待他主意打到她身上，她早报过仇和爸妈做伴去了。

阮碧公司是那种入口处要用电子卡的门禁森严，一对接待小姐明艳又冰冷，由头至尾只一句“请问有 appointment 吗?”尤尤略一沉吟就被翩翩有礼地拒之门外。

回程尤尤低了一路头，想出个不高明的法子。她捏造了整套天花乱坠的简历，拣了条白裙子换上，往包里塞两块卫生巾又去了公司。

将求职简历面呈 HR 经理的请求毫无意外地遭拒：“对不起，公司目前没有空缺职位。”尤尤做出失望至极的神色，在那一对门神面前转身离开，走几步便痛弯了腰，手捧下腹一截截矮掉——她疼得如此逼真，以致冷酷的接待员竟也笃笃着高跟上前询问了。

“我……那个来了。”她咬着牙去摸卫生巾，“能不能借个厕所，实在来不及找别处，要……要弄脏了。”她涨红脸去看对方反应：显然她们为这个把 MC 叫“那个”、生理期穿着浅色裙子乱撞的老土可笑不屑，但同为女人的感同身受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怜悯占了上风，阮碧的公司终于向尤尤“芝麻开门”了。

把那一对窃窃的讽笑抛诸脑后，尤尤捏紧那来之不易的银色钥匙颤颤地走向厕所，她感到包里的液体在腋下微微摇晃，森冷的触感似乎蚀透织物向肌体侵来。

尤尤在厕所猫了三个多小时，透过隔间门缝，她看到各式各样精致的发髻、妆容和裙裾，可镜中搔首弄姿的面孔哪一张都不是她朝思暮想恨着的那个。难道她没来上班？再或者在她尊贵的总裁室里享有专用卫生间？糟糕！尤尤懊丧得一跺脚。

要下班了，人声陆续地嘈杂又渐次远去，公司一点点空了。尤尤终于出来，望着熄灯的办公区发呆。

她出着神，没注意走廊尽头的门开了，直到一个嗓音响起。

她没听过阮玫瑰说话却直觉是她：这声音并不悦耳出众，却足以将她从梦境打入现实；听不真谈话的内容，那声音却当当地敲在心上。

来人只顾交谈，没看到暗处的她，尤尤溜进一处隔断，钻在桌下扯张椅子隐住自己，别过脸张望。她先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谦卑地半低着头；而后看到那声音的主人：微凹的腮线、小巧的鼻翼、极薄的嘴唇，绝不平淡的棱角——这张脸曾在尤尤手中揉碎又拼接起来。她捏紧那张照片，手打着抖。

她拿出瓶子旋开盖攥在手心，盯死咫尺内仇人的脸。

她看到面前一切被自己推开，她跳出去，一扬手，整瓶百分之九十八的硫酸尽数扣上那女人的头脸，冒着白烟的液体欢快地留下脖颈，她的容貌瞬间发泡溃烂，腐蚀出白的肉红的血，周遭弥漫皮肉的焦臭，她可怕地号叫，间歇时能听到细微的嗞嗞声，是酸液在一口口撕啃那副皮囊……

尤尤让这景象在脑里演了不知多少回，任凭复仇的畅快翻腾得自己坐立难安，她甚至没够地练习泼硫酸的动作，每一次扬手竟都使她身心俱愉，她笃定自己绝不会犹豫。

可是她竟然犹豫了。要冲出去的刹那她想到了自己。她曾向往安详幸福地活着，让父母的生命以别样形式光彩地延续，而眼下这种同归于尽，究竟值不值得？尤尤打了个寒战。还犹豫什么？这是她的父母，她的仇恨哪。她又攥紧了瓶子。

只是当蛮力和愚勇重返体内时，一切都晚了。阮玫瑰已离开办公区，不知何时冒出来的一群人正抢着为她摁电梯，尤尤沮丧地看到保安正要进来。

保安打开门，擎着手电照了一圈，尤尤赶忙躲好。她听到阮玫瑰在远处大声训斥："告诉保洁少用洁厕剂多用手刷，强酸气都飘到办公区来了……"电梯门关上，带走了稍纵即逝的复仇机缘，百分之九十八的硫酸可耻地留存手中，尤尤瘫坐下来，四周围的昏暗乌沉沉吞没了她。

尤尤又回去上班了，可她不再按小破教的办法躲酒讨巧，客人递的烟酒一律来者不拒，夜夜喝到吐心呕肝，学校也不再去了。小破问缘故，她只答没心情，实际上呢，人一旦掉了魂，任是明知道下作的路也要堕落着走去的。

这晚文哥来，点着名要尤尤，少爷传话时告诉尤尤他们人和酒都来了不少，让她小心点，恰巧小破发烧没上班，以往如没她挡驾，刀架上脖子尤尤也不要去这种地方的，可此时她正钻牛角尖，没事还要造事出来，自然不管不顾了。

包间里阎王小鬼挤了整屋，尤尤一心求醉，想的只是怯懦幼稚弱小至此的自己不配好好活着，早就不顾已为砧上肉的处境，把送到面前的液体统统喝干，很快就头昏起来，她看着满眼飞快转动的扭曲人脸，觉着心底的坠痛似乎轻了些。

女人酒醉的丑态是不堪入目，尤尤看给杉山的自己却已不是这四个字能统概

的：当苦寻尤尤的杉山狂喜地推开那扇最后的门时，他看到他的女孩半躺在一个黄牙烂口的老男人怀里，领口扯开，胸脯上混乱地铺开白色粉末，那老男人正凑了鼻子在上面陶醉地吸——而尤尤，他的女孩，一脸无动于衷地快乐，手还勾情地游移在那个肥腻的后脑勺上！

瞬间杉山就失了控，冲过去要把尤尤扯下来，房里顿时乱作一团，待尤尤终于聚拢了散掉的视线认出杉山，他已被几个马仔摁在身下。

尤尤错愕得停了思维，能想到的只是自己领口散着头发乱着酒气喷着，能说出的也只有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Hi，尤尤。”门口闪出个人。

“丁魏！你——”尤尤一口气没提起来，喘了两喘才续上，“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拜托他带我来的。”杉山声音低沉，“你走以后我一直在找你。记得你说过在××冰场打工，我找到那儿，他说知道你在哪里。”杉山每说一句，丁魏就冷冷地笑半声，尤尤忍无可忍，甩个瓶子过去，他偏偏头躲掉，“急什么？你该谢我，这哥们儿找你找得快死了，要不是我，哼！我说哥们儿，”他冲杉山扬扬脸，“人你也见了，死心了吧?”

杉山没理他，而是直直盯着尤尤眼睛，字字顿顿：“死——心——了。”他要走却被马仔死死扳住，只能剧烈地晃动肩膀，尤尤回头看着文哥，眼里满是哀求。文哥一摆头，马仔退走，杉山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醒了大半的尤尤只好再喝。

尤尤根本不记得喝了多少，她想去洗手间时已站不起来了。文哥一行哪管她的死活，眼看她挣扎只一味讪笑，尤尤只好半跪半爬着出门让少爷给搀去。

她醉得解不开裙子，急到弄脏了手。在洗手间外的盥洗台看见镜中的自己，青白的脸上一双大黑轮，两颊凹陷双腮潮红，脏乱得像个疯子。她耳里响起奇怪的声音，走廊变得缤纷多彩，走来走去的人仿佛游荡的热带鱼般令人愉快，尤尤有些开心，伸出双臂想抱住谁，后腰一软磕倒在大理石台面上。

## 7

她难受极了。像有蛇从喉管爬进去，钻在胃里死命吸，体内翻江倒海，醒不

来，魆黑中锣鼓铙钹齐响，就要把头撑炸。无休无止的呕吐让她疲倦至极，起初还能感到苦痛，渐渐地竟没了知觉。

尤尤醒来时周身冰冷，她睁圆眼，发现这是夜里，被衾散放整洁的气味，触感陌生。她坐直身环顾，先看到晚风撩拨窗帘，轻纱曼舞之后是半掩的窗子和大片的夜空，城市的喧哗从遥远的正下方传上来：哦，这儿是临街的高层。对面白墙上的钟在模糊天光中看不清时间，房间陈设简洁得不露声色。

尤尤吐了口气，再一转脸，吓得不轻：床上竟还睡着个人！

他背对她，宽肩，光头，看身形显然是男人，尤尤侧耳听他呼吸深稳，已是睡熟了，便轻悄悄下床。感觉一凉，低头看时，原来周身只剩一件宽大男衣罩着内裤，悲凉顿时涌上心头。

她溜出卧室，推开最近的门躲进去，倚墙坐下。头依然疼，竭力搜罗的记忆也只到晕倒在洗手间门口，把脸埋进手心，泪就顺指缝流下来。

她很快止住哭泣，擦擦眼穿过走廊，月光照过黑橡地板，脚趾苍白。

尤尤在厨房找到刀，正回身要找他理论，突然一团黑糊糊毛茸茸的东西蹭过脚边，她吃惊不小，不禁呀了一嗓。卧室的灯登时点亮，听着他走了过来，她有些慌，四下乱找，发现刚才那一团原来是条小小的狗，便急忙抢过去拢住项圈，把刀假模假式罩在狗脖子上："别过来！"他在门口站定，面孔隐在黑暗里，哼了一声："刀拿反啦。"她赶紧把刀背翻过来："你对我干什么了？"想厉害，气势上却已低了一截。

"我？"他抱着臂气定神闲地靠住门框，"干好事了。"

"我要告你！"她思忖了一下，"告你迷奸！"

他爆发出好一阵大笑，久到她甚至有些尴尬，才说："那我要告你什么？参与色情活动？还是非法使用明令禁止的毒品？"

她蒙了，脸烧烧地讷讷："我没有……参与色情活动，我——等等，"她抬起头，眼中透出明显的恐惧，"毒品？"

他走出黑暗，俯身到她面前，慢慢地说："是啊。毒品。"他现出狠毒的神色，"又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你们这些孩子，年纪小小的能不能别这么虚伪？自己把自己糟蹋成这副德行，现在又来装无辜。"

尤尤知道自己犯傻去了不该去的包间，但那些浑蛋怎能这么胆大妄为?！难怪

那么痛苦那么难受，他们究竟对她做了什么，让她吸大麻？或者，给她注射？学校安卫教育上看过短片，吸毒者的惨状刹那于脑中爆炸，尤尤又哭，这回纯属吓的。

他见她不像装出的可怜，就不再吓她，换了种稍好的态度："瞧给你吓的。是毒品，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G毒听过吗？你被人灌了那个了。香港管这东西叫迷奸水，不用我再解释了吧。"他拿走她的刀，把小狗拎到怀里准备回卧室，"好了，别让这小东西叫了，邻居会投诉的。"

她追过来到他面前："那我，有没有，我——"

他扯起嘴角笑笑："落我手里，能没事儿吗？"她变了脸色，他却又说，"瞧瞧。还挺臭美。我是老男人，对你这种丫头片子没兴趣。"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和我睡一起，还脱我衣服？"

"哈。你给人弄得烂泥似的，瘫在厕所门口，裙子也尿了，我带你去医院洗胃，你吐得昏天黑地，回来以后继续吐，我三床被子都给你祸害了，现在铺的盖的都是才买的，不睡一起，你让我这恩人躺木地板？"

"那，你为什么救我？太不正常了。"

他第一次现出认真的表情，皱起眉，打量了她足足两分钟才开口："明天要上班，能让我继续睡觉吗？"尤尤还想问，他一扬手走了。

尤尤在沙发上睡着，醒来时身上压了床被子，他已不在，茶几上压着字条。"冰箱有吃的。衣服太脏我扔了，晚上给你带些穿的回来。狗叫 Terry，看来你不怕它。当然要走也可以。有事打电话。"一串数字。

他让她迷惑。这一切都诧异。所以她没走。衣橱里毛衣裤子都大得可怕，她对着镜子把袖口裤脚绾了好几折。四处转，房子不大，没装饰没照片，整个屋雪洞一般，只书房里摩肩接踵地从地面堆到天花板，她拣了拣，文件杂志书报都有，大部分是法律和经济方面的，专业到看不懂，便放好退出。转到厨房，在冰箱找到半盒麦圈，拿来泡奶吃，小狗闻到跑近来，喂些给它，它蹭在脚下撒欢，她便唤着名字逗它，它抬起前爪够着她膝，湿湿的小鼻子凑到面前来。她有些开心，又把桌上巧克力剥了喂它，它吃得高兴。

尤尤走去窗边，楼下是一座高架桥，绿树的绵延告诉她这里该是市郊。她想他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救她呢，正发着呆，身后一阵哀叫，回头时小狗已痉挛在地

上，冲去抱在手里，它喘得厉害，口边一串涎沫，她跳起来往外跑。

最近的宠物医院也要半小时车程，赶到时小狗已冷了。她哭着回去，在电梯口等他到天黑。

她埋着头，没见到他出电梯："嘀，真没走啊，进不了门了，嗯？"她抬起头，他把手里几个购物袋递给她，"给，好几年没给女人买过衣服了，导购说小女孩都喜欢这牌子。"她没接，因为仰着脸，泪从眼角直接流到鬓角，他蹲下身，"扔了你的就该赔一套，拿着。哭什么，又不是赶你走。"她哭得更凶，从膝上把小狗捧给他，抽噎着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医生说，说……"

他脸色登时变了。

片刻，他从她手上夺过小狗，购物袋扔在地上。他进家，她想跟着，他却把门砰地关了；她想敲门又不敢，就那么站在门口，垂着头。过好久他才出来，捧着个大盒子，脸阴沉沉："跟我走。"他紧攥住她，拖拽着把她扔进车里，车都没热就弹出去，路上没话，死踩油门。

路远，尤尤渐生恐惧：他反应是不是过激了？自己住，对女人好像也没兴趣——这老男人难道心理有问题？景色越来越荒僻，天也黑得彻底，她抖两抖，寒气就打心底泛上来。

车终于停了，尤尤跟他下车，周遭竟是墓地。她竭力掩盖情绪，一面失望地发现公路两端都是黑的。他们往高处走去，他仍是沉默。

他在一块墓碑前站定，把盒子放下，愣了半晌才说："Terry 挂了。其实它岁数也不小了，只是想不到它没能寿终正寝。"拉尤尤到身边，"是这笨女人害死它的。她不小心的。"又静默好一会儿，才拿出不知何时带着的一把小锹开始挖坑。深夜，在墓地掘坟，真是毛骨悚然。他挖好一个小小的坑，放进盒子盖好土："很久没来看你了，这次送 Terry 来，陪陪你吧。"

他转身离开时尤尤趁机趴在墓碑上看了看照片，是个年轻女孩，笑得灿烂。她想找名字落款，被他拽走了。

归途她胆大了些，试探着问："Terry 是她的狗吗？"

他没答。

"她是你女朋友？"

"不想说。"

“哦。”

第二天尤尤离开了，他没赶她，只是她觉得他很怪，再待下去不大好。小破问东问西，她只说去看个亲戚，又提醒她当心文哥。

尤尤本以为不会再见他，不料很快发觉少了极重要的东西：爸的卷宗。大概为心底踏实，这几年她常随身带着。她记起是抱小狗出门时太急，落在了他的住处。只好当晚旷班去找他。

她特地去得晚，他在家，很快应了门。见是她，便一笑：“不辞而别，当你就此消失了呢。”她也一笑：“我也以为再不会来了。”他让到一边，她进门。

尤尤把手中一直捧的玻璃缸摆上桌，他在她对面坐下：“送我的？”“嗯。我知道不能代替 Terry，可它们讨人喜欢，也好照顾，隔几天投食换水就行。”她把小龟放在手心，示意他接去。他摊开手，小龟从她掌心蹒跚地爬到他手中，她偷眼看他，他却也在看她：“你怕我？”

她摇头，又点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原来我胆子大，后来不了。”

“原来是什么时候？”

“小时候。”她站起来，理理裙子，又坐下，“我这次来，是——”

“哦，等等。”他进屋，出来时拿着那本卷宗，“你忘了这个。”

“嗯。”她急忙接过来，打开检查时不对劲，有些文件的次序变了。她抬脸，声音很怪，“你看过？”

他点头：“Sorry，职业病。”

“你！”她真的生气了，“你怎么能随便看别人东西！”要走。

他不拦她，反在沙发上换个舒适的姿势，向后一仰，慢慢说：“你妈不是你爸杀的。”

他声音很轻，在她耳里却仿佛旱雷一般。尤尤握住拉开一半的门傻在当地。

她走向他，步子快到脚下磕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谁的卷宗？你认识我？你是谁？你为什么救我？你知道些什么？”

他手一伸。

她不明白。

“卷宗。”

她反倒把文件袋握紧了。

“又不会给你弄没，拿来。”

她不情愿地、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随便地接去，掏出内容：“你记住啊，证据这东西就是王八蛋，只会欺负外行和傻瓜。”这种轻蔑的话自然带几分侮辱，他却用指尖点着制止她发作，“喏喏。急什么，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这份卷宗，可谓黑白分明图文并茂，嫌疑人杀死受害者的事实似乎铁证如山了，但我不出几句就能把它彻底推翻。不信？不信就听我说。”他往旁边挪挪，拍拍坐垫。尤尤狐疑地坐下。

他首先把文字材料和现场照片在面前排开，尤尤背过脸去：妈妈肢体凌乱血肉模糊的模样她从不敢细看。“看着，难受也得看着。”他把她扭回来，拿根签字笔准备涂画，她大叫，把东西统统揽进怀。他好笑：“怎么，保护这么好，难不成还想揣着它们进京告御状？”她埋起眼：“你怎么就断定不可以，没准有天……”“幼稚。”他冷冷地打断她，“即使真让你告成了状，人家也不可能用你手里的取证材料，司法程序，你当是闹呢？”他蛮硬地拿过去，在一行字下画了粗线：“念念。”“死因，一次性钝器击打枕部导致冲击伤并硬膜外血肿，多次戳刺导致主动脉大出血……”“停。我告诉你，在钝器打击中，第一击是不会出血的；你再看看现场有多少血，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血，至少有一半是钝器打击造成的喷溅痕迹，那么‘一次性钝器击打’就站不住脚了。在取证，尤其是刑事案的取证中，一个错误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串错误的存在，所以往往发现一个疏漏，整个案子的调查都要推翻重来。下面我们再看。

“凶器。问题也不小。两种截然不同的伤（钝器击打伤和戳刺伤），只找到一个凶器（锤子，即钝器击打伤凶器），戳刺伤凶器，不论是什么，都没找到。想想看，如果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可能将一个凶器带离现场而留下另一个吗？好，第二点，锤子上的带血指纹是指证凶手的主要根据，但这个位置不合理。”他用报纸卷筒示范给她，“杀人是个累活儿，按卷宗里写的‘一击毙命’，凶手更得用尽力气把锤子抡圆了，但这组指纹却是握在靠近铁头的地方，人们连敲钉子都懂得让力臂长些，握住捶把会更省劲，杀人时却不明白了？第三，你爸不是左撇子吧？”她摇头，

张嘴要问，给他制止，“一会儿再告诉你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爸的案子。如果他惯用右手，那杀人时也只可能使用右手，而这个指纹，是左手的。”他让她握住报纸筒，指给她拇指和其他四指的排列状况，当她明白右手不可能摆出照片指纹显示的握姿时，惊讶得张大嘴盯着他，他不做回应，继续说，“这个左手指纹很可能是事后握上去的，也许是其他原因，但我的推测是他人嫁祸给你爸。”他站起身，“疑点还很多，鉴于你的消化能力和接受程度，我暂时先说这些。至于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父母，很简单。第一，你时刻带在身上的东西，边儿都磨毛了，这么珍惜一定是至亲至近的人；第二，你喝醉那晚我想找你住址，看过你的包，你没身份证，但学生证上有名字，你和卷宗里的人一样都姓尤，我就大胆猜测了一下；第三，刚才你提到小时候就坐立不安，我是律师，心理分析还是略懂的，你那样，明显是创伤后遗症（重郁发作）的表现，这就更验证了我的想法：过去在你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而秘密，就在这本卷宗里。”

他把卷宗扔在她面前，她静静地看着他。见过几面了，她却是第一次仔细看他。他长得很厚很高，是那种运动员的身材，眉目爽朗，留着杂乱的胡楂，是个光头，剃得发亮，表情总像要对人发火似的。

她显然听得意犹未尽，他却摆摆手表示不讲了：“太晚了。你睡这里，还是我送你回去？”

几天后尤尤再出现在他家外，来应门的他现出一副“果然不出所料”的表情：“这就是多嘴的后果。你现在希望我为你爸洗脱冤情了？”她清清嗓子想进门，他把胳膊撑住门框。

她低头从他臂下钻过，顺当地进屋，大大方方坐下，表情理直气壮。他只好关上门，走过来坐在她对面：“你听好，这案子我不接。第一，律师接官司是要看胜诉率的，这案子好几年了，不论材料、证据、办案人员，还是现场、目击者、当事人，都太难找到或者还原，我给你红口白牙地空谈是一回事，真正的法律程序是另一回事，没证据，什么都扯淡；第二，不怕你受不了，坦白说从卷宗看，这案子里谁偏向谁太明显了，幕后显然有大黑手指使，我不想惹这身臊；第三，我不接刑事案。我是专打经济案的，从涉案金额里按百分比抽取费用，说白了，我很贵的，你付不起。何况这又是外地案，反复考察取证的费用，你出不了难道要我倒贴吗。我

这么说，你能明白吧，小朋友？”

“我……”尤尤想找些理由说服他，却发现自己根本没话说。

尤尤当然不甘心。

几天后她又来找他，带着装满了硫酸的瓶子。她把瓶子放在他面前：“这是一瓶百分之九十八的硫酸，遇见你之前我带着它准备去泼仇人。”

他好整以暇地看她：“你威胁我？”

她笑了：“我？泼你？不不，我没这么想。我只想告诉你，这就是我，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报仇的办法。我在最后一刻退缩了，我想过很久，觉得自己蠢；然后遇见了你。你让我明白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更强的人，我隐约觉得你会比我的仇人更强。所以我来找你。如果你是那个愿意帮我的人，那最好；如果你不是，我会继续找；实在找不到，我会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强的人。我已经很久没上学了，今天我去学校复了课。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学，现在知道了。有的是时间，我不急。”

他居然在认真听她的傻话。

这让她感觉到一丝松动，于是把排演好的话说下去：“你提到了费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这不是纯粹的刑事案。我爸出事前手里有笔钱失踪了，具体数目我不知道，但这个女人——”她把阮玫瑰的报纸拿出来，“她一度和我爸很亲密，我爸出事前她也失踪了，再出现，就成了这个人。我敢说，钱一定是被她拿去了。那些钱是公款，如果能追回来，你能不能抽百分比？”他看了报纸，却没回答，她只好又说，“要是不能的话，我现在没钱，但我会一笔笔记下来还你，我会的，我还可以——”

“要听我的话。”

“什么？”

“我说今后都得听我的。暂时我还没计划，但毫无疑问这是大工程，如果你不能做到全力配合，我随时退出。而且，”他握拳撑住下巴，然后伸出手指指着她，“你听好，我不是为了什么正义或者同情，我也绝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别摆出受害者的样子给我看。”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她掩饰着喜悦，刚背台词的忐忑依然缠在心底没散去。

“你爸现在什么状况，是死是活？”

她失神摇头：“出事后我就跟他没联系了，你也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杀了我妈，

所以……”

“行了，刚说别装受害者。我知道了，我得打几个电话，你先回去，要好好上学。”他拍了拍她的头，这让她觉得好笑：这老男人真当自己是家长了。

然后的日子尤尤没上班，她很乱。心情往往是这样，洪水到来时只能被卷着走，浮沉翻滚中想的只有活命；终归爬上岸了才记起旋涡的恐怖、窒息的痛苦乃至生死的抉择。平静下来的她，有时仍后悔临阵脱逃的怯懦，有时又充满复仇的狂热，有时矛盾于父母旧事的翻覆，有时迷茫将来的漫长不可知，更会怀疑光头律师的承诺：他已二十多天没声息了，这样一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人，帮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他到底是不是在帮她呢?

在那些氧气不足的阴暗包间里她根本无法思考，她只能安静地上学，在来去学校的路上整理自己。尖顶的小房子上有白鸽群，夜晚蛋糕店橱窗中有奶油闪光，或者冷饮店小妹松掉的辫梢——这些琐碎的情景每天每夜在眼前闪过，不知怎的会记起老早忘却的童年幸福，她尽量淡定地踩着步子，想爸爸妈妈都太可怜，就那样被一个也许永远都无法解开的阴谋碾碎了。

第二十六天他终于来电话了，让她跟他出门，她警觉地问为什么，他在那端笑得胸腔共振：“想太多了。让你听我的话，你第一反应肯定是我要吃了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她窘得说不出话，他笑了一阵才说，“打听到你爸的下落了。还拖着没判，在看守所耗日子呢，你跟我去看他。听好了，两件事。”

爸还活着！她脑里嗡嗡一通才回过气，忙不迭点头：“你说你说!”

“两件事。咱们三天才能回来，跟班主任请假，说老家亲戚死了；第二，把作业带上。”

他们搭的是晨间火车，窗外天气晴好，似乎能看到风划过的纹理。尤尤看会儿景色，便扭过脸研究光头律师，他把半张脸和整个视线都埋进报纸，看得极为认真，以致突然发话时吓了尤尤一跳。他头也不回地说：“你已经看了我二十分钟了。”

“呃……我是在想你让我带作业的事。”她托住下巴，认真地说，“我是说啊，你还让我跟老师请假。咱们是去办大事的，干吗还计较这种小事?”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想。”他一抖报纸放在膝上，侧脸看着她，“目前对你来

说，报仇自然是头等大事，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以后？”

“有一天你会报仇，然后呢，你怎么办？”

“我真的能成功吗？真的吗？”她兴奋起来，满脸的自我膨胀。

“瞧瞧，多幼稚。咱们这样，假定你报仇成功，你要做什么？你靠什么生活？你的目标是什么？难不成再找个新的仇来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不从现在计划好自己的将来，不仅报不了仇，还很可能变成个女疯子。所以，好好学习吧你，小丫头。”他重新拿起报纸，却良久没看，后来咕哝一句，“复仇不是为了死者，而是被遗留下的人的自我满足。”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的。尤尤听不清问句“什么”，他摇头，“有天你会明白的。”

爸的看守所在那个小城市的边缘，尤尤他们到达时已是一副黑压压的景象，大铁门像怪物的嘴，没有白森森的牙却更怕人。尤尤心一揪，跑到近前怯怯地看，回头问：“咱们怎么进去？”

“飞爪锚钩，一翻就进去了。”她瞪眼，他一笑，“当然不可能了。明天去，今天探视时间早过了。”

“那现在呢？”

“现在，”他掏出电话，“喂，徐吗？是我。不劳大驾，我已经到了，门口，出来吧。”

当晚饭局，光头律师和徐警官及一干跟班推杯换盏称兄道弟，桌上的菜色从油光碧绿上到酱亮红脍，人们的脸色从珍珠粉喝到猪肝红，爸爸的事却只字未提。尤尤云山雾罩，心底越来越急，捉机会把他扯出雅间：“怎么回事？”“你不用管，我心里有数。”他推开她往厕所走，“这帮王八羔子，太能喝了……”

喝到春色满园江山大好，徐警官送他们到安排好的酒店，下车时喊一句：“我回去让他们把犯人和资料准备好，明儿老弟来就行！”光头律师一扬手。

回房间时尤尤疑虑未减，他才稍稍解释：“看守所没判的人不许探视。再说你爸给关到这儿绝对是有人打过招呼的，正常渠道咱连人都见不到。这姓徐的是我一师兄，我跟他说帮导师出书，急需个你爸那样的案例考察考察，等这么久才逮着个机会。”

听他这么说，整晚的怀疑甚至恨意一扫而空，尤尤的语气不禁和缓许多：“你，你是不是很难受，我帮你泡茶。”“不用。睡一下就好。”他已迷糊起来，嘴

里乱念，“浑蛋们太黑……把我一件儿五粮液都他妈喝光了……”

次日晨，尤尤早早给他拍醒：“起来。我跟你说啊，这回进去你是我书记员，只管打字，不许说话，更不准哭，见了你爸装不认识，你敢发神经我把你扔出去的。记住了?”她点头，脑袋却往被窝缩。

“怎么？让你起床，赶紧着。晚了进不去了。”

“你杵这儿我怎么起。”

他哧儿一笑，递给她套衣服：“穿这个。”一边咕哝，“忘了自己醉成过什么样，你什么我没见过。稀罕。”一边还是走出去。

他准备的是黑西装，短衣窄裤，最合体保守的样式，上身后确实职业不少，他却不满意：“会化妆吧？化个淡的。头发盘起来，盘高高的。”她依样装扮了去照镜子，足足大了七八岁，尤尤的身材已长到美好成熟，看去倒像回事。

到那儿他又嘱咐她几句，才由一个小警察带着七拐八拐进去，在审讯室里间等了好一会儿，门才给打开，一双手把个人推进来，脸上脏的，低着眼不看人，可不就是爸。尤尤见他形容枯槁，全不是记忆中意气风发的模样，之前的记性就有些忘了，要落泪，被光头一个厉色制住。

问了几句话，渐渐觉着不对劲，爸答得极慢，不像思索，倒是反应迟钝的样子，又坐在原地揉眼皮，目光呆滞。光头律师便抬头看那一同进来的警察——尤尤也认得，是昨晚酒桌上的熟面孔了。只听光头律师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让我和他单独谈谈，这人似乎压力很大?”那小警察想了想，给姓徐的拨了电话，又蹲下身把爸一只腕子铐上审讯椅，出去前说了句：“我就在外面。”才掩上门。

几乎同时，尤尤扑上前压低嗓音：“爸！爸爸！是我啊尤尤!”他懵懂地抬脸，一动动移着眼珠，半晌，那眼中似乎闪动了光，下一刻却呀呀哭起来，涕泪流了满脸，冲出几道黑沟。尤尤手里握着他的手，干瘦得只一把筋，她低头端详，那手铐里的腕子还没她的粗，脑里耳畔轰的一声，待发作却不成，给光头律师捂住嘴甩去一边：“你给我老实点！想坏事吗？净帮倒忙的东西!”她纵是一万个不满却也不敢再闹，看着他上前，掀开爸的眼皮仔细端详，又慢慢地问了他一些话，爸都答得似是而非。

他叹了口气，起身去开门，对着外面说：“我们聊差不多了。”

归途他一味沉着脸，尤尤很怕，却还是忍不住问："我爸……他怎么了?"

他看着窗外，脸更黑了："精神不大正常。他们这种当官半路进去的，不少都或轻或重地有这种情况，他算严重的。估计这几年没少受罪。"

"你能不能给他当辩护律师？听说这样就可以探视了，是吧?"

"我怎么可能没想过。只是这事儿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单单跳出来说要翻案，除了打草惊蛇什么效果也不可能有。"

"今天……我……"她声音低下去。

他不耐烦地摆手："算了算了。以后你记住听我的就行了。"他掐掐眉心，"看来我真得好好想办法了。"

# 8

从看守所回来，尤尤的日子暂时回复了正常。光头律师没再出现，但尤尤记住了他的一句"急不得"，学校里又恰恰默默地走到要高考的光景，功课着实忙起来，就把精力渐渐堆到背单词做卷子上，公司都去得少了。

在尤尤十九岁的生命里，少有这样宁和平淡的时光。她穿着白衫黑裙，头发梳成笔直乌黑的马尾，坐在微敞的窗前写习题。教室里，上课压抑下课喧嚣，她仿佛从不曾在其中一样。周遭孩子看不懂她，一并以为她神秘疏远，不知道，在这女孩紧闭的心里，关着怎样的心事。

一天尤尤做语文阅读，读到周素珊的《第一次真好》，作者写她第一次看到硕果累累的柚子树，尤尤顿时五味杂陈，她想到月亮树，想到杉山。"第一次真好，第一次的感觉真奇妙。细细回想，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第一次'值得你迂回品味？有多少'第一次'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初恋该是同龄女孩最好最奇妙的"第一次"，对尤尤，却不然。

她第一次靠杉山的肩，杉山第一次亲她的眼睛，两个孩子第一次赤裸相对，这些记忆都要和他们那张黑白婚纱照一起，压在不见光的覆满尘埃的箱底。

尤尤把脸扭向窗外，初夏的叶子不知愁地摇曳，她轻轻叹了口气。

那张习题却一直没有做。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光头律师打电话要见面，说就在校门口等。她跑下楼，他远远摁喇叭，她奔过去见后座放着行李："你要走?"

"接了个案子，给国企谈判当顾问，要出趟差，过一阵儿才能回，走之前有些事跟你交代。"他示意她上车，"你爸案子证据不足——"

"那卷宗不是——"

"卷宗里全是对他不利的证据，只能参考，真打起官司不能用。"

"那怎么办?"

"重新搜集证据。找证人。"

"现在我爸这样，只剩阮碧知道所有事，她怎么可能说实话?"

"所以必须从她入手。而且，"他顿了顿，说，"那笔钱，看来也只有她知道。"

果然！她心底一抖：他果然还是为了那笔钱！

"需有个可靠的人接近她，我呢，目标太大了，不少人认识……"他似乎很头疼。

她稍做考虑，心一横："我去。"

"你?"他盯住她几秒，问，"她见过你没有?"

她摇头，急切地问："我怎么接近她?"

他没答，好一会儿才说："接近她挺困难。先做准备工作，你办身份证了吗?"

"快了，学校给统一办。"

"你不在学校办。我给你办，你得改名，跟我姓。"

"为什么?"她刚问出口就点了头——爸的姓是不能用了。

"我大哥的女儿一年前离家出走了，还没到宣告失踪的期限，你先顶她，户口迁出去。你想叫什么名字?"

她想想说："叫格格吧。"

"这名儿逗。有来历吗?"

她垂下眼："爸妈以前都这么叫我。"

他哦了声，视线转向窗外，有点不平静：这是她第一次见他泄露情感，竟些许不是滋味，遂赶忙问："我要姓什么?"

他回转脸，分明是满眼惊异："你不知道我叫什么?"

"你没说过啊。何况咱们也不熟。"

"都认识这么久了……"他笑，"我叫齐东。以后你得叫小齐叔叔。"

"臭美。"她脱口而出。

"不说了，身份证的事挺麻烦，得快办，一定要赶在高考前，到时你跟着户口去外地考，要不上了大学就不好改了——对了你学习怎么样？考得上吗?"

"还行，考考看吧。"

"嗬，还挺自负。好了我走了，还得找趟你们老师。"

"干吗?"她又警觉起来。

"以小齐叔叔的身份声明你要转学了呀。"

高考前一天，尤尤独自到达外地小镇，在考点附近找了间廉价招待所安顿下来。夜晚，她躺在半地下室房间潮湿的铺上，看那扇小气窗泄露的半抹月光。夏虫啁啾得热闹，她只觉着孤独和迷失。

头天考得还算顺利，只是在卷头写下姓名"齐格格"时，尤尤感到一丝慌乱：从此就不得不告别过去的自己了。那么以后的她，到底是谁，是谁呢？天气阴沉，走出考场时，她看到低垂的灰尘，湿热的暑气和等待的人群，但密密麻麻的焦急的面孔中没有一张是她的父母。

孩子们小鸟归巢般被家长领回，尤尤穿过人潮，慢慢走回她的住处去。

第二天要考她最怕的数学，竟是怎样也无法入眠，翻覆间觉得身体的不对劲儿，一摸，腋下竟隆起鸽蛋大小一个鼓包，湿乎乎硬邦邦，摁去是微微的疼——什么，难道大仇未报就这样要死了吗？正要胡思乱想手足无措，电话响了。

是齐东："在哪儿？我到了。"

尤尤吃惊还没退，他已在门口了，她讶异："你怎么来了?"

"手里事儿刚好清了，来看看。"他想找地方坐，很快就放弃了，"怎么样，考得?"

"还好,只是……"她抬起胳膊给他看,"刚发现的,会不会是绝症啊？我有点怕。"

他低头仔细检查了一会儿，沉闷地说："好像蛮严重的。"见她吓得脸色变了，才一笑，"没事。淋巴结肿起来了，过度紧张造成的。想当年，我第一次上庭前也闹过，不过，是肿在这里。"他指指脖子，"现在，收拾东西吧。"

"干吗?"

"走啊。"他鄙弃地环顾四周，"这地儿能住人吗，你是考生诶。"

换了住处，他看着她睡下，又说："甭怕，好好睡觉。明儿小齐叔叔陪你去。"

他掩门离去，走廊的光透进一条映在她脸上，旋即黑掉。尤尤躺在干燥馨凉的床上，想着“明天那扇大铁门后面也有人等我了”，安心睡去。

报志愿时尤尤去找“小齐叔叔”商量，他坚持得在本市上，原因是方便联络，又说还有重要目的以后再告诉她；尤尤想守着公司也好赚学费，两人便一拍即合。“小齐叔叔”指导她选了一所性价比高、稳妥保险的大学，没悬念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入学前尤尤想拉齐东出来聚聚，好兴致地叫小破一起，小破却甩脸一句“不去”，尤尤给兜头一盆冷水泼得心中不快，转念想起考前收拾行李去外地前，小破似乎不大高兴，当时顾不得问，此刻便耐下性子说：“你要是对我不高兴就说啰，这么怄着何苦。你我还有什么不能说?”

小破转过身，立着眼睛：“你到底还当不当我是朋友?”

“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自打我给你那张报纸你就不对头了，失踪大半个月，回来就找文哥，又找硫酸的，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可以。可看着你一阵儿兴奋一阵儿又丢了魂儿似的，我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这半年呢，也不知认识了什么鸟人，隔三差五玩儿失踪，照样啥也不说——好姐们不就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你这样，是信不过我，还是干脆就瞧不起人？现在又来搅我，怎么，吃散伙饭啊？告诉你，今儿姐姐我还不奉陪了，要去自己去！吃完好挽着你那了不起的鸟人当他妈大学生去!”

一番话说得尤尤又惊又愧，气愤中心底还蹿起一股暖和气儿：惊的是小破的心思竟如此敏感剔透，愧的是自己竟长久地忽视了姐妹，气的是小破竟那么想自己那么说齐东，暖的是小破和她之间竟是这么的亲密！

她愣在当地百感交集，小破哼一声要走，尤尤赶紧拽住：“话我都听在心里了，要还当我是朋友，就听我说完，行不?”小破端详了一会儿，撇撇嘴，一点头。尤尤笑起来，拉着她到一边坐下，把自己的故事，从显赫的家世、跋扈的童年，到突发的祸事、亲人的暴亡，再到迷茫的流浪、懵懂的复仇，以致齐东的出现、如今的境况，原原本本讲给了她，讲得极细致漫长，白昼都给讲到了黄昏。小破听得掉了泪，尤尤讲得却从容，只觉随往事的倾吐，自己也给洗涤了一遍。

末了，小破用力摇摇尤尤双肩：“都明白了！对不起，讲这些你不好受，你的难处我懂，以后不会强迫你解释了。”

“怎么说强迫呢。有人听我说这些，挺好的。走，咱吃饭去，介绍那个‘鸟人’给你认识。”

一对女孩子嬉笑着打扮了出门去，尤尤为和小破的友情庆幸愉快，却没想过，于小破的过去现在，她所知甚少；至于其中就里，自然更不会追究了。

吃饭时，齐东和小破的见面很怪。虽极短暂，但分明给尤尤看到两人交换了一个“原来是你”的眼神，而后小破讪讪的，齐东就冷冷的。她忍不住问：“你们认识?”小破笑笑：“眼熟。齐大律师是不是去过我们那儿?”齐东也笑笑：“和当事人去过。”又补充道，“噢，我和尤尤也在那儿认识的。”两人的轻描淡写极自然，尤尤想来合理，也就不再多问。

比起之前，大学要宽敞了许多，人、事却也芜杂，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尤尤向来和校内同龄人少有共同语言，除去上课和做作业，她的时间在校外过得还多些。不在公司炒更时，也随齐东跟跟案子、赴赴饭局——齐东的应酬很密，酒桌上谈的多是废话，一转眼正事却办得停当，有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这点去看爸时尤尤已见识过。

她私底问他，他答得简洁：“在中国干这行，想吃得开，专业强、能说还远远不够，得认识人。公检法就不用说了，各衙门口、三教九流，上要通天，下得探地。”他在纸上写下“人脉”二字递给尤尤，“关系学。西方人管咱这套叫‘relationship’。小丫头，小齐叔叔可又给你上了一课，好好学，对你的茁壮成长大有裨益啊。”

尤尤虽对齐东的语气态度老大反感，潜移默化中却已在用他的世界观考量周遭，所想所说所做和通常大学女生也渐渐不同。

尤尤同寝的女孩子，家里做官的经商的务农的市井的，来历各不同，可话题无外乎减肥臭美谈恋爱，最高尚也不过社团奖学金，这种平安幸福哪是她尤尤有福消受的；况且女孩子成为体己的必由之路是分享心事和经历，连名字都是假的“齐格格”又能给听众们讲什么呢。

渐渐地有了隔阂。

一队女娃孤立特定一个女孩子时，往往要说闲话，但她们对她实在了解得太少，话题仅限于她超出大学女生平均水平的消费能力，和她的“老男朋友”——届

时尤尤的课余时间宽松了许多，公司给的酬劳自然水涨船高；而齐东虽然神秘，偶然也会被瞧见的。

本来矛盾很浅层，摩擦也仅限于尤尤撞见有人偷用她的护肤油，甚或落在床上的饭卡莫名地被划光了钱，又或者雨后回到寝室发现只自己晾的衣服没人帮着收。女孩子的邪恶多带着点儿孩子气的可爱，尤尤并不在意。

大一夏天的某个周末，尤尤接到齐东电话，背景乱，信号也差，只听到爸出事了，让她尽快到车站，说了几句就断掉再打不通。尤尤正在图书馆，书牌没换就往寝室跑，路上头昏脑涨，深一脚浅一步都不知往哪儿踩。

在寝室门口遇到同屋的老四，正出屋锁门，见尤尤来，也不招呼，反而继续把那大锁挂好，头也不回地走了。尤尤无心计较，进去胡乱收拾些东西就赶去会齐东。

他已买好了票，尤尤刚到就上车，两人把话说了一路。

原来，从看守所回来齐东就着手帮爸争取精神鉴定，其间爸的状况恶化，出现过几次失禁，齐东担心尤尤胡闹一直瞒着她。幸好鉴定申请批下来了，医院也给出了“脑器质性精神病”的结果，但检察院认为案情涉及人命、影响稳定，且爸犯罪时有刑事责任能力，拒绝了取保候审的要求，人仍关在看守所。

情况刚交代到一半尤尤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我听不明白，怎么鉴定？什么影响稳定？这事归谁管？我爸都这样了，怎么能还那么关着！”

齐东做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就说讨厌外行。什么都得两遍，说一遍，还得翻译一遍。”他把术语都写下来指给她看，“听好了啊。刑事诉讼法告诉我们，像你爸这种情况，犯案在前发疯在后的，是不能判无罪的，但可以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医院说他确实疯了，就能取保候审，即使没钱没人，至少也能监视居住。这样一来你爸不就少受点罪吗，而且咱们要见他也没那么困难了——虽然见着他也没价值。”

“那我爸呢？放出来了吗？”

“听什么呢，怎么可能。不过姓徐的今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把人给转去精神病院了。”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表面上看是好事，可我担心有猫儿腻。姓徐的说是检察院发的文，但鬼才知

道背后是谁指使的。在医院确实好见面，可对方想害你爸也就容易了。”

“害他？我爸都这么惨了，害他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别忘了还有一笔钱呢。”

“钱？”尤尤哑口了。很久才问，“那笔钱到底有多少，值得他们这样？”

“不少。反正多得足以让他们把案子拖这么久。”

“你是说，”她不可置信到有些惊慌，“你是说……你是说我爸之所以还没判，之所以还活着，就因为那笔钱？”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除了阮碧还有大黑手的？”

“他们，他们……怎么会，怎么能这么猖狂？怎么能这么玩弄法律?!”

齐东没回答，只冷笑了一下。

齐东没再请姓徐的喝五粮液，只找间茶馆聊了聊。有用的信息几乎没有，爸转医院是“头儿”（看守所所长）签的字，据说还成了检察院“发挥驻所检察职能、依法纠正违法关押案”的正面典型。

精神病院果然比看守所松了很多，办好手续等到探视日就能见人。在当地等了两天，齐东却改主意不去了。尤尤死活不干，他却粗暴地说：“你想问题就不打弯儿，这什么地方？到处都是眼睛。一直以来我尽量把事儿办得滴水不漏，可也难保不走风声，上回咱们来看你爸，没准儿已经引起怀疑了，所以才会有人走正经司法路子，把你爸弄这儿来。我琢磨着他们是想观察还有谁探视，好把那笔钱的去向引出来，现在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我是为你好。”

尤尤掉着泪珠儿，嘴唇也哆嗦，半天憋出一句：“别装了，你为什么我知道。”

“对，我是为了钱。我费这么大劲，不能因为你一个任性就搞砸了。你给我好好待着，下午的车票，跟我走人！”

说这话的齐东面无表情，尤尤终究没见到爸。

回学校已入夜，身心俱疲的尤尤倒头便睡，丝毫没注意屋里气场的不对头。第二天起来，枕头铺盖竟被泼了墨，收好的衣服也给扯出来扔在地上，再看一屋死寂，所有面孔都板平了瞪她。

尤尤坐直了出口长气，淡淡地问：“什么事？”

她们换着眼神，却不说话，最后寝室长用一种虚假的和平的语气说："格格，上周末老三丢了六千五百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哦? 在哪儿丢的?"

话刚出口，女孩子们不约而同"哼"了一声，寝室长脸上有些鄙弃，嘴里仍强作公允："就在这儿，老四说她出去时正好看见你自己回寝室。"

哦，尤尤全明白了。自己几天的缺席造成了最大的嫌疑，也给他人栽赃的机会，此刻一帮女娃已认定她就是贼。她盯着她们，其他人都别过脸，老三哭得我见犹怜。尤尤问老四："你见我拿钱了?"后者明显已鼓足了气，做出正义必胜的架势："我走时你自己进的屋。我越想越不对头，回来就发现柜里的二百块钱没了，就给她们打电话，没想到老三丢得更多。"

尤尤冷笑："我回来时还见你自己出的屋呢。"

"你!"她要发作，还是忍住了，抱起臂来，脑袋微晃，"我不缺钱，可你呢。入学时你家就没人来，搞不准连家都没有，也不知哪儿来那么些钱。我看，不是做鸡，就是偷的!"

尤尤给她刺伤，夺路而出。

她在校园徘徊，最后选丛木槿坐下来。盛夏时节，花开了满树，浅蓝紫的重瓣周遭绕了许多蜂蝶，热闹得反衬着内心的寂寥。尤尤想起木槿也叫朝开暮落花，心里好没意思起来，拿电话拨给齐东，响了两声又挂掉——刚吵过，遇事又找他，未免太没骨气。

短命的木槿不知愁地把花瓣碎了一地，尤尤狠狠地想着办法，一次次克制着找指导员或报警以洗清自己的冲动——她太了解官方处理这类事的常规办法了。无非是排除内贼，把大伙儿一股脑儿带走，分别让写案发时在干什么，最后把笔录集中起来一对一筛，罪犯十有八九就现形了。可这样一来爸的事少不得要说说，这是她决不愿的。

思虑一中午，终于有了些头绪，决定先弄清真相再说。她打电话给老三，约在花园睡莲池见面。不到十分钟就出现了，不出所料地由寝室长陪同，两人相互搀扶，如临大敌地走来，尤尤不禁一笑。这引起那两个的不满，纷纷现出愤愤的神色。

尤尤意识到自己轻怠，忙收了笑容："寝室人太多，说不得话。我就想知道丢钱那天到底怎么回事?"说时见老三匆匆瞥她，仿佛在说"装什么糊涂"。她也不

恼，浅笑着，眼底却凶狠地瞪回去，老三即刻软了，低眉顺目的。她便再问："钱放在哪儿丢的？""就在我柜子里。你知道的，我不常锁柜门，谁想到寝室也这么不安全？"老三说完飞快地瞟寝室长，尤尤知道她是怕再被自己瞪，假作没看见，接着问："钥匙呢？""我向来都插在锁孔不拔的。"

尤尤心说这不找偷吗，嘴上又问一遍："你走时钥匙确实在柜门上，你记清了？"

"自然的。出门前我还从柜里拿东西，完了钥匙就留上面了。"

"噢，老四怎么就肯定是我偷钱？"

"她也没肯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校外的人溜进来拿的，听说最近宿舍楼丢钱丢东西的不少呢。后来发现锁好好的，不像外人干的，老四才想起周末那天的事。而且你……"她把话生咽了回去。

尤尤知道她是指"齐格格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以此次盗窃有最大嫌疑"，却懒得解释："最近楼里丢钱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老三张了张嘴，被寝室长拉到身后："你一星期有几天在学校，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你知道？你听谁说的？"尤尤上前一步。

"我……"寝室长思忖几下，扬起下颏，"老四说的，上个月她就说过，还好几次让大家小心锁门呢。"老三点头附和，尤尤微微一笑。

天黑前尤尤找老四出来见面，约在学校的迷你食堂，环境清幽，营业时间长，餐点花样百出，最重要是灯光够亮。

如她所料，老四出现得比老三慢得多。尤尤一边等她，一边琢磨她，时不时把想法记下来。这女孩名叫梅淼，本地人，温饱之家，爸妈大概是工薪族，一般女孩子有的弱点她都有，小嫉妒啦，小心眼啦，还多个小聪明，是那种不细想会被骗、细想了会好笑的小聪明。

梅淼来得悄无声息，到跟前尤尤才发觉，吓了一跳。这当然不能表现出来，尤尤合上手中本子，趁机稳稳气息，从容妩媚地笑着："来了。"梅淼没回答，端着架子坐在对面，气鼓鼓瞪个白眼。看武侠的人都懂一个道理，高手交锋，有形的招数还好，最关键的还是无形的气势。梅淼显然不谙此道，第一回合就毛躁，尤尤抿嘴一笑。

“笑什么？有事快说！说完我走了。”

“钱是你偷的。”

“啊哦！笑话！”

“你不会不知道老三的习惯。她向来把钥匙留在柜子上，上周末我回寝室时也是这样，虽然当时着急，可她柜子就在我柜子上面，所以我习惯性地去看钥匙——我记得很清楚，钥匙不在那儿。我已经问过老三，那一天她走时，钥匙肯定在门上。所以在老三离开寝室和我回到寝室之间的时段，钥匙被人从柜子上拔下来了，而拔钥匙的这个人有最大的嫌疑。”梅森眉头扭结，要暴走，尤尤抬手阻止了她，继续说，“下午我找学委看过考勤，那天寝室有四个人去上四级辅导班，除了我，唯一一个缺勤的人，就是你。”

“莫名其妙，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否认你有点小计策。知道提前很久放烟幕弹，说有外来小偷，等自己偷钱时借以转移他人视线，露馅后又懂得随机应变，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可为什么拿完钱要把钥匙拔下来呢？觉得留在上面会使人怀疑你？我胆大地赌一句，你还把钥匙上的指纹给擦了——哈呵，你以为是什么，侦探片啊。寝室的小偷小摸，谁会跑来给你取指纹？”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你说证据？这么简单的事哪需要那个。只要所有人去银行打个存取明细单子，立刻一目了然。赃钱有零有整，不会那么巧你最近有一笔不明来源的6500存进去吧？”尤尤紧盯着她，满意地看到那张脸现出一瞬即逝的惊慌，又在那对眼睛左摇右摆着要恢复活力时紧跟一句，“想赶紧取钱毁灭证据？不可能的，别忘了取钱也会打在单子上，更此地无银。”

尤尤看出梅森慌了，不敢说话，也不看她，指节都搓得泛起白来，就换上软的语气说：“咱们女生用钱的地方多，总有特想买的东西，我理解你当时犯糊涂的心理，也知道现在你后悔了。本来呢，我是一特不爱管闲事的人，老三也不缺钱，你拿了就拿了，权当是杀富济贫，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拖下水。你想想我算什么，我都能看出怎么回事，如果交给学校，大人会比我笨？本来我可以立刻找老师的，可想起石岩，又觉得怪可怜，毕竟咱们上大学都不容易。”石岩是隔壁班的女生，因为偷看同寝的银行卡密码取钱刚被退学，闹得满城风雨，这悲惨的名字给了梅森

最后一击，她终于抬起头，汪足了泪求助地看尤尤。

次日老三的钱就找到了，在她洗澡回来开柜子时华丽丽地撒了满地，她张大嘴反射性地看尤尤，后者捧本书好整以暇地读。

风波混沌糊涂地过去，小偷的身份成谜，女孩子们对尤尤的猜忌犹疑却较之前更深了几分，约伴吃饭自习逛街都绕开她。梅森倒是陡然友好，可尤尤淡淡的。

某天齐东来电话，言语中仍是熟得随便，丝毫不像久不联系的样子，尤尤索性也做没事，两人就这么和好了。齐东问起那个响两声就挂的电话，尤尤轻描淡写地说被栽赃偷钱了，那边懒散的声音即刻来了精神："说你偷钱的人嫌疑最大，我跟你说你这样——"

"不用你啰唆啦。"尤尤走出自习室，来到阳台上，"我都搞定了。"

"搞定了？怎么弄的？"

她看看天色，已经向晚了，食堂烟囱突突冒着炊烟，打完球的男孩子脖颈上搭着背心走过楼下。就说："你下班了吧？我去找你。"

"不用。我刚从郊县回来，过去捎上你。噢，不用收线了，就快到你们学校了。"

尤尤去大门迎他，不几分钟到了，便挂断电话上车，一边说："什么捎上我，特意过来接我的吧。"他没答，她贪玩起来，歪了头看他，"别告诉我你真想我了？"他仍不说话，她便也不说话，坐好，手乖乖放在裙裾上。

恰逢下班高峰，市里堵得厉害，尤尤索性摇下窗去逗旁边车里的一只小狗，正神游着，冷不丁听见他问："怎么搞定的？"就回身对着他，指尖点点头："用这儿呗。"

"啊？你那里边有内容吗？"

她不理他，自顾自说开去："第一，你说过，凡是报案的都是第一嫌疑人，所以从梅森指证我我就知道是她干的；第二，你总教我观察、用眼睛思考，我使劲儿回忆当天自己看见了什么，突然想起老三一向留在柜门上的钥匙莫名其妙消失了，觉得这是个关键，就叫她出来，证实了那天她离开时钥匙还在——老三这人懦弱没主见，一吓唬准说真话；第三，其实听说梅森造谣楼里有贼时，我就已经很肯定是她，但某人总跟我说什么'真相是反复问出来的'，所以我特地跑去查考勤，证明梅森确有作案时间；第四，梅森为人爱耍小聪明，但难免做贼心虚，所以我把她叫

出来，说话一水儿肯定句，用眼见似的事实把她逼到死角；第五，至于说打银行卡存取单子，就纯粹是赌一把了。你不常说套实话有时需要压宝嘛。我想女孩终归胆小，不敢在风声最紧时逛街花钱，也不敢把钱放身边，那大学女生认为藏钱最安全的地方是哪儿？银行嘛；第六，很幸运我押对了，她慌得很，我就乘胜追击用石岩吓她。这下齐活，第二天自己就把钱送回去了。哦对了，我还特地找亮的地方审她——”尤尤突然意识到自己用的都是齐东教的，小得意的讲述戛然而止，声音低下去，“你总说一定要看清对方对我们每句话的反应。嗯，那个……”她不得不承认齐东的高明，可这实在难以开口。

他却没注意：“哈，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不是？我早和你说了。”一边亲昵地揉揉她后脑勺。

显然，齐东是因为她而高兴，尤尤竟有些忽地不平静了。

## 9

大二开学时尤尤去把床位退了，搬回小破的小屋。小破不理解：“你这是学哪家的雷锋？要走也是小偷走，轮不着你呀。”

尤尤把行李塞进床下，又铆足劲往里踹：“当初让她把钱交出来时说好饶她一命的，她家里不好，她爸总打她妈，不然她一个本地学生也不可能住校。把她弄开除简单，但人也就毁了，再说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哟嗬，还恻隐之心呢。饶了她，你不怕被开除啊，你屋那些蠢货可都当你是贼。”

“她们？借她们十个脑子也想不通，没证据都扯淡。”

“反正我替你不值。”

“即使没这件事，我迟早也得搬出来，跟她们不是一路人。其实我挺羡慕她们的，漂亮衣服和帅男朋友就是生活的全部了，活得多轻松，多简单。”小破走来揽住她：“哎，我说，过两天我可过生日了啊。”

察言观色向来是小破最擅长的，此时尤尤不禁感激起她对自己失落的体察，便也飞快地换了表情：“我没忘。你想要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到时陪我出去疯就行了，噢，叫上齐东。”

小破的邀请极随意，因此齐东推托时尤尤没在意，只带话给小破说他要出差，

她也只轻轻“哦”了一声，没后话。

齐东曾问过尤尤和小破相识的过程，尤尤反问为什么打听，他只说直觉小破人复杂，没后话。

总之这两人，有点怪。

尤尤和齐东，更怪。若说陌生，他们联系得愈加频繁，相处起来像自家人，尤尤连成绩单邮寄地都写上齐东的信箱，更不用提那个两人共有的复仇大秘密；若说熟悉，齐东从不和她说私事，消失起来就人间蒸发十天半月，尤尤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更不用提他的背景经历和秉性了。女孩子在她的年纪，齐东这类男人按理容易引起憧憬，对尤尤，他却只是危险疏离却生死与共的同伙；就她而言，爱情只能是一种甜蜜安全的关系，只能是一段无以言状的情愫——只能是杉山。

当然，杉山只能是珍藏的灰色影子，她甚至不敢认真地想他，会疯。

城市里这个冬天异常干燥，没有任何降雪，明亮的阳光像无处放置的心情一般让人局促，直到寒冷季的尾巴上才现出些阴霾，立春前后竟下了不大不小一场雪，懒洋洋飘了整晚。

雪后的早晨是周末，尤尤被齐东的电话吵醒，叫她起来看雪。她围着棉被跳下床拽开门，亮晃晃一片雪映的白光扑进来，几乎吓到了熟睡的小破。兴奋的尤尤去摇小破，她却只咕哝，背过手在文身处挠挠，拉一角被盖住只穿了条桃红丝裤的身体，又沉睡去。

尤尤只好穿衣洗漱，独自出门，在尚未经过路人的新雪地跑开去，一边又打回去给齐东：“出来吧！”那边却像是又睡了回笼觉般地闷闷答不去，她追问为什么，他呵欠着说：“看看就行出去干什么，冷飕飕的傻不傻啊，我多大人了。”停停又说，“你过我这儿来吧。”

“凭什么，冷飕飕的傻不傻？”

“我想了想，今天可是个日子。”

“什么日子。”

“整两年。前年的今天，我从夜总会捡了个差点灌死自个儿的傻妞回家，现在这傻妞要过来给我庆祝周末，还要带个金枪鱼比萨当午饭，路上再买张《小女贼》给我看。”

"你!"

他怪笑着收了线。

他们常这样度周末，齐东不忙时就叫个外卖，两人窝在沙发里看一天碟，齐东兴致好的话会做蜂蜜鸡翅，馋得尤尤食指大动：本是惯常的消闲，这天却怎样也不自在。电影看得尤尤昏昏欲睡，比萨面饼仿佛半生不熟，演到一半索性站起来："这欧洲艺术电影狗屁不通我不爱看！我上网去。"进书房，把齐东和他的嘲笑一股脑儿掩在门外。

在网上乱逛，见到校友录管理员批准她入班的申请就顺手点开了看，界面打开的瞬间呆在当地。

有人刚刚更新了班级相册，一大串图片，每张都是雪山，冰原，纤尘不染的蓝天，近景是相拥的一男一女，即使在未放大的照片上尤尤都能一眼认出那男孩。她不愿置信地点开某张，失望至极地看到那安静的笑容，清爽的发尖和迟疑的眼神：果然是杉山。他不是两年前那么瘦，肩膀宽了些，臂弯里的女孩竟显得娇小，冰川清溪很美，人也笑得灿烂，尤尤伤心地逐张翻过。

突然觉得那女孩的脸熟悉得怪，便闭闭眼细细认，不一刻竟认得了，那一刹她惊得真不轻。童年幼稚的恩怨和少年苦痛的记忆也一并，随着眼前这张精致泰然的面孔涌上心头。

她仍然穿着缀了蕾丝结的花绸呢大衣，悉心料理的鬈发美好地蜷曲在手织帽檐边，全心全意地倚靠着杉山，满脸甜甜的笑容——在尤尤，这是终于胜利的笑容，情敌的笑容——安静静。她终于抢走了杉山，在尤尤根本无力的景况下，又把她置于如此无奈的境地，只能虚弱地旁观着他们的幸福。

照片下是同学们寒暄的赞扬和艳羡，照片的主人细细悠悠地写着几笔，半遮半掩地炫耀着甜蜜，那笔触显见是女孩子的。于是尤尤知道了杉山两年前就出了国，寒假时和安静静结伴游历洛基山脉，入住露易丝湖畔的小木屋，每晚都能听到"桨声滑过楚楚动人的湖面"，至于安静静，也在北美留学中，大致是背了追爱的名义跟去的。

尤尤看着那些文字，渐渐地也模糊了。她终于哭了出来，起先是低语饮泣，很快发展为放声痛哭，她哭得那么伤心，以致根本没在意齐东早进来站在她身后许

久。他一直没做声，静静地等到她终于哑了嗓子，才关了电脑，轻轻地把她拉一下。尤尤木然地站起来，跟着他走到门口，待他把围巾一圈圈绕在她颈上时才抬头问："咱们这是去哪儿?"

"街上。你不是要看雪吗。不过事先说好，我可决不轧马路挨冻。"

雪又开始下了，被交通灯照得纷纷黄黄的，飘在密匝匝的车流之间。尤尤把脸扭向窗外。远处很黑，但又闪着光，这是寒光，几乎透着冰碴的气息，她盯着移动车窗里那双淡淡的眼眸。

齐东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讲起了他的过去，以一种飘忽的置身世外的语调。

齐东的二十岁比通常男孩子过得阴暗，上到一半的大学开除了他，因为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一场酒后群架。他不敢回家，在学校周边流浪着度过了最最破落的半年，他的小妻子就是那时出现的。之后的十年她一直跟着他，陪他再高考，陪他过律考，他们穷过，她不离不弃，常常笑。

尤尤想起齐东带她去过的那个墓地，石碑上模糊掉的灿烂笑脸，顿时明白故事是那种开端唯美结局丑陋的类型，身体猛地激灵，犹豫地问："Terry……是她的狗吗?"

"她嫁给我时，我什么都没有。第一次律考没过，没工作，那时我很消沉，她抱着 Terry 搬进我租的半间房，把所有钱都拿出来给我准备二次律考。她连狗粮都不买，每天想法子给 Terry 煮饭吃。她跟着我，就没谈过恋爱。"他把握方向盘的重心换在左手，点了根烟。尤尤看着那青灰烟气在车厢中缠绕了很久，才听到他说："你记着啊。恋爱是最苦的，你不能期待它像美梦一样出来。爱这个玩意儿，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所以，尤其是女人，爱起来遭的罪要多得多。聪明的女人能早点觉悟，不像她，到死都没醒，白白吃了苦。"

尤尤还想问，看着他的表情，最终还是算了。

尽管不承认甚或不在意，齐东仍是尤尤的家长。他的名字自她入学就写在联络卡上，他过问她的饮食起居学习表现，甚至在她心态不稳时还会做思想工作，对齐东的话，尤尤多半是认真听的，两人把这类似情景模拟的关系扮演得有声有色。

唯独少了一点，他们从未像真正的家长和被监护人（或者，打个比方说，父女）那样吵过架，冷战都绝少。虽然客气，不免别扭。

入学之初，新生们都打了鸡血样的，把各级学生会百种社团恨不得都钻进去，

迷失在无数无聊的面试和活动中。尤尤没在意过。她还要上班，况且，她的心思在别处。同龄孩子在校园政治中闹的笑话曾经无数次成为她和齐东之间有趣的话题，齐东每每给出的批语都是“幼稚之极”。大二时学生机构改选，热闹层出不穷，尤尤同班甚至有女孩子为争个芥子小官挠破了脸，八卦给齐东听，他大笑后有些鄙视：“好好的清净姑娘，学成国贼禄蠹了。”尤尤听着耳熟，事后翻书，果然是贾宝玉说过雷同的话，就找着笑他：“你不是最瞧不起男人看红楼吗？原来这么熟，你这人，没劲。”齐东正对着镜子自己剃头，被她一笑差点儿拉个口子，回头就骂一嘴：“小兔崽子，给我留点儿面子会死吗？”

就这样嬉笑的两个人，终于爆发了一场争吵。

四月的某天热得反常，尤尤所在的小组值日，卫生区在别的校区，需坐校车过去，是操场尽头一块没平过的土地，周遭半棵树也没有。出门前的阴天造成错觉，尤尤穿多了，干活时只能望着远处轻薄短小的姑娘们暗暗郁闷，半途偏偏放晴，日头下头晕脑涨地扎破了脚，血黏糊糊爬在鞋里。她骂着瘸着回校本部，正在医务室包扎，齐东电话来了：“在哪儿？我们在凯悦，你过来吧，快点儿啊。”声音有些醺然，不给尤尤说话已挂了，再打时却接不通，大概喝得兴奋过度了。尤尤只好换了衣服鞋子匆匆赶去。

当时正是交通高峰，只好去搭地铁，途中心情越发的糟，出地铁口时已降到谷底：天气在抽风，横穿半个城的时间，竟已从浮云白日变得雨密风疾，气温降了少说三度，雨水钻进鞋子弄湿了伤口，脏脏的疼。待到透湿的她走进包间，齐东只说句“怎么这么慢”，看也不看她就忙着介绍一桌的显贵。尤尤茫然地微笑，那些头衔她听不清，只看见所有面孔都吃得汗淋淋红彤彤，人人顶着肥圆油亮的大脑门。她听话乖巧地敬酒添茶，一面渐渐觉悟到自己的渺小尴尬：人家一通电话招之即来，然后做着不知所谓的表情和应酬，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个“尤尤”或“齐格格”是哪根葱。

酒过几巡，她渐渐烦躁起来，抓起包和外套出了门。走不远被齐东叫住：“去哪儿？”

“回去。不想陪你疯。”

“你说什么？”

她回头狠狠瞪他一眼，他周遭瞧瞧，拉着她到走廊尽头的平台，把她安置在一

个极宽大的真皮沙发上，用力很大，踱得沙发甑甑响。她依旧不做声，他只好训道："你中的是什么邪？这些人很重要的！谈得拢的话就可以——"

"就可以赚很多是不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那么'好心'帮我，也为了你的伟大计划，你想好好捞一笔就退休，跑到，跑到洪都拉斯买个狗屁岛，你说过的！"

尤尤的声调和表情在这个铺着波斯结羊毛地毯，播放《In The Enchanted Garden》的大厅里万分突兀，服务生竭力抑制诧异的矜持反而让人更加不安，齐东做个让她收声的手势："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跟我回去，别搞砸了饭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布置，相信我，这回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为了我好？多少回你都用这句话糊弄我！你知道我多想报仇，所以就用报仇诱惑我，给我下套，让我不得不乖乖听你差遣，可耗到现在，做什么了?！我爸还关在那边受罪，阮碧还在当她的皇太后！有改变吗？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她说得激愤，跺着脚，很快又疼得跌坐回去，齐东问着"脚怎么了"，弯身要看，被她一把推去旁边，"我怎样你在乎过吗？一切都为了你变态的控制欲，你让我来我就得来，让我走我就得走！你喜欢钱，好说；让我听你的话，可以。可你不能因为我有求于你，就不尊重我，就控制我，就，"尤尤有些词穷，把眼四下转转，猛一抬头，"就奴役我！"她腾地站起，"告诉你，我不干了！以后我自己报仇！"她把外套和包卷在胸前，拐拐地跑走了。

整个晚上，尤尤辗转反侧，小破又不知跑去哪里，她冷清地躺在小屋里，借着月光数掌纹，密密麻麻，看着看着就仿似长进心里的疤。

快天亮时她起了床，开门坐在台阶上。日出前仍是沁沁的凉，新鲜空气吹得眼酸酸的。她抹了把泪，然后就有车灯在胡同拐角亮起来。

尤尤看着齐东下了车，走过来，她闻到果香，知道他酒没醒透，便扭头不理他。他径自在一旁坐下："怎么不睡觉?"

不说话。

"脚怎么了?"

不说话。

"这辈子不打算理齐叔叔了?"

不说话。

“我打算使使劲儿把你弄阮碧那儿去。”

“怎么弄？”她飞快地转回脸，等意识到自己失态时他已经换上那副老嘴脸了，得意着嘲弄着盯紧了她。尤尤被看得懊丧极了，又想问，只好埋下头最小声地再问一遍。

“你说什么？”

她又问一遍。

“什么？”

他明明在戏弄她。她想哭却不肯，把委屈窝死在心里，忍得抖起来。天色灰蒙蒙，屋檐树冠都是黑的剪影，对面墙根动了一下，有只白猫倏地晃过去。她不再说话，等着。

他终于开了口：“知道你们学校要上新大楼吗？你猜是谁捐的。”这问题自然有去无回，他也不恼，慢慢说，“是阮碧。昨天我约人吃饭，桌上有个你们学校的。”她仍没做声，却显然在听，他浅笑了下。“他说你们校电视台要主办公关司仪比赛，还提到赞助方要提供一个职位给优胜者，就是阮碧的公司。你学校的这人，和我一同事是铁磁，昨天一听说这信儿我就把那哥们儿叫去了，又给你打电话，想借酒盖脸能把你推出去不是，结果可好，你大小姐真争气。”

“你的意思是说，我能接近阮碧了？”尤尤目光灼灼，右手握拳击在左手掌心，“终于等到了！”

“前提是你要考上。”

“这你不用操心，哎，你说的校电视台那人，是不是长了副自行车座子脸？”她边说边用一对手指在脸颊比画一下，齐东给逗乐了：“小崽子，怎么想的！不过，别说还真像。”两人一同回忆那张塌腮秃瓢的面孔，不由得爆发大笑。

倏尔尤尤收了笑声，尴尬自己的无常，齐东仍是不在意，只说：“怎么的，咱找个机会把‘车座子’约出来，给你运作运作，搞套题什么的？”

“不用，我能行。”

“嘴硬没用。阮碧特大方，拿出来的职位，年薪这个数。”他食指交叉比个十字，“人们非打了群架不可。”

# 10

比赛实际的情景比齐东预料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幕礼设在学校的中央广场，赞助方请了会展公司承办，规模比校庆都不差，尤尤站在攒动的人群里远远仰望礼台上的阮碧，被校领导和鲜花团团淹没的半个幻影，像极了层岩壁垒之上的皇权制高点，比报仇时看到的那一眼更为遥不可及。

不久她开始发言了，那嗓音从一发声就唤起尤尤熟悉的记忆，当当地敲在心上："……大都市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决心，这里是个严酷的地方，是真正的丛林。一不小心，你就会被摧毁；但是如果你努力的话，你真的会非常有成就，and I mean really. 我是阮碧，本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拥有公司、度假中心，很多房子，但我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的，多年前，我曾陷入很大的困境，但是我不认输，于是我赢了，靠着头脑和技巧，我掌握了交易的艺术。作为成功者，我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传授给你们，我在寻找佼佼者！"她的演说和校老爷们冗长催人困倦的讲话截然不同，学生们的反应渐渐热烈，当她沿礼台周遭致意时，半大的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激动起来，他们向她伸长了胳膊，愉快地叫着好——只有一个人冷冷地沉默地瞪着她——她恨她。恨她！

所以她要到她身边去。

校主办方制定了精心周密的赛程，可惜开赛第一天就被赞助方彻底推翻。原定的海选计划是自我展示外加模拟主持，毫无悬念却四平八稳，尤尤在候赛区看到朗诵讲稿的白面书生，看到压腿下腰的漂亮女孩，甚至看到以纯净水瓶充当麦克风唱得上蹿下跳的男生：他们都对未来满怀希冀，憧憬着平步青云大气早成。不过多数人的希望在第一轮较量下就破碎了。

下午两点比赛开始，乱哄哄的候赛大厅渐渐安静，不久却又吵嚷起来，骚动从大门口方向开始，然后人群很快像摩西分开红海一般退到两边，只见"车座子脸"陪着一队职业装束的人走过去了，满脸满头擦汗，说着"这不合规矩吧"一类唯诺的话，走过去了。

不一会儿赛场办公室的门开了，原先校方派来的评委一溜儿离开了，"车座子脸"自门里探出半拉身子，哑着嗓说："比赛，重新开始，叫号吧。"

这之后，歌舞升平春光明媚的景况消失了，多数进去的人很快就出来了，脸色不好看，问也不说；一小撮进去久的人出来时满脸神秘，问更不说。尤尤和旁的人同样纳着闷，没多久也被叫进去了。

尤尤关好门，转过身，一边踩着软绵绵的地毯向房间中央的椅子走去，一边平复着心情打量考官：一共五个，三男两女，面孔很生，坐在正中的是个老外。她看清时正好走到椅子旁，他们还在观察她，并没有要她坐的意思。尤尤灵机一动，说："Good afternoon. I feel very hounored to have this chance."（下午好，很荣幸能得到这个面试的机会。）说着给个微笑，老外考官也跟着一乐："Sit down, please."

尤尤端端正正地坐好，同时注意到老外考官有一对顽皮的灰色眼睛，与他此刻严肃的表情很不搭配。他认真地问："What 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self?"（关于你自己，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尤尤猜前面的人一定有不少把准备好的自我介绍现翻译了用，与其像他们打着磕巴背英语，不如尽早进入正题，听人家问自己答，反而不会露怯，于是打定了主意反问："Do you want me to talk about my personal life or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job?"（你想让我谈谈我个人的生活，还是与这份工作有关的问题?）

几个考官交换一下表情，换作另一个女考官发问，她是黄皮肤，不过语速还要快得多，像是故意为难人的流利程度："Let's talk about yourself. How do you handle your failure? And, How do you normally handle criticism?"（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失败？你通常如何处理别人的批评?）

上来就是失败和批评，不是好兆头。不过已到这个时候，实在没什么时间担心，尤尤低头思忖几秒，答道："None of us was born 'perfect'. I am sure I will be given a second chance to correct my mistake. Speaking of criticism, Silence is golden. Just don't say anything; otherwise the situation could become worse. I do, however, accept constructive criticism."（我们大家生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相信我有第二次机会改正我的错误。说到批评，沉默是金，不必说什么，否则情况有可能会更糟。不过我会接受建设性的批评。）说话时她尽量让自己咬词清晰，并始终直视前方。她看到老外考官的灰色眼睛现出愉快的神情，于是稍稍放松了些，果然，他又接过话题去了："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right now?"（眼下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时候把话题扯到找工作上了。她慢慢地、诚恳地说："To get a job in my fiel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me. To secure employment hopefully with your company. I hope to demonstrate my ability and talents in my field adequately."（对我来说，能在这个领域找到工作是最重要的，能在贵公司任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充分展示我在这个行业的能力和智慧。）

"Do you know what's involved in a position like this? "（你知道我们这个职位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吗?）

尤尤心底并不清楚阮碧拿出来作为奖励的职位是什么，但她早已明白这是个虚拟面试，于是顺水推舟装模作样地回答："Yes. I know exactly what's involved. I am a hard worker and will perform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工作很努力，并且会尽力发挥我的力量。）

"How long would you like to stay with this company?"（你会在本公司服务多久呢?）

"我会在贵公司待到找阮碧算完所有的账!"尤尤恶狠狠地想，嘴上却弯个大大的、甜蜜的笑："I will stay as long as I can continue to learn and to grow in my field."（只要我能在我的行业里继续学习和长进，我就会留在这里。）

老外考官点点头，又换个灵活的表情，向她夹夹眼："What range of pay-scale are you interested in?"（你喜欢哪一种薪水层次标准?）

"Money is important, but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goes along with this job is what interests me the most."（薪水固然重要，但这工作伴随而来的责任更吸引我。）

那个女考官清嗓子要说话的模样，老外考官微微举手向她摆摆，转回头又问："To this day, what's your most frustrated experience?"

此刻的尤尤已相当放松了，想也没想，耸耸肩，说："My most frustrated experience is to be asked what's my most frustrated experience by a foreigner like you."（我最郁闷的事就是被老外问到最郁闷的事是什么了。）

老外大笑起来，站起来向她伸出手："We have known something about you, we shall inform you as soon as we have made our decision."（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做出决定就会立即通知你。）

尤尤握了握他的手，浅浅鞠了个躬，回身出了考场。

刚出门就被团团围住，都用疑惑期盼的神色看她。尤尤只好站定，说：“评委换了，应该是赞助方派来的人，全程是用英语问答的，我觉得比四级考试的听力难些。这只是我的情况，不知道他们怎么考别人。”此语一出，人轰地散了一半，有个男生边向外走边骂街：“假洋鬼子，中国人比赛考什么英语，操，成天考试早够了！”仍留下要考的多数也面有难色，又有些人问都有什么题，尤尤想告诉，想想透题总是对考官的不尊重，便摇摇头：“既然不把考过和没考的人隔离开，我想大概每个人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吧。”

走出考厅大门正是五点来钟，一天里阳光最柔和的时段，斜斜地照着校园，每片建筑都给划出亮灰暗几块规正的形状，尤尤觉着轻松，便浅浅哼着歌。

在街上走一会儿，齐东果然来了电话，问情况怎样。尤尤把境状考题学了一遍，他在那端骂道：“阮碧这老娘们儿，净整幺蛾子，她这是装逼呢，显摆自己国外回来那两把刷子，想来点儿新鲜的。我猜面试你的不是人力资源部，就是她的部门经理们，那你答得怎么样？我记得你英语学得还不错，不过学校现在这种哑巴英语实在让人无语，你没张不开嘴吧？”尤尤把自己的答案学了一遍，又说：“别忘了我四级口试拿的可是A级证，再说最近准备六级，背了好多单词，正愁没地儿倒呢，再加上咱这悟性，你说呢？”

他笑得极愉快：“小丫头，原来这么爱学习，以前没看出来啊。”

“不是你说的嘛，让我‘从现在计划好自己的将来’，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怎么行？”她冲电话伸舌头。

“嗬，别装听话了。我跟你说啊，我瞅阮碧这么闹腾，后面还得出邪乎的，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让她来，我不怕！”

阮碧一招临阵换将，大大缩短了赛程，什么预赛初赛复赛通通给砍掉，海选结束后，几十页报名表竟只筛成薄薄两页，这几十个人参加笔试时连一个公共教室都没坐满。笔试题相当怪，会从苏轼生平蹦到国内赴美上市企业股票市值的排序，一会儿问周易和排命盘，一会儿又要答美国大选是不是金钱政治，是那种任何专业的学生都不会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的覆盖面。尤尤一边兴致盎然地写题，一边想这大概

是自小到大见过的最有趣的卷子了。考试时间九十分钟，第五十八分时她做完了倒数第二题（一道英文材料解析），来到最后一页。

空空白白一张纸上，孤零零一行字："In youth we learn，in aged we understand."（年轻时我们学了，年长时我们懂了。）句子简单，却难在没头脑，连题目要求也省略了。尤尤努努嘴，直接在其下信笔写起来。

她记得在齐东某本用来装情调的下午茶读物上见过这句话，好像出自一个奥地利女作家，名字怪到记不得了，初见那句话时的印象倒还深刻。尤尤想起，在常去的一家清静的寿司店，偶尔会遇到的淡如菊的女子。人已届中年，皮肤身材俱姣好，短发长身，缁衣并蜡染小裙，样式低调却显见价格不菲的包包，周身除耳上小钻再无首饰光尘。没有戒指。她给自己倒清酒，抬起手时尤尤特意细看了的。

尤尤写了记忆中的这个女人，怪怪地又想起杉山。于是又写了月亮树和杉山。她更想写的是童年的厄运、现在的仇恨，不过，对于月亮树和杉山，她也是真心的。她写着："月亮树的男孩是女人一生中的youth，寿司店的独酌是女人一生中的aged。我们不后悔不痛惜，因为learn以后是understand。"她的情绪陷得深，结尾处竟微微湿了眼，转念想到这几段还算美的文字竟是要交去阮碧看的，泪自然没了。

考完齐东自然也问的，尤尤只告诉他题偏，还有作文，并没说写了什么。

考后一周，她接到通过的电话，被告知在某日某时到市内复试，地点就是阮碧的公司，几年前去过的那幢建筑。

当天提早一些到了公司，接待小姐明艳依然却毫不冰冷，尤尤刚说明身份来意就起身迎她进门，走过那道原本门禁森严的电子锁时，想起当年用生理痛混进去的狼狈窝囊，觉着自己确实长大了些。

她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已有几个人等在里面。她认了认，都生，便找个能看到门口却不显眼的位子坐下；陆续来着人，也都没见过；门再响，她习惯性瞟一眼，刚要收回视线却定住了：进来的女孩是细细的身材窄窄的脸，两道淡眉倒飞进鬓角，一双秀眼盯着她，本来就带有弧线的腮颊因为惊讶更鼓了。她停在当地，待把一声就要出口的"啊"咽成了"哦"，才走进来。

尤尤目送她走到离自己最远的位子，坐下，才收回视线，默默一笑：她觉得好笑，偌大一个学校，选出来这些人里，唯一认识的竟然是她，梅淼。自打搬出宿

舍，她们从未见过，不想竟在这儿遇上了。

其他人热烈地交谈，带着胜者的优越和隐约的担忧，彼此半虚伪半恭维地试探，一个男生凑过来问“你哪个系的”，尤尤只略点点头，她没心思理别人，梅森到底怎么回事呢。能来这儿也算本事了，不过以她的为人，对那职位的动机该是强烈的，只是突然在这儿出现，于她尤尤会有什么目的吗……

她的思路被开门进来的助理打断，他告诉他们：“阮总已经到了，请各位到她办公室”，然后引着众人出门。他们穿过巨大的办公平台，尤尤认出了当年抱着硫酸躲过的那张桌子。

阮碧办公的地方是从楼层整体专门分出的独立房间，经过一条长长走廊才能到达，极清幽舒适，室内装修一并黑色，只绕墙密密一圈白色中凳，他们进门时她正接冗长的电话，态度亲和地谈笑，大致对方是须笼络的。人们一直站着等，待她终于结束、压压手势，才坐下了。那中凳硬邦邦，又没靠背，高度也不合适，总之坐得人不舒服。房里有种气场，人们都局促起来。

“凳子难受，是吧?”她徐徐地说，“这不是为难各位。我一向不在办公室放会客沙发，第一，我不希望我的客人或部下在听我说话时半躺着昏昏欲睡；第二，人感觉舒服的时候就容易原地停留太久，我不希望人们浪费时间，更不喜欢人们浪费我的时间。既然这样，我就直接切入正题，不废话。”她拿起什么一摁，身后的墙面缓缓打开，显出一道二百四十度环景大窗，原本柔和的室内灯光被破坏，他们在瞬间的明亮下睁不开眼，阮碧则细细打量每个人。

“考试的内容是卖柠檬汽水，你们十个人分成两组，每组五百瓶，成本单价三块。听好我的规则：第一，收益多的一方取胜，但这只是参考的软指标，并不能保证什么，你们之中只有三个人能最终晋级；第二，可以选择任何地点销售，但两组不能在同一地点；第三，可以随意利用私人资源和便利条件，但两组方法不能雷同。比赛时间是明天早八点到晚八点，现在，去准备吧。”人们起身，她又补充道，“记住，你们是敌人，要彼此竞争；同时是团队，也要互相支持。我最反感搞联谊会似的一团和气，没效率。”

离开办公室，每人拿到一个胸牌，写着自己的分组，尤尤所在的组是四男一女，没有梅森。她和其余四个男生找间快餐店，简单解决了午饭，就赶紧开始讨论。

有人提议敲宿舍门推销，有人说发动同学搞人海战，有人建议上 BBS 网卖，唧

喳了半个下午也没结论，最后有人提到该先选个组长，于是竟演变成人人“我选我自己”的争吵……尤尤一直没发言静静地想事，待他们吵到锣鼓喧天忍无可忍，才撑着桌子站起来：“都别说了！怕好主意被别人争了功，可也得先有好主意啊！傻兮兮选什么组长，明天还比不比了?”

他们安静了一下，立刻又吵嚷起来，有个男生说：“说得好听，我们起码出主意了，你呢?”几双眼都刻薄地看她，尤尤不在意，缓缓地说：“最近学校很热闹，都知道为什么吧?”

“好像有个什么大学生田径联赛借咱学校的场地办，我们寝室的都去看了。”

“对。据我所知，每次这种大型活动，后勤集团都要垄断所有吃喝拉撒，包括冷饮车，校外小贩根本不让卖。现在天这么热，饮料一定爆火，后勤愿意进货，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饮料给他们当货源，”尤尤在纸上算了一串竖式，“咱们让利，把价格压到比他们进价还低，不怕他们不全要。”

“说得轻巧。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卖，咱们很可能没另一组赚得多?”

“我当然想过。可这么卖最省时间，我敢保证明天十点以前就能把手里的货全换成现金，只要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就是赢利，然后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个第二次销售。这样，无论如何都比对手起点高。”主意听起来满可行，男孩子们点着头，有人问第二次销售怎么办。

尤尤答道：“我认为这种现场销售最重要的是地点选择。中午的食堂门口就不错，人流大，熟人也多，可以拉个关系客，你们觉得呢?”她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反对，便说，“那就这么定。现在还有两个问题，第一，要联系后勤管事儿的，和他们谈谈价钱；第二是找货源，明早卖了以后得赶紧补货，中午如果卖得好也要再补，这样晚上还能卖第三次。咱们现在得分分工，”她要布置，却注意到男生们脸上明显的提防，就笑笑说，“主意是有了，可实施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光我一个人绝对成不了事。你们放心，谁能胜出是阮总说了算，即使到最后我也不会争功的。”

尤尤此番人心安抚很成功，人们开始要任务出主意，七嘴八舌地也算精诚合作了。有人悄悄问她：“MM，你是不是学经济的?”她摇摇头，心说我身边有个经济法律师呢，资本运营这种概念不一定非要学院派的才好用。

回家路上尤尤买了颜料卡纸，睡前简单画了个展板，接下来就看明天了。

第二天，他们按时在预定地点集合，和阮碧派来跟拍的摄像队碰头，交回胸牌，换上新的颈卡后，立刻分头行动。

尤尤带着展板和货车去食堂布置，到了地方却愣住：另一队已在了，货架都陈设出来，梅淼在一旁，见她来就偏过头去。尤尤正要问她，同组男生来了电话，说后勤集团已进了货，卖主正是梅淼的组。

精心筹备的计划被捷足先登，众人惊慌后是愤怒，男生们要找阮碧评理讨公道，被尤尤直接否了："事到如今根本说不清，人家要说是咱们抄袭呢？"

"那怎么办？现在重新想招肯定来不及了！"人们各执一词，组里又炸了锅。

尤尤闭紧双眼，用力想了好一会儿才平抚了狂蹦乱跳的心绪，她深吸一口气，大声道："别吵了！还没比怎么就知道输了？地方没了可以换，去市中心！谁能借到音响功放？"

一个男生扬扬手："我认识广播站的。"

"好，你们俩领着车去拉设备；你到校办看看能不能把迎宾红毯借出来；你去找鲜花快递扎个气球拱门，不用太大，我这么高、两个我这么宽就行，气球要我身上这三种颜色。"尤尤指指自己穿的白军裤、粉紫藕荷的帽衫，"我先去××大厦前面的广场等你们，搞定立刻来找我集合。"又见几个人还呆呆的，就一跺脚，"到时再解释，现在快去，没时间犹豫了！"

看他们忙忙跑走了，她顾不上歇一下，出校门回家，匆匆换了衣服拿了 CD，打车到了目的地，他们竟已到了，远远瞧见在接音响，粉白紫的拱门也颤颤地竖起来，她顿时身心俱轻，打个呼哨跑过去："没想到你们这么快！"他们边把红毯在脚下铺开边笑着说："总让你一女生着急，我们成什么了！不过接下来干什么？"

尤尤把前晚画好的展板翻过来，在空白一面用荧光笔大大写上"××大学为希望工程募捐——暑末清凉行"，立在柜台最醒目的地方，把 CD 放进去摁下播放键，HOUSE 风格的音乐极富煽动力地喷出去，广场周边熙攘的人流立刻送来许多张望的脸。尤尤把外套脱掉，露出跳操胸衣和抽带直筒裤，又把头发束个马尾："祈祷吧，我大二体育选修的是健美操，要是选舞剑或者柔道，今天就没这个活广告了！"她做个拉伸动作，对男生们眨眨眼，"还愣着干什么，卖饮料啊，没看人们都走过来啦。我本事就这么多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 11

高强度的脑力、体力和心理负担会淘掉所有气力，“暑末清凉行”后尤尤躺了整两天，过度运动后遗下的肌肉酸痛才稍待缓解。她一直开着电话放在枕边，每次响起都希冀又忐忑地想接不敢接——尽管拼了全力，汽水仍卖得有剩，进入比赛后她第一次没了胜出的把握。

齐东出了差，没有如常打来问比赛情况，尤尤突然觉得一点寂寞。没课的早晨，她赖着没起，听见屋檐被水滴敲打的声音：下雨了。听着听着，要倦起来的时候，门给敲响，她起身去开，齐东在外面，雨水顺着他肩头淌下来，湿湿的光头很狼狈。她注意到他脸色不好，就说：“不是说下周才回来吗？我考得还行，不用这么惦记着。”

他用沉默的眼神看了她一会儿才说：“想让你陪我去个地方。”“嗯？好。”她俯身到床下拿伞，本想只拿一把，迟疑一下还是换了两把，胡乱套件外衣跟他出了门。

他没开车，两人踩着水走去公车站，鞋子湿了半截。上了车，一路他没话，尤尤在玻璃上哈气擦出巴掌大的透明，看着窗外。行人稀少，水汽很大，房子和路都是灰的。

路程很长，目的地是大片脏旧的建筑群，一不小心就滑到城市圈外去的感觉。他带她在窄街里拐了几十个弯，站住，面前的矮屋与周遭毫无二致，上锁的大门灰蒙蒙，显见已没人住很久了。齐东抬着头，尤尤随他视线去看，破旧的门楣上有深深浅浅的刻痕，随着朽掉的老木模糊了，认不清字——齐东深深地叹了口气。

老屋对面是家小卖部，黑洞洞开着门，窗上挂的花绿小食品袋已被晒浮了色，一个系带罩衣拖鼻涕的小童蹦出来，喊：“呀——咿！”看他们半眼，蹒跚着跑走了。尤尤拉拉齐东，在小卖部檐下的条凳坐下，雨水顺瓦棱淌成半挂水帘，在脚前的泥地砸出一串小坑，尤尤陪他发了好一会儿呆。

她把脚坐麻了，起身溜达时在墙角捡根孩子吃剩的糖葫芦扦子，捏着末端去他面前往泥地上写行字：“今天什么日子？”他看她一眼，没答。她不在乎地耸肩，继续看风景。

她正执著于胡同尽头残破招牌上的内容，他猛然低低地说话，不情愿地答了：

“是——我妻子的忌日。”

“啊——哦。”她收回视线，扭头看着他，“这房子你们住过?”

“她嫁给我时我租的，我说过的。”他搓搓手，拍拍膝盖站起来，“她死了这么几年，我从来没看过她——除了那次，你误杀 terry 的那次——我以为自己就这么样了，安心当个坏人。绝对没想到昨晚我竟然失眠。我跑了回来，尽管一万个不承认，可这就是负罪感。矫情吧，嗯?”

“嗯……有点儿。”她托着腮别过脸，“我们去看看她，好不好?”

换公车时尤尤站住了脚，在地铁口的花摊张望一会儿，选了大把的桔梗花抱在怀里，对不远处等着的齐东摆摆头：“走吧。”

连接城市边缘的公交线路人烟稀少，空荡荡的车晃悠悠地走在湿漉漉的路上，不禁很有时光感。齐东有一句没一句讲着往事。

“她跟我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住着租来的小房子，经常搬家，没钱付租金，被房东赶。她总坐在打好包的行李上等我回家，一见我就笑，说咱们又要搬啦，不要紧。

“不论多远都坚持不打车，拖着和我手里一样重的行李挤公车。记得有一次也是下雨，我们在车站等了整整一小时，她冻得嘴唇发青，磕碰着牙齿一直说不打车，不打车，不打车。

“她说我已经给过她世上最棒的东西，就是结婚证，哼，一张破纸而已，其实她什么都没有。

“有次我回家，看到她在门框上刻字，踩着凳子踮着脚，笑得傻妞似的。她非让我看她刻什么，拉着扯着的，我那天心情差得很，非不看，她就哭了。那天邪门，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烦得不行，干脆出去逛到半夜才回。到家她已睡了，见我回来，就眨着俩大肿眼泡子，哑巴着嗓儿跟我说饭在锅里。我还记得她说的是，‘我炖了肉，带肉皮儿的。’

“我吃了肉，却一直没看她刻的什么。今天真想看了，没了。到底还是看不到了。”

他的回忆断续，大多只是呓语，尤尤照常不问只听，只在最后说了句：“齐东，你真不是东西。”他一笑，点点头。

墓地和埋 Terry 的那晚截然不同，雨水把墓碑冲得干净，远看去大片的洁白整

齐，斜坡上绿草萋萋，潮湿柔软而安详。他们拾级而上，在那个齐东最怕的地方站定，碑上的照片浅了些，笑容却比尤尤记得的灿烂。她把花放下，细细看着，那些纯白粉紫边的花瓣柔柔软软的。

他们在墓前守到雨都停了，彩虹淡淡地出来，又随日落淡淡地走，尤尤扯扯齐东："不早了，回去吧。"

他点头，俯身悄声对妻子说了几句，跟在尤尤身后，出了墓园。

"桔梗的花语是永世不忘的爱和幸福的再度降临，是最适合送给逝去爱人的花。齐东你知道吗?"

回程的公车，尤尤突然说："我还是不回家了。"

"怎么?"齐东没看她，他把手放在裤兜里，面对窗站着，胡楂青青地和脸上的阴影融在一起。

"嗯……回市里的末车赶不上了。"

"你可以坐地铁。"

"嗯……地铁啊。八点半以后的地铁阴森森的，不干净。"

"谁说的。"

"嗯……都市传说。"

他朗声笑起来："狗屁的都市传说。"斜眼看她，"你是怕剩下我自己胡闹吧?"

"嗯……嗯!"她猛地大幅点下头，一只脚在地上搓来搓去。

"好吧，看你这么可怜。晚上去我那儿，一会儿下车先买碟。你想吃什么?"

"八珍鸡!"

两人买好通宵电影的全套装备，辗转到家已是十一点多，走出电梯时尤尤正说得兴奋，没注意到电梯口蹲着个人，被吓得不轻，待那人抬起头，又惊得不轻：居然是小破!

小破看到他们，赶忙整整头发站起来，她睡眼惺忪站不稳的样子，显然等很久了。尤尤上前扶住她："小破你怎么认识这儿？来找我有事吗?"小破没说话，只把眼睛看她旁边。尤尤扭脸，见齐东已下了电梯，停在她身边面无表情，就说："我和齐东要看碟呢，既然来了就一起吧，我们还买了吃的。"她举举手里装了蒸盅

的拎袋，小破仍是看齐东，尤尤也跟她一起看向他，“好的吧，齐东?”

齐东竟没说话。

三人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小破咳嗽一声说：“我还是走吧。”她揌下电梯，门刚开就一头撞进去，脚下踉跄摔在门口，尤尤这才注意到她手里拎着个黑塑料袋，里面的东西撒出来些，她刚想蹲下帮着捡却停住了：她看清了那些东西，竟然是些金银锭子、香火纸钱。正要问小破，她却慌慌张张把东西收了退进电梯，尤尤要跟进去，被她一把推出来。

电梯门关上时，尤尤分明见到小破脸上，有一颗泪滚落下来。

她跑回去问齐东，他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不想看见她。”

三天后尤尤接到电话，仍是通知某日某时到公司去，她问比赛结果，只得到“由阮总亲自公布”的答复。

他们被带到一间密不透光的会议室，两组谈判似的面对面坐下，灯光从头顶射下，映着彼此的脸。阮碧远在长桌顶端，灯光只照到她的手——那是双细瘦纤白的手，长长指端是珠光色的甲油。尤尤看着这双手打开个扁扁信封，抽出张卡纸，然后那个嗓音从黑暗里徐徐传来：“在市中心做销售的 team 卖掉 425 瓶，赢利 37%；在校餐厅做销售的 team 卖掉 1358 瓶，赢利 105%。结果不用说了吧。”

尤尤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对面小组已兴奋得窃窃私语起来，同组男生愤愤不平，有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几句“对手作弊”的话，起初只咕哝，对方却不依不饶，自然立刻高声地嚷起来。

尤尤始终盯着那双手：它们摆了个不耐烦的姿态，一只手飞快地翻转过来，泛白指节叩叩桌面。于是那个嗓音又响起来：“我说过取胜只是软指标，晋级结果由我来定。不过，最后时刻到来前我还想看看你们的选择。”一只手向空中招招，立刻有人为两组发下纸笔，“写下你认为最该淘汰的那个人。好好考虑，这很重要。”

写有结果的字条很快交了回去，人们不眨眼地盯着那双手慢慢地、一张张拆字条，空气也凝固了。

那双手拆完所有字条，停止了动作，平放在桌面，然后有个声音——很轻微，但所有人都听出是个冷笑：“这倒怪了。齐格格。你是什么本事，能让其他四个人都选你死。”

阮碧没露脸就离开了，结果是助理宣布的。

晋级的是对手组的一个男生，梅淼，还有齐格格。

最后的比赛“由阮总亲自主持”，赛后立即公布结果，下聘书签合同，地点在公司的视频会议室，到时学校和公司头面人物都要来。颁奖排场不小，决赛却简单得出奇，只是去阮碧那里抽个题目，准备一小时后回到她办公室口头作文。

写文章是尤尤最不怕的，题目到手却揪了心：《妈妈教给我的二十件事》，有个时刻她甚至想阮碧是故意的。妈妈教给我的二十件事？这大概是世上我最不会的问题了。早在能记得妈妈教的事并懂得感恩的年纪之前，我就没妈妈了。

准备时间是允许自由活动的，尤尤走去公司楼下的餐厅，此刻还是工作时间，餐厅空空的，她找个临街靠窗的位子，坐好静静地想。

想得太过专注，丝毫没注意梅淼的到来，直到她在对面坐下才回神，尤尤的第一反应是离开——不能在这时被扰乱了心绪。可起身时却被梅淼死死抓住了。放在平时，尤尤会毫不犹豫甩开她走掉，但此时，梅淼眼中的内容攫住了她。那是一种诚实的哀求的东西，于是她留下了。

梅淼见她不走，便前倾了身子，急切地问：“你拿到什么题目？”

尤尤陡然一阵反感：“你还是这样。”

“不不，”她把一绺碎发别到耳后，左右看看，低声说，“我看你拿了题目以后表情不对，是不是不会答？”又忙不迭补一句，“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给我看看吧，啊，好吗？”

她下作的模样惹人厌烦，尤尤索性把题目递给她。她几乎是满把攫过去，热切地往纸里一看，几乎是同时发出恍然的一声“哦——”

“怎么了？”尤尤问。

“咱俩题目一样。看来都一样。那男的应该也一样。”

尤尤想这下完蛋了，有比较见高下，同题作文更没把握了。她正兀自发着呆，梅淼那边已飞快数起来：“第一，永远别把所有事告诉别人，即使对最好的朋友也要保留最后一个秘密；第二，每月特殊期要确保喝益母草或红糖水，加姜片；第三，讲电话的时间要有限度；第四，多穿鲜艳的裙子，女孩总会老；第五，学着做饭，早晚一天你得嫁人；第六——”

“等等，你干什么？”

“告诉你答案啊。”她边写下来边抬头笑着说，“你放心，从小到大我妈没少唠叨，她教的事儿多了去了，我写给你，你选选用准没错。第六是，啊对，紧张时不做事，深呼吸；第七呢——”

“你什么意思？”

“你放心，我不害你，过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不会害你的，真的，现在你只要听我说——”

“不用了。虽然还没想好，不过我会有办法的。”

梅森失望极了，刚还飞扬的眉目耷拉了，连一向圆鼓的双腮都塌下去，尤尤站起身，临走前对她说：“不过还是谢谢你，真的。”

考试次序由抽签决定，尤尤最后，梅森第二，男生最先，他进去得最久，出来时自信满溢，对门外等待的两个女孩做出不屑理睬的神情，蹦跳地走了；梅森进去时间很短，出来时笑着对尤尤眨眨眼；尤尤进去时竟然紧张了：第一次与阮碧独处，彼此会是何种景况呢？

“好啦。都到这儿了，说吧，你有什么好说的？”她把后颈舒服地枕着椅背，一双手长长地伸到桌面来。尤尤竟错觉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意图，刹那间有些错愕。阮碧等了会儿，诧异地问：“不会？这题目难道还难吗？”

尤尤一个激灵回过神，很有些为自己的虚弱懊恼。她把手背到身后，下颏儿和颈子仰成直角，从从容容地说：“这世上有一对儿天使。

“这世上有一对儿天使。他们不会飞，他们的翅膀下是小房子，是爱，也是眼泪。他们日夜守护着孩子，直到孩子总算长大，有一天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对天使们说：‘你们别跟来，很讨人嫌的。’

“天使们努力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看孩子，孩子越走越快越走越远，变成个小黑点看不见了。天使才慢慢回家去，关上门熄了灯，在黑暗中静静地流下泪来。

“那个孩子呢，她偶尔会想念天使——但只是想念有翅膀的好处，在刮风下雨的时候。

“不过，后来也会真想天使的。当孩子知道，她永远回不去了的那一天开始，她就会日日夜夜想念着老天使们了。”

尤尤看着那双眼睛，咬着字说下去："我妈妈很喜欢三毛这篇《守护天使》。她第一次念给我时，我不懂，觉得无聊。后来自己读这篇文章，泪流了一脸。人往往长大了，才能感受曾经受到的关爱和呵护，才能懂得理解、珍惜和回报。但这时，由于时空阻隔，许多心意已经难以传递了（尤尤在此处的意思是双关）。我为自己悲哀，同时却感到庆幸，庆幸自己没有继续对那份爱懵然不觉甚至心生嫌恶，庆幸自己得到了妈妈教给我最重要的事。"

说完她没有等阮碧的反应，浅浅点个头就离开了。

他们再次被叫进办公室听最终结果时，尤尤看出阮碧脸上按捺不住的兴奋，那是把别人命运操控于股掌的优越感——"这个女变态！"她心里骂。

"决定了，结果就摆在这里。"阮总敲敲桌子，手边是一式两份的聘书合同，已写好了名字，尤尤听到身旁男生兴奋得在咽口水。

"公布最后结果之前，我要先通报一个情况。复赛阶段，就是卖柠檬汽水那次，有一组作了弊，从对手那剽窃了创意。"她瞪着他们，举起手指对住梅森和男生狠狠一点，"你们组。"

男生几乎在同时就疾呼冤枉，委屈得屁滚尿流；梅森却平静得出乎意料，尤尤盯着她，她依然冲尤尤眨眨眼睛。

"梅森利用对手组里一个苦恋她的男生，偷到了原本属于齐格格的策划，然后骗本组说是自己的 idea，她——""阮总您看您知道，我们组都不知道梅森的主意是偷来的，这事儿跟我毫无关系啊阮总！"男生又迫不及待辩白，被"他的"阮总硬邦邦回了："我说话什么时候别人可以随便插嘴了！"他蔫蔫退去角落，她慢条斯理继续说，"就在刚才，她自己向我坦承了这一点，并声明要退出比赛。我不知道你，梅森，最后一刻出这么一招是什么意思，鱼死网破，还是破釜沉舟？"她拉开抽屉，掏出什么扔在桌上，示意他们拿去看。

是复赛前一天发给他们的胸牌，尤尤拿在手里端详，听到阮碧说："可以打开，别针旁边有机关。"她把指尖伸到后面一捏，果然咔嗒开了，露出个夹层，包着导线和小小器械——他们都吓坏了地看着阮碧。

阮总扶扶发型："没错，公司是暂时监听过你们。这不违法，如果参赛前认真读过合同，就会看到这样一条：比赛期间包括策划讨论阶段，你们的隐私属于公

司。人在没有第三方（评判者）在场时往往最能表现本来面目，这也是很多公司在面试者候考区装探头的原因。至于这些监听器，很多电子元件厂都有生产，一些学生大考时也会用，你们应该不陌生吧。”

“这么说你在我坦白前就知道了一切，那为什么……”梅森失神的问话被阮总轻飘飘接过：“为什么我还要让你晋级？留下你是因为你懂得利用女人的优势达到目的：能让一个男人为了你放弃潜在的大好前途，足以说明问题了。其实留下你和留下齐格格的原因类似，她在没退路的情况下跳舞促销，这种色相出卖更聪明；后来她被同组所有人选死，更坚定了我要她的想法，因为能强到让男人嫉恨害怕的女人，不多。”她的视线看向男生，话锋一转，“至于你，要你是因为你的销售才华让我觉得你聪明。”那人本已瘫软下去，闻此言又充气似的挺起来：“那阮总，我——”“他的”阮总不理他，转去对两个女孩说：“你们俩，刚在餐厅时光顾着姐妹情深，就没发现旁边还有只老鼠？”她对男生扬扬下颏儿，“就是他，一直猫在你们旁边的隔断，偷听完立刻跑我这告密，忙得不亦乐乎呢。”

“阮总，我——”

“喏，喏，喏。不，要，急。”“他的”阮总不慌不忙摇着指尖，“你确实聪明，口头作文也能把母爱念得声泪俱下，尤其是作文前那段‘告密声明’，更是有理有据大义凛然，确实打动了我。可惜，我喜欢女人偶尔做小人，却讨厌男人是小人。你是个小人，不好用。”

她瞬间收敛了笑容，起身向尤尤伸出手：“齐格格，恭喜你成为公司一员。”

出公司时下起雨来，天也微微发黑了，尤尤在马路对面看到梅森，她软软靠着墙，灰色的巨大的建筑物好像要倒塌过来一样。

冷风卷着雨丝钻进脖子里，尤尤左右张望，街角有个麦当劳的外卖窗，拱桥热乎乎亮着。她走过去，给自己买了杯美禄，付钱时又要了一杯。

她端着杯子走到梅森跟前，递给她：“走吧。这儿太冷。”

等车时梅森一直在说话，说自己多么想赢，说那个为追她而泄密的男生：“老实说，那天在会议室第一次看见你，我一点儿不意外，我知道你有这个实力。意外的是那家伙也能进复赛。他追我好久我都没答应，就因为他笨，又穷。

“小组讨论时那些人只会互相埋怨，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我突然想到了那家伙，

我想知道你们组的打算，就给他打了电话。他二话没说就把你们交了底，但没说点子是谁出的。我当时只想赢，也没多想。

“公布结果那天你们组全都选你死，我就猜到主意是你出的，找那家伙核实，他告诉我，不只我们偷的点子是你的，连随机应变临阵出招也多亏你；他说虽然他们害你，但心底还是很服气的。我也服气。我发现自己和你的距离太大了。而且，这次的事还有，上次偷钱的事加在一起，你宁肯不说话、受委屈，也不肯出卖人，我觉得你人品是真的好。所以我退出。幸亏，幸亏我先说了要退出，不然被阮总揭穿，那多没面子。”她抬起头看着尤尤，笑得很勉强。尤尤的手刚搭上她的肩，她的泪就不可抑制地落下来：“其实今天告诉你作文答案时撒了谎，我妈教我的所有事里，第一件就是无论如何首先得做个好人，她说女孩子一定要品行端正。可在我做了那些事以后，还跟你说做个好人，我说不出口，我——”“好了不说了。”尤尤不得不打断她，否则她真要跪地忏悔重新做人了。

尤尤翻遍了包也没找到一张纸巾，只好把棉布衬衫扯出袖子给她擦眼睛：“我还是搞不懂你为什么要退出，也弄不清你哭的意思。经过这些事儿，虽然你说了这么多，可我没法做到把你当朋友，可能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是这么容易能拉近的吧。抱歉。不过你别胡思乱想，我没你想得那么好，你也没自己想得那么坏。只是个人做个人必须做的罢了。”

尤尤的胜利得到了齐东毫不吝啬的夸奖，她本人却闷闷不乐开不起心来。齐东问为什么，她只嘟哝了一句。

“阮碧太可怕了。”

## 12

从齐东那儿不自在地分手后，几天里小破不见人影，尤尤打了一阵电话，决定还是去公司找她，顺便辞职。阮碧那边已报到过了，精力不许她上学同时兼两份工，再说也不用担心没有钱了。

赶上班前到了公司，跟领班说明来意，又说要找小破，人家告诉她在更衣室，便匆匆跑去。推开门却不见人，只一个冬菇头女孩子背过身在换衣服，尤尤正欲关

门退出，却瞟见她在解胸衣搭扣，背后分明是小破的紫龙文身。

她喊“小破”，冬菇女孩转过脸：齐厚刘海儿盖住了眉，突出了深深的眼尖尖的腮，长不过耳垂的发乖乖贴合脸颊的弧线，一张表情丰富的嘴——是小破没错。

只是人又不同：更瘦了些，尤其眉眼间竟有点戚戚之感，全不同往时飞扬跋扈的神采，肩也削削的。

尤尤走去摸着她的发：“你又换新假发了吗?”

“啊，没。”她浑然不觉地摸摸耳畔的头发，仿佛那里不平整了一般，“我剪了。”

“为什么，你不是最喜欢头发了？前几天还说要去弄成大波浪的！短成这样还怎么做髻呢?”

她闷闷地哼了一声。

“那天你怎么了，怎么走了？我找你也找不到。”

“那天……”她迟疑的语气突然变化，眼也重新找到了光彩，她飞快地一气说，“那天心情不好，想找你去喝酒。”

“那些纸钱——”

“纸钱啊，我妈死了，我烧给她的，所以我才心情不好嘛。”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哎呀，死妈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她凌厉地打断尤尤，恢复了往昔的模样，“你说头发啊，我新做的，这种叫 BOBO 头，维达沙宣给我设计的，说只适合我这种酷酷又高雅型的，你看好不好?”

尤尤见她又胡说八道起来，只当是没事了，也就笑：“好，好得很。”

“嗯!”她欢喜起来，蹦蹦跳跳地去衣柜里翻了翻，擎着化妆包出来，“现在你去吧，我要臭臭美上班了!”

“好。噢对了，我今天来辞职的，详细情形等回家跟你细说。那我先走了啊。”

她答应着，没回头。尤尤关门时看到她抿着嘴翘着眼画睫毛的样子，忽然想起初识时她秀文身的神气活现，又记起刚来上班时她给自己装扮，突然觉得两人陌生了，小破的那个侧影也很寂寞。

像尤尤这般亮丽光鲜杀人公司的新人，往往登场会很风光，即使没有欢迎派对的花环蛋糕，也会有大 boss 握手勉励的亲和，等待尤尤的却绝对不然。

第一天上班就被搞了个隔离培训，学了整三小时的员工手册，负责培训的人尤尤见过，就是初试时故意把英文说得流利无比的女考官。秘书小姐把尤尤带到她办公室，要为二人做介绍时，被她打断了："我是你的直接主管。你可以叫我 Regina。我知道你的来历。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阮总招考的，就特殊，甚至有优越感，那你错了。我要告诉你，这里每个员工阮总都亲自考查过，你没任何不一样。"她说话时鼻翼先褶皱，接着向两侧微微拉扯，是一副不屑的神情，"你毕业前在本公司都属于实习期，不拿全薪的，这个了解吧？暂时不安排固定职位给你，见习一段以后再做决定，这个知道吧？你上课占用的时间要减薪，而且不能影响工作，当天任务要按时完成，这个清楚吧？"尤尤发现她的问句只是设问，并不等也不许对方回答，"清楚的话把这些表格填了，下班前交到人力资源部。"她不抬头地推出一沓文件夹，并拢的食指中指在空中点点，尤尤这才拖把椅子来坐了。

然后是长篇累牍的"公司规定"，内容当然也有福利假期薪酬的享受，但更多的是对"员工义务"的强调。终于等她说完可以离开了，尤尤刚起身向门口走，一口气还没松下就被重新叫住，只好转身听她吩咐，见她一双眼神反感地盯住自己的平跟软底便鞋："公司的个人形象管理要求，你报到那天没拿到吗？鞋跟 4 厘米至 6 厘米的高度，这规定你以为是什么？摆设？回去换掉，明天我不希望看到你再穿非正装来上班！"

尤尤下班前特意拿了份员工手册放在身上，地铁上研读了一路。第二天把自己打扮成了着装样板：烟黑套装本白衬衫，裙摆过膝一寸，丝袜，盘发，淡香水，没首饰。她特意买了百货公司最职业的一双鞋，浅口黑色高跟，只在鞋勒处缀一朵小小的鞣皮结子。

尤尤注意到 Regina 进办公室前特意经过自己身边，不过这身装备显然无懈可击，她目光飘忽着上下几眼，终于不做声地走了。

好景不长。午休刚过，Regina 的秘书就送了一沓报表过来："这片楼盘的整体橱柜报价有问题，你去现场把型号核对一下，尽快完成，Regina 开会要用。"

当日虽是艳阳高照，却是个大风天，擎着文件踩着高跟的尤尤用足一刻钟才从大路走到工地，刚进现场就傻了：满眼密密麻麻堆着建材，管道里水咕噜噜滚了遍地，没布好的线路绕得盘丝洞一般，沟沟壑壑的路况根本不是她这身装扮能应付的。

她硬着头皮往里走，先找好能立足的地方，再抻长身体去够橱柜里那些蚂蚁小

字。有些顶柜实在太高，任怎么眯眼抻脖都看不清，只好踩折叠梯上去抄——只是铅笔裙细高跟实在束手缚脚，颤巍巍鼓捣了半小时还有一大半户型没完成。她正急得满头汗，公司打电话来催，Regina已等在会议室，尤尤夹着电话被她怒气冲天地训，一手写字板一手去扶墙壁，一个没站好从梯上摔下来，幸好站得不高，却扭断了鞋跟，回头看裙子也挂破了，电话那头还不停地骂。

晕头转向中看到房角的电工柜，突然灵机一动，跑去打开，果然翻出半套绝缘服来。她心一横，找个背人处脱了裙子，一咬牙把那油腻腻的肥工裤套上腿，又踢掉高跟鞋，穿上那不知谁的臭胶鞋，绑紧走两步仍嫌大，索性把鞋带拉出来缠在小腿上。

换装后果然不一样，尤尤猴儿似的上高爬低，不多会就搞定了。也等不及换回去，把衣服胡乱一塞，抱着数据就往回赶，在大门碰上公司工程车，一群人正上车，有人远远叫她："格格，齐格格。"她走近了看，是个老外，眉目间甚是眼熟，又听他说："What's your most frustrated experience?"（你最沮丧的经历是什么?）原来是初试时那个考官，便也笑笑："I think this look may be my most frustrated experience so far, look at me."（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副模样就是我最沮丧的了，你瞧瞧。）

届时尤尤已闪掉西装外套，只余白衬衫塞在工裤里，背带一上一下挂在肩上，发髻乱了，从歪扣的安全帽里飞出些刘海儿，拎着个电工包，里面随便装着皱成一团的衣物，脸也是脏的，俏皮模样逗笑了他，嘴上却说："Nono, you look cute."（不不，你看上去很可爱。）又让到一边，"Do you want a ride?"（要搭车吗?）尤尤正要打车回去，便点点头。他也跟着上来，坐在她和一大盘管线之间，歪过头饶有兴味地看着她怪里怪气的装扮。尤尤给瞧得不好意思，便问他怎么认得她的。

他飞快地吐出一串话，她听不清只好Pardon，他笑笑，说："我面试过你。你胜出的颁奖会，我去了。"他中文说得慢，发音却还准，"我叫Ronald，我的公司负责你们这个工程，我不常驻这里，没工作就回国去。面试是你们公司让我去客串的。"尤尤睁大了眼："你会说'客串'啊，了不起。"他做个害羞的表情，两人都笑起来。

上班后第一个周末，尤尤被齐东叫去家里吃饭。他一边把牛排饼放在平锅里煎得吱吱叫，一边回头问她："怎么样？当上OL，美得找不着北了吧?"

她在屋里闲闲地转，把小龟从玻璃缸里掏出来放进手心："是找不着北了，不过可不是美的。"

"怎了?"

"我那个主管啊，简直是个鬼。就说最烦那种明是中国人却偏要所有人叫她英文名的。R-e-g-i-n-a，呕。真当自己女王了（单词 regina 在英文中是女王的意思)。"她吐舌头，躺软在沙发上，"派一堆没必要的事不说，还故意刁难。让穿职业装，一会儿又把人赶去工地，刚买的鞋弄坏了，最贵的一套裙子也挂破掉。我在办公室放了登山鞋和户外服，一级战备，不夸张。"

"不算什么吧。一切为了你的目的，想着这个。"他在搅酱汁了，黑椒和洋葱的香气袅袅绕了满屋。

"目的? 哎。不说倒没什么，说起来就憋气死了。光对着 Regina 大婶斗智斗勇，阮碧连半句话都没说上。费那么大劲去了，本以为不当亲信也得是个扈从，以现在这种人微言轻的程度，一百年后吧。"

"这么说公司对你半点吸引力都没了。"

"也不能这么说。跟你说，我碰见面试我的那老外了，比 Regina 牛，他的公司是我们工程的乙方，对我就挺好，仔细一看，还挺帅!"

"比大婶还牛，那岂不是比你小齐叔叔我还老。别痴心妄想了，好好上班。"

尤尤白他："成天被你指画着这么做那么做，活得够沉重了，想谈恋爱也没错吧。再说，他和你，不一样!"

她听到齐东问了句"哪儿不一样"，却没等她回答就紧接着转了话题："开饭，小火熬炖十小时的洋葱芹菜胡萝卜黑椒汤，够专业吧。"他把牛排盛了盘端给她，为她浇上酱汁，"我再教给你一句话：如果不能战胜他，就加入他。美国人把这话当警世通言，不是白来的。你现在没法和阮碧硬碰硬，只能好好干，亲近她，必要时还得讨好她。你记着啊，别随便在阮碧那儿轻举妄动，这事儿急不得，等我再——"

"你再想办法，知道知道了。"她随便切了肉叉进嘴里，随便嚼嚼咽了。尤尤有点心不在焉，否则她该会感到蹊跷：当时看着她的齐东，哪里是有些不同的。

尤尤表面把齐东答应得干脆，实际小主意早蠢蠢欲动了。她的位子离开办公平

台的中轴线不远，正对着通向阮碧办公室的走廊，百叶窗开着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她对着部门经理们发号施令，踱着急匆匆的步子打电话，或是把不满意的文件揉碎了扔在助理脚下——她的每一个动作、表情、口型，都让尤尤一次次想到爸：他在世界边缘的那个疯人院，早不知变成什么惨样子，她不能去看他，却只能在这儿，时时刻刻对着这个狂妄的女人，耗尽浑身气力才能克制住冲动不让自己上前，把脚踩在她矫揉造作的脸上！

尤尤总想象着，突然有一天被她得到一个U盘，里面记载着妈妈被害的真相，文字、图片、录音，一切证据应有尽有，让她拷贝几百上千份，寄去她能查到的所有法院、检察院，为母报仇为父申冤——可她又怕，怕真相不是她所希望的。万一事情不是她一直相信的那样，万一妈妈的死爸真的有份，万一齐东错了，万一……人胡思乱想起来路会越来越窄，把自己逼进死角的尤尤，发疯般地渴求着真相，她像躲在暗处的野兽，眼睛发亮地等待一个机会。

这天公司突然来了一队怪人，连衣裤护目镜大口罩全副武装，擎着药筒喷头径直往阮碧办公室去了，职员们都惊诧得很，打听之下原来是阮碧度假时自外地运回的一座古董细工漆柜长了白蚁，请了杀虫公司来治。鼓捣一天，走时整个房间从内里罩上防护布，留了门窗，因为灌注有毒药剂，公司破例放假，员工们早早欢天喜地下班回家，只一人趁夜色偷偷溜了回去。

她没开灯，摸黑进去，室内有种直冲鼻喉的气味。周遭一片暗蓝，窗底的绿色植物，桌上的毛绒玩意儿，白天温和生活气的物件都变得诡异。她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阮碧办公室前，不出所料地发现日常紧闭的窗都微微敞着。伸手进去拨开防护布，黑洞洞冷魆魆，她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防护布隔绝了天光，这里比外面还要暗了许多，空气中隐隐飘浮着淡淡的白烟，接近地面的地方还要浓些，她觉得眼睛辣辣的。

把所有储物的家具都摸了一遍，绝大部分上了锁，余下的只装着无关痛痒的东西；又去开电脑，屏幕亮起来时头晕了一下，她以为只是不适应这突然而至的光，搓搓手焦急地等着开机，却很快发现不成：自然是设了密码的。她胡乱试了几个，然后沮丧地发现只知道阮碧的办公电话。不甘心放弃，正要在附近找找线索，突然一阵剧烈的眩晕，心说不好，立刻关电脑往外走。

她拼命想不能昏在阮碧办公室不能昏在这里，感到自己软绵绵翻过窗，摔麻袋

般把身体扔下地，死撑着爬出好一段距离才停下，此时连打电话的气力都没了。她大口喘着粗气，感觉鼻腔往下整条呼吸道火烧火燎，想着“我就要这么蠢地死掉了”，终于晕了过去。

尤尤在医院醒来，刚睁眼就听到小破叫：“醒啦！大夫，护士！”她抬起沉甸甸的头，看到小破跑出去的背影，又见齐东坐在门口，就问“我怎么啦”，他抱着手臂黑着脸，只是不说话。

小破带着医生护士一忽儿地飞回来，大夫给尤尤做了检查，点点头出去了。小破即刻绽开个巨大的笑脸：“你没事了，可担心死我们了！”“我怎么了？”“大夫说你杀虫剂中毒，搞不好会出人命的。我正上班呢，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是个男的，说在公司‘捡到’你晕倒，让我赶紧来医院，我到了一看是个外国帅哥呀，怪不得说起话咬舌咬嘴的。他还给齐东打了电话。”小破说起“齐东”时声音陡然低下去，她把眼角向后瞥瞥，见他上前便退到一边。

齐东接过话茬，语气是截然不同：“Ronald 回公司还设备，看到门没锁，进去就见到你，你捡了条命。”尤尤挣扎着起身：“他人呢？”“他走啦。我们仨守了你一夜，天亮时大夫说你稳定了他才去上班，还说帮你请假，让你好好养着。”小破凑上来，笑嘻嘻的。她还要说话，被齐东一句话卸去全部笑意：“我和她有话要说。”小破愣一会儿，说：“那我先走，再来看你。”她摸摸尤尤的发，给尤尤试到她凉沁沁的手指。然后她轻轻退了出去。

几乎在小破关上门的刹那，齐东就俯身到尤尤面前，压低嗓音吼她：“你晕在哪儿的？”尤尤把脸扭去一旁，不明所以地喃喃：“是又怎样。”“要是被他们抓到你去过阮碧办公室就完了！”他的表情穷凶极恶，光头在她眼前显得巨大而突兀，尤尤突然感到无以复加的冰冷，她闭上眼和嘴巴，拒绝看他和再说话。

在医院躺了又一天，次日过午尤尤出院了，齐东为她办完手续，伸手来搀她，被她一闪腰躲开，于是不再强求，冷笑着看她扶墙往外挪；走不到几米她就软下去半跪在地，只好任由他拎起自己大力地扶在肘弯下。

车走了一段不对劲，她忙说“我不去你那儿”，他不答，继续开，她又说“我不和你住一起”，手也缠到方向盘上来，他甩掉她的手，扬臂扯出安全带扣上她：“别臭美。早说了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就放我回去找小破！”

“那女人靠得住？”他鼻孔里哼一声，“扔下你多少回了？你现在这半条命，臭在那破房子都没人知道。”

她一时没话，只好把自己狠狠摔在靠背上：“小破怎么你了你这么恨她？”

“我恨她？犯得着吗？我跟她没话说，跟个舞小姐有什么可说的。”话音未落他就意识到说得大错特错了，再看尤尤时她已不说话，只坐在那冷漠得像件物品。

他把卧室让给她，自己去书房打地铺，黄昏时把晚餐端到房间来。尤尤面向窗外坐着，不回头，也没吃东西。她就那么坐着送走了日落，屋里的光照一寸寸不见，把她剩在黑暗里。

不知到几点，他推开门，站在那儿。她没动，桌上羹汤早冷了。他走进来，自顾自说：“为下午的话向你道歉。不过我还是要说前天晚上你的行为很愚蠢。不只前天，像今天这种遇事就把自己关起来不见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幼稚？”他等了会儿，看她仍没意思开口，只好转身退出，却听到她慢吞吞问：“你总这么含糊这么模棱两可吗。”“什么？”“你从没把任何一件事挑明过。你是谁，为什么帮我，小破的事，还有……你什么都不跟我说。”她想问“咱们以后怎么办”，转念觉得太容易误会，就咽住了。

他笑笑，说：“人活着不就是模棱两可。再说，你想知道的事，都和你无关，谁也没义务告诉你。”他离开房间，又回来，“让你在这儿，是因为你病着还没人管，毕竟你学校联络卡上写的是我。我不管你以后去哪里、会怎样，这几天你给我把饭吃饱，把觉睡足，少这么矫情。”

他走了，把她重新关在黑暗里。

## 13

尤尤在齐东家养病，很听话地吃饭休息，只是一周后不辞而别，他也没再找她。她在公司步入正轨，要学的东西还多，Regina时时刁难，又渐渐升上大四，课程少了，周遭同学飞着心思奔生计，她索性把精力一并投入工作去，报仇之类的事好像淡了，倒是齐东的话“如果不能战胜他，就加入他”常常想起。

Regina说话算话，一句“实习期不安排固定职位”贯彻到底，尤尤被她各部门

调来调去，成了标准的替补职员，这倒也不全是坏事，真正学了些东西。尤尤被她拨拉到公关部时恰逢公司周年庆前夕，各种庆典应酬迎来送往忙到跳脚，经验不足的她顾此失彼，被骂到臭头是家常便饭的事，只好愈发勤勉，团团跟着经理讨活儿，订盒饭贴海报都一并做了。

到了周年庆当晚的酒会，那更是烈火油烹鲜花着锦，人人严阵以待，尤尤一类的小文员没资格在这种名流头脸攒动的场合露面，只是在会场周边打杂跑腿，对着咫尺天涯的衣香鬓影徒然兴叹而已。她被打发去查收祝贺花篮，从开场前三小时就守在原地不停手地签收条，晒得头昏脑涨，傍晚时总算告一段落，刚要站下歇歇，突然发现小工们把花篮摆放得很是随意，她不知这是否合规矩，想找经理问却不见人，四下一望，见 Regina 艳光四射地在不远处迎宾，就跑去把缘由说了。Regina 正和一对装扮显赫的夫妇寒暄，笑到皮都硬了，哪有空暇理她，斜着眼说她这是要偷懒，又打发她去对菜单。

尤尤正往后厨去，突然见阮碧站在台阶上招手叫人，连忙跑到跟前堆了笑问："阮总什么事？"阮碧打量着她："你哪个部门的？看着眼生。"尤尤答："我叫齐格格，在公关部。"阮碧一拍额头，噢一声指她："公关司仪比赛进来的是不是？"尤尤点头："对，阮总记性真好。"她像没听见，只说："我把手包落车里了，这会儿要打个电话，你去帮我拿来。"尤尤从她手中接过车钥匙要走，却想到大半年了唯一一回离她这么近，便心一横，回转头说："阮总，有件小事本不该烦您的，可经理忙会场去了 Regina 也没空，我就想问问，咱们门口的祝贺花篮，是不是该按客人的位次摆放？"她皱皱眉，没听懂一般，一会儿才点头："是啊，那当然。"

尤尤领了旨，赶忙取了手包送给她，去后厨要了菜单交给会场，又匆匆忙到门口看着小工重新摆花篮。她拿着客人名单，正指挥他们排着，背后突然一声断喝："谁让你们这么弄的？"不用看都知道是谁，她只好调整表情，微笑着转过身迎接暴风，果然 Regina 劈头盖脸地说："本来摆得好好的，这会儿弄这么乱怎么办，客人眼看都到了！位次之类的谁从这上面看？!"

尤尤把头压得低低的，却听另一个声音不怒而威地说："我让她调的。Regina 你也太不经心了，有些人最计较这类小事，为这个得罪他们，值吗？又显得咱们这点礼节都不懂。手下发现问题你应该表扬，怎么犯浑呢。"尤尤一抬头，阮碧不知什么时候跟过来了，"另外，公关比赛的小冠军让你给我好好关照，我还要用的，

我跟你说过的吧？怎么我忙忘了你都不提醒一声的，什么意思？你跟我过来。”

阮碧带着蔫蔫的Regina径直走了，一眼都没看尤尤，但尤尤猜想，自己的好日子要到了。

尤尤高兴得过早，酒会后日子照旧，平步青云的迹象一丝儿没有，被排挤得反而变本加厉了。

这天清晨刚上班，尤尤如常打过卡走去座位，却有人已坐了自己的椅子，她懵懂地问，不想对方更蒙，一脸无辜只说是Regina让我坐这儿的。尤尤明白又是整她的新招数，却一下没了主意，此时她端着刚泡好极烫的咖啡，大衣搭在小臂上，拎着公事包，腋下夹厚厚一沓文件，剩下的手还抓着中午要吃的饭盒，茫茫然站在人来人往的平台中央，格格不人。

四顾之下，看到窗根下有经久不用的桌子，只好擎着一干物品颤悠悠退过去，眼看到了，给个赶去影印的冒失鬼撞了一下，除去咖啡所有东西全掉了，饭盒扣过来撒得心花怒放。正无奈地收拾，Regina的秘书来了，放下大捧的文件夹：“这些看完做个分析图表出来，今天就要。Regina特别交代如果做不完就要加班，”她居然还在周全地微笑，“总之十二点前要完成，知道吗?”

一整天尤尤都在颠沛流离，搬着山似的文件到处蹭电脑，有位子空了就赶忙上前用几下，人家回来又忙不迭让开，好容易撑到下班，进度才完成不到一半，果然要加班。

偌大平台渐渐人烟稀少，尤尤噼啪打着字，肚里也咕噜起来，不敢去吃饭，怕饱感会挤跑灵感。天黑了，她不知不觉扭亮台灯。

总算做完时已过十一点，直直腰起身，却抖抖打个寒战：四周黑到阴森，幽幽的像生化危机里丧尸出没的现场——其实钻阮碧办公室那次要可怕得多，但做贼的心虚和兴奋盖过了恐惧，这回不同，尤尤被吓得不轻，她倏地坐下，把台灯光幅开到最大，缩进那圈仍嫌小的昏黄里手足冰凉。

城市正是多风季节，从走廊里呜呜灌进来，声控灯也跟着明明灭灭，尤尤鼓了好几通劲仍是脚软——她都不知道自己竟是这么胆小的。想干脆就这样熬到天亮吧，又觉背后发冷，低头看看桌下的黑洞洞，冷不丁想起《咒怨》小孩子蓝荧荧的脸——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哆嗦着摸出电话，要打给齐东时却听到脚步声，在走

廊咔哒咔哒响起来。

大学流传的拖鞋怪老头一类故事，就是此刻用来吓自己的，尤尤末梢神经都麻掉，不能动，只僵僵等那声音走近，看见鬼影在毛玻璃后面是茸茸一团——门吱扭开了，那东西走进来，爽朗地说一句："Hi there!"

尤尤伸开蜷上椅面的脚，探探地去看来人，刚认出就欢叫一声奔过去："Ronald!"他的灰色眼睛有趣地盯着她看："哦齐格格。上次回国前'捡到'你，这次刚到中国，我又'捡到'你啦。可是，Why do you look so pale?（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苍白?）病还没好吗?""我好了，是……"她不好意思地指周围，"你看，Resident evil（生化危机）。"他愣愣，明白了："我也怕黑，所以加完班来看有没有人陪我下楼。"他把手放在胸口做个害怕表情，她跟着笑。

下电梯时Ronald问尤尤为什么不搬办公室，她莫名得很，他便小心地说："我知道你很忙，而且人人都有各自的工作习惯，可是享受公司提供的待遇，不仅是你的权利，也是礼貌。"她茫然加剧，他又说："你被调任私人助理了，对吧?""什么，谁的助理?""President阮的呀。前天我听到她告诉Regina给你配办公室，Regina没说吗?"

这个Regina。

尤尤哭笑不得，只好胡诌在等工作交清来不及搬走，又想Ronald作为外人都能听说的事自己竟不知道，公司人脉有待加强了。正走着神就听得咕隆一声巨响，原来是肚子的抗议在这铁皮盒子里给放大成怪兽咆哮了。不等她尴尬，Ronald就拍着肚子善解人意地说我饿，两人齐齐笑了。

他们在7-Eleven买了关东煮和日本饭团来吃，付账时尤尤要AA，被他捂住钱包："我入乡随俗，给女士买单，有面子。"她又给逗笑，这老外还真有趣。

尤尤成为阮总私人助理后很快发现，只不过是换了办公室，阮总对Regina的信任不可能那么快被她抢来，煮咖啡等家常的事也有秘书，她仍没有太多机会接近阮碧，但此时的她已不会冒进。尤尤明白，从随扈到亲信的距离需要耐心和聪明来填。

当然别人的生活也在继续。尤尤总是忍不住上同学录，杉山的女友兼发言人骄傲地宣布不日将双双回国探亲，尤尤赶在那些大秀幸福的照片刷出来之前关掉了网页——单是那些娇嗲悱恻的文字就足以深深刺痛她了。她关得太快，没看到那对小

情侣此行目的地就是她所在的城市，更料不到有一段她不想要的邂逅在将来。

尤尤发现自己其实挺孤独，齐东消失后更是连吵架的人都没有，而小破呢。小破的夜生活依然丰富，时不时也会失踪几宿，偶尔好奇地问到齐东的去向，尤尤只笑笑——不知怎的，小破于她，仍是同睡一张床的姐妹，逛街做头发嘻嘻哈哈，却不再是可以将全部过去身家性命舒心交付的知己，她不明白。也许女孩子长大，壳也会变厚，她和小破，她们各自守着的心事，也各自结成了茧子。

自小到大，尤尤的成长总比同龄女孩子赶得前些，如今一般大的女生们或在为简历拍摄浓淡相宜的写真，或从父母处拿了钱为置办面试的行头，或与男友做分离前最后不舍的话别，尤尤呢，却已盘高了头发在一个挨一个的公务会议上为自己讨生活了。

会真的多，且绝不是机关那种睡一觉散场的喝茶会。私人助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替阮总旁听那些她无暇出席的会议，必须调动了全身的神经元，才能把那些枯燥烦琐易混淆的议条和数据记下来搞通透，以便向阮总汇报时保证精准简洁——也因为此，尤尤发现 Regina 的狂妄果然不是徒有其表，她异于常人的精力充沛思维缜密，十几小时的谈判下来依然能一眼指出合约书里的文字漏洞。她佩服之余更有些惶恐，担心即使有天真能把 Regina 取而代之，自己也决计没本事如她般游刃有余，这样大手笔地虏获阮碧的信任。

就在尤尤信心动摇、自怨自艾的时候，恍若神明的 Regina 竟开始接连犯错，最终导致尤尤以为遥不可及的那个结果提前到来。

公司计划收购一座旧楼群，翻新后改建成大型娱乐会所，项目是 Regina 全权负责的，从议价、建材到后期管理都筹划得滴水不漏，选址尤其出色：是在闹市区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毗邻城中最大的餐饮圈，一旦建成就是食客们酒足饭饱后的首选去处。Regina 把企划书放在阮碧桌上，阮总的慧眼几乎是刚瞥到那个街区的客流量就拍了板，断定这绝对是棵摇钱树。

签合约的前一天下午，尤尤被 Regina 打发去现场核查最后一批数据，测绘员摆开全站仪[1]热热闹闹忙起来，她正带着图纸工程册巡视，突然心头一个咯噔，连忙

① 全站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因一次安置仪器就可完成该测站上全部测量工作，得名全站仪。广泛用于地上大型建筑和地下隧道施工等精密工程测量。

奔出去看看街面，又回身楼上楼下跑了几遭，那疑虑却越发深重，坠得人七上八下，回到公司也想不通，只好找 Regina 把想法说了，建议推迟签约。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要求，女王怎么可能买账，自然又挨了训："我知道你动什么心思。想取代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变着法儿地跟老板那儿起腻，也不掂量掂量斤两！要做到我这一步，你还早呢。听好了齐格格，这工程我投的心血不是一点半点，明天签约以前要是有谁敢跟老板瞎吹风，别怪我不客气！"

她眉飞眼横炸一通走了，扔下尤尤自己好一顿思量。瞻前想后，到底决定坚持己见，于是开了电脑，安心坐下来加班到夜半，想明天少不得翻天覆地一场折腾了。

签约地点在对方公司，Regina 留了心眼，提前把尤尤打发过去布置会场，自己押后，不给她接触阮总的机会。阮碧手机一如往常地转接，尤尤只好抱着资料守在门口，怀揣兔子似的乱跳：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她毫无把握，这行当水太深，严重缺乏经验的她只能赌。押对了，花团锦簇；押错了……押错了，大不了定个咆哮公堂之罪赶出公司——可她的仇呢。某一时刻她想索性不出这个头了，却舍不得好机会——万一阮碧认同她的意见，不仅打击了 Regina，还能把自己往前送上老大一截。尤尤忽然极想打电话给齐东，他一定知道怎么办。

阮碧到了，果不出其然地前簇后拥，和尤尤之间隔了少说三层人，一转眼双方都诚恳地讲了话，也友好地握过手，那该死的合约摆上桌，连签字笔都递到手里了——实在等不到机会，不得不硬上了。

尤尤猛一低头闭眼，径自冲上签字台，伏在阮碧耳边说："阮总这约不能签。"她不知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只想确保她一定离开会议室。一路上眼前都浮着粉红色绵雾，透过这层云翳，尤尤看到 Regina 恨到极限的表情，她一定暴怒得想要冲上来扯掉她的头，可这无济于事，尤尤已把阮总带到侧厅，关上了门。

众人哗然。

尤尤把市区图和建筑蓝图在阮碧面前铺开，她明白人们会很快从惊愕中恢复，自己时间紧迫，因此尽可能说得快而简短："这个计划疏忽了停车场的选址，阮总您看这一地区街道非常拥挤，如果建成会所，门前根本没有可以停车的地方，最近的公用停车场在一点五公里以外，我们针对的消费层绝大部分以车代步，不可能走这三千米。没有停车场就等于掐断客源，娱乐会所就只是个昂贵的摆设。"她把报表摊开在阮碧面前，上面列满了前晚自己做出的数据，"想让这个项目起死回生只

有加建停车场，方案有三个：第一，加挖地下停车场，可这是旧楼翻新，原有的承重结构根本不允许；第二，买地，可这地方寸土寸金不说，即使不顾成本也买不到足够近的地皮；第三，定点爆破，拆除原有建筑群的一部分作为停车场，可在这么密集的建筑条件下爆破，会极大地增加成本，甚至比第二个方法更贵。所以我认为应该终止这个得不偿失的项目。”她又打开一个文件夹，“我知道您讨厌属下打小报告，可作为决策者，您一定不愿意公司有盲区，所以我觉得您有必要了解这次改建工程承包方的身份。我做功课时偶然发现这家建筑公司的账号眼熟，于是打了几个电话，发现其法人代表是 Regina 的舅舅。”

尤尤边说边发现阮碧的表情变化得有趣：起初幸灾乐祸等看戏，继而眉头微蹙认真听，最后那杂陈着失落惊诧狐疑愤怒的一张面孔让尤尤坚信，她押对了。

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整个办公平台目睹了 Regina 的挨骂：正襟危坐的阮总看上去和风细雨，侧立一旁的 Regina 却气焰全消。训话持续了个把小时，Regina 打开门冷冷地说：“齐格格，阮总叫你进来。”

尤尤照吩咐把之前的话复述一遍，说到 Regina 舅舅的事时，阮碧冷笑一声：“你听听。之前你那些事我不是不知道，毕竟跟我这么多年，本来就该大家分得好处，可你也该差不多些！连个新人都能轻易看透你的花招，让我怎么办？”她说到激动处，肩头一耸一耸起伏，又把一对手指夹住额头，歇了半刻才说，“你的那些事情，自己回去好好理理，这两年也是有些不像话了。先出去吧。”

Regina 低眉顺眼关门退出，阮碧回脸对着尤尤：“这次你给公司避免了不小的损失。说吧，你想要什么？”她把奖励给得太过突然，尤尤几乎招架不住，但明显的是此时此刻，开出任何实质性条件都是不明智的，于是淡淡答道：“阮总，我没想过要奖励，问题是我发现的，要不说就是犯错了。再说，这次只是我运气好，小聪明派上了用场；Regina 那边您别太生气，这项目她真的付出很多，停车场可以说是百密一疏。”

“百密一疏……这一疏，差点输掉我几千万。”阮碧看着窗外慢慢说，“没人说过你不是靠小聪明来的。没错，你确实立了功，Regina 也确实犯了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别想多了。既然你说了什么都不要，我也乐得清净，你可以出去了。”

尤尤出门一抬头，Regina 等在对面，两只眉毛紧紧吊着：“以后少在老板跟前

假惺惺维护我，问问你自己，你配吗?”极尽怨毒地瞪一眼，扭扭走了。尤尤望着她随步调颤动得风情婉转的发梢笑笑，又回头对着阮碧在心里啐一口，暗骂“一对装逼女人，倒是绝配”。

# 14

停车场事件后 Regina 消失了一段时间，据说被阮总放了长假，再回来时人变了不少，更瘦了些，皮肤也泛出健康的太阳色，又带回不少海产品送给同事，人人都分得了，独尤尤没有，她也不介意，只自嘲倘若自己有份才得当心呢。

奇怪的是 Regina 随身带着最大的一包，用塑料袋裹得严实，到末了也没送给谁，尤尤当她定是留了献给阮总的，却也没见到她拎出来。

快下班时尤尤去取刊登了阮碧专访的杂志，人家媒体热情，用牛皮纸扎好一路送到车上，不想给得多了，刚下车就掉落一地，想是路上颠散的，好在就到了，索性随便收收抱在胸前，匆匆上楼去。

刚出电梯就见 Ronald 远远走来，打着招呼要帮她拿，尤尤瞟见 Regina 在办公室撩着百叶窗远远地冷笑，脚下便不敢停，一边说不用：“阮总着急看，我拿去给她过完目就送一些到餐厅去，别麻烦啦。”她只顾急急走，一个绊子摔在地上，Ronald 笑着蹲下帮她，尤尤窘得乱看，冷不丁某个桌洞底下，意想不到眼熟的物件在那里，虽藏得深，暗里也能看清是免税店塑料袋裹严实的，状貌颜色都是Regina随身带的那一大包——这也奇了，私人办公室的东西如何长脚跑到办公平台来，放这么隐秘，显见是人藏的，难道有贼不成。

她失着神起身，头顶撞上 Ronald 下巴，两人正笑着，却听哗啦一声响，原来是刚还站着冷笑的 Regina 突然扔下百叶窗走了。不过怪疼的，小事自然撞忘了。

下班后尤尤去烧腊店买了个酱猪肘，想赶回家看小破。她近来常和一起的姐妹起口角，短短半年已换了好几个地方，又总喝醉，尤尤早晨出门前她才回来，中午打电话时酒还没醒，她着实有些担心。

刚上车就接到 Ronald 电话，公车上吵，他听不清她，就问她能不能说英语，尤尤平生最恨公共场合用英语大声讲电话的人，只好说对不起咱中文吧，于是两人费力地对喊起来。

Ronald：“咱们一起吃饭好吗？”

尤尤：“为什么？”

“呃……为你的头和我的下巴。”

尤尤笑得开心：“那，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个 appointment，还是个 date[1]？”

他一愣：“为什么？”

“我本来约了朋友，如果是 appointment，就邀她一起来；如果是 date，那抱歉只能下次啦。”

他认真地想了想，认真地说：“appointment.”

“那好，我先打给她再打给你，咱们约地方。”

他应一声，却不挂电话，于是尤尤又“喂”一声：“还有事吗 Ronald？”

“没了呀。”

“那怎么不挂电话？”

“我在等你先挂。”他语气平静得无辜。

“哦。那拜拜。”尤尤摁掉电话，悄悄感动了一会儿才打电话给小破。

等好半天才接起，那边极嘈杂的样子。尤尤说了缘由，小破答不行晚上要上班，声音是懒懒的；尤尤忙补充“有你见过的那个外国帅哥”，以为她一定上钩，谁想依然是不行，且很快挂了电话。

尤尤沮丧，想小破似乎渐渐有些疏远她了，却又觉得不大会。于是给Ronald 打回去，说朋友临时不来了，咱们还去吗？他不知怎的很兴奋，连连 Why not，又问你在哪里，定下了地方，就在尤尤的下一站。

尤尤下车时 Ronald 已等在路边，她发现他换了衬衫，脸也刚刮过，他为她开车门时飘来一阵好闻的须后水味，该是松木香；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Ronald 察觉她的不对，问：“怎么了，齐格格？”她笑着摇摇头。

到了目的餐厅，刚进门尤尤就感觉不对头，抬头望着 Ronald：“这是……那种吃鹅肝的高级地方吧？”他挠挠头：“也不算高级吧……不过确实有鹅肝可以吃的，怎么啦？”尤尤看看餐厅里盛装高髻的女客人，又指指自己裙摆上蹭脏的污渍，

---

① appointment 指一般的约会，预约；date 常特指男女之间的约会。

"我以为咱们要吃火锅、小笼包子之类的，上一天班又挤车，我现在糟糕死了，还有这个。"她给他看手里捏着的酱猪肘：麻纸包着肥肥的一个，油已愉快地渗出来。

"这是什么?"

"猪肘子。咱们走吧，"她把手在胸线位置比比，"等哪天我也穿成那种露肩膀的咱们再来，我请你，怎么样?"

"为什么，你现在就很漂亮呀。"他非常诚恳地说，"而且我们在德国也常吃烤猪肘子。"他把猪肘子的发音说得异常奇怪，逗笑了尤尤，只好跟着他走去座位。

点过菜，他倾身向前小心地问："齐格格你今天心情不好?"

"没有，怎么这么问。"

"你刚才不愿意说英语，你讨厌老外?"

尤尤被他的"老外"再次逗笑："不是。我不喜欢在外面用英语大声讲电话的人。有些人用这个来炫耀，我不喜欢。"

他不是很懂的样子，却显然轻松了许多，转而称赞她刀叉用得熟练，尤尤顺口想答是别人教的他常带我吃西餐，说到半途却咽住了——不知从何时开始，齐东这名字也变得难以启齿了。

其实尤尤明白 Ronald 对自己的好感，她也很喜欢眼前这个灰眼眸、淡麦发色、笑容明亮、彬彬有礼的 Ronald，只是目前的她连一般恋爱尚且没精力心思应付，又怎敢碰这个掺杂了办公室恋情和文化差异的麻烦呢。只不过气氛实在太好，日常也实在太累，她像根较过劲的链条再也绷不紧，索性就着银鳕鱼把餐酒喝了一口又一口，神志渐渐飘起来。

Ronald 送她回家时特地绕了远路，尤尤做没在意的样子：她喜欢这样，绵绵地看街灯倒退成一道道亮线，也可以什么都不想。Ronald 在身旁说着不紧不慢的话，并不特别等她答，尤尤便舒舒服服将自己调到思绪半飞的频率，飘忽中也听到 Ronald 的一些生活：童年时父母曾带他去地中海度夏，十七岁离家租住到学校附近的公寓，但常常回家吃妈妈做的烤杂肉，大学毕业后去美国住了两年，现在每次回国都会叫上父亲一同钓鳟鱼……Ronald 问尤尤的童年和父母，她只笑笑，说和你很不一样。

终于到了尤尤的门口，Ronald 停下车，向她转过来，天光把他的脸分成轮廓鲜明的几个层次。尤尤看着他英俊的面孔，听到他说："今天——其实是个 date。"她迷迷糊糊笑了："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下一秒钟他已经吻了她，轻轻地吻

在唇上，平静而美好。

Ronald 没说，可尤尤知道他想带她走，但对她来说一个吻也已太多了。

尤尤独自下车，目送他的车灯远了，暗了，消失了，然后在台阶上慢慢坐下来。夜风吹过很清凉，她想起这原来是自己的初吻：她和杉山，他们在年少时就触碰了彼此的身体，却从未亲吻过。原来他们竟然没有亲吻过。

尤尤捂住脸，眼泪就从凉凉的指缝落下去。

那个吻后尤尤和 Ronald 陷入停滞，她无法让自己涉足感情，在大仇未报的此刻。尤尤和这城市大多数寂寞的年轻人一样，会选在心脏空空的时候去书店，站着看那一地的书，有本散文说付诸阙如，古语解释为欠缺本应具有之事物，后面又写阙如被用在医学上形容器官缺失的状态。尤尤合上书页，心情凛冽地想自己一定是个爱情阙如的人，她没办法。

幸好 Ronald 有着一般西方人公私分明的通病，在公司遇到时依然是波澜不惊的平静，不久又回国去了，留尤尤自己，不猜也不想。

然后就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

尤尤在某个夜半发现有一本非用不可的笔记落在办公室，只好穿过半个城去拿，在出租上，她盯着飞速蹦字的计价表想也许该搬个地方住了，交通费比房租还贵。却不免想到她和小破渐渐的疏离，如果再离开同住的房子，会不会变成全然的陌路人？

纠结的她机械化地付钱下车进公司，丝毫没注意自己未开灯办公室却不暗，只在拿了笔记出来时才发现原来 Regina 办公室亮着，然后看到不可置信的一幕：Regina 跨坐在她名贵的乌木办公桌上，揉皱了她名贵的莨绸衬衫。和她一起的男人脱了衣服，一时认不真，尤尤朝旁边让让，他的脸就向她露出来——原来是他。

这小男生虽大尤尤几岁，却十分安静腼腆，平日和女人说话都会垂下眼睫的性格，大概除了名字没有能让人记住的地方：他复姓公良。他就坐在办公平台临近电梯的位子，每次见到尤尤都会礼貌地打招呼——等等，他的位子，不就是 Regina 的那包东西长脚走去的那里？尤尤见过的！

原来如此。

她兀自出神，忘记了自己这样明里站着是很蠢的，待想起躲时已和 Regina 撞了

个四目相对，那女人原本投入得很，瞬时鼻子眼睛移了位，死盯着尤尤，抖抖嘴角扭去斜下的一侧，伸长一只胳膊去够椅背上的裤子。尤尤在她推开忙碌的公良、扑出来前逃离了那里。

接下来几天两人都故作平静，却给尤尤注意到 Regina 办公室的百叶窗异于往常地紧闭，却时不时自里面悄悄揭开一条窄缝。

事发后第二个周一公良没上班，于他这个对员工手册诚惶诚恐的人来说实属异状，但公司偌大，小文员的偶尔缺席必然无人问津，甚至两天后他来整理个人物品离开，也没谁上前问过一句——橡树给吹落了一片叶子，稀松平常。

只一人为他的离开挂心。她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最终也只知道他被炒了。辞退信是 HR 发的，但她相信一定和 Regina 有关。

被这件烦事所累期间，又一难题不期而至：一对访客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她。

尤尤去阮碧办公室送还资料，敲开门发现她在会客，旋即说句抱歉就要退出，阮碧却招呼她进去："都不是外人。"尤尤便走过去，把厚厚纸堆一页页翻着指给她看，一边听她和客人交谈。访者是个年轻女孩，脸庞被精心打理过的漂亮发卷遮住半边，尤尤以站姿角度看不清坐姿的她，但仍能通过那小巧娇柔的腮颊、闪闪发光的贝齿想象出那正丰富变化的表情。她细声细气、高高兴兴地述说着度假见闻：德国的酸牛肉[①]她吃不惯啦，跑遍欧洲都买不到的限量包让她心碎啦。哦，途经香港她"可恶"的男朋友还弄掉了她心爱的田崎珍珠——一个无忧无虑的富家女。

阮碧极可亲地对她的小贵客说："静静，你不是说减肥，我藏的极好的普洱，带回去尝，喝得惯再拿。"又叫住要退出的尤尤，"叫 Sadie 把我最好的那块普洱拿来。"就此时，那个静静第一次转过脸，屈尊降贵看了尤尤一眼。几乎在看清她脸的同时尤尤就低下了头，迅速关门退出，靠墙大口地喘——就是那张精致泰然的脸，在她最怕看见的照片里，总窝心笑着拥在杉山怀中。静静，安静静。这个此生都不想见到的人，远在洋人的地盘还不忘向她炫耀，甚至阴魂不散追到这儿来！其实更诡异的是这两个她最恨的女人怎会凑到一起，可尤尤实在太乱了，她只顾气恨得发抖，躲在一棵巴西木之后蹲了半天才调匀呼吸，刚走出来就一头撞上迎面的人，她抬头他低头，然后一起惊呆了。

---

① 酸牛肉 SOUR BEEF，德国菜中脍炙人口的美食，用醋、香料先腌泡数日，取出后加以焖或炖，食用时切片并附火洋芋酱。

她早该想到的，安静静不只一次宣布过她出双入对的假期计划。

尤尤和杉山，他们就这么再次邂逅，突如其来得像撞过了一窗玻璃。她听见咔啦啦的声音，觉到碎片扎疼了心。她看着他，仍是清爽的发尖和迟疑的眼神，本应安静的表情因难以置信而僵硬；他看着她，她不清楚自己妆好不好头发乱了没，只知道自己从膝关节到牙齿都在打战。

杉山突然笑了一下——笑得勉强，在尤尤却是想念已久的笑颜，她脑中耳边都吵闹，隆隆地跑过几百几千种想法，模糊中听到他说："你看你。"

她胡乱回了句"什么?"

"变了。"他苍白地答，继而沉默。

她垂下眼，抿抿头发。他也跟着低下头，随后发现似的"哦"了一声，她抬起头提问地看他，他指她的吊牌："你在这儿上班?"她立刻反射似的去捂，却已让他看到其上的名字："齐格格？你……"她看着他，虚弱地说："别告诉她见过我，拜托你。"

他微眯的双眼散放出疑惑，正要开口问她，走廊尽头阮碧办公室的门开了，安静静探出身，张望了喊："杉山，杉山!"他回过头，尤尤紧着往转角躲，听到她叫他，"你怎么才到，阮姨等半天了，快进来!"他应了一声。

尤尤不敢回头，只听得杉山的脚步渐渐离她远去了。

公司里近来有些躁动：八卦者传有消夏派对，于是男人想天降艳福，女人想浪漫邂逅，午餐时的闲聊都变了粉红色。尤尤自见过那一对就总是蒙蒙的，自然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想说到时不去也就得了。

不几天真收到公司消息台群发的短信："明早九点在××湾酒店顶层举行酒会，现场签到，请准时到场（衣着分类：泳池派对)。"尤尤瞟半眼就懒懒关了，过会儿觉得不对，打开再读一遍，看到"现场签到"不禁叹气：阮碧这老娘们儿不免太专制，连个休闲方式也搞强迫，不得不去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公司女孩子提前半月就在讨论买衣服做头发，现在搞出个泳池派对，也不知多少人要手忙脚乱气急败坏呢。好在尤尤乐得简单轻松，她只有一身浩沙减价时买的分体泳衣，便直接套在身上；选了件抹胸裹裙穿在外面，为的是一解就得的方便；又用环保便利袋装上浴巾和干净内衣，搽好防晒油就奔酒店去。

从底层搭上电梯她就在一路奇怪，怎么这么多礼服呢。女人们露肩还好，男士们都结领带，在这节气着实热啊。她想酒店大，派对多也是有的，大概这一拨是去签约会一类，直到顶层出了大厅才傻了眼：哪儿有想象中的透蓝泳池火辣比基尼，人们个个盛装打扮！再看场地，脚下红毯，桌上花台，几个入口摆了酒塔，冷餐台忙碌的服务生一水儿马甲领结——正经是公务酒会，甚至连内部消夏都不是，哪儿来的泳池派对！

身边走过几个三寸高跟曳地长裙的女人，齐齐投来狐疑目光，她低头看看棉布裙人字拖马尾辫的自己着实不伦不类，也不及签到，缩缩脖子想逃，冷不防身后一声“齐格格”，尤尤一回头暗叫不好，Regina 已来到身边，指指点点训起来：“怎么回事穿成这样?！一个新人能到这种场合，知不知道阮总给你多大面子？你拎的什么？别告诉我那是超市袋子！”她把鸵鸟皮纹手包夹到腋下，满脸嫌恶来抢尤尤的袋子，“这什么？你拿浴巾干什么，来洗澡吗?”她手下随意一带，其中裹着的蕾丝内衣抖搂出来，尤尤急得抢回来抱在胸前，她却不在意地上下打量：“齐小姐这套小礼服哪个设计师的货呀?”尤尤正要反嘴骂她，猛地身上一紧一凉，低头时已被拽掉多半件裙子，其下的泳衣遮住了关键部位，可在这并不是泳池派对的场合，任她的腰身多么姣好，也是奇耻大辱啊！Regina 两指拈着裙带，脸上全是无辜神色，“哎呀呀。我以为是做工不好的线头，怎么就掉下来了。”

尤尤难以置信地瞪着那恶婆娘，慌慌扯过衣服包裹自己，可远近的人们早已看过来，男人是不怀好意，女人是鄙夷轻蔑——她只觉浑身气血倒流，不管不顾喊：“你诚心害我！我知道为什么！而且，而且今天的事我要去告你，不会让你好过！”Regina 甜甜一笑，牙齿在日头下闪着森森的光：“告我？告我什么。你这衣服穿的，好好走路都怕掉，谁会信你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么风骚也不是白来的。原来你做什么，夜总会跳脱衣舞的？怪不得见谁都往上贴，收入也不错吧，干吗往我们这儿挤呢。”

轰！尤尤耳里炸了，她挣扎着要把那些嗡嗡赶到一旁，却是徒劳，只好大声说：“你血口喷人！”“啧啧，急了。你不是在那什么芭堤雅，脱衣服……哦哦，不能这么叫，应该是高级公关才对，也难怪眼高要找老外了。现在的小女孩啊，有事没事地都愿意钓老外，脑子也不长半个的。”她把全部王牌亮完，心满意足要退场，尤尤看着她前胸那一对角形装饰，觉得要变成寒剑扎死自己似的。她想扑去和

她厮打，又根本没气力，只好眼睁睁看着她拖着裙裾、华丽丽走了。

尤尤哆哆嗦嗦把衣服系好，胡乱乱装袋子，混沌沌离开了那里。

这回合她真是输得太难看了。

尤尤破天荒请了几天假窝在家里，羞耻像一缸硫酸，把她泡软蚀碎了。更怕人的是那一种阴阴凉凉的恐惧感：她想不出使他们勾搭在一起的媒介，更不清楚他们到底知道了多少，但可以解释 Regina 消息的来源只能是杉山。尤尤一直在怕那天被安静静看到她和杉山在走廊里，哪怕她随口一问，他都有可能答“原来尤尤改了名在‘阮姨’这上班”：她勾起他惨痛的记忆，忠心耿耿的他立刻把当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幕报告给他的公主，然后是阮碧、Regina，他们亲香地挤在一处，听安静静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讲齐格格的脏故事——尤尤发现，原来她的秘密那么脆弱，只需把“齐格格”和“尤尤”画个等号就万事皆休。阮碧刚把她当了自己人，这是多艰难的胜利。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仇怎么报，怎么报？

她虚脱般躺了两天，突然回光返照似的弹起来洗漱装扮，看着镜中自己从脏乱颓靡重新变得光彩照人，忽然惶惑得没边儿——撑着最后力气爬起来是为求助，如果照这样把重压层层码上身她肯定要断的，可她能去找谁呢。

小破听过她述说，只淡淡一句“会好的”就不见踪影，甚至不等她把泪擦净，什么时候她们之间变成了这副模样？Ronald 电话一直关机，拨了几遍才想起他根本不在国内，虽然留下一个号码，可越洋电话里让她说什么？披头散发哭诉我身负血海深仇吗。原来人在心底藏了天大的秘密之后，她就不能有朋友了。

失神落魄傻坐着，突然电话响了，她捞救命符一样狠狠抓起来接，听过后几近瘫软。学生处打来的，咆哮着问她毕业证还要不要了：“还想毕业就赶紧盖章。盖齐二十个才能领证，最晚明天下午，过期不候！”

原来在她最浑噩的这段时间，日子竟过到这地步，论文答辩已过去那么久，毕业生都离校了！Regina 说过要签转正合同须两证齐全，“最晚明天下午”，只还不到一天，怎么可能盖完那该死的二十个章！秘密已然暴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没有毕业证，公司那边的辛苦经营必然要付之东流了。

拿不到的毕业证就这样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情绪崩溃的她抓起电话一顿狂哭，另一端的齐东绝无仅有地慌了神，问清她在家就跌跌撞撞赶过来，砸开

门先拎起她上下检查一番，见只是哭花了妆，衣着依旧光鲜整洁，便松了大气似的说："这不没什么事嘛。听你号成那样，当你被强奸了呢。你等会儿我去一下，让你弄得人仰马翻，车还在胡同口横着呢。"

片刻回来，坐下拍拍旁边："来，跟小齐叔叔说说怎么啦。"她被他那句"强奸"憋到哑口，他的随意也让她愤愤，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到来给了自己不小的安心，甚至连那颗邪恶的光头也变得亲切起来，于是在他身边坐下，把别后经过细细讲遍，近期惹的几桩天大的麻烦也一并说了，不想齐东听完只轻轻哼了一声。

尤尤正圆睁了眼虔诚地等说法，他的不以为然很让她不满："就完啦？我这么严重这么痛苦就换来你一声哼？"他站起身："走，出去转转。你这屋一股子霉味熏得人脑仁儿疼，来，把脸擦擦。"

他找到间小小的面包房，僻静地开在街尾，每张桌都平展地铺了绿色格布。他让她坐在晒得到阳光的一面，点了小篮的牛角面包，又去柜台要了盒蜂蜜鸡翅放在她面前："肯定没我做的地道，先填肚子吧。你说你，多大的事儿，也至于搞到绝食断顿儿的。"暖洋洋的太阳驱走阴寒，店内焙烤的香气让人舒心，尤尤啜口杏仁茶，觉得好多了。

齐东等她吃了些，才说道："目前看，事儿是有点乱，但还不至于像你想的那么糟。在夜总会待过怎么啦，你们公司又不是选秀女。你们那个 Regina，我看她知道的也仅限于你陪过酒，不然以她那种落井下石的为人，当天就非全给你抖出来不可。至于她从哪知道，途径多了，不见得就是你猜的那样。倒是阮碧和安静静的关系值得推敲，据我所知，上面的确有个姓安的主管城建，如果他真是安静静的老爷子，阮碧倒是有很大必要巴结安大小姐的，这巧合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凡事总有个万一，如果不是这样……"他缓缓靠回椅背，做了个难办的表情。

慢吞吞的时间已挪到要上灯的钟点，街上有些乌蒙蒙，车灯们倒还算明亮，尤尤托住腮，看着齐东被来回照亮的侧脸，想起像这样把难题交给他而自己只是安心等待的时候并不在少数：原来他总算是个可亲的人。

齐东想了好大一会儿，才摇头说："可能性太多了，万一的事儿先不管。现在务必要注意的就是千万别让安静静认出你。这倒不难，我听着她去阮碧那儿只是普通拜访，这两人碰到一起的机会应该不多，总之事情进一步变化前还是 safe，放心。"

"那毕业证呢？"

"你看，小孩儿就是小孩儿，该想的不想，这点儿屁事倒净扯犊子。不就二十个章嘛，明天小齐叔叔陪你去，不给咱盖完看他们敢下班?"

"可我还是担心 Regina，她要是跑到夜总会问出我真名怎么办?"

"可能性不大吧。什么会所啊还给你们建档? 再说那地方人员流动那么大，小破这不都换好几个地儿了。走了就走了，谁还认识你是谁?"尤尤想问他怎么知道小破的近况，又怕再吵起来，索性不说话，拿起鸡翅慢慢啃，齐东沉默着看了她一会儿，突然问："想我了吧。"她吃得不抬头，只嗯嗯两声，又补充道："想你的蜂蜜鸡翅。"

他笑笑，半晌才说："怎么样，马上就是名副其实拿年薪的人了，有没有考虑过换地方住?"

尤尤要提不愿离开小破，想起她的冷漠，终归还是点了头："成，你帮我找找看吧。"

他应着，又说："我琢磨着还有件事得办。"

"嗯，什么?"

"那个 Regina 把你欺负得够可以的，再留着她可就是你不对了。刚说到你捉了她的奸，怎样，有照片没?"他把上身前倾过来，抻长脖子的兴奋逗乐了尤尤，她笑着摇头，他失望地靠回去，"那么大一机会竟然不拍照? 你呀你。要不说还是嫩，就说她扒你衣服那次，你那什么反应啊，憋出几句话还纯粹是泼妇的水准，平时伶牙俐齿哪去了。"

"什么扒啊，说那么难听，那是穿错衣服让她钻空子了。"

"嘴还挺硬。想不想报仇?"

她狠命点头，鼻上皱出小小褶子。

他一招手，她凑上前："你这样这样……"

几天后尤尤去上班，公司和阮碧一切如常，转正合同也签得异常顺利，看来的确是自己多想了，于是照齐东面授的机宜行动起来。

先去人力资源部查公良留下的资料，记下联系方式，又把人事变更记录暗暗存了副本，当晚就电话他，约好第二天见面。

直到站在了公良的门口，尤尤才终于看清他的长相：是那种微带娃娃脸的男

人，皮肤呈浅杏色的白皙，眼睛像总怕被人发现心事般飘忽地眨着。他全心全意将尤尤突兀的来访看做一个善良同事的关怀，殷切地把她让进屋，在凌乱的室内团团转着，想为她找个干净杯子。小人物专有的没特色的笑挂在脸上，尤尤看得别扭，摆手叫他别忙，又赶紧故作熟稔地在旧沙发坐了。不料随意一摸，指上就挂了条什么起来，他的脸一红刷地抢走，在她周围胡乱收拾，裹了一大团扔到床上，扯过被子盖好，回身讪讪地笑——尤尤陪着他坐不是站不是，两人都累坏了。

好容易坐下来，尤尤先照齐东教的探问他的近状，自然是不好：已沦落到搬过三次家的程度，此时在一家快递公司当送货员。

这就好办了。

公良终于找到杯子，端了水给她："谢谢你，离开这么久，同事里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尤尤夸张地叹了口气："你也别怪他们，在公司里，像咱们这种没名没姓的，能做的就只有明哲保身。有些话本来我不愿也不敢说，可 Regina 对你太过分，我实在为你鸣不平，还总不由自主想起她欺负我的一些事，所以忍不住要见你，想帮你讨个说法。"

他雾水满头地问："你在说什么啊?"

"说你被炒的事儿啊。你不知道那是 Regina 的主意?"

他茫然地摇头，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说是自己活该："我业绩本来就一般，还总出岔，公司能留我那么久已经算不错了。"他翻着眼皮偷偷看尤尤，音量低下去，"再说你提 Regina 干什么。她那么高职位和我计较得着嘛。"

他的鬼祟自然躲不过尤尤。她恍然明白：原来 Regina 从未提起那晚曾被看到的事，公良根本不知道被炒的真实原因，只当辞退信上的借口是真的；不仅如此，即使到了这地步，他还在笨拙地为她遮掩呢。尤尤本还疑惑 Regina 怎会和这种小男人搅在一处，现在却有些明白了。心底想同情他，又觉得好笑，却不能表现出来，只好无奈地摇头，选了种最温和的态度对他："别装啦。上个月有天晚上，我撞见你和她在一起了，就在她办公室。"他要慌，她忙说，"你也别怕，我以前都没说，现在也不会告诉人的。"他舒了口气，尤尤又问，"你走后，她没找过你吧?"

他摇头，眼底眉梢都是失落，一会儿又说："我不怪她。我当初跟她是你情我愿，而且再怎么说也是我占了人家便宜，怎么能怪她。"他说得自己先感动了，眼红了一圈，直着脖子倾着上身，"我们毕竟好过，Regina 不可能忍心的。我被炒

是HR开的信，他们告诉我阮总亲自签了字的，怎么会是Regina。她有什么理由呢。”

尤尤哭笑不得：“你也太善良了吧。你就没想过她会为了除后患炒你？”

他连连摇头：“不不，Regina对我一直很好，她不是那种人！”

好一个纯情小男生。

尤尤只好把复印下来的人事记录给他看，又说：“Regina告诉HR你搞丢了阮总重要的讲话稿，阮总交代让辞了你；实际那份讲话稿根本没丢，Sadie在电脑里都存了档，而且阮总自始至终根本不知道这事，我亲口向她核实过。”又把文件上Regina批准辞退的签名指给他。

公良不相信地从头看到尾，哆嗦的手打乱了文件，几乎碰翻了尤尤的杯子。尤尤冷眼看着他的表情由排斥到动摇，继而怒不可遏：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这样被利用被屈辱的事实。她趁机把最近Regina和男同事的眉来眼去学了一些，直说得温顺的他砸了桌子：“这账非找她算不可！”

生气归生气，账怎么算他可不知道。于是尤尤又把齐东教的只字不差学出来：“你有没有能证明和她关系的东西？”他想了想，低下头用很细的声音说：“有几张照片。有次她叫我去家里，半夜我起来偷着照的。本想作为留念，没想到派上这个用场。她从不和我一起照相，也不许我碰她东西，现在想想原来是早有防备，这女人太毒了。”不知怎的他的话让尤尤想笑。

“那正好。你立刻写封信给阮总，把照片附上。”

“即便我把她揭发了，又有什么用呢。也没法律保护我们男人。”他幽怨的样子活脱一个女受害者，此番尤尤实在招架不住了，扑哧笑出来：“谁让你告她性骚扰了。这么大公司，女高层和男职员有暧昧关系，本身就是大丑闻，如果你捅出去还有阮总的好？你尽管发邮件，剩下的不用操心，阮总肯定会安排。我敢说不是钱，起码也是推荐信，包你找工作十拿九稳。”

他连连点着头，神色却渐渐变得不对，送尤尤出门前终究忍不住了，冷不丁硬硬问一句：“你知道了我这事，以后等我找到好工作，你会不会……”他没说出口，那为难模样却让尤尤再次哭笑不得：“我会不会什么？你怕我要挟你？”他沉默，表情分明在问：“你会吗？”

“天哪！”尤尤忍不住原地转了一圈，跺脚道：“实话跟你说吧，就算我帮你是出于私心，也是为以后Regina能少拿捏我一点，绝不是要敲诈你！放心吧你！”她

在他肩上重重拍了三下，转身离去。

归途一路都在摇头，心里想着齐东的话："照说你们那个公良同志也够二的，要不是为自己，谁也不会帮这种人。"

很快阮碧办公室就上演了一场好戏，尽管门窗紧闭，仍能隐隐听到其内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人们都传 Regina 要篡位了，只有尤尤知道，是 Regina 要走人了。

战争以女王和太后一前一后黑面离开办公室告终，晚间尤尤撞到 Regina 在公司喝酒，已不属于她的办公室里一片狼藉，就像她本人一般：尤尤从未见过如此落魄的 Regina，发型乱了，视线散了，精致的眼妆晕成个大黑团子，昂贵的鞋子趿拉在脚尖，连丝袜都脱掉随便搭在肩上。尤尤想她也许不愿让人看到这样的自己，便装作不在意想快步走过——这也是胜者该有的姿态，不想 Regina 反而张口叫她。尤尤只好过去，刚走近她身旁就闻到刺鼻的烈酒，伴随着一股呕吐物的味道，这可太不像她，Regina 可是一向馥郁逼人的。尤尤见她把铅笔裙卷到大腿，裙摆处吐了不少污渍，便说带她去清理清理，却被她推了一把，她坚决地说"不要你管"！又举起根手指点着她说："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走了下一个就是你！你以为我怎么成今天这样的，想当年我可比你还清纯！告诉你阮碧是个冷血！"她向后半仰，歪歪扭扭地倚在桌上，"你以为我怎么知道你陪酒的？阮碧告诉我的，她让我看着办！她不为别的，她就是以此为乐，她高兴看着人互相折磨！"一番话直说得尤尤身上冰凉，她却把手中酒杯擎高，向着尤尤点了一点，"还有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别以为钓老外就能当上 Cinderella[1]了，以后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尤尤知道她又在影射 Ronald，正纳闷那么短暂隐秘的事怎会到了她耳中，再看 Regina 已出了办公室，便赶紧跟着到了楼下，帮她拦了车。她上车后向尤尤招招手："祝你好运！"

Regina 走了，车发动时她的侧脸有一刹那特别的落寞。

尤尤也特别的落寞。

---

① Cinderella，灰姑娘。

# 15

Regina空下的职位一直缺任，她手底的工作却在阮碧默许下由齐格格一项项接管，这在后者看来着实是受宠若惊的事，但阮碧的可怕恰在于此，她常在属下自以为讨喜时怏怏不悦，别人做错了事却又和颜悦色，很难猜出这女人脑袋里装的什么。Regina走后尤尤常仔细观察她的言行举止，想试探她对自己到底知晓多少，可看得越多却越不明白，反被人家发现她的异常。一天到阮碧办公室，离开时有点迟疑，便被叫住了："等等。齐格格，你最近不大对，有话跟我说?"尤尤赶忙摇头，阮碧也不多问，摆手让她下去。

尤尤走几步，想着这是探她虚实的难得机会，于是回身说："其实也没什么，只是阮总，我觉得自己阅历浅，有些事做起来还不是太有把握……""现在知道谦虚了。"阮碧没看她，揭开杯盖向里轻轻吹气，热烫的茶香渐渐氤氲，"你把Regina取而代之的时候，可一点都没客气过啊。"尤尤一惊，忙说："阮总我没有啊，您怎么会这么想?"她笑笑："没必要掩饰。原本找你来，就是为了换掉Regina，不然以你小小一个新人，刚来公司没权没势，凭什么能让她处心积虑地对付你?"尤尤不解，她又说道，"Regina确实好用，可好用得太过了，没有哪个老板会喜欢比自己还有实权的副手。所以我才搞了比赛，看有没有运气让我再碰到一个Regina。Regina当然猜得出我想干什么，可她聪明，而且非常了解我，她知道，我不会让一个斗不过她的人待在我身边，所以她整你。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看好你，你没表现出任何心机，被她捏圆捏扁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所以看着她赶走你也不算损失。我没想到的是你最后能反败为胜，而且赢得那么不动声色。"

尤尤听出她话里的话，索性大着胆子说："听Regina说，是您告诉她我以前陪过酒的。"阮碧有瞬间的惊讶："她说了?"旋即回复常态，浅浅冷笑，"倒也是的，Regina并不是个能相信的人。"她突然收起笑容，"那，你告诉我，你，齐格格，我能相信你吗?"她的一双手蜷曲着紧扣桌面，凶狠的眼神盯得人心虚，气氛即刻变了。尤尤突然想到很可能自己早她被看穿，一切秘密已无处遁形，强烈的恐惧感自脚底直升脑顶，这冲击吹得她目眩，可她实在不敢也不能看别处，只得竭力和她对视："这我不好说。阮总，信任这东西是双方的。现在我想做的，只是跟着

您学东西，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事情我要见识的还很多。”她拼命稳着让嗓音不颤，以致喉头都痉挛起来，只好把没说完的话咽住，阮碧静默严肃地看着她，她感觉冷汗已沿头皮爬下来，她祈祷着它们不要流到脸上。时间漫长得好像迷了路。

终于，她又开口了：“小丫头，很会说话。”她摆摆手，尤尤向外走去，关门时她看到阮碧很短地笑了一下，随即恢复了阴郁的表情。

齐东很快帮尤尤找到了住处，在一座独立民居的小楼，房东住楼下，二层出租，年代久远所以租金合适，离公司只三条街；齐东特意选了黄昏带她去看，夕照下仍有好的采光，尤尤一看到细长的木框窗子和铁雕花的晒台栏杆就点了头。于是约好周末帮她搬家。

说是搬家，其实只是把三个藤条箱子从屋里放到车上，一个装着妈妈的包袱和爸的卷宗，剩下两个装着尤尤的衣服鞋子，她把日用品都留给小破。齐东只用五分钟就安顿好了一切，载着尤尤和她的家当开出巷口，正待加速，尤尤却叫停车。原来是小破，拎着个破烂的提袋自远处磨磨蹭蹭走了近来。齐东不大想让她见她，可不等车停尤尤就推门跳出去了。

巷子太窄，惯性撞破了她的膝盖，墙砖早酥了，于是有青色的粉末混杂在伤口中，尤尤不管，拐拐地跑去小破身边。小破起初并没注意到，还是低着头，她走路的样子有一种明显的自怜的姿态。等到近旁才察觉，梦初醒般“哦”了一声，尤尤见她依旧把妆化得很浓，却遮不住眼圈黛青的一轮，突然心疼得很，于是跑回齐东车边：“你先走，我一会儿坐车回去。”回头时小破仍站在原地，巷子两侧逼仄的墙高深莫测，再灿烂的日光也穿不透，穿白裙子的小破仿佛沉在幽蓝的水底。

附近有座怪房子，拆到只剩一楼，那残破的屋顶便成为周边唯一能看到完整阳光的地方，她们去了那儿，踩着墙体外剩下的楼梯攀上去，看到很多被晒掉颜色的屋顶，白花花地起伏，像荒漠。

小破仿佛不习惯这种温暖明亮，她把手在胳膊上摩挲几下，眯缝着眼问：“有事儿吗?”

“小破，我要搬走了。”

“哦。”她很轻地应了一声，眼神飘忽到远的地方去，“能不走吗?”

尤尤看着她。她的眼线在眼角处画了个浓重的三角，这使她的面容看去非常幼

小，这种无辜无助加剧了伤感，尤尤使劲儿抿嘴才没让泪掉下来："你听我说小破，我知道我后来上大学，进公司，你觉得我疏远你了，我知道你难过。我和你一样难过。我常想咱们在溜冰场和那些男的飙艺，然后溜到隔壁健身房冲凉；和客人拼酒你帮我挡我帮你挡，然后一起跑着去吐；还有房子漏雨在床上铺满塑料布，然后打着伞通宵聊天。我真想回去那些日子，真的。可现在是必须长大的时候了。虽然彼此的人生在分岔，可……"她实在说不出"咱们仍然是好朋友"一类句子，只好把所有地址联系方式都写下来，放在小破手心。

小破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的样子，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尤尤跑下楼梯跑出长长的巷子，一直跑到街上，对面有车摁喇叭：齐东还在等她。她上车关紧门，车发动了，她向后看，看到小破追出巷子，手里捏着那张纸，风吹鼓了她的白裙子。

尤尤很快发现 Regina 撂下的话不是吓唬她，阮碧果然怪僻到不一般。她精力充沛，常常通宵加班后仍能神清气爽第一个出现在公司；她机智善辩，短短午休就能看完几百页的销售预案并一针见血指出纰漏；她左右逢源，与官场商界很多头脸都有不薄的私交——但这样一个富有强势优雅的女人却吝啬促狭暴躁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第一次和阮碧吃工作餐，她提出 AA 时尤尤简直不能相信所见所闻，之后的事却使她对阮碧的金钱观完全明了：Regina 走后，尤尤开始有幸登临阮碧的私人座驾，车不招摇，只是普通的 A6，司机也普通，不带白手套也没穿制服，不一般的是挡阳板之后的小写字板。尤尤注意到司机只在阮碧在场时加油，且每次都在写字板记下日期油量，请她签字，月末雷打不动向她交账，阮碧对行驶里程和耗油量的关系了如指掌，一分一毫的蹊跷都要反复核实。

第一次听说阮碧会过问每个新晋员工，是刚到公司时自 Regina 口中说出的，起初尤尤以为只是夸张，渐渐却对阮碧的处世原则有所知晓：她曾吩咐尤尤注册马甲账号在 msn 上向员工套话，尤尤极不情愿地照做了，她的不满自然也逃不过阮碧法眼，于是她说了："有老板甘心当傻子，我绝不当。我的驭人之道是利用属下的矛盾。既要一定程度的团队，又不许他们拧成对抗上级的小团体。孝庄太后对党争的态度是'超然其上两边利用'，齐格格，如果你学不会这点，那就注定这辈子被踩

在雇员的泥堆里，没出息。”据说阮碧在各部都安插了耳目，只为收集员工私底对她的评价，这个公司传说从未被证实，但嚼过舌头发过牢骚的人的确无一例外被炒了。

第一次被阮碧把半箱 A4 纸扔在身上时，尤尤委屈羞愤得只想夺门而出，秘书 Sadie 的话却让她很快想通：“哭什么啊，阮总信谁才砸谁。Regina 在时，哪会儿不是敲敲打打的，有一次阮总气急了拿硒鼓扔她，她胳膊上这么长一口子，第二天不照样来上班，你哭什么。”阮碧的脾气坏极了，文件常只因字号的设置不合心就被她连带咖啡杯一同扔下来，有时尤尤看着她的歇斯底里，甚至会纳闷爸当初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疯女人的。

忍受她随时爆发的脾气只是考验之一，还要甘心充当使唤丫头。阮碧常有古怪稀奇的需求，比如只喝某家甜品店炖的冰糖芦荟，陪她加班的人便只能穿越大半个城去买；她对特定物品有着近似偏执的追求，心血来潮想起的东西即使不需要，也须得立刻拿来搁在手边，尤尤曾因为她化妆包里少了一支走珠香水而延迟班机。

公司有意竞拍一块建设用地，这天阮碧定好去国土资源厅审核竞买资格，尤尤随行，上车前阮碧突然要记事本，尤尤只好回公司取，拿到后等电梯时随手翻了翻，不看不打紧，一看不禁凉气倒抽：当天日程阮碧写了会见安排，对象一栏是安国轩，尤尤再细看，可不清清楚楚用加重号标出来是安秃秃的名字！她脑里迅速转了几转，立马回身到洗手间擦掉唇妆，抓乱了头发，又开龙头拍了些水在额上，这才慌慌张张下楼去，面有难色地解释自己突发情况生理痛，说着已疼得扶着车门蹲下去。阮碧不耐烦地一扬手，带着 Sadie 自己走了，留下尤尤后怕得真出了一脑门汗——若没那随手一翻，此时大概已和安秃秃撞个正着了。又庆幸阮碧一贯反感媒体，假如她的曝光率高，认识自己的人迟早也会撞到一两个的。

尤尤不敢怠慢，在公司加班等到阮碧回来。阮碧倒是心情大好，春风满面地说那块标地八九不离十了，吩咐尤尤筹备宴会：“安静静要过生日了，我得借此机会好好谢谢她父亲。”

随着安小姐生日的临近，尤尤周到的宴会企划也在驾轻就熟地付诸实施：订酒店，选乐队，订菜品，排名单，印请柬，人的工作风格是可以随时间褪去青涩，尤尤甚至想到将私人宴会包上公司庆祝新工程上马的华丽套子，对此连阮碧也赞了几句。可随着安排一项项落实，她心底的担忧也越发沉重：酒会上不可避免地要同安

静静照面，这一次是不能再闹生理痛搪塞的了，难道就这样干等着被识破吗？精力都投在酒会上的她，觉得果真是在自掘坟墓了。

又总抱着仅有的一点侥幸，气若游丝地期许大概不如自己所想那样可怕，总会发生什么奇迹的吧。

下班时下起了雨，尤尤在公司楼下见到杉山。他显然在等她，张望着，她一出现就迎上来，把她罩在伞下。伞很大，尤尤却觉得窄，反射性地退回雨中，他向前一步，伞依然为她擎着；她再退一步，他亦步亦趋。尤尤会在心底故作无意地演练和杉山再次见面的情景，想象自己暗地百感交集明里坚强快乐，临别时轻轻祝福他和安静静，像所有过得好的单身女孩一样昂首离去——可直到面对如此切近的他，直到此时，她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无力，只能呆呆站着。大楼里走出更多的人，一些同事有意无意把目光飘过来，尤尤只好低头猛走，任由他跟着她，转过两三个街角才停住，随便抓住一个把手推门进去。

这是家很小的书店，生意清淡，半高的松木架子摆着CD和书，角落柜台煮着咖啡，整个店因此弥漫着香气。只有三套半旧桌椅，洗褪色的靠垫随意地扔在旁边。听到客人进门的撞铃，柜台后站起一个梳蓬蓬头、系黑围裙的女孩，沉默地把酒水单放在桌上。杉山走过去，用眼神等着尤尤，她却不动，一味站在门口，小声却僵硬地问："你还找我干什么？"

他怔一下，看向别处："没什么，想看看你好不好。"

"我还好，只可惜已经不陪酒了。"

他眼底闪过讶异带点愠怒，瞬间恢复平静带点茫然："你说什么。"

"我说谢谢你把过去的事告诉大家，劳烦你了。"

"什么……我没说。你让我别说，你的事，我什么都不会说。"

尤尤几乎是立刻相信了他，可又让她说什么？她别过脸，看见雨水顺遮阳棚刷刷地流下来，刷刷地摔在地面。她强忍着，依旧不争气地掉了一颗泪。杉山慌了，一直问："你是不是不好？"一直问。她狠狠摇头，倔犟地答："我好得很。我每天准备安静静的生日会，每天准备被她认出来，每天准备让她来破坏我本来就破掉的生活。我好得很。"她抹把泪猛地拉开门跑出去，湿凉的雨水很快浸透了她。

两天后阮碧告诉尤尤计划有变更，让她购置舞会用的假面："安静静打电话说

要请朋友来，想办成化装舞会，都是帮小孩子，随他们去吧。”尤尤第一反应这是杉山的主意，惊喜之余不忘问一句：“要准备多少，按客人总数来吗？”阮碧捏着额头直摆手：“成年人谁还弄这些，充其量眼妆化重些也就罢了。你联系酒店，让他们给咱们改两个毗邻的宴会厅，公司活动另外安排，让孩子们自己闹去。我们和你们玩不到一块儿。”

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尤尤只觉多天来压在心口的一块大石陡然卸去，松快得直想多说些话，便把记事本打开：“是不是也一道变更一下其他安排，按安小姐的喜好来？我这就给酒店打电话，订一套冷餐自助，乐队也换小规模的吧，生日厅改DJ打碟您看怎样？”阮碧叹口气扬扬手：“都随你吧，安大小姐也不知花过我多少钱了。他们这对父女啊，还真是贪得无厌。”

刚出阮碧办公室尤尤就给齐东打电话，约他陪她去挑礼服。下班时他已在外等着，见面就逗她：“不是口口声声讨厌那些个女人东西吗，这会儿怎么又人五人六起来了？”尤尤往车上一缩，舒心地深呼吸：“心情好呗。你知道吗，这回分了两场，安静静那边是化装舞会，再不用担心露馅了！”他笑笑：“早跟你说甭想那么多，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自己瞎操心。”“那不行。报仇是天大的事，一点错都不能有。”

“谁告诉你报仇是天大的事了？”

尤尤见他眉头皱起，感到气氛慢慢起了变化，便小心地说：“那，是很重要嘛。”

“再重要也到不了那程度，‘天大的事’，你这么说就不对。早跟你说过——”

“‘报仇不是人生的全部。’”尤尤跟他异口同声，“你说过千八百遍了，记得记得。”

“记得还不够，这话得往你心里去。我告诉你啊，人要是让仇恨蒙住了眼，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不端正态度早晚出事儿。”

“哎呀知道。还仇恨蒙住眼，你土不土。”尤尤嘴上嘻哈，内里却老大不同意：于她，报仇分明就是天大的事，盖过她的将来，她的性命，她的一切。

两人表面和平，内心却都因车上的口角别扭，到了成衣店自然挑得不愉快。其实尤尤试了几件都蛮好，可她一直摇头，最后搞得齐东要发脾气了，把她拉到一旁：“肥婆才挑肥拣瘦的，因为她穿不上，你这闹的是哪出哇？”尤尤嘟着嘴，半晌说：“太贵了，最便宜的都是我一个月工资，定制的话还搞出个最低消费，他们这明摆着就是店大欺客。”齐东哭笑不得：“这是高级成衣诶小姑奶奶，再说酒会

你花那么多心血，不该奖励奖励自己啊？要不这么着，看上哪个咱穿走，第一次闪亮登场的战袍，意义重大，当小齐叔叔送你的。”“那怎么行，我自己又不是买不起。太奢侈了，咱还是走吧，我知道网上有仿制礼服的店，便宜好多呢，咱条儿这么顺，穿什么不惊艳啊。”

网上买的礼服邮到手，尤尤特地穿了去找齐东臭美，又把头发拉高给他看：“怎样？Moschino 的，够范儿吧？”

他喊一声：“抵制盗版。”尤尤不理，对准镜子只管搔首弄姿，他又说，“别翻扯了，我问你，会跳舞吗？”“当然会了。”她想也不想地说。他又喊一声：“毛孩子。我指传统的，不是你泡 pub 野蹦的那种。”

“交谊舞啊?!”她转身瞪大眼，“什么年头了，看不出你这么——”

“打住，你给我打住，什么叫我土，你懂不懂啊？你这就算打入上流社会内部了，还指望那帮大爷太太陪你野蹦啊。”

尤尤想想确实有理：“你会跳？教我。”

他选张碟放进蓝光 DVD，转身张开右臂，左手拥她入怀：“先学什么？”

“当然是万能的了，我又不去国标比赛。”

“那华尔兹吧，简单实际，适合你这水平。”

两人拉开架势拖了半小时步子，尤尤学上了瘾：“还没太会，再学会儿。”齐东却死活不教了：“脚都给你踩没了，我还要命呢。”“那我光脚还不成嘛。”尤尤踢掉鞋，盈盈一蹦站上他的脚，齐东只好又带她几圈。

只是跳着跳着，尤尤慢慢觉得不对：腰后被他轻轻揽着，脚下随他亦步亦趋，抬头就是他的眼神呼吸，再有那修长旋转的舞步，音乐更不知何时轻慢下去——这耳鬓厮磨太过暧昧，最后她不得不咳嗽一声跳下他的脚：“我有点儿晕。”他似乎在跑神，原地又站了一下才说：“也学差不多了，反正转度都是男的负责，你只要会前进后退就行。”她点头坐下，却不知说什么，只好又起身倒了水，特意举高了喝着，把眼神藏进杯子里。

齐东看着她，突然说：“错了。”尤尤诧异地放下杯，他指指她手肘，“姿势错了。”

“嗯?”

“我教过你西餐礼仪吧？你瞧你怎么着呢，快赶上乌鸦喝水了。我再问你，到

宴会上，碰到生人招呼怎么打?”

“Hi.”

“当然不行了，要先微笑，再点头。别人请你跳舞你不想怎么办?”

“不要。”

“那你想呢? 我要? 那麻烦了。”

她乐起来，他也笑着摇头。

这个周末的下午变成了仪态辅导课，他帮她恶补到月亮都升起来。

临走齐东又问一回：“你确定你这盗版服装没问题? 这可是要紧场合，出岔子没的赔的。”尤尤不以为然：“放心啦。我又不是主角，一破舞会也事事儿地定套衣服，成了精了。”

舞会当天尤尤收到快递，扁平大盒里一袭细腻的酒红晚礼，胸口悉心地打了褶皱，衣服下压着卡片：“还是不放心你那件盗版，这裙子搭个金色手镯就足够。”没落款。尤尤吐吐舌头，去卫生间试了一下，剪裁独特，合身异常。她想了又想，决定仍穿自己的，这种纯粹奢侈品还是退钱吧。于是装好匆匆赶去酒店。

当晚的状况十分如意，两个会场分居一条狭长回廊的两端，尤尤有充分的时间和理由摘戴假面，她频频穿梭于两场之间，安排应酬寒暄招呼，真正忙得团团转，连安静静的盛大出场都错过了。

尤尤正在公司会场忙活，听得走廊那端人们哗的惊叹，然后短暂的宁静，紧接着就是热烈的欢呼——便知道这是安静静出场了。选会场时尤尤用心挑了带机关的：这家酒店其中一个婚宴厅设计了升降台，能为主角登场制造从天而降的效果，她又特别采购蕾丝堆纱，把安小姐所站之处铺张地装饰一遍，这番心思果然收效明显，听现场反应就知道安小姐定是出尽风头了。她特别叮嘱灯光音响都给足面子，相信场面绝对漂亮，不过没看上也毫不可惜：那是安静静，如果可以，尤尤倒宁愿永远不见她。当然这只能是愿望，阮碧得空就吩咐她过去照顾安小姐，尤尤只好匆匆奔过去，想简单敷衍几句就离开，不想出了事。

刚进会场，正眼神游离地寻找安静静，突然不远处爆出尖叫，一阵喧闹后野蹦的人群在她面前分开，一小队女生气势汹汹冲过来，为首的边走边狠狠扯掉面具——看到她脸的同时尤尤暗叫糟糕糟糕：她和安静静，撞衫了。

同样的鸡尾酒小礼服，同样的金色浮花塔夫绸，同样的折叠胸线设计。若用心看能辨出些微不同，比如一件前胸缀着的仿制闪片亮得发假，另一件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则低调得多；比如一件下摆只是简劣地锁了边，另一件则精心打了华丽的褶皱——但这些须得上前细细地认，打眼瞧去两人就是穿的一式。

那边安静静的跟班之一正忙不迭为她指点："我跟你说的吧，一样吧，这里，那里……"安小姐眯眼认了会儿，一跺脚："太不像话了！给我把她面具摘了，我要看看是谁这么不给我面子！"话音未落，一对跟班挤上前，由不得尤尤躲避，左右开弓把面具扯了下来。

被拆掉防线的尤尤仿似又被扯了衣服，呆呆站在那里。她恍若回到了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时间地点，安静静带着一帮狗腿子欺负她，侮辱她，她满腔悲愤却没有招架之力。尤尤颤抖着，硬撑着。她知道阮碧就在走廊那端，二十米开外，安静静钩钩手指就能把她调过来，摧毁自己所有心血；她终于明白她的一切，始终是那么脆弱和虚无。

安静静却似乎没有察觉，她只是谩骂哭闹，诅咒身上那件毁了她大日子的破衣服，她越发暴躁，正招呼跟班一起来撕尤尤裙子，被人从背后拉住了。尤尤一看，是杉山。他揽住安静静双肩，凑在她耳边说了两句，就魔法般平定了她的情绪，安静静转过身，跟着他乖乖回后面去了。

尤尤心中一筐疑问，此刻却不敢久待，赶忙拿了东西匆匆逃出去。

搅了半晚，此刻已是夜半，街上车稀，尤尤等了会儿，风吹得怪凉，只好抱着胳膊往主街去。正走着，身边开过辆车，缓缓停靠一旁，玻璃降下来是杉山："我送你。"她犹豫，他又说，"上来吧，穿得少，不安全。"她正要问，他却答道，"她说心情不好，和朋友喝酒去了，上来吧。"尤尤一笑，上了车："你怎么不陪她?""我不喜欢那些地方，她知道的。"他稍稍开大了暖风，"去哪儿?""找个能吃东西的地方吧，今天忙得什么都没吃。"

杉山找到家通宵火锅，负责招待的是个梳羊角刷着搭襟衣的年轻丫头，盯着尤尤的抹胸礼服及踝短靴上下地看，尤尤下意识紧紧披肩，想起上次那样狼狈跟Ronald去西餐厅，这回穿得周全却来馆子涮肉——这世间常就是啼笑皆非。又莫名地好奇Ronald的最近：很久没消息，他在做什么呢。

两人坐定饱餐了一顿羊蝎子，尤尤直吃得肚子圆圆，脸色也给热气熏得粉亮，

正要再拿一块来啃，抬头见他正笑意满满盯着她，倒不好意思起来，擦擦手说："感觉过了一关似的，突然就饿了。"他点点头："你放心，静静认不出你的。""为什么?""出门前我悄悄把她隐形眼镜倒马桶里了。为穿礼服，我知道她一定不肯戴框架眼镜的。她视力很不好。"尤尤笑出声儿来，杉山也淡淡一笑，尤尤敛住笑容说："谢谢你。"他摇头，她又认真地说，"不只今晚，化装舞会也是你提议的吧。也谢谢你。"他笑笑，两人便不说话。

好一会儿尤尤只是坐在那里，垂着头，感觉杉山一直专注地看着她。终于他轻轻地说："你变样了。和我记得的很不同。"她苦笑："我宁愿你不记得我那个样子。"五年前最后的见面，十七岁的他们，绝望，愤恨又歇斯底里。

他怔一下，笑笑："我只记得你穿白裙子，扎着长长的头发，坐在教堂前面弹钢琴。你弹的是——"

"《迷人的微吟》。"她抿着嘴，过去种种让她浅笑了。

"对。"他低低哼唱，"那调子我一直记得。"

杉山送她回家时，尤尤刻意提早两条街说到了：她不愿被他知道住址，他却随她一同下了车，只好顺着街道走下去。大部分房子已睡了，夜风跑过阴黑的小巷。尤尤缩紧身体，把裸露的肌肤藏到披肩里去，杉山快走几步，抓过她手放进衣兜。这个瞬间尤尤内心升腾报复的邪恶快感，她甚至想把他带回家。她轻轻靠向他，觉到他身体的温度和颤抖，他们的脸庞近到了能感受彼此呼吸摩挲的距离，他捧住她的腰，他激烈的心跳贴在她的胸上。她攀上他的肩，将自己送上前，隐隐惋惜他们的初吻竟不是她的初吻——

她电话响了。

无奈接起，齐东的声音传出来："怎么样社交女王?我过去接你，这么晚不好叫车。"话里的随意亲热让杉山很快放开了她。尤尤只能索性走去一边，同时被离开杉山怀抱的冷激了个寒战："不用，我已经到家了，正要睡，拜拜。"齐东似乎愣了一下，不过他立刻说了句拜拜，收了线。

尤尤转过身，见杉山已调整成告别的姿态表情，只好随便指个门洞说就这里，谢谢你。他模式性地笑一下，又想起什么地"哦"一声，向礼服口袋拿出个字条塞进她手心，替她握好："我的电话。上次去公司门口等你时就想拿给你，你走得太急了，没顾上。装好它，有事打给我。"抬起的手想摸摸她，最终还是放下了。

尤尤躲在拐角等他的尾灯远去，才从藏身的阴影中走出去。她的手指始终放在嘴上，双唇却没温度：适才他们亲了没呢。

似乎好像仍是没有。

## 16

近来尤尤心情坏得异常，不是以往那种有仇不得报的愤恨委屈，而是从未经历的抓心挠肝，形容不出，她急得坐立不安。直到某日读柳永，看到“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才恍悟是为杉山。

相思这东西，从来都被她认定是酸腐无用，不想长到自己身上竟是这么真实凶狠。

她拿着手机发愣，想打电话给他，却又迟疑犹豫。她一次次推测和杉山的走向，答案是只会走去两条路：第一，杉山继续做安静静的男朋友。她则会退居到暗处女子的身份，这是她绝对不齿也不甘的，何况尤尤绝不信她的杉山会是这样，她甚至连他是怎样委身安静静的也不愿想象；第二，杉山不做安静静的男朋友。可他不做安静静的男朋友，就能平安甜蜜地做她尤尤的男朋友了？她连自己今后是尤尤还是齐格格都无法确定，有什么资格爱？“安静静前男友”，接受一个如此身份的男人进入生活，进入她复仇的生活，进入她装满秘密和猜测的生活！用脚趾想都知道他们的前途将会是怎样的多舛！

那张写了杉山号码的纸被她折成细条藏在身上，每次拿出来看看，却从不敢打开。怕那串号码见一次就记住。怕记住后做着梦都能拨出去。她总想起齐东的叮嘱“千万别让安静静认出你”，安静静和阮碧的认识已够麻烦了，又怎能自投罗网地撞去她男朋友那里？可她快要顾不得了。她想他，告别时他眼中分明热切又凄楚，可为什么不再找她了呢；每晚下班她都驻足，却再没见过他；她甚至反复考量他临别丢下的那句话：“有事打给我”，没事就不能打吗？或者，他为什么不直接要我的电话？他安的什么心？

……

她痴痴傻傻。若不是公司出了大麻烦，怀春少女尤尤迟早要坏了自己的事。

大概是渐进仲夏的缘故，小雨连绵多天，城市都快忘了蓝天的模样，坏天气给工程造成极大阻碍。阮碧一开始就看好安秃秃赏赐的那个项目，大手笔投了血本，

偏偏天不遂愿，不是建材不到位就是工程队出岔，好容易盖出眉目了又赶上雨季，看那劲头，没把地基泡软都不罢休的，于是阮总的情绪跟着变得潮湿阴晦，身边人个个遭了殃。尤尤自然最不能幸免，哪天都给敲上几通，好在早已习惯，心思又扑在杉山那里，对那暴戾的发作不予理会。阮碧下令不得休息日夜开工，又吩咐尤尤时时查看汇报，尤尤乐得离了她，又爱工地空旷苍凉能让她好好想心事，所以尽管环境脏冷路也难走，依然间日跑去，敬业得很。

这天傍晚又飘雨丝，尤尤正在齐东处说话，突然想起晒台晾的被单，慌不迭跳起来往家赶，到时雨点已噼啪落下来，被单来不及抢救，人也给淋得透湿，只好重新洗过，自己也赶紧热热冲个澡，包了毛巾躲进被衾。正沉沉睡着，突被电话吵醒，接起来是工程监理，听背景是在雨中，信号断续地喊着出大事了，尤尤问几遍仍听不清，只好赶紧穿衣起床，刚奔出去就逃回来：天太糟了，伞刚撑开就给吹翻，雨大得眼晕，水已淹了半脚。

她披雨衣套上胶靴，蹚出巷口张望半天，丁点车灯都没有，看看表已是凌晨，无奈下还是把齐东叫了起来。不一会儿就见两盏毛茸茸的灯，齐东那车开船一般驶过来，尤尤跳上去，见他还穿着家居衣服，便说：“工地出事了，我得赶紧去，没车。”他点头，大油门冲了开去。

他们仿佛在水面上晃了一路，未到工地就见救护车的蓝灯远远闪着，尤尤直叫不好，偏又很多水坑，齐东正掉头要绕路，她已推开了门，齐东骂了句跟着一起下了车。

雨敲在身上生疼的，有些地方已漫过了大腿，走着十分困难，尤尤纳闷：“昨天还好好的路，这些坑怎么凭空冒出来的?”齐东让她挂在自己身上，伸脚去探路，一边喊着说：“不正常，地面都塌下去了。”

待终于走近到雨雾挡不住视线，两人都被眼前景象惊呆了：本已成形的建筑平白塌了半边，大量钢架惊险地倒挂斜刺，塌方的石砖沙泥一直流滚到脚边；闪电撕开黑暗时，能看到那扭曲颓靡的轮廓，状貌诡异非常。迎上来的监理语无伦次地说着情况，原来半夜大楼突然坍塌，更糟的是当时还在施工，尽管救护车到了，伤员却没救出多少，也不知还有多少人压在里面。现场糟乱，人人被大雨冲得精疲力竭，尤尤见监理挽着裤腿站在泥中，血水从不知在哪儿的伤口淌出来，忙推他去包扎，自己站上废墟旁塌下的沙石堆上指挥救人，边拨电话给阮碧。

阮碧手机转接，家里只有保姆在，换几个号码依然找不到人，那边齐东跑过来："这样不行，太危险了，我看还得塌。我给消防队打电话了，你快下来！"说着已跳到身旁把她拽下去。两人刚站稳就听哧啦一声响，不远处闪过电火花，头顶的供电杆子倒地，六盏探照灯闪了几下同时熄灭，工地即刻漆黑一片，尤尤霎时也蒙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大责任，我担不了！"齐东把她扶远些："别急，消防队就到，人能救出来。"他叫工头来问当晚多少人当班，又估摸了周围人数，在她耳旁平稳地说，"现在看，还有三四个在里面。你再想想怎么联系阮碧，她得赶紧过来。"尤尤哆嗦着摁号码，突然想起件事，拉起齐东就往外跑，半路又回去，在救护车里找着监理，要他务必等到消防队来，又嘱咐几句才离开，上了车先说个地址，齐东也不问，轰着油门就开出去。

走了十多分钟，尤尤终于稳住了神，才说："阮碧在西郊别墅群置过房产，前阵子让我安排装修，就是给那儿弄，最近买了不少家具和日常用品送去，收货单都是我签的。老天保佑她在那儿。"她又念了几句佛，齐东笑着说："她的事你干吗这么上心，砸了不更好。""不一样，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再说工程再砸也只能让她少赚点儿，我要的是说法，她得把我父母的事说清楚，该赔该偿的一样都不准她少。"尤尤语气平静，神色却可怕。若她此时偏执的模样被齐东看到，肯定又要好好提醒教育一番，可惜他正全心应付路况，对即将发生的一切竟无知无觉。

两人到了阮碧的别墅，在门外又砸又嚷，很快见到楼上灯光点亮，尤尤绷着的一股劲儿总算松快下来，正笑对齐东说："看我对老板多了解！"应门的人却把她的笑容僵在脸上：门开后先看到一团从下腹连到前胸的黑毛，再抬头，见到的竟是Ronald的脸。尤尤不置信地挤挤眼，仍是他，她不知所措回头看齐东，他耸耸肩，口型说了句："还真了解。"

尤尤和Ronald都不知说什么，原地呆了几秒，阮碧下楼来，一边低头系她的软缎晨衣，一边不满地说："你怎么找这儿来了。""阮总，我有急事。"她要向里走，Ronald仍在愣着，齐东拍拍他，才让到一边。

阮碧不等她说完就回房换衣服，出门前极自然地和Ronald吻在嘴上："Be good. I'll be back soon（听话，我去去就来。）."Ronald仍没说话，齐东偷偷笑出来，尤尤临走看了Ronald一眼，他只穿着拳击内裤。

尽管事故的善后和调查处理进行得很快，公司仍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人员伤亡将公司拖入了抚恤金及劳动官司的泥潭，现场踏勘得出的结论更让人寒心：由于周边地下水长期过量开采，工程所在地区早已成为沉降地带，连日暴雨只是坍塌的催化剂而已。如此地况之下，坍塌建筑的修复困难重重，竣工更是遥遥无期。

尤尤在外跑了几天官司，再回公司时几乎认不出自己工作的地方：原本错落有致的办公平台变得乱麻一团，废纸混着文件扔得满目狼藉，人们三五成堆凑着闲话，连Sadie都在磨指甲。尤尤上前拿走她的指甲锉："怎么回事?"她要回去，眼也不抬地说："资金链断裂。都传公司要破产呢，阮碧也不见影儿啦。我来等着，拿到薪水就走人。"

尤尤正要说话，就听门口厉声道："都怎么了？我花钱请你们来当摆设吗?"果然是阮碧，她笃笃地往里走，一边踢开脚边杂物："打电话叫保洁来上班!"Sadie把桌上玩意儿一股脑儿扫进抽屉，蹦起来迎上前："阮总，他们说公司——""公司怎么了?!"阮碧双眉一挑，Sadie即刻矮下去不做声了。

阮碧走到办公室门口一转身，一寸寸环视着，一字字地说："都给我听好了，我阮碧在这儿，公司绝不会有事。不想干的去人力资源部领一个月薪水给我走人，我的公司不许再有谣言出现。"

阮碧当天召集紧急会议，宣布合并旗下所有采购，产生虚构利润，统一所有销售，降低物流成本；通过海外IPO[①]寻找融资源补充资金链缺口；同时做出一项让众人瞠目的决定：下令继续投资，将手中资产变现获得流动资金——不愧是阮碧，一时三刻下公司已扭回常态，回想她在会议中力排众议的铁腕，那种洞悉力决策力，尤尤竟也不得不由衷地赞佩。

接下来的日子常在公司见到Ronald，近期并没他公司负责的进度，也不曾听说阮碧对他有正式任命，而他出现的频繁竟如本埠职员一般，尤尤诧异得很，终于找到机会向Sadie探风，得到的答案却使她更加狐疑：原来Ronald和公司的生意最初是Regina介绍的，可为什么从未听他提起过呢，尤尤又想起Regina谈起Ronald时那种鄙夷的表情语气，再问下去Sadie却闪烁言他了。

尤尤越想越不对头，终于给Regina打了电话。Regina一接就听出是尤尤，态度

① 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方式。

明朗地说出来见个面吧。

尤尤比约定时间早了一些到，刚进门就有人远远站起来招手，她仔细认了认才确定是 Regina，便走过去："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来晚了。""没啊，是我来早了，现在的我很闲。" Regina 的说话再没一丝戾气，人也变了，如同声音一般的轻柔。她剪短了发，也没化妆，素颜下仍很红润，略圆的腮颊竟还透出些丰满来，尤尤再打量她穿着宽松的粉蓝衫子，软底球鞋，再不是那个妖娆霸道的 Regina；又一细看，再细看，她手下轻抚的小腹微微隆起，惊讶万分地抬起头："Regina！你怀孕了啊！"

她点点头，浮现幸福温馨的表情："怎么，不祝贺我？"

尤尤一怔，赶忙绽开大大的笑："当然当然，恭喜你当妈妈了！我只是觉得很突然罢了。"

她摇头一笑："不仅你这么觉得，我也没想到呢。这孩子，来得太突然啦。"

尤尤愣愣看着她怜爱模样，思忖半天才问："Regina. 你现在……"

"我不工作了，而且也不叫 Regina 了。叫我瑞嘉吧，白瑞嘉。"

这是尤尤头一遭听到她本名，白瑞嘉。变化可太大了。

Regina 看出她的犹疑，于是一水儿答道："离开公司后我也找过一段时间工作，不过阮碧做得很绝，她打了一圈招呼，所以根本没人肯要我，那时候我又恨又怨，疯了一样。

"我心情很差，常常喝酒，有次喝醉，跟一个老同学上了床。没想到，就有了这个孩子。

"照以前的我，一定是不犹豫地做掉，可这回我不舍得。大夫说拿掉危险，也可能是岁数到了吧，反正就是不舍得。我带着这小生命浑浑噩噩好多天，眼泪也流得差不多了，终于还是决定去找他商量。

"去之前我很怕，觉得自己可悲孩子可怜，很怕。可见了他，我万万没想到，他立刻接受了这孩子，还提出要跟我结婚。" Regina 的脸庞被阳光镀上最柔和的色影，她显然是陷进最窝心的回忆中去了，"他是个害羞少话的人，很多年我只觉得他是我的垃圾桶，把负面的情绪消极的东西倒给他就得了。从没想过他竟然喜欢了我那么多年。我想这就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吧。"她收回那种怀恋的视线，嘴角轻轻

上扬，“于是我嫁给了他，现在安心做个全职妈妈。我老公是个普通的技术工程师，可我信他能给我和孩子幸福。”

尤尤被她的叙述攫住，许久不知该说什么，倒是 Regina 先提起：“现在说说你吧。在公司干得如何？受得了阮碧吗？”

尤尤胡乱支应了几句，只想把话题引到 Ronald 身上，说了一阵却连自己都不知所云起来，索性停了口，想理理思路，Regina 却一笑：“我隐约猜到你想问什么了。”她拍拍尤尤手背，轻轻问：“是不是 Ronald？”尤尤惊讶狐疑又没安全感地看她，她只微微一点头，“早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你会发现他不是看上去那样，然后就会有疑问。对，我很早就认识 Ronald，不只认识，他还曾经是我男朋友。”

尤尤无声地张大嘴，Regina 苦苦一笑，“那时我比你大不了多少，刚过五关斩六将当上阮碧的特助，清纯，热血，不计得失。Ronald 是度假时在滑雪场认识的，我们很快爱得不能自拔。他的公司遇上了财务困难，我把他介绍给阮碧，帮他拉生意。接下来的事你能猜到了。”Regina 特有的愤世促狭的表情在她脸上一闪即逝，“阮碧对我依然那么赏识，Ronald 也一样体贴，直到被我撞到他们在一起。阮碧很直接，她说离开了她我什么都不是，只要走她就毁了我，呵呵，其实留下她也会毁了我——这女人真的很变态，以折磨人为乐的。而 Ronald 呢，他反复说他和阮碧是爱，可我不信，他从没跟我说过‘我爱你’，我肯定他不会和任何人说的。他也没跟你说过吧？”尤尤听着，没说话。

Regina 再一笑，笑容中难掩讥讽：“我留在了阮碧身边，心也变得又臭又硬。我受够了她的折磨，一心一意要拿回我应得的。终于，她也厌倦了我们之间的游戏，于是你出现了。我看着你走我当年的路，说不出什么滋味。我那样对你，也许是发泄吧。可我现在明白了，你不该和我一样，你得离开她，别让她毁了你。”

Regina 眼中晶晶地闪动，尤尤倾身握住她的手：“你放心，这些话我不会说出去的。”她摇摇头：“不要紧的。我的过去，唯一要瞒的就是老公，可你觉得他那个垃圾桶是白当的吗？我的事，在我们还是朋友时就都讲给他了，现在的我，是个活得非常安全的人。”

Regina 说要再晒些太阳，于是尤尤先离开，走时回头看了一眼。

她的侧影很快乐。

# 17

公司餐厅是全日制的，因为阮碧鼓励加班。餐厅常客往往是最忙的人，比如尤尤。

这天又到很晚，到楼下点一客餐，准备简单吃些就走，刚坐稳，就有人端着餐盘走来，尤尤用余光扫到是 Ronald，便把头偏到一边，不想他径自坐到她身边，还打了招呼。尤尤只好回脸匆匆一笑："加班吗？"他拍拍手边的文件夹："给阮总看些 paper。""哦。怎么不和她一块儿走。"Ronald 脸色突变，但见尤尤很自然，也就跟着轻淡地说："She has something to do."

"哦。"尤尤本想敷衍几句就走，转眼瞟见他的夹子，想那没准会是 Ronald 最近总来公司的原因，立刻起了好奇，往他身边凑凑，故作亲近地说："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没找我？"Ronald 见她脸上起了笑纹，立刻放松许多，刚要回答，尤尤却轻叫一声，把肘旁的汤撞翻了。她连连 sorry，一边拿起夹子用餐纸擦，Ronald 依旧绅士，说着"Never mind"，先来查看尤尤裸露的小臂，手下已不动声色地把夹子拿了过去："Are you OK? You may be scalded."（还好吗，你也许被烫伤了。）尤尤不在意地说没事，起身告别，把 Ronald 和他殷切周到的问候都关在玻璃餐厅里。

一走出 Ronald 的视线，尤尤就赶忙掏出便笺，把刚偷看来的内容尽可能记下，拦辆车直奔齐东那儿。

齐东没应门，打电话给他，却说在家。尤尤便有点别扭："我在你门口呢。明明没在家，骗我有意思嘛。"他语气怪怪地说你等着，一会儿门果然开了，他家常穿条长裤，上身赤裸，水珠还没擦："跑圈儿回来，正冲澡呢。"又坏笑，"怎么，刚生气了？""凭什么，我有必要生气吗？"尤尤白他一眼，进了门。

他进屋套上件 T 恤出来，又去厨房端了汤锅："吃没？我煲了莲子冰糖藕，喝两口。"尤尤自己取了勺子来盛，一边抱怨："吃倒吃了，吃得反胃。"

"怎么。"

"别提了。碰见 Ronald 那杂毛了。"齐东哧儿笑出来，尤尤再白他一眼，"整天笑我，你累不累。还笑，别笑！"他仍在笑，她扔下碗要走，给他拽住，这才一跺脚："来跟你说正事儿的！"等他终于严正些，才把当晚过程一五一十讲了，齐东听过，又把她记下的情形拿来看，末了给个结论："听着像倒账。"

“倒账?”

“嗯，这不稀奇，尤其在大公司。很多财会职位招聘，HR 看的就是会不会做账，搞财务的做假账可是大学问，吃饭的家伙。一些企业明里不好做文章，就弄个下游公司，暗地搞手脚，阮碧玩儿这套很有可能，尤其你们那儿刚出了麻烦，她有频繁的账面操作也不奇怪。”

“你是说 Ronald 在帮阮碧倒账?”

那副尤尤怕见的坏笑嘴脸再次出现在齐东脸上，她知道他又要没好话了。果然，他慢悠悠地说：“据我对这两人关系的观察，阮总该是扶植 Ronald 先生开了个下游公司，一来弄弄账，二来也付付赡养费不是。”

尤尤知道他也连带有嘲讽自己的意思，却没得辩解，只好叹气：“到现在，总共三次加班碰上了他，第一次他救了我，第二次他亲了我。本来还指着有第 N 次呢，没想到第三次就这样了。早知道——”她指尖无意识地打着圈圈，还自顾自着要说下去，却被齐东打断：“他亲了你?”

“是啊。”尤尤做了个暂停手势，“不过你给我打住，我知道这是我做的第无数件荒唐事了，我保证以后绝不钓老外，你的思想教育，就省省吧。”

她的检讨很有诚意，他却不见得因此就有多欣慰，情绪阴沉不少，又聊了不几句就把尤尤送回了家。

公司的财务危机仍在继续，阮碧见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打电话，要么风风火火跑出去整周不见人，她的信就都寄放到尤尤那里堆着，逢她回来才处理一批。阮碧对待邮件的态度极其简明，有些单看信封落款就直接扔掉，其他的拆开看个起头，又扔掉些，最后剩下的或留存或交办，几大箱文信邮品往往一刻钟不到就撇清。这天却反常，她正没耐心地拆扔尤尤送来的邮件，突然尖叫一声，把手里的信扔出去好远，尤尤见她瞬间脸色青白，赶忙捡起那信，刚要查看却被她喝止，只好交还给她，她又不敢接，抖着说：“扔了！快扔了！给我扔远远儿的，快去!”

尤尤赶紧离开，跑到洗手间悄悄看了。她认得那信，装在个最普通的白信封里，搁公司门缝压着，清晨刚由看门人捡了交来，没落款，只写着阮碧两字；再看里面，登时吃一大惊：是张匕首的照片，锈迹斑斑，显然浸过血，刀背都是枯红的颜色，这图景逼她想起妈妈那些凌乱残忍的死亡照片，慌不迭要装回去，却又从信

封掉出个什么，当啷落地。看时，是个薄薄的金属片儿，装在小小的透明袋子里，细瞅也有淡淡的橘红。尤尤脑中顿时飞过许多念头，也顾不得了，装起来护着珍宝似的踱了几圈，还是不敢带在身边，转眼看见保洁的工具筐，灵机一动，从中抽出两个垃圾袋子，把信封密密缠了，放进马桶水箱，用浮球压好，才理理头发，回自己办公室去。

阮碧竟等在里面，一见她就问信扔了吗，尤尤点头，她又问："看了吗？"尤尤想摇头，料她必定不信，就不在意地说："挺无聊的恐吓信，我怕再吓着谁，揉碎冲厕所了。您没事吧？"她抚抚脖子，疲倦地说："是吓着我了。这样，放你半天假，陪我去做个全身SPA，最近咱们都累坏了。"一边推尤尤出屋，一边把门也锁了。尤尤嘴上道着谢，心说这老狐精怕我夹带又不能搜身，变着法子查人，又想能让她害怕紧张到这程度，那信绝对绝对重要。

做完水疗，尤尤琢磨阮碧一定会返回去搜她办公室，索性让那娘们儿找个够，于是推说要逛街半路下了车，在市中心游荡到入夜才溜回公司，进厕所摸出那袋子，又电话齐东："有东西给你看，在哪儿？"他答在外面正要回家，又叮嘱尤尤到了在路口等："最近治安不好，前两天我车不知被哪个孙子划了，你别自己上楼啊。"

尤尤回家拿上爸的卷宗，拦车过去，找了盏路灯等，不一会儿他也到了，晃悠悠过来："车送去喷漆了，走走吧。"两人便慢慢走着，尤尤刚把事情说个开头，突然冒出来几个人，搭讪着挡在面前。

其时已走进道旁树的重重黑影，看不清来人模样，却觉出明显的歹意。尤尤见他们围向齐东，三两句间就要动手的样子，更有人手中亮晃晃的，就赶紧悄声退到一旁，逮准机会撒了丫子。直跑到大路上灯火通明才住脚，上气不接下气地打110，又找值班室，拽上俩保安就嚷嚷着往回跑，想齐东定要给揍趴下了。却见一人远远走来，一个光头在树影中反着亮，赶忙奔过去，见他嘴角青肿，眉骨开个口子，指节淌了血，好在行动还爽利，就急着问："他们呢？"

他吐去口中的血涎："跑了。"

"跑了？打你这么几下就跑了？"

他哭笑不得："难不成你还希望我多挨几下？"

她连连摇头："我是说……我说他们怎么会跑了呢？"

"别忘了我上学时因为什么被开除的。"他甩甩手，血滴答着不断，"走吧，我

这手得缝几针。”

刚到诊所，出警的就来了，齐东边处理伤口边交代情况：“一共四个，有俩被我拿半块砖开了瓢……他们估计就是抢劫，一看在我这儿占不了便宜就跑了……损失？我身上这么多口子算不算损失？……哎，我不打麻药，你直接缝。”小大夫皱着眉犹豫：“要缝个十几二十针呢。”“老打麻药会傻的。没事，我原先老缝针，你缝你的。”

送走了警察，他转过身，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尤尤，她给看得别扭，扁嘴说：“咋啦？”他斜起嘴角有兴味地一笑：“小兔崽子，跑那么快！”

她嘴没跟上，把一句话在嗓眼儿漱了半天，抬脸儿强着说：“万一他们劫色呢！”

他一怔，随即被逗乐：“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她站起身自头到腰一比量，“照这标准，怎么不可能？”

他笑得乱颤：“你没看出他们的目标是我啊？还劫色！服了你了。”

“是你？你不说他们抢劫吗？”

他已包扎完毕，站起身来：“走吧路上说。”出了门，才继续道，“抢劫那种话是应付警察的，要是跟他们说实话，今儿一晚上就甭想轻省了，没准儿还得所里去。”

“为什么？”

“我最近帮朋友查一个贪污案，他手上有些举报信，自己不好出面，托我找找证据。估计是保密工作没做好，被对方反侦察到我这儿来了，派了帮兔崽子来吓唬我。”尤尤扭脸看着他，神情有些受惊的样子，齐东一抹她额头，轻松地说，“怕什么，干这个碰上打击报复不稀奇，这不今天打车，出租师傅听说我是律师，还念叨我们这行危险呢。都习惯了，没事，别怕啊。”

“你查犯罪，这是好事啊，干吗瞒着警察？他们坏人才该怕警察呢。”

他不耐烦地一撇嘴：“你傻啊丫头。那些违法的事儿，用正路能查出来吗？当然也得用违法的法子了。我撑得啊跟警察说这些。”

尤尤点点头，心事重重跟着他走一段，又站住：“你那朋友也挺不够意思的，明明是自己的案子，还缩在后面让你当挡箭牌，今晚是运气好，万一你真被打坏了怎么办，他们可有刀子呢。我——”说到急处，向前走几步，借着灯光查看他的眉骨，“我看你还是别光头了吧，把头发留起来挡挡，这回怕是要留疤了。”

“那可不行。秃子是我商标。”他摸摸脑后，垂下头仔细看她，“哟。你这是在关心我了?”

尤尤意识到自己的失神，忙退回保守的距离，找了句话说：“赶明儿带着伤找你朋友去，让他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好事。”

“狭隘了不是。干这个的，同行、朋友之间搭把手是常有的事，做人不能自私啊，今天咱帮别人，等哪天咱不方便了，总有用到人家的时候是不？好比我最近查Ronald——”他说了半句想咽住，尤尤早听见了，抢着问：“你查 Ronald?”

齐东挤挤眼，呔地苦笑一声：“说秃噜了。”

“Ronald 怎么了？阮碧真给他开公司了？他们有倒账吗？你拿到证据了？那——”“停停停，停。”他把两掌在空中压压，“我说你啥时候能把这毛病改了？就不让人把话说完。你静静听我说啊，我托人查了查那小老外，发现他还真有公司，挂靠在你们公司身上，表面独立经营，连子公司都不是，其实呢，做账冒名收购，什么暗度陈仓的事儿都干，可以说就是阮碧一掩体。阮碧还通过这地儿定期给一些账号汇钱，我估摸着是商业行贿，不过收款账户有些不是实名，有些干脆也是掩体公司，暂时还没查到身份。”说完把手一摊，“目前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又用指尖点点她，“我可给你交了底儿啦，你得保证不许胡来。本来我就不想这么早告诉你，你添乱添得我都怕了。”

“哎呀不会，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尤尤兴奋地敲手，“这么说咱们进展很大了，那——”她突然眉头一皱，悬心地问，“要是阮碧他们反侦查能力也很强怎么办？查到你头上，我不就栽进去了?！不行不行，我得离你远点儿。”

齐东没耐心地又说一遍你傻啊：“我刚怎么说的？朋友知道找我当托儿，我就不会找别人帮忙？顶着实名查阮碧，这么多年律师饭白吃了？平时围下那么些关系，不方便时自然有人帮。放心，连我他们都摸不着，别说你了。把心搁肚里好好当你的卧底吧。”

尤尤沉吟着，又问：“那你托人查阮碧也不是走正经路子了?”

“多少有些吧。”

“那咱们这么做，以后怎么告她啊，法庭会采信吗?”

“查她经济犯罪只是过程，咱的目的不是在别地儿嘛。再说，虽然国家规定证据收集必须合法才有效，但现在看司法还是‘重实体轻程序’，公安一些侦查手段

虽然不违反规定，但有时都欠妥，何况我们这行。律师没国家强制力，所以好多时候只能打擦边球，现在这种灰色地带不少，很多证据到案子里，我们动动脑筋还是能用的，因为动机是正义的嘛。这方面欧美要严格得多，咱们也在完善，以后会越来越严的。不说这个了，太枯燥，你要给我看什么?”尤尤掏出照片，他看一眼，“回家再说，这儿光线不好。”

进了屋齐东直奔书房，开了台灯观察那照片，又用放大镜细细看：“这儿有指纹。”指给尤尤那刀柄，几个擦拭痕迹末端有淡而清晰的斗形和箕形，“照片哪儿来的?”“匿名寄给阮碧的，我费好大劲藏下来的，差点儿让她搜走。信里还有这个。”她掏出透明袋递给他，他拿着对灯照照，从抽屉取了塑胶手套戴上，把金属片翻来倒去地看：“这是刀的一部分。”他把金属片放在白纸上，用尺比着沿其边缘描出轮廓，“看厚度和形状应该是刀尖。鉴证学里，形状规范的凶器只要有残部，就能用几何复原。”笔下画着，刀刃的全貌逐渐展现，他量量图样的刀宽，一伸手，“卷宗有没?”尤尤赶忙掏了给他，他轻赞一声，“知道带来，这小眼力见儿。”翻到验尸报告，查了刀伤长度，又把金属片装回袋子，和照片做了比对，“刀宽和伤口尺寸一样，血迹也相同，这应该就是杀你妈妈的凶器，咱们一直没找到的那把神秘失踪的匕首。看来当年有人把它保存了下来，现在用作敲诈阮碧，我估计不错的话，最晚明天阮碧就会付钱，你观察着，看她有什么异常不。”

尤尤已是经年不敢拆那卷宗了，此刻忍不住泪，只好一样样捏起来装回去，齐东起身，给她擦擦脸，又接过那些东西：“我来吧。”

他收着收着住了手，视线在一张现场照片上停了数秒，突然恍然地“啊”了一声，急匆匆把桌上东西悉数清空，挑出一些照片排好，把几幅不同角度墙壁的血迹拼成一张，连了几条线，在交叉点重重勾一笔，推到尤尤眼前：“这案子的证据搜集调查太不完整太不规范了，像这种脏乱的现场、大量的血迹，需要反复重建，排清血迹喷溅轨迹，这破卷宗呢，连个现场重建的毛儿都没见着，就几张照片了事，弄得这么明显的漏洞我一直没发现。”尤尤迫不及待地凑上前看，却是云山雾罩，他指着交叉点说，“在钝器伤案件中，把血迹延长相交，相交的地方就是敲击点。行凶时敲击受害者头部，会使血迹喷溅在墙上，看见墙上血迹中的空白了?”她点点头。“能看出是什么形状吗?”他把那片空白轮廓大致勾几笔，她惊叫：“是个

人形！”“对。”他指点着照片，“之所以有这片空白，是因为有人站在那儿挡住了血滴飞行的轨迹。凶犯在这儿，死者在这儿，这个空白显然不是前两者留下的。那么，房间里当时肯定还有第三个人在场，而绝不像卷宗写的，是凶手单独行凶，我甚至可以断定这案子是两个人做的。虽然没做指纹比对和血液 DNA 分析，但阮碧那么紧张这张照片，很可能因为她亲身参与了杀人，留下了凶器上的证据，而且同时实施这种高强度的钝器和利器杀人，以阮碧那种身材，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很可能有从犯，这也是此案锤杀和刀杀两种行凶手段并存的合理解释。”

他因连续大段的推理而异常兴奋，尤尤的泪却越掉越凶：“你原来不是帮我推测过，说不是我爸作的案吗？现在知道是两个人杀人了，难道还是我爸干的?！不要，我不要！”她不置信地摇着头向后退去，脚一软摔在地上。

齐东抱起大哭的她，安慰着：“谁说凶手是两人，其中一个就肯定是你爸了？现在证据不够，根本不能证明除了阮碧以外另一个人的身份，别急，别哭，啊。”她全力在他脸上找寻肯定的痕迹，却没有，于是更慌起来：“可你也不能证明另一个人不是他……不，不！他和阮碧当年那么好，他那么爱她！他肯为她杀人的！还有，还有，”她扑上去把卷宗文件掏了满地，指着其中一篇给他看，“当年安静静拿这个刺激我的时候，她说，她说我爸耳朵后面有一滴喷溅血迹，直径小于一毫米的那种，她告诉我那种血只有杀人现场才有！这么多年我不敢告诉你，我怕你下定论，说就是我爸……说就是我爸，杀了我妈……我，我还报什么仇……”

她哭得气哽倒噎，他却一拍脑门笑起来，拿着卷宗看了几遍，反复说着：“是啊，只有一滴，只有一滴！”

她抹抹泪，纳闷地看他，他让她坐好，蹲在身边讲给她听：“喷溅血迹确实只在现场有，但它的出现非常有规律。打击伤造成的喷溅，通常都是中速移行，血滴边缘不整齐，而且散落的微小血点会密集在主要血滴之外；刀伤如果刺中动脉，血会喷出来，这种高速飞溅的血滴撞击力量很大，散布广泛。但不论是哪一种，都会在落点形成喷雾状的小血点，你听明白了吗？”尤尤眨眨眼，似懂非懂的模样。他嘲讽地笑：“笨啊！也就是说，喷溅血迹不会只有单独一滴，尤其在那么脏乱的现场，只有一滴在你爸耳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如果存在，那也是人为伪造上去的，这就更证明了他是被陷害的。你明白吗？”

“可怎么证明那是伪造的，而且你能肯定就是这么绝对吗？安静静说这是我爸

清理时落下的血迹。”

“那是在耳朵后面啊，如果细心到能清理那么隐蔽的地方，没有人会专门精确地只留一滴吧？只要事实不是你爸做的，那咱们就有无数机会证明他的清白，一项一项推翻那些伪证。相信我，刑事案里真相的揭开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只要揪出阮碧哪怕一个破绽，咱们就算赢了。”

这几乎是齐东第一次的温和耐心，积极的鼓励开解，尤尤破涕为笑身心俱暖，很自然地抱了他，额头贴进他颈窝：“你知道吗，刚才你挨打时我跑了，其实真不是因为我害怕。男人挨打时女人一般都在旁边吱吱乱叫，什么忙也帮不上，男人为保护她还得多挨几下，当时我想还不如跑去求救，省得留下来拖累你。”

“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跑。你这么鬼。”他轻轻笑起来，“我很喜欢。”

话说得轻而隐晦，但尤尤已慢慢别扭起来，她离开他的胸前，做轻松地问：“你不是只管经济案吗，为什么懂这么多血迹凶器的?”

他已经略显柔软的表情陡然回复了僵硬，眼睛重新看向虚无，徐徐地说：“我最早是搞刑事案的，很有天赋，也很有前途。”他苦笑一下，不再说话。

## 18

齐东所料不差，第二天 Ronald 又出现在公司，和阮碧两人关进办公室叽咕了半上午，快下班时才走。阮碧叫了尤尤进去，交给她一串账号：“帮我转二十万到这个户头，要快办。”

去银行的路上尤尤电话齐东：“阮碧付钱了，应该是给敲诈人的，我把账号发给你，能查出对方是谁吗?”

“可能性不大。他既然敢把账号拿出来，就不怕查。不过咱也得查，碰运气嘛。”

“那阮碧叫 Ronald 来公司干吗?”

“找小老外查账号呗。看来阮碧认识这个敲诈的人，或者至少付过钱给他，不然 Ronald 公司的业务范围里不会有这个账号。”

“既然这样，让 Ronald 汇款不就得了，找我干吗?”

“阮碧多滑啊，她得确保为她办事的每个人都蒙在鼓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件事劈成几瓣交给不同的人，这有点像解放前地下党搞单线联系，阮婆子够高的

啊，谍报工作都懂。"

尤尤也想学他逗逗趣儿，却哑了口：她发现自己在齐东面前越发放不开了。她和他之间，发生了某种变化，她说不好，可他飘忽的态度，闪烁的言辞，真真苦恼了她。还有杉山，他始终住在她心里。公事的混乱暂时屏蔽了她对他的思念，可那种潮湿混乱的感觉仍会突袭，在最猝不及防的时候来临，撞得她无处可躲。比如现在，她拿着和齐东的电话，心里充盈着的却全是杉山，他在哪儿在干什么？他和安静静在一起吗？他怎会这么久毫无音讯？他到底怎么想她？她脑中塞满了各种问题，嘴里半个字也吐不出，只好和齐东在两端空荡地尴尬，电话里有沉默的风声。

她心烦意乱回到公司，立刻被阮碧叫了去："汇了吗？"

"嗯，这是凭条。"

阮碧收了，递出张信用卡："密码是××××××，下午你放假，去百货公司选个礼物，安静静明天订婚，仪式我不想去，你替我把礼上了，东西买像样点。"

尤尤知道阮碧是因为沉降地皮的事和安秃秃别扭着，细节原委却无法再想，反复念的只有他们要订婚了。低喘着，晕眩着，杉山，她的杉山要和别人订婚了。

她游魂似的在柜台间徘徊，被每一块鲜亮的色彩刺痛，穿梭的人群笑脸模糊。她恍惚地走进金店，选了一对摆件，式样俗气，贵得刺眼。

凶狠的太阳兜头浇下毒辣的光，炙烤得她落了泪。她从钱包夹层拿出那张写了他电话的字条，一小块叠得方正，轻得没分量，握进手心却似千钧。字条层层揭开，她觉到人都给层层抽空了。

终于打开他的号码，却是为了送他订婚礼物，心好酸。

那串数字展现眼前时，她呆掉了：因为总被拿出装入，字条叠线处早已毛边了，一个关键折角甚至破了洞，磨掉了号码其中一个数字。

她拿出电话，从0开始试，一边想只要不是9，她和杉山就还有机会——女孩子总会用这样那样的迷信自欺，又常偏心地选了最利于自己的那边，尤尤给了自己九次机会。

从0到7，每个号码的那一端都是陌生的声音，她越来越慌，伸开手，看着掌心那串数字，它们给汗水蒸得扭曲了，与白的热气融在一处，模糊地晕着。

她没有打8，直接试了9。她不敢打8，怕那后面又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通了。"你好……对不起……我打错了。"9不是。太好了，是8，太好

了。她傻乎乎笑起来。

打给8。那端接起，果然是她想念的声音。于是轻轻说了缘由，然后在最边缘的角落坐下等他。

他从广场尽头向她走来的样子，就像春天，像海。他以外的人和景都变成画布上的铅笔涂鸦，粗颗粒的，黑白的，只有他是细腻的，色彩的。她念着“不是9”，看着他走来，突然产生一种由衷的热望：他是来要答案的。他只是在等她的答案，她说了是，他就会带她走，一定是这样。她抓紧裙子，棉布给指甲抠得皱起来。

他终于走近她身旁，坐下来开始说话，树影在他们之间摇晃，风卷动他的发梢，杉山的眼睛像春天的海。尤尤听不到他说什么，她一直在对自己说话，直到他叫她，她才醒来，几乎是愉快地说：“杉山，你终归还是不会和她订婚的吧。”他呆住，嘴张一下，低下头，勉强笑笑，不敢看她地说：“尤尤，你是个好女孩。”

这种蹩脚庸俗的开场白只会引向一种论调，她的狂热却做不到轻易冷却，她急切地向他讲述心意，说这些年对他的追寻，说她的矛盾和思念，矜持和尊严在这种无法挽回的时刻会被忘却。

她动情地说出所有动人的话，他却没有被打动。迟疑的眼神，怯怯地支吾：“其实你我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我是那种没勇气改变现状的人，你知道的。”尤尤隐隐地疼痛，她知道希冀在破灭，却仍挣扎着做最后坚持：“我知道当年你跑去包房找我，我那个样子让你特别伤心特别失望，可如果你听了我身上发生的事，我相信你不会再怪我。而且，而且就算在夜总会待过，就算很早出来讨生活，我始终是完整的，十七岁时躺在你身边的那晚，我一直留着，等着。因为从没想过会和其他人在一起，我——”

“求你，”他终于敢看她了，她欣喜地迎上眼神，却听到他说，“求你别说了。你越提这些，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你。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能为你做，我要和静静订婚了。”

她一点点黯淡下去，突然悲戚又愤怒地质问他：“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还帮我？为什么抱我？”

他弯下身，手指摁住不停跳动的太阳穴，“你以为我能那么容易就忘掉你吗？我找你，帮你，抱你，因为我忘不了，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我的初恋，我忘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因为我不能！"他猛地抬头，她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凶狠的神情，"每一次再见你，我都会经历一次从狂喜到绝望的折磨，对我来说，你代表着一种破坏性的生活；而我，我只需要一个小圈子，在里面看书写字，安静地做我的梦。上次分开后我考虑了很久，想咱们的关系，想要不要和静静了断，带你走，最后是我不能。我没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你不适合我。"

"难道安静静就适合你？你说过她去的地方你都不喜欢！"

"这不一样。静静她爱我。"

"我不爱你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说怎么不一样你倒是说！"

"静静客观条件和你不一样！"被逼出的话让两人都吃了一惊。杉山吐了口长气，是对自己的鄙视，更是终于能说出实话的解脱。他索性补充道，"当年为我出国的事，我妈早就办好了手续，可我一直犹豫。后来见到了你，本打算肯定是不走了，可你不辞而别，又……让我看到你那个样子，我真的是，真的是伤透了心。一咬牙，就出去了。当时只是想着躲躲也好，躲躲清净。可我出国不久，家里就出了事，爸妈的生意败掉了。户头空了以后我才明白，离开了钱，小时候那些旅行摄影的梦想只是一堆泡沫罢了。就在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静静来找我了，她千里迢迢，专门来找我。"他复杂地看了她一眼，"你得明白，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很多的，只有爱远远不够。"

她没再说话，把东西扔给他，不回头地走了。

礼物包装得富贵喜庆，大红亮缎把金箔盒子裹得透不过气，内里装着一对浇实了的金坨子，像极了那两人的婚恋。

尤尤渴望入睡，梦中能忘记一切；但每次醒来，都要再经历一次新鲜汹涌的疼痛。

清晨七点，晒台晾满她洗了整晚的被单，窗帘抖动着新的阳光，尤尤枕在自己披散的长发上。"原来他终究不属于我。"她把一句话默念三遍，翻身起床。

今天是出发的日子，她要随阮总去外地谈生意。说白了就是去求人，那块地拖得够久，竣工的可能性已趋近为零，想尽办法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融资和等政府扶植。安秃秃那边迟迟没动作，阮碧只好在商界找金主，但生意人都占全了嘴甜心苦

两面三刀，关系用尽不见起色，此次这个老板大概是最后的希望，阮碧一路都在强调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又嘱咐了尤尤好多话。

开场还算顺利，那姓窦的老板热情非常，逮着尤尤把工程要目听了一遍又一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款待的筵席也豪华，深海鲍天九翅都招呼了；饭毕又邀她们夜游，不到一天光景，钱已花了无数。尤尤觉得十拿九稳，她撑着出差，本就有移情的意思，此刻更等着拉到资金大干一番，好缓一缓失恋的剧痛；阮碧却是别种表现，虽也姿态高雅不卑不亢，却被尤尤看出忧心忡忡，和窦老板分手后更是立刻说："姓窦的这么客气不是好事，要么是打定主意要回了咱们，要么就是有条件。"说着神色有异地看了尤尤一眼。尤尤正等她接下来说什么，却被个电话打断，阮碧一边接一边暴怒起来，最后不等对方说完就挂掉，尤尤察了半天颜色，才慢慢问："阮总？"

阮碧敲司机椅背："回酒店，快点儿！"又重重靠回去，闭着眼道，"Sadie 说国土资源厅和房管办刚发了个地质灾害防治的总体规划，把辖区几个容易发生沉降和裂缝的地方都公布了，咱们那块地排第一。"她睁开眼，咬牙说，"安国轩啊安国轩，你可真做得出来！"

她们订的复式套间是楼上楼下地住，刚回酒店阮碧就不声不响地上了楼，尤尤赶忙喊着累要洗澡，把水打开流了一阵，听着会客室没动静，便急匆匆要去偷听。楼梯爬到一半又退回去，脱掉衣服，打湿了头发，只围着浴巾趴在门口。阮碧果然在打电话，轻声轻气地听不真，尤尤失望，又怕待久了被发现，正要下去，里面却渐渐高声起来，似乎是被激怒了："……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保证各取所需，现在却害我……这些年我待你怎么样？去问问你女儿，她什么时候来我不是衣食住行全套伺候着？还有你一家子，年年生日过节，哪次不是全套的？还有这次，你女儿订婚……别欺人太甚！……好！好！好！"她冷笑着叫了三声，尤尤心说不好，连摔带滚地两秒就到了楼梯底部，手慌脚乱爬起来，刚做出要上楼的模样阮碧就开了房门，居高临下厉声道："你干什么？"尤尤一手托着还滴水的头发，故作难堪地说："阮总，白天整理行李把化妆包放错在您洗手间了，我的脱毛蜜蜡在里边儿，能不能烦您——"一包东西已兜头倒下来："以后别拿这种破事儿烦我！"

阮碧在楼上踢踢踏踏折腾了整晚，楼下尤尤也醒到天亮：那个刚出炉的规划真格是雪上加霜，上了衙门警告的房产谁还敢买，那塌半边的建筑名副其实成了烂尾

楼；而阮碧也吃了哑巴亏，地皮成交时签的确认书白纸黑字写明了“投资风险开发商自负”，资金无法回笼无从索赔，这个黑洞非拖死她不可。阮碧的电话显见是打给安秃秃，看来公司出事也是他一手策划，可本处于钱权交易蜜月期的这一对，怎会闹得这么僵？如果阮碧就这么倒了，报仇会不会简单些呢……她翻来覆去，越发想打给齐东讨讨主意，忍着忍着还是算了：她们之间毕竟仍是生分，谁能保准阮碧不会像她一样，也偷听呢。

次日阮碧竟病倒了，脸灰灰的倒在床上。尤尤从未见过她卸妆的样子，有些痛打落水狗的心情，表面自然还跑前跑后，改订了中式的早餐，又拿药片给她吃。阮碧倒也配合，喝过粥吃过药又歇下了，她躺着的样子娇小，尤尤竟无法把这个柔弱的躯体和毁她全家的妖魔联系起来，而她又要强撑着起来梳妆了。

尤尤赶紧拦住：“阮总，你要是放心就把事情交给我好了，你病得这么重，太勉强不好。”她又抬了几次头，大概还是晕，终究倒下去，手指指妆台，叫尤尤拿来东西，摆在膝上一一给她看，有微缩的基建图纸，造价册，还有些工程数据，每页都有阮碧手写的注释，她精选了一部分让尤尤带好：“窦老板那边你就去敲一下吧。别勉强自己，看他的意思是什么。随时和我联系。”尤尤还想问些话，她已合眼无力地摆手，只好收拾了出门去。

不对劲的感觉从和窦老板见面就开始了。阮总的未出现，他不挑理反倒兴奋得很，带着一队助理，精力十足地谈了四个小时，事无巨细地讨论了九十六条议题，通过率极高，尤尤以为马上就能签合同了，会议却突然叫停，窦老板又带她去龙虾燕窝海吃一顿，派车把她送了回去，约好晚上见面喝茶，敲定最后结果。

尤尤欢心满满向阮总汇报战果，她却幽幽叹了口气：“看来我得去国外啦。”

“为什么？阮总，咱这工程眼看就要起死回生，您走了谁拿主意？”

“起死回生，谁说的？”阮碧支起身，尤尤忙拍松枕头为她垫上，看着她一双手在褶皱上自怜地摩挲，“我一直想在国内做点大事，这几年真的尽了力，也实在是累了。公司这关过不去，我正好歇歇，虽然亏得多，退休养老还是够的。”她牵过尤尤亲昵地拍拍，“你跟我虽不长，但能看出来你聪明，也算好用，你放心，走前我会帮你写封最好的推荐信。”

尤尤糊涂了，阵脚不稳地说：“您怎么了，您说过您在公司就不会有事的。”

“这次呢。”她从从容容掖实了被角，“我说了不算啦。”

“怎么会？咱们条件优惠，他们能赚就不会不感兴趣，我跟他们谈了四个小时，要是没诚意，大可以不用这么久啊。”

她冷笑，那姿态仿佛在嘲笑尤尤够嫩：“有钱人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钱多到一定程度，对他们就没吸引力了。他们要的是别的更有趣儿的东西。”尤尤睁大眼，她又笑，“我的傻小姐，你以为窦老板约你晚上见面，真的是喝茶吗？”

她把枕头撤走，躺低了舒服地睡，把尤尤独自扔一旁，不再理睬。

距晚上的“见面喝茶”还几个小时，尤尤到海边吹了一阵冷风。空气湿凉，黏糊糊爬上皮肤、头发，鬼鬼祟祟侵入肌体、骨髓，口口舔着咬着，是人都要给吃掉似的。

尤尤几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她不可能放走阮碧，任她急流勇退，远远地颐养天年。要报仇，就必须让她留在身边，就必须帮她赢。

何况她也不是要给自己立牌坊的女孩子。那脏乱的几年里，不是没遇见过大方的恩主，不肯跟客人出去也没少被为难，后来连小破都问她到底想要什么。她每每摇了头不说，其实乖乖的到现在，就只一个原因。十七岁的那个晚上，她想为他留着。

而今，阮碧用爸妈命换来的钱去养安静静父女，那狗父女再用那钱去买杉山卑劣的爱情，这事儿让她觉得无比恶心；他的绝情软弱让她明白，这么多年自己其实根本不了解杉山，他始终只是个灰影子罢了。

既然再没必要对谁忠诚，为什么不用自己做筹码呢。阮碧的信任依然有限，尤尤却预感自己会赢，内情触手可及，只要再进一步，一步。

决心下过，害怕却仍是有的。码头的灯串远远看去怪眼一般，闪得人心慌。事儿是定要瞒住齐东的，于是只好拨给小破，边等忙音边祈祷她会像惯常那样，不在乎地说些调侃的话。

“喂——”声音懒的，该是在歇觉。

“小破。”

那边默声，一会儿才凉凉地说：“以为你失踪了呢。怎么样啊大白领？”

“嗯。小破你好不好？”

“还那样，混吃等死，什么好不好的。你有事？”

“我……”她咽了好几回，终于说，“我想问，第一次，是怎样的？”

"什么第一次。"小破打了个呵欠，突然警醒过来，声音随着翻身跃起而抖了一抖，"你？第一次？和谁？齐东？"

"不是。你怎么想他那儿去了。"尤尤极扼要地把原委讲一遍，越说越愧，觉着堕落。小破倒轻松得很："这样啊。正常，报仇嘛，干什么都不过分。嗯——其实我的第一次都忘差不多了，不过你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了一堆话，又叮咛了几遍千万小心，"打孩子疼着呢，还特伤身体，我们一块儿的有个傻帽儿，为她那狗男朋友，都打七八回了，以后能不能生都成问题。还有我当年，多值钱一清纯的处女，给了丁魏那王八蛋！现在的女孩儿啊，不自重，跟着帮毛孩子搞什么以身奉献，还什么以爱情的名义，我呸！男人管你什么一片冰心在玉壶，该踹你时就踹你！还是你明智，咱们女人哪，就是要物超所值……"

尤尤收了线。小破的话依然荒谬，可现在，对杉山的等待被人家弃如敝屣之后，她对小破一向的实用主义却有些懂了。

小破的话也提醒了她。不能平白地帮阮碧，那种女人绝不会相信所谓"忠心为主"的事，她必须有所求阮碧才会信。而且也应得。毕竟那是她最珍贵的。

傍晚七点，尤尤出现在阮碧房间，这回她没赔笑，也不叫阮总，冷冷地说："我要工程收尾后三年的收益，每年百分之八，税后。"

"You got it."阮碧也不病恹恹了，起身去拿支票本，"要不要先付一部分？"

尤尤看着她签了名，一把扯走支票："还没说完呢。到现在我还没职位，这回回去我就要见到正式的委任状。"

"总裁特助，我会转名下百分之一股份给你，附加优先认股权。"

尤尤转身就走，听到她在身后说："这才像我阮碧的人。"

"而我，和你这种人在这儿谈这种条件，我为自己感到可悲。"

## 19

尤尤错过了回程航班，阮碧先走掉了，丢下她在那楼上楼下都空荡的房间，蒙着头，只想沉睡不醒。

可这里绝不是可以容身的地方，把自己关了刚一天，她就厌恶透了。所有酒店都一式，干硬的被衾，暧昧的窗幕，冷冰的柜橱，处处一尘不染，内里污秽不堪。

她记起每逢出门齐东都叮咛带个单子自己铺："旅馆是世上最脏的地方，不论古今中外高低贵贱，表面被子床单雪白，实际呢，你拿多波段灯一照，刷，满天星辰[1]。我出案子时见过连墙面都能弄上的，人类的潜力啊，真是无穷无尽。"她克制不了地一遍遍想着这段话，而后强迫症般重复着那晚的回忆，在姓窦的酒店房间，一个暗淡的月亮照在头顶，一种幽阴的死气升在空中，她落着泪想杉山，然后一遍遍重复"原来我也终究不属于他"。

相似的环境勾起不良的记忆。尤尤待不下去了，跳起来，拖着箱子逃出酒店。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上，天很黑，本应葱郁葳蕤的道旁直树变得森严可怖，伴着车轮的怪叫疾速后退。难看的夜景让人心悸，尤尤闭了眼。

她努力寻索改变的迹象，除却身体的轻微肿痛，似乎是没什么的。可有些袭击我们物质和精神的变化，在当时就是不明了的。经过一阵震惊，好像已恢复原状，然而变化是来过的了，我们总有一部分地方，绝不会和从前一样。在尤尤，属于她的纯爱时代是终结了，只朝夕间，她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又老练了几年。

但现在，她实在不愿思考这些可悲的事。

她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回家去——可家又在哪儿呢？

等夜班飞机的人不多，候机楼在广播回响时大而空旷。还一小时起飞，尤尤在休息区坐下，翻开手机通讯录找了一圈，最后还是停在"齐东"上。她把听筒放在耳朵上，摁下拨出键又立刻挂断了：这时的她还是别听到他的声音为好，不然绝对会哭出来。

她收起电话，把手心的汗在膝上蹭蹭，起身四周张望。不远处坐着一对情侣，女孩戴着足遮住半张脸的黑框眼镜，粗线毛衣，长至小腿的彩色围巾，翻毛矮靴在地面随意磕着，她把秀气的下颏儿搁在男友肩上，跟他说着咬耳朵的话。他们轻声慢语地交谈，哧哧地笑，旁若无人地亲吻。女孩被揽在怀里时，脸上就散放出华丽的光彩。

尤尤扭头去看出港航班的动态显示，那些字母数字呈现一片模糊的红光。她擦擦眼睛，走向登机口。

---

① 多波段光源是一种警用光源，在刑事物证勘察中应用广泛。由于精液、血清、唾液、油脂等人体分泌物在多波段光源下能产生荧光，因而常用作鉴定精斑和血迹的痕迹位置。使用多波段灯需关闭普通光源，精斑和体液就会在深色背景下呈现发亮状态。

她靠着窗，无力地望向苍茫的大地，什么景象都没有，全部淹没在黑暗之中。

阮总凯旋，公司上下一扫阴霾，无不欢欣鼓舞，真正的那个功臣却告了假回家休养。

尤尤一直躺着。她去了医院检查，该吃的药也吃了，身体不要紧，可就是悲伤。她没想到自己竟会这么悲伤，悲伤到都没力气站起来。她想起自己从不是任何人的宝贝，她想妈妈，想妈妈。

齐东终于出现在门口时她没意外，却仍然觉得温暖："你怎么来了？"

"你这么多天没消息，来看看。"他拎着熬汤的材料，用异样的眼神细细审视着她，"病了？"

"也不算，就是出差累了，想歇几天。"

"哦。"他到厨房把木耳银耳泡上，又在房内转一圈，"怎么搞的，脏衣服一地，都臭了。扔洗衣机里啊。"

看着他走去卫生间的背影，尤尤觉着他今天话少得蹊跷，想到最近两人总这样莫名的尴尬，也就算了，转身去收拾餐桌，等着喝汤。

齐东出来时脸色遽变，冲到跟前，摁住她肩头："你跟我说，出差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啊。"她心虚后退，又打他手，"你抓疼我了。"

"没什么？没什么！"他甩开她回去洗手间，出来时举着根用过的验孕棒，"没什么，啊？"他把那东西扔在她脚下，她跳了一下，没做声。

坏了。前一晚验过就昏沉地睡了，谁承想齐东会来。尤尤不敢和他对视，停了好一会儿，才学着小破的语气说："就玩儿了玩儿嘛，又没出事。要是没那个老板注资，阮碧公司就完了，她一跑，还怎么报仇？"她又自作聪明，愉快地补充，"经过这一次，阮碧对我的信任肯定得涨一大截儿；而且你不是总说什么实用主义，我要了好处的！再说，再说，再说早晚也有这一天，我——"齐东搡了她一把。她跌坐在床上又惊又怒，却很快站起来，齐东举起手，她抬起脸：他拿出父亲的架子，她反而不怕了。他不是爸，他只是个连她也说不清关系的人。

他们僵持，最后她打开门，指着外面。齐东走过来，狠狠摔上门："我要走自然会走，没人能留住我，也没人能赶走我。"

他进了厨房把汤做完，她抱着膝在窗前落下泪来。外面突然下起了雨。

他的汤煲了四十分钟，那种闷暖甜糯的气息慢慢散放的感觉是她熟悉的，她数着时间，却数不清喝过他多少碗汤。所以当他端出那碗汤时，她居然想说些道歉的话。终究仍是说不出，倒是他开了口："红豆双耳汤。放了枸杞蜂蜜，喝吧。"她拿起勺子，入口是香软柔滑，房里只有瓷器碰撞的声音，好安静。

"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帮你吗?"

尤尤手下停住：她多少次问他的问题，现在却那么不想知道答案。她看着他，哀求似的摇头，他笑笑。

"我的小妻子——她是被人砍死的。很多年前我办过一个杀人案，给被告辩护，人确实是他杀的，可我们赢了，那种证据模糊证词混乱的案子，很容易在故意杀人和误杀之间摇摆不定。凶手最后判了个有期，没丢命。我当时是个又年轻又天真又自大的律师，只懂得按这个系统的规则玩，最后能毫发无损地抽身而去就足够夸耀了。就是这种得意忘形，害了很多人，害了自己，也害了，"他长长叹了口气，"我的小妻子。

"人失败很多次以后，一旦成功，就很难管得住自己那片膨胀的自大感。当时我冲劲十足，也确实肯干，凭着点小聪明赢了几个大案，年纪轻轻就赚了些名气。干这行的，吃的就是个招牌，找我的人越来越多，那种没钱交租被房东赶的日子一去不返。我买了车，换了房子，把小妻子接进去住，给她钱花，自以为是地猜她很快乐，却没注意她笑得越来越少了。"他眼中又现出一贯的看向虚无的表情，"她原本多爱笑，那么苦的日子都总笑。后来却不笑了。

"我自然看不见，当时眼长在头顶上。只知道志得意满，报复似的享受，摆阔，糜烂，习惯了把她扔在家彻夜不归。

"有天又赢了个官司，当事人请我出去玩儿，从酒店喝到 KTV，又喝回酒店，我的小妻子就是那晚出了事。在家附近被人砍了二十几刀，还没到医院就断了气。她死时我正和别的女人在床上。

"凶手当晚就自首了。是我办的那杀人案死者的丈夫，他没别的，就是替老婆报仇，杀他老婆的人不是没偿命吗，他要了我妻子的命。

"尸检的法医认识我，查得细，领尸体时他告诉我，我的小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不知道为什么，她没告诉我。她就那么突然死了，我甚至连和她的最后一面都不记得了，因为从来就没在意过。只记得她死前那段时间常煲汤给自己喝，而

且慢慢胖起来，我还跟她说，别吃那么多，肥女人我不喜欢。其实我才是那个应该煲汤给她喝的人。

“我认识她时，她十七岁，和你当年一样大。也和你一样，醉倒在KTV的洗手间门口。她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一帮孩子喝高了谁也不管谁，她晕在那儿，几个男的围着她——就跟我头回见你时的情景一个样。我看他们不像好人，就跟他们打了一架，把她捡走了。就像捡走你一样。”他转过脸看着尤尤，眼中还有没收回的温柔。

尤尤说不好自己的心理，她暂时无法从那么大批量的事实中回过神来，只觉得生气，忧愁，又有一点像是嫉妒。她猛地站起来，把面前桌子推得歪在一旁：“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不是她的替身。即使你捡了我，帮助我，照顾我，给我煲一辈子汤，我也变不成她！”

齐东也站起来，却没发火：“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早就想把这些告诉你，但恐怕以后没机会说了。一开始我确实是有借你怀念她的动机，可从很久以前就没那么想过了。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总之发现自己的心意时，我已经走了一半路了。我曾经坚信你是我的后半生。但现在……我绝不是在乎你身上已经发生的事，我是无法接受你出卖自己这个事实。我教你‘报仇不是人生全部’，教你‘别让仇恨蒙住了眼’，我以为你能懂，可你……我一直有信心，我信自己能救你，可对于现在这个样子的你，我发现我竟然无路可走了。”他语气平缓，眼神澄澈，捧住她的腮，为她把蓬乱的发理在耳后，“厨房还有汤，喝完以后学着自己熬。”

尤尤站在他走后关上的门里，站到房间整个都黑下去。

雨还在下，都没个停的意思。

再回公司时，尤尤明显感到了身份的变化。

首先是搬去了最最毗邻阮总的办公室，窗景面积和设施俱佳；旋即接到了阮总许诺的委任状和股权转让文件；其次为随时为阮总办事起见，能和最要紧的印鉴票据打交道了；然后，也是尤尤最想要的，她开始参与到阮总的私事中去。

某晚加班后，阮碧吩咐尤尤次日放假：“收拾一下，后天出门，行李随身的量就好，待不长，最迟两天就回。我已经叫Sadie订好车票和酒店，你明天再确认下。”

那几天正值降温，尤尤很诧异：注重皮肤弹性的阮碧向来讨厌大风天出门。拿

到车票就更奇怪，目的地是个中等城市，既没分公司也看不出有发展前途，借着问带哪类资料以试探阮碧，她极不快地答“别那么多问题”，只好糊涂上了路。待到了以后又转车，尤尤才恍然：终点该不会就是爸被关的小城吧?!

种种迹象逐步证实猜测，心里也越发没底：阮碧来看爸，本已是不可能的事，竟还带上她！莫非事情已到了激变的程度，甚或她已暴露了身份？忍不住给齐东发了消息，煎熬到底仍是没得到回复：这可是头一遭。虽然他们常冷战了不联系，但都是她离家出走，齐东总在原地守着，她想回去时就能回去，可这次是他主动离开她，这可是头一遭。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撑，前几回的末日危机不也是挺脖咬牙瞪眼后虚惊一场了吗？她不住宽慰自己，冷汗却一抖抖地出了好几身。

转眼间她们已来到爸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是从齐东那儿得知爸换了地方后，尤尤头回来这里。几年中她一直渴望来看看，如今终于得到机会，却无暇关顾爸生活环境的好坏，全身心地只在考虑待会儿的应变了。

情况却与她想的大相径庭，阮碧只是签过会客登记，留在了观察窗后面，又教尤尤些问题，示意她进房去：“别怕，来之前我问过医生，他们给的药量一直很大，你要见的人没有危险性。”

会见室里的人是爸。细看下又不像：皮肤没几年前那么粗糙，脸色却白得不真实，又带着些常年不见阳光的微蓝；人不似几年前那么单薄，身体却像是虚胖，又有点总不活动的迟钝。几年前虽疯，却还絮叨、抓挠，这次看，竟是一点生气都没了的，只静静坐着，胳臂软绵绵地耷拉，眼神直勾勾，嘴角淌出涎水。

尤尤急啊，也不管许多了，直问一旁的人：“大夫，他这是怎么了？”“怎么啦？不挺好的！刚吃过药有点儿迷糊，病人啊，你还想让他怎的！”人家不耐烦，尤尤还想问，外边阮碧已敲玻璃了，只好慢慢转过爸的脸，噙着泪问：“你……你认识我吗？”

他眼中没波澜，嘴依旧张着。

尤尤又指窗外：“你认识她吗？”阮碧慌得半侧了脸，见爸对自己没反应，忙又转回来，希冀地指指自己。

爸起初仍是老样子，慢慢有了变化，脸上亮起来，举起一根手指，画了几个笔画：“玫瑰。玫瑰。”尤尤一惊，忙问大夫：“他有可能记起原来的人吗？”“当

然。他正常的思维其实是被关住了，偶尔还是能出来放放风，不过时间长短难说，而且也不可能记住所有人，顶多是印象最深的。”尤尤看着爸的傻笑，忍不住地伤心：爸依旧认识那女人，却不记得亲生女儿了。

正走神，爸突然跳起来，跑近观察窗，桌椅被他撞翻到一边，他只顾叫着玫瑰，玫瑰。阮碧吓得退出好远，眼神还瞪着尤尤，口型说“快问”。尤尤忙和护工把爸架回座位，他扭着，巴望着，还叫着玫瑰，好一会儿才平静了。尤尤强憋住泪：“还有没有人问过玫瑰？”

爸点头，又噜噜好多话，尤尤只听清了“钱”，便问：“什么钱？”

“问我有没有给钱玫瑰，钱，玫瑰，钱。”

“什么？是不是你给过玫瑰钱？”

“嘘！”爸突然做出收声的手势，偷偷摸摸地毛腰：“我和玫瑰有卡，我们，那里面，有好多钱，好多钱，我们把钱藏到国外，就我俩知道。他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尤尤心眼转得飞快，回眸瞟了窗外一眼：阮碧仍没敢过来，便抓过爸的手，翻开袖子飞快地检查一遍，没伤痕。又问：“你真的不认识我？”爸似乎认真起来，把脸左扭右扭地对着她辨识。

尤尤突然想起自己已长大了，爸认不出情有可原，何况他又是这景况——猛一阵凄风苦雨般的悲凉，她想叫爸，想告诉他女儿就快给妈报仇了，想说“爸等着我接你出去”。不敢，只能把那对细瘦无力的腕子捏得紧而又紧。

归途两人很久都无话，阮碧把额角枕在窗玻璃上不住叹气，尤尤见她唇色发青，便问：“阮总，不舒服？”她摇头，尤尤又故意说：“那个，是您的亲人吧。”她没听见一般地不理，一会儿却又说：“对。是我哥哥。我们共有一个账户，里面的钱很久前就不见了。可最近又有人在找那笔钱，我怕对哥哥不利，来看看他。”

尤尤心里骂她能把瞎话实情合在一处发挥得如此浑然，又听出她声音的不对，再看时，却愣住：她小巧的鼻翼抽胀着，极薄的嘴唇抖动着，一颗泪滑过微凹的腮线——她竟在哭。

外面又下起雨，狂风和车速把水滴吹成弯线摊在窗上，那变形的问号和阮碧脸上的泪痕连成一体。

她们没直接回去，而是绕道去了另一个小城：阮碧在那儿租了保管箱，似乎要

取什么东西出来。

阮碧不许跟着进库，尤尤便留心观察开箱需查验的东西，看着她填了开箱申请书，加盖预留印鉴，出示证件，跟着工作人员走了，忙去柜台取一份租用说明，查到开箱还需要租箱时领取的磁卡，并当时提交的密码——还好不是指纹保管箱。

阮碧去了太久，无聊下尤尤索性整理起两天中的猜测，脑瓜太乱，她干脆在电话里把思路一条条打出来：第一，虽然阮碧的话明显有水分，但也有真实在其中；第二，当年爸那笔钱定是被阮碧独吞了，即是说她和那个杀人从犯分赃不均；第三，现在查钱下落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杀人从犯，这些年他一直盯着爸，最近才从爸口中探出当年被涮了，气急下逼阮碧交出不应得的，也就有了前一段的匿名信和部分凶器。

她对自己的推理很是满意，补全前后事实后又端详一遍，复制到短消息全数发给了齐东。这是极本能极自然的反应，屏幕显示“发送成功”后她便等他回信，想象他会如往昔般地先嘲讽，再纠正，最后明贬暗褒地夸赞她一番，此种对话方式她早已习惯甚至乐在其中。

阮碧出来后直奔车站，候车时吩咐尤尤去买个微型录音机，上车就戴上耳机反复地听，从她时而欣喜时而困扰时而思索时而平定的表情，尤尤猜出阮碧定是在听着万分重要的内容，但这老货防得极紧，直到下车都没等到任何机会，尤尤却也不急。越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越来之不易，急不得，也没必要急——这是齐东教的。

尤尤送阮总回家，道过别，方不慌不忙打了消息发走：“阮碧到保管箱取了东西，大概是录音带之类的，她边听边想阴谋，肯定要有事。”

手机始终黑着静着，等得耳朵和心都疼起来，才想起他不会回了。

## 20

阮碧每每的出手都狠而准，继公司顺利融资后，又从官方赢得再次支持，在政府大力扶植的旧城改造工程中战胜诸多对手一举中标。全身心参与投标过程的尤尤清楚得很，此次成功并不因为公司实力更雄厚或筹备更周全，而是阮总事前得到了一批保密数据。虽然内部消息的来源始终神秘，但公司显然已修复了和官员圈子的关系，以安秃秃为首的一批大人物又出现在阮总的日程上。于公是这样，私事方

面，匿名信或骚扰电话都不再出现，录音带显然发挥了作用；而 Ronald 似乎表现也不错，阮总的心情如同面色一样润泽，对下属甚至都亲和了不少。

社交活动也随公司复苏而多起来，这自然使尤尤遭受了更多阮碧式的折磨。比如这晚酒会，距开场不到半小时了，阮总突然嫌弃起腕上手链的搭扣，非要换戴一个不可，而她指定的那款正好落在家里，家里的保姆又正值放假，于是已做好高髻发型穿上曳地晚礼的尤尤只能横穿半个城去为她拿。

其时正是下班高峰，堵得一挪一停，正好给尤尤琢磨的空当。之前仅到过她家门廊，而且还有阮碧在侧，今天可只有她自己，手里还攥着所有的钥匙：现在那幢房子就像一座宝藏，乖乖等着她去喊一声“芝麻开门”！尤尤反复念着阮总大致描述的房间结构，想象自己里外穿梭，在柜橱箱箧间倒腾——还有电脑，家用的兴许不设密码呢。一想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阮碧所有秘密抖搂个遍，她竟兴奋地呼吸不匀，这时又嫌车开得慢了。

计划不及变化。尤尤刚开门，正准备上楼去目标最大的书房搜个够时，却觉到不对头。那是种微弱的呼气声，很像尖细而高的笛声，从房间后面弯弯绕绕传来，她有些怕，却还是寻着音源找过去，最后在厨房看到个女孩子。十一二岁模样，瘦瘦地倒在地板上，已喘得大汗淋漓，湿透的刘海儿缠成一团。尤尤顾不得别的了，急忙扶她坐起来，边打 120 边问她叫什么，她说不出话，眼见憋得唇紫了脸也灰了，尤尤想起外面正堵得厉害，也不及琢磨，翻起裙摆在大腿打个结，随便趿双拖鞋背起她就出了门。

她记得转过街就有急诊，背着人路却长了好几倍似的，直跑得肝肺都要颠出来。到了医院孩子给推进抢救室，尤尤则连椅子都坐不住，顺着靠背一溜儿瘫软，阮碧电话偏又响起来，她摁通却说不出话，由她在那边暴跳得训了足足三分钟，才断断续续地答：“阮，阮总，我在您家见到个，见到个发病的孩子，给送附近医院来了，那边，我……”她想说“那边我可能赶不过去”，阮碧却已挂了电话。

大概二十分钟光景，孩子给推了出来，尤尤赶忙追过去：“大夫，她——”那女医生把口罩一掀，一对眼睛在镜片后冷冷一瞪：“已经脱离危险了。你们也太不小心了，这深秋季节最容易发病，怎么也不看着孩子？哮喘可是会死人的。”尤尤认着错，交过费，又去门口售货机买了两罐暖房红茶，才往病房去。

孩子已醒了，脸白白的，精神却还好，眼睛骨碌碌的，见到尤尤就笑：“谢谢

姐姐。”尤尤见她只一边露出酒窝，怪俏皮，忍不住点点那小小梨坑，又晃晃手中红茶：“能喝这个吗，过敏不?”她摇头，伸长手接过去，摘了盖子喝几口：“姐姐，我妈妈呢?”尤尤猜她是保姆的女儿，便说：“你妈妈放假了，一会儿姐姐联系她。你怎么会自己在房里?”“明天我生日，想妈妈了，偷偷溜回来的。”“噢。你先睡，一会儿妈妈就来了，来。”她点点头，听话地闭上眼。

尤尤正给她掖被子，冷不丁后面有人叫“尤尤!”她一惊，回头见阮碧竟在门口不住声地叫“尤尤尤尤”，一时慌了，正踌躇着是站是走，那孩子却睁眼起来，叫了一声“妈妈!”

两人亲昵地抱在一处，尤尤蒙了，正要听她们说些什么，阮碧却使个“出去”的眼色，只好走开。刚出病房就撞上方才的医生：“家长来没?”尤尤心思一转：“打过电话了，马上就到，您先忙，一来我让她去找您。”看着医生走远，尤尤才探头进病房：“阮总，大夫叫您去办公室。”

阮碧又叮嘱了孩子几句才出来，经过尤尤身边时低低说：“今天多谢你。”尤尤摇头，抬头看时她却一点笑纹也没，绷着脸道，“我有孩子的事公司没人知道，”她紧盯着尤尤，“你明白吗?”尤尤赶紧点头，她已走过去了。

阮碧一离开尤尤就紧着钻进病房，那孩子见过妈妈的笑意还没退尽，一双手在被沿上拍着：“姐姐。”

尤尤走过去坐在床边：“你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姐姐。”

“你叫尤尤?”

孩子点头，尤尤心中一颤，表面仍笑得自然：“阮总是你妈妈?”

“嗯。姐姐认识我妈妈?”

何止认识!尤尤又笑：“是啊，你妈妈是我老板。”

“我妈妈当老板是不是挺厉害的?”她笑得顽皮，“我听过她训人呢。”

何止厉害!“嗯……还好吧。我蛮喜欢她，所以不觉得。”

“是啊，我也喜欢她。”她笑得更甜了，“她是个好妈妈。”

“这我信。”尤尤点点头，又做随意地问，“我跟了阮总挺久，怎么没听她说有个女儿呢?”

“我妈妈说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家私事。我一直在外地上学。”她笑得无知无

觉，“我妈妈经常来看我的，不过最近她太忙了，我都见不到她。这不趁着生日跑来啦，还闯了个祸。”她吐舌头，“大概是路上冻着我了，平时我都没什么事的。”

“嗯……那你爸爸呢？”

“嘘——”她看看门外，对着尤尤眨眼睛，“我从来不提爸爸的。妈妈不让我问，她会伤心，会哭的。姐姐你也别问她，好不好？”

尤尤很认真地点头，正想说话，阮碧已走了进来。她转身要走，被孩子拽住裙角：“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尤尤看着小尤尤，不知脸上是苦笑还是什么：“格格。我叫齐格格。”

近期有两个人困扰着尤尤，倒不包括阮碧。

第一个是齐东。尤尤不认，但齐东确实离开她了，且这种远离影响深长。

首先是寂寞。若非和他之间变成这样，尤尤是绝不会意识到他的地位如此重要。空闲一下子多了，尤其在假日，大把大把无处打发的时间搅和着胡思乱想的心情，会把整个人发酵得神经兮兮，尤尤发现自己常嚼着方便面发呆，连自种仙人掌开花这样的大新闻都没人可以告诉。没有家可以回，城市里能交到的朋友又少得可怜，她不由自主想念小破，然后树们一天比一天更光秃下去。

其次是安全感的丢掉。“齐东不在那儿”的心理暗示给了她极大压力，她不得不独立筹划一切，替自己步步为营。齐东缺席的报仇，步履蹒跚了许多，Ronald 那个掩体公司客户们的身份，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齐东还在，他这时大概已把名单搞到了手，只要在其中找到阮碧让尤尤汇钱的账号，就能揪出那个神秘的从犯，沾血匕首、录音带，一系列秘密都会迎刃而解，可眼下……尤尤苦苦等待的那个结果，似乎触手可碰，却又遥不可及。

然后还是寂寞。齐东离开前的一番话在回忆中不断重放，他的心意被她点点滴滴找回来，他闪烁的眼神，无常的喜怒，所有莫名的反应和情绪都有了合理解释：他爱她，所以逗她笑她，在她难过时选择不说话；他爱她，所以忍她宠她，陪她做所有的事；他爱她，所以找她等她，即使她任性地离开了那么多回。那样一个男人的感情多少会让人觉得虚幻，但直到他一去不返，尤尤才真切地感受到失落。说不清对他的感情，却习惯了把所有细节发消息给他，虽从没得到过回应，但她只能这样证明他还在生活中存在着，不曾消失。

第二个是小尤尤。这个和尤尤姓名雷同的孩子，突然而静默地出现，却对尤尤的心情乃至事态的发展都产生了蝴蝶效应般的影响。

首先是她的身份。从年龄尤其是姓名推测，她极可能是阮碧和爸的私生女，至于也用“尤尤”的名字，不难猜出其原因：当年爸回归家庭时，舍弃了阮玫瑰，至于这孩子，不管爸是否承认，甚至说是否知道，阮玫瑰出于某种动机把她留了下来，也叫她“尤尤”，是对尤尤和妈妈的嫉，也是对爸的恨。尤尤终于明白，看过爸的归途中阮碧眼泪的含义，那是交织的爱恨，或许还有隐藏的悔——想到这一步已是她的能力所及，故事残缺的其他她补不上，于是再次想念齐东。

其次是她的为人。小尤尤丝毫不像阮碧，或者爸，或者尤尤的小时候。她好心，安静，清灵，善解人意，且不说那笑起来仅有一边的梨涡、诧异时受惊吓一般的小鹿眼睛多么讨人喜欢，就连因体质虚弱而苍白的脸色、纤细的身量都惹人怜悯，尤尤总禁不住想这是由于她妈妈怀她时生活艰难所致——毕竟当时爸在她和妈妈身边，阮玫瑰自己带着孩子，那景况可想而知。尤尤当过那种恶魔似的小女孩，也见过貌似天使的安静静，她能知道小尤尤既不属前一种也绝不是后一种，纯洁和善良都不是伪装，真的是好孩子。

然后还是她的身份。本以为世上亲人只剩个神志不清的爸，却突然冒出来同父异母的妹妹！没有人能比尤尤更渴望和珍惜亲情了，此刻，这份血缘维系却让她为难，让她矛盾，让她钝钝的疼痛：不管是怎样的父爱，尤尤毕竟曾短暂地有过；但对小尤尤来说，她从未有过爸，居然还善良地懂得不闻不问！对阮碧依旧恨意切齿，但尤尤问过自己真的要让这孩子像自己一样，在自己当年那个年纪就没有妈妈吗?！在报仇的问题上，她竟然犹豫了。于是再次想念齐东。

入冬第一场雪时，尤尤又接到小尤尤的电话——许是救命的交情，又甚或是血缘的天生，这孩子亲她，常联系，更和她撒娇。尤尤却迟疑，只说工作忙，可能……“没关系的姐姐，我理解，我妈妈也这样，上班族嘛。我是这星期放假，回来看妈妈，一见下雪了就想找你玩，而且马上要期末考试啦，可能寒假前都不能见你们了，想想怪可惜的，就给你打个电话。那，姐姐再见。”

“哎等等！”尤尤心一软叫住了她，“那你跟姐姐出来玩，不就不能陪妈妈了?”

“周末有两天嘛。而且妈妈明天要和 Ronald 叔叔在一起，我有空。”

尤尤一惊，语调也不自在起来："你，知道 Ronald?"

小人儿倒极大方："嗯，没什么啊。妈妈有自己的生活，这和她爱我的事实不冲突。"

多早熟懂事的回答！尤尤心说阮碧不愧是国外过久了的，教出来孩子都西化："嗯，让我想想。明天下午姐姐有空，你呢?"

"好哇，到时打给你，咱们约 place!"

尤尤挂了电话，叹声这鬼头，同时隐忧也一抽抽痛起来：她真怕伤了这孩子。

姐妹俩约在广场靠近商业街的一侧见面，小尤尤先到了，穿着斗篷的红呢子大衣，毛毛地戴一顶绒球小帽，脸儿给凉得上了胭脂似的，映着雪色，像活了装在玻璃盒里的 SD 娃娃[1]，一见尤尤便蹦跳过来牵住手："姐姐，姐姐!"又把手套摘下一只让尤尤戴上，"姐姐那手插兜，这样咱俩就能拉着了。"尤尤看那小手套，是黑色的两指类型，绒毛丝密色泽纯一，显然是高级质地，便握握手感受其内柔滑绵软的触感："好暖。妈妈买给你的?"

"嗯。"她摇着尤尤的手，走得无忧无虑，"妈妈说是獭兔毛，小孩儿戴足够了，等长大再给我真正女孩子穿的皮草。诶?"见尤尤驻足，便也收了脚步，"姐姐，怎么啦?"

"没事。"尤尤抬眼看着她，轻轻一笑，"只是在想，你妈妈真好。"

她们手挽手走过广场的三个边，雪已被踩得脏碎了，来看雪的人多。守着角儿的几个雪人倒还有些意思，小尤尤抱着其中一个长着香蕉鼻子的笑了半天，脸蛋手掌都通红。

天色晚起来，人们放出的气球都认不清颜色了。小尤尤喊饿，尤尤就牵着她找麦当劳，到了门口孩子却皱眉："人好多啊姐姐，咱非等上十分八分不可。"尤尤向里看，柜台前每个餐道都站了人，但绝不至于排队，就一笑："这倒奇了。你这么大的孩子我还没见过不爱吃麦当劳的，那咱们去哪儿?"她一挤眼："带你去个好地方。"

横街窄巷之内，端正的一方四合院，并没招牌，门楣上高高挂起一对灯笼，绵绵一小圈光，却亮得很。小尤尤拉着姐姐，蹦跳着迈过小腿高的门槛，向内庭走

---

① SD 娃娃：Super Dollfie，超级人形娃娃。Dollfie 是 Doll（人形）和 figure（玩具）的简称，指三分之一球形关节可动人偶，采用纯手工工艺制造，因为工艺复杂，所以每个 SD 娃娃都是独一无二的。

去。转过穿堂的汉白玉插屏就是正房大院，两边穿山游廊厢房，别致灵巧的一进一进，木窗格子之后镶了玻璃，室内灯光暖黄，能看到精美的佳肴和陈设，人却不多，亮灯的总共只三间，每间桌旁顶多围四五人。

这种地方尤尤虽没到过，却也听过，观察几回便问："这儿是吃私房菜的？"妹妹一点头，她却站住，"等等，我听说这种地儿餐位很少，要提前几天预订，而且，好像只招待熟客吧？"妹妹只管拉她向里走，尤尤再犹豫，她就一挤眼："放心，你面前就是一如假包换的熟客！"

她们径自进了正房，小尤尤往里一喊，就有青衣小袖的一个婶婶从里面转出来，刚见她们就露出笑容，招呼着落座，又和小尤尤寒暄，问些你妈妈可好的闲话，小尤尤欠身一一答了，边笑嘻嘻说："婶婶还照上次安排吧。"尤尤细看身处的这间小室，不过十尺见方，窗下一张洋漆小案是她们坐的所在，靠墙设着卧榻，其上铺的条褥搭的引枕都是半旧，又见多宝格上垒着书籍茶具，就说："这儿住人的吧。"

"嗯，主人住的。我妈妈说，做私房菜的都在自家房子里，掌厨人就是主人，只招待固定客人，不揽生意，很讲究的。"

"你妈妈常带你来这儿吗？"

"也不常，妈妈不太有空。不过我们还去些别的地方，以后慢慢带姐姐看，原来我都只和妈妈去的。"她亲昵地捏捏尤尤手背，指给她刚上的菜，"这是醉鱼，这是西芹腊肉，主人最私房的两道菜；那是蛋皮烧卖，每天只包三屉的，我和妈妈都爱吃，姐姐尝。"

尤尤夹了一枚，放在口里一咬，酥而不腻，蛋羹的柔软裹着虾仁的清香滑进喉中，真真好吃："好名贵的烧卖，你还这么小就开始享受生活啦。"

小尤尤没动筷子，只托腮仿佛沉思一样："妈妈总说女孩要富养。长大了从容恬淡，也不至于随便见个条件好的男人就动心。"尤尤给这小大人逗得要笑，她却睁眼认真地说，"我都没怎么吃过快餐呢。还要每周三次学钢琴。"

钢琴！尤尤依稀明白了。阮碧这是把当初妈妈对她的教育抚养翻倍了对自己女儿啊。看着小尤尤，灯影下瓷白肌肤上两弯眉与世无争地搭着，眼神微尘不染，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或想些什么了。

结账时尤尤有点惭愧，她哪里知道会来这等地界，现金只带了麦当劳的标准，只好脸红着问能否刷卡，谁知小尤尤一把挡了："姐姐不用！妈妈刚给我在这儿挂

了号，我现在能用自己的 VIP 了，让我试试。”又和主人说：“婶婶，密码应该是××××××，您帮我查查账号好吗？我妈妈应该存了钱的。”尤尤近来对“密码”二字敏感，脱口道：“密码是阮总生日呢。”小尤尤也随口一答：“是啊，我俩交换生日做密码，打记事儿妈妈就和我约好了。”

这一晚，尤尤笃定要失眠的。

夜里极冷，晒台门的玻璃上，冰花沿铁艺栅栏的轮廓厚厚结了一层，仿佛都能听到它们咔啦啦上冻的声音；尤尤侧躺着向外望，晒台上被她刻意保留的新雪依然平整，只是白天稍融化过，到夜间又压紧了些，现出微微的蓝来；楼下院里那棵玉兰，仲春时满枝站着纯白的花，靠近夏天则温柔地抽出绿叶，现在却只剩光秃秃的杈子，痉痪地伸到视野里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阮碧的密码是她千百遍提醒过自己不要着急的，得来时却这么轻易！她曾为复仇进程的裹足不前而暴怒伤愁，咒骂上天不公，如今竟然祈祷它来得慢些，再慢些。

觉得小尤尤可怜。按理她该恨妹妹：那么容易就活得轻松贵气，等于从她这里偷走了生活，甚至连名字都偷了她的，可为什么就恨不起来呢。是因为她和当年的自己同一个年龄？是因为她们都失去了同一个父亲？是因为她们都爱着各自的妈妈？

记不起自己是用何种心理和妹妹交谈了，那样说那样问，算不算可耻地套话？妹妹从没像她那样过早地料理自己的生活，也根本不懂成人和他们的世界，毫无防备的一个孩子，全身心给她交了底。尤尤重重叹息，老房子供暖不好，深呼吸后就是冷空气钻进肺底的疼痛。

她挡不住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却也抵不了思想的扑腾和飘荡——它们已经飞到千里之外去了——在那个小城里，某所银行密麻的保管箱之中，有一口锁着阮碧死死藏护的秘密。

她怕极了似的瞪着眼。天花板在幻视中忽高忽低，外面偶然掠过夜鸟的怪叫。她终于一跃而起，掀开被子下了床，赤脚站在刺冷的地板上。她没开灯，借雪光查着日历，很快记起了送妹妹去医院的那晚。

第二天就是那孩子的生日。

尤尤已很久没宿醉过了，醒来时却是剧烈的头疼，深度失眠又思虑过度的后

果。大脑里灌满酒精似的站不稳，只好在床沿坐下来。天已大亮，晒台上的雪又薄了些，看来今天会很和暖。这让她更加沮丧：冬季难得的好天气里却被最纷乱的心情搅扰，她知道最后自己还是会做该做的事，可至少不要在今天。

正要躺回床里把一整天都昏睡过去，手机响了，来电人是她决计想不到的杉山。

会面地点在城市另一端，尤尤故意选了最慢的公车，可惜近两小时的车程也没让她想出杉山约自己的意图：他们实在没有再见的必要了。

这种念头只持续到目的地，见到杉山的一刹，才发现自己远没想象中那么厌恶他，相反甚至还有点怀念，这让她惊恐，所以头一句就说了扎人的话："跟安静静不错吧。什么时候结婚?"

他含糊地支应，又说："谢谢你的礼物，静静很喜欢。"

"不胜荣幸。不过那是阮总送的，和我没关系。对了，那家金店提供熔铸服务，安小姐可以把那对金坨子化了，据我所知她最喜欢首饰的。"

"她已经这么弄了。"他笑起来，笑容里有让尤尤心恸的东西，"打了两套，选样式时总拿不定主意，改到所有人都没耐心了，她——"他意识到自己话太多了，赶忙换了种客观的语调，"是这样，叫你出来是想告诉你件事。"

"说。"

"静静她，她知道你了。"

"什么！她都知道些什么?"尤尤一下急了，这让杉山也慌起来，他支起身拍拍尤尤让她坐回去，又把柠檬水向她推推，"其实也没什么。你还记得上次静静生日舞会上她让人扯掉你面具吧？当天有朋友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一张碰巧有你，昨天她整理电脑时看到了，认了出来。"

"然后呢?"

"发脾气呗。"杉山无奈地摇头，"问我有没有见过你。"

"你怎么说?"此刻尤尤全然没心情愤怒或不平了，只顾得安静静对报仇到底会阻损多少。

杉山沉默一会儿，鼓起勇气抬头说："我说我没见过你，说要不是她看见那张照片，我压根儿想不起有你这个人。"他停下观察尤尤的反应，见她并没显出鄙弃的模样，才接着说，"静静什么都不知道，她生气只因为怀疑是我带你去了那儿，

我跟她说只是巧合，你的出现我毫不知情。事实上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在干什么，在躲什么，在计划什么，我都一头雾水。”

尤尤无言。这种情势下一般都该道出实情，解答对方的疑问，可她不能。

杉山等了会儿，见她没有回答的意思，只好说：“尤尤，我搞不清你在想什么，可我有预感你在玩火，你藏着什么秘密，做一些避人的事，这样很危险。听着尤尤，我会看好静静，这几天我们就出国，回学校去，她不会再欺负你，所以无论你在做什么，或者要做什么，都停下来吧，我不想你有事。”说完他仿佛松了口气，下定決心似的起身要离开，被尤尤抓住衣袖：“杉山，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他把手放在她肩上，眼睛第一次凝视她的眼睛：“我不希望你和静静任何一个有事，我想你们都好好的。而且，静静她……”他没说下去，神色却温柔起来，眼眸看向一侧，唇角安静地搁着。这表情尤尤认得，她抑不住伤心地问：“你……真的喜欢安静静，是不是?”他愣了一下，回到座位坐下。

她那么热切地等着他的答案，以至于他紧张地笑了：“从小我就讨厌送行，离别意味着习惯的打破，我舍不得。”他飞快地瞧她一眼，就移开了视线，她却捉到了他的目光：“是不是我一次次离开你，让你伤心了?”

他垂着眼，低低地说：“高杉山不是没找过尤尤，但只要想到她从他身边逃开的样子，就知道所有寻觅只能是徒劳。她不愿的，他帮不到。

“我是个守旧的人，不喜欢改变现状，不管和谁一起，时间长了都不希望她离开。原来是你，但现在，”他仰起脸一笑，“现在是静静了。”

与杉山分手后，尤尤没有立刻搭车离开，她在街道里胡乱荡着，心中懊恼极了。走了很远，脚疼起来才发现已是八九个路口以外，她坐在橱窗灯光里揉着小腿，一边发现附近就是小破的家——她和小破曾经的家。

门闭着灯黑着，她不在家。尤尤走上台阶，欣慰地发现锁门的铰链依旧缠得乱七八糟，是小破一贯的风格：至少她没搬家。她想打电话，最后还是决定坐下来等。小破却一直没出现，看来又要再次夜不归宿了。

午夜过后气温下降得更快，尤尤终于说服自己离开时，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是小破喝醉后爱唱的歌。她拐出巷口，看见小破趴在某人肩头，半化的雪地滑，

两人都走得东倒西歪，尤尤跑去从那人怀里抢过小破，小破看她一眼便把那人推去旁边："是你啊。走，带我回家。"那人嘟囔几句，极不情愿地转身走了，尤尤依稀辨出他年纪很小，也就十八九岁："怎么现在开始摧残青少年了。""少废话！"小破大声唱着，在门口磨蹭半天仍找不到钥匙，尤尤无奈，手伸进她内衣，如愿在左边罩杯摸到钥匙，开了门，把她扔在床上，自己弯腰掀开床单：床下一切都照老样子堆着，于是找出电炉坐上壶烧水，又去给小破脱鞋。

她注意到小破更瘦了，头发长到能盖住尖削的锁骨，妆容惨淡，不知是色调还是残妆的缘故；穿得极少，大衣里就是镶了无数亮钻的抹胸，短裤丝袜，似有如无扎条细细的腰带，靴子沾了泥水，遍体都是烟味。为她换衣服，看到那文身，和几年前初识时毫无二致，手覆上去时肌肤冰凉，突至的体温让小破下意识地颤抖，尤尤忍不住哭了，泪被小破看到，把胳膊一荡："哭什么。跟姐说，你又怎么啦？"

水开了，壶嘴凄厉地喊。尤尤向床底一摸，把个热水袋拽出来，灌水裹毛巾塞给小破，她亲香地把它抱进怀里，舒适地蜷起身体："我说，有人照顾就是不错。比带个男人回来强多啦。"尤尤踢她一脚："你听不听我说。""说你的啊。"

小破对尤尤有妹妹的事实反应平平，对她的内疚矛盾更嗤之以鼻："你挨饿受冻卖笑遭罪的时候有人可怜过你没有?！你爸你妈的事就得是你的事，听我的，明儿该干吗干吗去，少在这儿矫情！这个问题结束，说下一个。"尤尤实在太纠结，又重复了几遍，小破却懒懒地不再评论，她只好渐渐讲到杉山身上去，越说越觉得自己始终还是接受不了杉山爱上安静静的事实："我是说她到底哪里好？最蠢的是我竟然又一次让杉山看透了我。问的那些傻问题就仿佛，就仿佛我还对他心存幻想！"

"那你有吗？"小破翻身坐起，一双眼清醒无比地看着她，"你还有没有对他心存幻想？"

尤尤正说得起劲，被她突然的一问弄到哑口，张几次嘴却说不出，只好抿唇静坐，觉得一阵尴尬得紧，又听小破说道："我再这么问你，发生了这么些个事儿，这时候你不是应该去找齐东的吗，跟高杉山搞在一起干吗？"

"我没和他搞在一起！我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你明明就忘不了他。"小破看得她不自在，手不知放哪里，只好摸

出手机："算了。我发信息给齐东，告诉他小尤尤的事。"

小破没说话，躺下睡去。尤尤要给她掖被子，她猛地扯过去自己盖上了。

尤尤再次失眠。倒不为齐东的不回复，这是她早习惯的；只是小破睡前那声冷笑让她惭愧：现在是什么时候，竟还为不可能的儿女私情哼哼唧唧，当真让人笑话。

还是像小破说的，"明儿该干吗干吗去"吧。

## 21

天不亮尤尤就离开小破去了公司，当天却没上班，在火车上给阮碧打了请假的电话，包里揣着偷拿来的印章证件，把妹妹的生日默念了一遍一遍：她慌得很。这一步迈出，能不能回去，就未可知了。

尤尤做了当天保管箱业务的第一个顾客，端着熟客架子盖了印鉴验了证明，面无表情的职员带进去就离开了，留下她自己。保险库门把所有声音隔绝在外，恒温恒光的环境让人没来由地紧张，放眼望去，几百平的房间齐垛垛凉冰冰码满高至房顶的钢柜，尤尤一排排找过去，走进正确号码所在的列。

拨密码盘时她感觉脚下的花岗岩地板变软了，飘忽忽的，六个数按了似乎经年，最后的键钮下去，周身一颤，抖出密密一层汗来。

幸好果真开了，伴着嘎吱声响一扇小门弹出，扁长盒子被她拉开，那些秘密也就这样刷拉拉、模糊着血肉给扯了出来。

却不及看，也看不进，库里压抑得缺氧。于是统统倒进事先备好的袋子，抱在胸前出门去，拦了车直奔市图书馆，文纸的复印，图片的翻拍，音像的转录，弄完还赶得上在银行关门前原样送回。尤尤不知真相揭穿前自己还需要多少时间，自我保护的意识却是出自本能：关箱前她把里外指纹都擦拭了。

她没停留，搭夜班火车返程，一路上紧紧掖着那些秘密。不敢看。十点后熄灯，只车厢交界处半死不活留一盏；外面呢，该是经过荒原了，黑得怪物张嘴一般。暖气不好，从脚底一节节冷上来，她抓紧衣领，很想齐东。

到家时已近清晨，这是她连续三天的不眠了，倦得厉害，却根本不困，大略冲了澡，去厨房拿袋牛奶，坐上床抱过电脑，把那些东西倒出来。

图片是最易看懂也最早看到的，有一些阮玫瑰和爸的合影，与尤尤那几张撕掉又粘起的不同，保存得相当完好，即使经过翻拍，仍看不到折痕或瑕疵；还有一张只阮玫瑰自己，该是怀孕时照的，肚子已隆起得明显。与爸身边青春飞扬、玲珑有致的她截然不同，披挂着肥大衣裳，浮肿的脸上神色颓然，带有怨恨的凄然，令人不禁猜测在那遥远深邃的过去、未婚先孕的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不论哪个阮玫瑰，都让尤尤难挨，她噼噼啪啪收好照片，把文纸从夹子里抽出来。

很厚一沓，部分是数字加代码的电子表格，读不懂却看得眼熟，越想越确定这就是她在 Ronald 夹子里见过的那份东西：齐东所谓“倒账公司”的客户名单！表头都注明了时间，大致数一下，这种暗地勾当已维持了至少七八年，以季度为单位，每份表后都附着票据，一些收条还留了签名指印——显然，阮碧给每位拿过她好处的先生都存了证据，这摆明就是一部商业贿赂的档案。

尤尤突然记起什么，在包包里掏到记事本，哗啦啦翻出那串阮碧让她汇钱的账号，又急匆匆地去表格里查看，果然找到一致的：用凶器匕首敲诈阮碧的那个神秘从犯，果真在这份名单里。这可是她和齐东做梦都想搞到的信息！尤尤想也没想拿起手机，信息打了一半又摁掉，直接拨过去，边等忙音边想齐东肯定会接，这还是她头一回主动打给他。

她高估了自己对他的影响力，电话始终没被接起。她不甘心，再拨一遍，这次很快被转接到语音信箱：“您拨打的用户目前无法接听，请留言。”她愣住，想挂，终于还是说道：“我拿到那个从犯在 Ronald 公司的资料了，整个事情就要弄清了，如果有你在，应该能更快吧。”她停停，语调低了许多，“齐东，你打算永远都不理我吗？就……就这么不管我了?”她犹豫着，下决心要说时录音却断了，电脑人声冷漠地重复：“已超时，请挂机。”她呆呆地听了很久，最后轻轻说，“我很想你。”

摁掉电话，尤尤把自己向后一扔，扯过被子罩住脸。她不能哭，可齐东从未这么对过她。她觉得脸上黏凉，却不愿管理自己，渐渐昏睡过去。

她先梦到了可怕的事。放学回家，门虚掩，推开时是满眼血红，爸和阮玫瑰没表情地站在一边，妈躺在脚下，人凉了，僵得硬邦邦。她呼喊一声扑到阮玫瑰身上，她却轻笑着躲开，由爸搂着，两人大摇大摆双双出门去了。追时已没踪迹，只有一条黑压压的路，越尽头的天越红。她哭着叫着，记忆里妈妈死后就没流过这么多眼泪。她沿黑路滚爬着，大概是丧失了意识，眼前仿佛电影带入黑色般的没了景

象。再醒时自己是趴在斜的草甸上，左手边一片湿润的阔叶林，天蓝蓝的。她爬起身向上走，视线转到更高时看到一个人，虽背对她坐着，那颗光头却格外醒目。她笑，快跑过去和他并排坐下，他回身冲她一乐，还是那种笑话人的表情，她顿时轻松了，正要说话——却真的醒了过来。

尤尤感到些微失落，大概为了没和齐东说上话；然后觉到枕头潮得头发也湿了，才记起梦的前半段，顿时惊恐起来。天是黑的，她看看表，凌晨五点，正是最暗的时刻，忙起身打开了所有的灯。

在光里歇了会儿，还是不能对梦中的事释怀：害死妈妈的帮凶怎么会是爸呢？不，不可能！她慌慌张张开了电脑，又把没看完的文纸通通抱在膝上，急切地寻找一切爸不是帮凶的证据。

几封信的复件被她抽了出来，认出是爸的字，上款是玫瑰。尤尤按日期先后挨个儿看起来。

最早两封是热恋的语气，若不是爸的笔迹清楚明白，尤尤都要错以为是哪个毛头小子的情书了：昵称层出不穷，措辞缱绻悱恻，满篇海誓山盟都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的调调，还极文艺地抄了诗经，什么“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后面就招人厌了，赌咒发愿地保证要“离婚娶你”，尤尤看得生气，扔了捡起第三封。

这封语气完全不同，消沉了许多。

“玫瑰。昨天是你我认识两周年，我却没留下陪你，你问我为什么，是不是菜不好吃，其实菜很好，你也很美，你一向都很美。可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

“尤尤要十二岁了，大姑娘了。可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她这些年的生命里，并没起过什么好作用。我没管过她多少，给她的记忆也只是跟她妈吵架。昨晚我带着给她的礼物回家，却发现孩子在挨打，问她，她不说，忽然就哭了。老实说尤尤长这么大从没哭过，她不听话，她妈打她，两手肿起那么高的紫杠子，孩子愣是一泪不掉，昨天却哭得那么厉害。今天我才知道，孩子哭是因为学校有同学说她‘你和你妈都没人要’！这哪儿是十二岁的孩子能承受的！尤尤打了同学，老师告了状，她妈打她，她却什么都没说。今天我问她为什么？孩子答怕一说我就真不要她和妈妈了。玫瑰，我一下全明白了。

“玫瑰，我跟你念叨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不是想转移话题，或者逃避责任，

恰恰就是因为责任，我才想回去。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男人走得再远，迟早都要回归家庭的’，当时我不信，觉得那就是哪个黄脸婆写出来自我安慰的，可现在我明白了。

“玫瑰，别怀疑我们的感情。我对你是真的。还记得我以前写给你的信吗，知道我为什么总抄诗经送给你吗。因为我觉得那是唯一一部脱去脂粉俗气的爱情文学，告诉我们要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境界：这就是你给我的感觉。你是那么真，让我感觉到自己确实活着。

“玫瑰，好好照顾自己，找个好男人，忘了我吧。”

尤尤把信读了好多遍，深受震动。爸不是她所想那样游戏的心态，前两封肉麻的情信丝毫没让尤尤在意，反而这封，让她信了。爸对阮玫瑰不简单，他离开她，很疼。而爸通篇没正面提过妈妈，他离开至爱的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女儿，就是尤尤。尤尤不忍想起疯人院里孱弱迷蒙的爸爸，那个到现在她才明白有多爱自己的人。

最后一封时间隔了快一年，口吻又是不同。

“阮玫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跑回来。抱个孩子给我看就说是我的，你想干什么？让我认她？让我离婚？让我娶你？一年前我就告诉你了，这不可能。我当时说了我要回去，回家去。我就是回来了，不会再走了。咱们好说好散，你现在这是干什么？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好，不想被打扰，真的。

“你要告发我？我不怕。经济问题作风问题，随你。经济上，你跟我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也给你讲过我的职务，我在的位子确实要和钱款打交道，但我自问没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为了尤尤我也不允许自己出事儿。作风上，我对你是真感情，问心无愧，这事儿的结果充其量就是仕途受阻，也没什么大不了。所以你就是把所有问题拿出来，咱们放上桌面摊开了谈，我也不怕。

“比起威胁，更让我反感的是你竟然想替我做主。背着我生了个孩子，我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现在你说让我认我就认？凭什么?!你应该了解我，平生我最恨就是被要挟……”

尤尤对阮碧突然深了一层理解。她为什么看过爸后会哭，为什么给女儿取名尤尤，为什么还留着这些信。男人和女人真的不同，女人爱了就是爱了，即使恨着也还要爱；男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哪怕爱过多么深。尤尤合上信，不知怎的想起了杉山。

音像资料很多，整理出来有八九个小时，尤尤耐心听了一些，有爸和阮玫瑰两人喁喁细语的情话，有小尤尤咿呀学语的幼年记录，还有几段录音显然涉及生意内幕：这个阮总当真机关算尽，恨不能把所有人都抓住把柄收在手中。

弄得太久，即便为窥探窃听也会沉沉欲睡，尤尤渐渐心生疲厌，打算再听一个就关电脑休息，于是随手点开文件，刚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就被一扫而空：这是一段阮碧和某人的电话录音，头一句就提到了爸的名字。

“你得拿出和尤震在一起的证据，我敢保证把他弄臭。”男人的声音，语气奸猾，一听就是那种脑满肠肥之辈搓着胖手说出来的。

“我的条件不会变，我不露面。我有孩子，她必须过正常的生活，不能让人戳脊梁说她妈是第三者，是破鞋。而且把他弄臭远远不够，我这辈子都让他毁了，我恨他，他必须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那你想怎么办?”

“这是你的事儿。别忘了，这次是你找的我。”

“哈哈哈。办法也不是没有。你也知道，在我们那儿，尤震和他老婆不合已经不是秘密了，咱们可以……”接下来是尤尤长这么大听过最恶毒的话，毫无怜悯愧疚地将一个家庭置于赤裸裸的阴谋之下：夺走无辜妻子的性命，只为嫁祸丈夫，至于那个要成为孤儿的孩子，压根只字未提。那个藏在暗处的声音，唇齿开合间已把尤尤心肝肺都嚼碎。

连阮碧都吓坏了，录音中能听出她的踌躇：“这也太过分了吧?”

“嘿，无毒不丈夫。没手段怎么办大事?对了，听说尤震手里管着笔集资款，数目可不小哇。凭你跟他工作上，还有，哈哼，私人的双重关系，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尽力试试看。我这边你可以放心，亏不了你；可你……”

“你担心?哈。我有能用的人，早年我们交过几件事，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安国轩做事，绝对万无一失。不过报酬可绝对不是小数，不知你能不能出得起了……”

以后俱是讨价还价的肮脏桥段，尤尤不想听，也听不下去了，她把音频拖回去重放 N 遍，直到听得周身颤抖。幕后黑手是他!

她觉得自己快晕了，忙踉跄着抢进洗手间，把冰凉的水拍在额上、颊上、前胸

上，肌体的蜇痛并没让她好受半分，仍是被挤压得要扁掉一样。

小尤尤来电话时，尤尤正瘫坐床角筋疲力尽不生不灭，气息奄奄的声音把孩子吓了一跳：“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姐姐！”

“姐姐”好几遍才把尤尤叫回了魂：“啊。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孩子急了，尤尤赶紧直起身理理头发，清了嗓子说：“没事没事，睡懒觉呢，刚才没醒，怎么啦尤尤？”

“噢，那就好，我以为你病了呢。是这样的姐姐，我妈妈邀你今天中午来家里吃饭。”她停了停，不好意思地说，“你第一次来我家吃饭，按理应该是 dinner 才正式，可学校明天开学，我下午就得返校，所以只能吃午饭了，行吗姐姐？”尤尤刚要答话，她又说，“姐姐你等等，我妈妈要和你说话。”

话筒被传递，阮碧的声音传来：“格格。身体没怎样吧？”尤尤一愣：这还是阮总第一次去掉姓叫她。又想起几天前请假的借口是不舒服，忙说已好多了，那边接着说道，“你救了尤尤，一直想谢谢你。昨天尤尤又说到你们很好，所以想一起吃顿饭。怎么样，我烧几个菜，就在家吃，下午送孩子上车后你跟我去看个货，没问题吧？”尤尤一片乱，只得应了，又听她说：“那十一点半见，你知道地址的，我会做鲜蚝刺身，等你。”

尤尤简略梳洗一下，出门前却踯躅起来，把资料抱着，在屋里塞了好几个地方，始终不放心：她终于明白阮碧为何到那么偏远的地方租保管箱了。人一旦有秘密要藏，哪怕有天大的地方也是不保险，何况现今又冒出个比阮碧还强还坏的幕后！

她又转了几圈，最后打开电脑，把资料拣出一部分，特别标注了电话录音的文件，想了想，还是传到了齐东邮箱，然后清空硬盘，找个牛皮纸袋装好文件，收件人也写上齐东。

赴宴路上先绕道去了邮局，把大信封加急投了，又给齐东发短信：“我寄了点东西给你，今天没空了，下午公司看货，最晚明天我去家里找你，咱们细说。你邮箱别改密码，我发了东西在里面，还要用的。”没敢打电话，怕再被转去语音信箱。

尤尤到时阮碧正在厨房，小尤尤一边团团转着帮忙，见到她赶紧迎出来：“姐姐坐，菜正要上桌呢，今天我们给保姆放假，全是我妈妈自己弄的，快来！”

菜式是简单的西餐，阮碧不吃红肉，因此以鱼贝禽类为主，虽在家里，上菜顺序倒很规整，六道菜一种不少，小尤尤介绍是阮碧的习惯："不论在哪儿，待客一定得讲究礼仪，妈妈说这是在培养我认真的生活态度。"阮碧一笑，把叉子递给女儿："别贫啦快吃，这个熏鱼卷就要趁黄油还软的时候吃，否则就腻了。"

吃过开胃菜就是一道番茄浓汤，小尤尤把盘子向尤尤推推："妈妈最拿手的其实是洋葱汤，但我对洋葱过敏，她就又学了好几种别的。这汤加了月桂叶，姐姐你尝。"尤尤喝了一勺，点点头："阮总是不是常给女儿做饭?"阮碧正要说话，又被小尤尤抢了先："是啊，妈妈一放假就做饭给我，实在没空也要带我出去吃。"向来最厌恶被人插话的阮总只是怜爱摩挲了一下女儿的发梢，尤尤看在眼底，不禁欷歔。

副菜便是生蚝，阮碧捧个装满碎冰的大盘进来，熟练地一撬一转，剔透晶莹带着海水鲜咸的蚝肉就呈现眼前："我有朋友在香港开蚝吧，每年都空运过来一箱，新鲜得很，尝尝。"尤尤刚要向蚝腹下叉，小尤尤就大叫"住手"："姐姐，鲜蚝可不能这么吃，会浪费的，你看我。"她小心翼翼拿起蚝壳，一口把壳内混合了海水的蚝汁喝掉，用小叉轻轻挑起蚝身把瑶柱切断，然后把嘴张到最大，一口吞了进去，"姐姐，吃蚝最讲一个字，就是吞，这样才最能保有最好的口感。"阮碧已为她选了一只，尤尤依样模仿，果然后味带甜，肥美之余毫不腻口，像一口吞尽了一个海洋。她吃完，抬头看看阮碧，见她也微笑看着自己，竟有点局促，转念想阮玫瑰的女儿成了吃蚝的小美食家，这是当年她害自己一家才能得到的，又有些愤恨。

接下来是叫做柠檬鸡，阮碧边给鸡剔骨边做介绍："这道菜要诀就是调味。柠檬切片盐腌两小时，大蒜、迷迭香加藏红花、胡椒切碎涂在鸡皮上，也腌两小时，再涂奶酪，盖柠檬片，加牛奶，文火长烤，中间还要经常检查，补充牛奶。你试试，是不是很入味?"她分一块给尤尤，又为女儿盛盘，"这鸡从准备到做好，前后用了五六小时，我做主菜一向是慢慢来，不能急的。做人做事其实都如此，你说是不是啊，格格?"尤尤看着阮碧，发现她的眼睛居然是漂亮的；盯久了，却又如常一样散出些乖戾，尤尤不解，正好配菜的烘烤西兰花上桌了，小尤尤又拉着让她尝那奶油酱，便收了神，把注意力放回餐点。

吃甜品时阮碧回复了和缓的态度，亲自为尤尤的椰子球撒上糖粉："这是种最简单省料的甜品，只需要面粉、糖和椰丝，但成品效果很好，有时间我可以教你，做给自己和朋友，都蛮不错。"

结束前大家喝了加香桃片的茶，阮碧就势带着尤尤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是尤尤第一次进阮总的卧室。面积不算大，布置也说不上华丽，因为摆着不少纪念品，看上去倒更像微缩的博物馆，尤尤见其中很多带有北美民俗的色彩，阮碧便介绍道："我在国外时喜欢远足，去过一些印第安保留地，女儿跟着我也成个小旅行家了。"小尤尤又要说话，被她拍拍脑顶，"可不能让你说了，一张嘴又没完没了。好啦不早了，妈妈和姐姐一起送你去车站。"

车开之前，小尤尤费力地开窗，把手伸向尤尤，尤尤刚握住车就发动了，她跟着跑，挥着手，妹妹也站起来，脸上的表情给离别平添伤感。

尤尤张望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身，阮碧冲她一笑："你和我女儿感情倒很好。"尤尤一愣，也浅笑："是啊，觉得和她有种天生的亲密。"阮碧又一笑："上车吧，抓紧时间。"

当天阮碧没要司机，自己开着车。尤尤要换她，她却说："你路不熟。去的地方多，别把时间花在问路上。"尤尤只得依她，暗暗奇怪阮总怎么突然凡事亲力亲为起来。她们出了几个工地，又到几家仓库核对建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好在公司的工程都在郊区，她们一直背对城市往外开，交通上没耽搁多长时间，还剩最后一个货栈时尤尤看了看表，估摸应该能在天黑前赶回城，于是打算当晚就去找齐东：一下发生太多事情，她实在等不到明天。

到了以后，阮碧独自在前面走得很快，尤尤紧跑两步为她开灯，进门却发现库房是空的，看看阮碧，她也正诧异："怪了，我跟这儿约好了啊。"又掏电话，"没电了。准是刚才让尤尤玩儿的。格格，把你电话给我，我打给管事儿的。"尤尤拿了给她，她接过去，边向外走边吩咐，"你到里面看看，我去门房找人。"

这货栈是纵深结构的砖石建筑，狭长的库房两两相连，尤尤一间间走到深处，到底都是空的，尘土很大，像是废弃很久的样子。她觉得蹊跷，转身回到最外一间，却不见阮碧，推推门，上了锁。她忙拍门，又叫阮总，正喊着，却听她在门外冷冷道："别敲了。这儿连鬼都不来，没人听得见你。"

尤尤心下一沉，仍耐着性子，把自己贴在门上，说："阮总是我，是不是看门的把库锁了?"她哼一声："这儿早不用了，哪儿来看门的。我锁的就是你。""什么？可是阮总——""少叫我阮总！"她狂暴地打断尤尤，摇得门轴嘎吱作响，

“别装了！我全知道了，你是尤震和那死女人的孩子！”

尤尤内心轰地一撞，迅速反应到和杉山的最后一面：没想到安静静这么快就泄了底。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怕了，她心一横，白着脸道：“不许你这么叫我妈！”她愤懑至极，积恨汹涌而出，“我妈是你害死的，你还有脸骂她？”她越发激动，握拳向门，那厚重铁板给捶得砰砰响，“阮玫瑰，你勾结安秃秃陷害我爸，指使Ronald贿赂官商，当年到现在，你干了多少丑事，赚了多少赃钱？这下我全知道了，你逃不掉的！”

阮碧的反应全不是尤尤料想的周章失措，反而从容得很。她恬然道：“你还是顾好自己吧。”尤尤大声说：“可笑！你以为把我关起来就没事了？告诉你，除非你永远关着我，否则我一出去就要——”

“就要怎样？”她冷笑一声，“你还想出来？你能吗？”

话内奸险，尤尤意识到事态远比她想象的严重，却仍竭力平静：“你想干什么？”

“还记得今天吃了什么菜吧？”

尤尤迅即体味到一阵阴冷：“你下毒！”

“啧啧。还以为能在我身边藏这么久的人，会有多高明呢。原来，不过尔尔。不觉得那么低级地处理掉你，很不配我吗？”她叩叩门，“生蚝鲜吧？那可是法国铜蚝，叫做蚝王的，虽然给你吃纯属浪费，可为我的计划，也值了。柠檬鸡费工夫，比起鲜蚝可算不得什么，尤其你那只，我是特别加工的。”她故意停住等尤尤问，尤尤却决计沉默，她却也不恼，“科普知识。知道印第安人怎么捕狼吗？不用兵器也不见血，把鲸须用蜡线捆好，外面包上脂肪球，狼把这东西吃掉，胃酸会溶断蜡线，鲸须绷开——啪！”尤尤不由得打了个哆嗦，门内的紧张被阮碧嗅到，她拊掌大笑，声音尖厉：“死撑活挨几天，最后还是逃不脱个死，摇摇晃晃走几步，就倒了。那可是狼诶，何况你这么个小姑娘。”

想起她卧室的北美文物，尤尤大惊：“你太卑鄙了！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在加拿大旅行时，有个原住民送我一套叫做wolfkiller（猎狼人）的小东西，知道你背叛我以后，我就想，干吗不在人身上试试呢。唯一的难题就是怎么喂你吃进去，印第安人把那东西塞进动物尸体放在狼道上，我则想到了蚝：一口吞，不许嚼哦。”

“阮碧，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杀人嘛。以前也不是没做过，怕什么。当年安国轩给我找的那个帮手，胆子大是大，可惜不懂技巧，弄得一团乱；我呢也太嫩，居然让他把我拿过的刀收起来了，还寄过来敲诈，还让你看见，真蠢透了！我常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肯定能好得多。现在机会来了，我敢说在你身上用的这法子，全国都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好就好在干净隐秘，鲸须绷开扎穿肠子，败血症会要你的命，可尸检也只能到这一步。"她晃晃铁门，"看见没，这是撞锁。到时我做个证，说公司仓库经常发生锁住人的意外，法医会给出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致败血症致死的结论——这种病例可不少，你就成了咱们公司第一个因公殉职的小可怜儿啦。"她满意地踱几步，恼人的高跟仿佛敲在尤尤心上，"我一离开这儿就去你那些破地方，找找有没有对我不利的证据，或者你直接告诉我也行，省得我费力，一旦确定你对我不再有威胁，我就来放了你，若说——"

"呸！"尤尤啐一口踩在地上，"阮玫瑰，我还不了解你？你想灭口！既然对我用这么毒的手段，就压根儿没想过让我活吧？我凭什么跟你说，你不配！"

"不错嘛，没白跟我一场，脑子还挺清楚。那我走啦，你电话我带着呢，还有什么话就赶紧说，估计以后咱们也见不到了。"

"阮玫瑰！我只有一个问题，"尤尤跑近几步，对着有限的门缝喊，"我知道你对我爸还有感情，你那么害他，你怎么下得了手？"

"谁说我对那个畜生有感情！"她跺跺脚，走远了。尤尤贴着门框坐下，无力地闭上了眼。

却听见那双鞋跟又渐渐响起：她回来了。

阮碧在门外站住，这次语气柔缓了不少："没错，我是爱他，可我更恨他。当年我怀了他的孩子，正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却说要离开我回你们身边，说是为了你。好啊，既然他那么稀罕孩子，我就给他个孩子。我离开他，把孩子生了下来，满怀希望地回去找他，心想他这回会珍惜我们娘俩了吧。万万没想到他那么绝情，不要我就罢了，连亲生女儿都不认！我恨他！

"就在那时，安国轩找到了我，他怕尤震的发展挡了自己的官运，还眼馋他手里的款子，我呢，当时一门心思就想毁了他。我们很快就谈好了。安国轩出主意，找好了帮我下手的人，可就在最后的时刻，我后悔了。我不忍心。"

她停了很久，仿佛在等内心的潮涌过去。

“有天尤震突然约我出去，一见面就问我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他老婆。我从没说过，我还要保护我的孩子。我猜到是安国轩干的，我拼命辩白，他不信，劈头盖脸指责我，这辈子我都没听过那么伤人的话！一个人怀孕生孩子有多艰难，我为他受了多少罪，他却那么伤害我，他有什么资格！我本来已经决定要悄悄离开，可他那么对我，我就下了决心，要弄死他！我在他手下管过一段时间财务，感情好的那阵子，他把所有事都交给我，安国轩想利用我搞到那些钱，可我不会乖乖给他的，我还有孩子，这是尤震欠我们的。那些钱我只抽了一部分给他，剩下的都转走了。

“事情结束后，我改了名字，带着孩子和钱去了国外。本想过平静的生活，可安国轩不放过我，他怀疑我在钱的总数上撒了谎，他紧紧盯着我，不管我搬去哪里，他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后来我开了公司，他知道我发了财，心里的怀疑就更深了，变着法试探，逮机会就敲诈——我知道他其实早就想动手了，只是苦于没有口实证据，尤震的命之所以能留到今天，也是因为他。他总想问出那笔钱的真实情况，数目去向什么的，所以做了手脚，让尤震的案子迟迟不能宣判，人也就一直在看守所押着；后来为了问询方便，安国轩才又把他转去了精神病监区。前一阵子，终于被他把你那个疯爸爸的嘴撬开了，我不知道那疯子具体说了什么，总之安秃子证实了我当年没说真话，所以他整我。公司买了塌陷地皮，还有那封恐吓信，都是他干的。我自然也不是吃素的，当年我留了录音，只一段就把他吓住了。其实我就是因为不堪其扰才回的国，打算扳倒安秃子就带着孩子出去，再不回来，不想半路杀出一个你。某种程度上说，你比安秃子和他那走狗还麻烦，不过，事情总会解决的。”

她抛下最后一句话要走，却被尤尤叫住：“等等！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你不怕?”她喟然道：“憋了太久，总有想说出来的时候。说出来，心里舒服。再说我怕什么，告诉你跟不告诉你，有区别吗?”

尤尤颓然：“你这么说，好像我已经死了。”

“不是吗？一个连家都没有的人，谁会注意你不见了。我查到你有个所谓的叔叔，不过他似乎很久很久都不管理你了吧？哦，你还有个朋友叫小破？不过她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尤尤听出话中套话，也不顾是否让她得意了，连着问“为什么”。她不答，只从门缝塞进个扁扁物件。尤尤接过，信封上三个字“阮碧收”，打开只短短一句：

"齐格格十六岁就当陪酒女，在市内的芭堤雅。"信是匿名，手写笔迹却清清楚楚，那顿笔的力道，撇捺的摆放，不论认几遍都出自小破——原来，告密的不是安静静。

尤尤双手捧信，抬起头。尽管隔着铁门，她仍盯紧阮碧所在的方向，目光空空等着一个答案。

"还记得'泳池派对'吧。收到这信，我才知道齐格格小姐的过去还挺丰富，当时没想太多，只觉得好玩，就交给 Regina，让她看着办，还琢磨是谁这么恨你，铆定要在我跟前搞臭你；不想几天前，你那个损友自动现身了，这回可不止一封匿名信那么简单，她把你老底全都揭了，还自称是你'最好的朋友'——这一点终于让我平衡了，起码你我都把最不配的人放在身边好好信任了一番。"

有时，杀心远比杀人可怕。一直支撑的尤尤霍然跌坐下去。

阮碧终于走了。灯被她关掉，把尤尤扔在那可怕的、漆黑的、孤零零的、枯井一样的地方。

# 22

尤尤一觉醒来，环顾四周：自己果然还在那个旧仓库。

"那个"旧仓库。好像她并没被关在里面，而是远在什么别的地方，平静地看着这个自己。好奇怪，仔细想想，自己就要死了，竟能如此平静。她蜷起膝，眯着眼看空气中的浮尘：这里没窗，所以只要能漏进光线的地方，灰尘随处可见，以各式的姿态飘游着，拂动着。她幼年看过一篇童话，说灰尘实际是这星球上寿命最长的，每一颗都有上亿年，她就想，时间真是可怕。要是把它分成无数份，只要其中一份，一份，爸，妈妈，还有她自己，就都会不见了的。

现在她真的要不见了。从妈妈已经不见了的事实看，也许这不是坏事。

尤尤脑中莫名的想法成百上千冒着，表面上，她却那么平静。她告诉自己不要乱动，任何动作都会加快胃肠蠕动，触发体内那颗炸弹；也不能哭，眼泪是水，这儿没水，她得省着用。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醒了多久，听说人离开水只能活三天，她还活着。她摸摸自己，皮肤尚有弹性；胃里也没特别感觉，那东西可能还没绷开吧。想不通阮碧那女人，明明关在这就会渴死了，有必要再加一重吗？还是让她在两种死法竞赛的

恐惧中受尽折磨呢，这变态。

她木然地坐着，内里伤心一阵害怕一阵，想最多的还是报不成仇的遗憾。齐东该收到那些东西了，如果哪天他突然良心发现，或者……知道她死了，也许会帮她讨个公道吧。

小破那里，是她最疼的。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了，睡睡醒醒间却始终想不明白。她和小破，是患难的姐妹，过命的交情，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呀？

天又黑了，真冷。还有一阵子要过年了，越近年关越冷。记得去年还和齐东约好一起过年的，那是元宵节时，她发烧了，温度很高，躺在床上还抢汤圆吃，齐东揪她起来打针，从诊所返回时小区周边都在放炮，漫天的烟花。齐东把手搓热焐在她脸上，说明年一起过三十儿，给你煮饺子。现在想就跟昨天一样真，不知他此刻干什么呢。

真冷。心都麻了。

尤尤突然想我不能就这么死，得干点什么，于是挣扎着爬起来。可是干什么呢？四周围大野外，喊破嗓子也没用；环境她看过了，只一扇死锁的门，把手还在外面；水泥地，一根钉子都没，连遗书都写不成。她伸手到包里，摸到一管唇彩，思忖片刻，脱了衣服铺在地上，写些字在前胸后背，又重新穿好，想幸亏穿来的是这件浅银灰的羽绒服，若是别的深色，自己平时用惯了樱桃粉的唇彩，根本写不显……真冷。

她又做梦了。有人打开了门，遽然而至的白光让久处黑暗的她目眩头晕；隐约听到齐东的声音，却没有睁眼的气力；有人喂水给她，水沿嘴角流进颈窝，好凉，痒得想笑；然后她被托了起来，感觉自己轻得像蒸干了的叶子。

接下来不知多久都没知觉，眼前一片漆黑，脑中全是空白，直到感到剧烈的恶心，她想撑起自己干呕，很快被摁了回去，四周人声喧嚷，她被摆来摆去，恍惚中似乎睁开了眼，自己是仰躺着，先看到天花板上极速后退的廊灯，然后是齐东的脸，他神色焦灼地跟她说话，她听不真，感觉有液体潮潮落在脸上，再看他眼窝红的：齐东竟哭了？这可果真要死了，幻觉都来了。再看时他却不见了，有扇门打开又在身后关上，她被推进一条亮着白光的圆筒：难道这就是人死前都会经过的时空隧道？

她又睡实过去，梦结束了，一片黑暗。

尤尤是被腹部的疼痛叫醒的，她想那东西终于绷开了，一边下意识去捂。手腕却被人抓住，紧接着就是齐东在叫她，轻轻地呼唤，她把手在空中画个圈子，不耐烦地睁眼，等着看又一次的幻觉——

这回却满真实，蓝布窗帘，白墙上有影，齐东的光头。她吸吸鼻子，确信闻到了消毒水的弥漫："我在医院?"他刚一点头，她就哭了，他诧异得慌了："咋啦?那么疼啊，刚醒就疼哭了?！护士，护士——"边把呼叫灯乱摁，护士进来检查了一遍，训道："这不好好的吗?刀口在那儿呢能不疼吗，忍着！没事儿别瞎按灯!"扭扭出去了，齐东冲她背影扬个巴掌，尤尤想笑，牵得伤口又抽抽地痛，她哎哟一声："他们给我动手术了?"

"是啊，你没事了。哎，别哭，别哭啊。"

尤尤不理，又痛痛快快流了会儿泪，才接过他抓来的一堆纸巾把眼泪抹了，又很响地擤鼻涕，他哑然失笑："我说你哭什么啊，真搞不懂你。"

"这是喜极而泣，你死一回再活过来试试。"她斜他一眼，同时发现自己原来竟如此怀念这种感觉：他调侃她，她瞪回去，他再坏笑，就像他们之间小小的密码。她这样想，脸上必定现出幸福来，于是他睥睨地说："傻妞，张个大嘴乐什么呢?"她也不恼："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歪着头，一笑，"是你救了我吧?"

他哼一声："除了我还能有谁。"

"可你怎么找到我的?我手机都没了，也不能全球定位。"

"切，还高科技，你当我FBI啊。"

"什么时候发现我不见的?你不是一直都不理我吗?"

"我不理你，可你理我啊，哪天不发十几二十条骚扰短信的。那天说要去我家，第二天就接到了你寄的东西，等你一天也没见着人，夜深了越发觉得不对头，想起你那短信，就去看邮箱，听了录音就猜到你没准出事了。你不是说要去看货吗，我就查你们公司仓库，大半夜打电话，找人，开着车疯跑，能用的人全用了，还是找不着，我一急，反而有主意了，起先找的都是阮碧和Ronald名下的仓库，我就让朋友试了试用'齐格格'注册的，果然找到一个，你说那老娘们儿绝不绝，用你的名字弄了个货栈关你。"她听得津津有味，他却停住不说了，在她床边踱着步子，笑得双肩耸动。她终于气恼起来："你笑什么，不许笑!"

“好，好。”他把手向空中压一压，“不笑了。”走来把她的鼻尖一揪，“你呀，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去救你，砸开门了，一看你晕在那，我说赶紧抱起来吧，冲过去一看，差点儿没惊一跟头，你在那衣服上都写了点儿什么啊？前胸：‘给我做CT’，应该做磁共振好不好？后背：‘联系人齐东’，你街头刷小广告的啊？服了你了。”

“衣服就那么点儿地儿，周围还那么黑，我摸瞎写的，还让我写作文啊。我能知道CT就不错了，要不我死了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再说死后被发现，总得有个认尸的吧，我不写你写谁？你严肃点儿好哦，我那是遗书，真抱着死的心写的。”他还要笑，她急了，突然忆起梦中看到的情景，便坏坏地问，“你来救我，是不是哭啦？别想赖，进医院那会儿我醒了，我看见的！”齐东没回答，眼向别处转，脸居然红了！

这番终于让她占了上风，尤尤美得要笑，伤口立马抽起来，他忙拍她：“别闹，你老实着吧。”她不依不饶地想追着笑他，转眼间他却变了人似的，收起惯常戏谑的表情，凑到她跟前，看着眼睛认认真真说了一句“对不起”。尤尤本来在傻笑，反而让他说得羞起来，此刻两人距离太近，他的呼吸都在她睫毛上，于是她竟不自知地闭了眼——

“你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他忍俊不禁的一问让她更窘了，又不好反口，只能脚上蹬踹几下泄愤，又把头缩到被里去，听得他的大笑和人一起走远了，“我出去抽根烟，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哈哈哈。”

齐东的汤又回来了，久违重逢更见功力，选材火候汤头都翻了花，种类更是递增，直喂得尤尤大快朵颐，人也渐渐红润。

这天又在吸溜溜喝着一盅雪菜黑鱼汤，齐东盯着她，半晌说：“喝完。以后几天喝不到喽。”“为什么？”她把勺子当啷扔在碗里，急得要跳下床抓他一般，齐东扑哧直乐：“瞧给你吓的，我又跑不远。”他把碗又盛满递给她，“出趟差，事儿办完就回。给你请了个钟点工，我不在时她照顾你，放心，那大婶做过月嫂，汤绝对少不了你的。”她吹了几勺汤，才抬头问：“什么案子，大吗？”“不大。”他轻描淡写地说，“安秃秃被双规了，批捕之前我想找机会去看看。”

勺子又被尤尤放下了。

齐东忙转过身：“你看，又开始了。就说不该这么早告诉你，你一兴奋过度就

不好好在医院待着，又得胡跑。”

尤尤却没跳下床闹着出院，捡起勺子继续喝汤。

这倒出乎他的意料：“这可奇了怪了，我得好好问问。”他拖来椅子挨着她坐下，“说吧，给齐叔叔说说怎么回事。”

尤尤细细地给鱼剔刺，一双光脚悬在床边荡着：“什么怎么回事？”

“你呀。打醒到现在，你可一句报仇的事都没问，阮碧你也不提，这会儿安秃秃都给双规了，你还能这么平静？比我道行还深？”

尤尤把雪菜丝捞着吃了，又分了块好肉给齐东，把汤咕嘟嘟喝光，抹抹嘴：“经过这事，我想明白了不少，我不急了，真不急了。”

“哦？说。”

“你以前总跟我说‘报仇不是人生全部’，我嘴上答应，心里可不这么想。那时全部人生意义就在这上了，真的。可是这次，我被阮碧关起来，听了她的秘密，你的话我一下全明白了。她那么恨我爸，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可她得到了什么呢。直到今天还在跟安秃秃斗，自己的孩子都得掖着藏着，活得一点儿都不光明一点儿都不幸福，还对我做出那么可怕的事。你教我‘别让仇恨蒙了眼’，她就是，你看她多惨。一个人在仓库时我想了很多，回忆以前的自己，跟阮碧有什么两样呢，那时可难受了，想我做了那么多让自个儿后悔的事，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就要死了，真不甘心。后来我竟然醒了，就觉得特别感激，感激得想哭，又看见了你。我就告诉自己，我比阮碧可喜多了，因为我早早就能醒悟，因为我还有机会改变，因为我有你。”

她低着头，双手捧着那碗，白瓷上还留有余温，暖暖的。

齐东站起来，轻轻抬起尤尤的下颏儿，俯身给了她一吻。

刚打开关系的男女总是这样，急于把一切整理明晰，却不敢，也些许舍不得朦胧时半明半暗的美，拖拉着猜测着，想负负得正假假成真，于是又退回比做朋友还生分的景况，表面还要维系着淡定安然，真是最最纠结煎熬的事。

对尤尤，情况还要缠绕得多。她弄不懂自己对齐东的心情，还有点忌嫌“齐叔叔”的长辈身份，可是不想让他再离开自己的欲念又明明十分强烈；偏偏齐东是个情绪不形于色的人，那吻之后对她依旧，照老样子谐谑调侃，倒弄得她平白费了许

多神。

这天又对着他犯呆，突然就不忿起来：什么时候起要为这光头牵挂了？想着想着不觉把床头一捶，嘴上说："真是怪事！"齐东正在壁橱前忙着整理，闻言转过身来："怎啦，什么怪事？"

"哦——嗯。"她自然不能承认在烦恼什么，眼珠骨碌碌一转，随口换了个问题，"我是奇怪安秃秃怎会被双规的？"

"有人寄了材料啊。"

"谁？"

齐东没说话，只是眨眨眼。

"你？你？真是你？"尤尤惊得重复几遍，才抽着凉气转着瞳人，低声念道："不是吧……这也太快了点儿。你不总说什么幕后大黑手，让我别急别急，这一眨眼他就倒台了？"

"我还总说'时间到事就了'呢。你搞来的那些东西够得上铁证如山的规格了，再不管用我们的公检法司就成摆设了。再说早不是一眨眼了，你把材料寄给我第二天我就开始忙这事儿，到现在，都大半个月了，处理到这程度是正常效率。"

"那阮碧呢？"尤尤舒了口气：他们之间还是说案子时最自然，很有默契地都不会胡思乱想。

"你终于问了。"他摁摁她脑顶，"一般来说，都是普通刑事案牵出重大经济案，比如小毛贼入室盗窃偷出个大贪官，但他们这案子挺个性，是经济问题扯出来一串刑事案子，安秃秃被查以后，搜出来些证据指向当年你爸一个部下，叫阮清的，你有没有印象？"

尤尤蹙眉死想，半晌说："是有这么个人，阮叔，和我爸特铁，我爸出事后还帮过我和爷爷，想安排我们和爸见面的，可惜没见成，他怎么啦？"

齐东一耸肩："又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你猜怎么着，阮碧让你邮钱的那个户头查出来就是这人，从他那找到了那把血匕首的后半部分，得，直接指向阮碧了。这两人真绝了，还是本家。"

"那阮碧呢？"

"诶。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提问方式，'那阮碧呢''那阮碧呢'，复读机啊？"

尤尤把嘴一撅，眼斜一边去："那阮碧呢？"

他粲然："服了。事儿是这样啊，现在阮碧面临至少三种指控：杀人，非法拘禁，经济问题。虽然案子已经在跟前了，但是调查取证起诉的过程肯定会很复杂很漫长，我原先给你讲过'司法程序'的，《律政狂鲨》[1]，记得不?"她平静地点点头，他满意地点点头，"看来真是进步了，不再大嚷大叫'老天不为我做主'了?短期内结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坏人一准儿都逃不掉，换句话说，你这个小同志，胜利啦。高兴不?"

她被他敲敲头，脖子往里缩缩，口中嘟囔："不高兴。远没想象的高兴。我以前总以为报了仇我多高兴，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以前没计划好你的将来，现在的你铁定会更失落，亏我教得好啊。报仇是什么，"他刚张嘴，她就点着下颏儿和他一道说，"'复仇不是为了死者，而是被遗留下的人的自我满足。'知道啦知道啦。还有什么要通报，大新闻官?"

"暂时就这么多，等我出差，有进展随时知会你。现在，"他把壁橱打开，"准备出院吧，我不在时你和保姆住我那儿，地方大点，好照应，等我回来你也好了，愿意搬回自己那再回去。"他把她的包包拿出来，正要拉开，被她一把抢走，于是诧异地问："怎么?防贼似的，我帮你把病历装进去。"

她眼神又转，死死护在怀中："我被关时就只有它陪着我的，不给你碰。"她把包背在身上，到家都不肯摘，齐东笑了她一通，看着保姆安顿好就出了门。

尤尤等他彻底走了，才拿掉包，从中掏出那封已揉皱的匿名信，幽幽地叹口气，咳了一声。泪从眼窝淌下来落在信封上，小破的字迹被洇湿，渐渐晕成个黑圆子。

养病的生活百无聊赖，尤尤在屋里也不知转了多少圈子。冬季里天色发灰，窗外没风景看，只是小区处处挂了红，灯笼啊，展旗啊——不几天就过年了。

当天少有地没刮风，午后竟暖暖见了太阳，尤尤向花园张望，琢磨要不要下去坐坐，突然看到一个女子走得极快，身形动作倒很像小破，正想难过，见她一拐进了自己这座楼门，不由得心跳起来。

果然不一会儿有人咚咚地敲门，一开门，可不就是小破嘛：她稀奇地素颜，头发梳得规规矩矩，白羽绒服，肥腿工裤，贝壳头的阿迪鞋，双肩背个包，老老实实像个

---

①《律政狂鲨》，以法庭抗辩为题材的剧集，完整剖析了打官司的各个环节，情节紧张，对白精彩。

学生。尤尤想着事，倒是她一笑，把挎着的水果篮子往前一送："咋啦？不欢迎我啊？"

尤尤把她让进屋，任她闲逛，自己则在窗边坐下来。小破走了几回，又逗弄茶几玻璃缸里的小龟，嘴里说着有的没的，尤尤等了一阵，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到她面前，说："你来干什么？"她满脸诧异："来看你啊。"凑上来要刮尤尤脸颊，被她偏头躲开，又要扯她一起坐下，尤尤甩开扭脸走了，剩她独自气不过地喊："你怎么了你！"

尤尤到里屋，再出来时拿着那匿名信，向她一甩。

小破捡起来，脸上倏然变了。她蹲在地上，缓缓抬起头，给尤尤看到她眼中惊愧交加："你知道了？"

尤尤点点头，咬着下唇，小破却忍不住泪，已掉了几颗下来。她用手背抹去，小声说："你都知道什么了。"

"你写匿名信，向阮碧出卖我，都知道了。怎么，还有我不知道的？"小破没答，尤尤又说，"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她依旧蹲着，仰望站在一旁的尤尤，伸手来拉她："你坐下吧。你这样我看着难受。"尤尤甩掉她，大声道："你现在难受了？这么多年我把你当自己人，你出卖我时你难受过没？"她触电似的抖了起来，双膝并拢，小腿分向两边滑落，动作慢放般地跪坐在地，喃喃着："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尤尤起先冷冷看着，后来见她把两手拄在膝上，肢体拧成别扭的姿态，显得那对肩膀越发瘦了，还在一抽一抽无声地哭，突然觉得像看到了某时某刻的自己，心内即刻软了，弯腰去扶她。她显然没想到，虽跟着站了起来，神色却是困惑，还带着那么一种受宠若惊的惶恐，尤尤就见不得这个，便强作笑脸说："一起吃饭吧，保姆烧了肉。"她拼命点头，现出欢颜来。

上了餐桌却还是死寂，叮当的碗碟声反而更添尴尬。尤尤想找些闲话，小破却一直默不作声，塞圆了腮帮子只顾嚼，又仿佛在下什么决心一样。末了，她终于说："我说。尤尤，我都告诉你，憋着实在太难受了。"尤尤也放下筷子，两个女孩子隔着扁长的一道桌对望。

"齐东原先帮过我。以前没告诉你，跟丁魏在一起时我受老罪了，也染上了瘾，欠了很多钱，老板要给我卖掉，就在最惨的时候认识了齐东。老实说他对我一直是那种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感觉，对你就不同了。"

“怎么不同。他那个人天生跋扈，我还没见过他不高高在上的时候。”尤尤插了一嘴，两人轻轻笑起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帮我，可能是看我可怜，要不就是觉得有意思想跟我玩玩，总之他救了我，帮我戒毒，和丁魏摆脱关系，还替我还了钱。我感激他，就跟他在一起了，其实那段时间他对我也不上心，就是偶尔在一块，他还老提和他老婆多好多好，我觉着他是故意的，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小破陷在回忆中了，整个人也罩上柔光，尤尤记起那应该是在齐东最年少轻狂最悔恨愧疚的日子，可她什么都没说：小破的心思她已看出来了，不忍毁掉她当下的幸福。

“后来就出事了。有天晚上他带我出去吃饭，他说那些客户都特热情，让我一定别折他面子，给酒就得喝，我就一杯一杯灌，从酒店喝到KTV，我俩都高了。然后就去开房……我一定是太醉了，天亮才醒，他已经不见了。

“后来很久都没见过他，再见时他整个人都变了，特憔悴，说他老婆死了，就在我和他过夜的那天晚上。他指着我说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还有他自己。他那副模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以后他也去过咱们夜总会，可对我就跟不认识似的。人就是这么怪，直到他恨我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继续活着，用所有的事儿麻痹自己。

“后来，我在溜冰场认识了你。打从见你我就知道你和我一样是有过去的人，你眼里面有东西，那种特复杂特忧郁的东西，所以我跟你特好，把你当自己人一样。我以为咱们肯定能这么铁下去，铁一辈子。没想到，没想到你竟然也认识了齐东。

“你跟我讲他救你的事时我好嫉妒，不过那时只是羡慕你能待在他身边，羡慕你能让他那么看你——你都不知道齐东怎么看你吧，我见过，他从来没那么看过我。”她垂下眼皮一片失落，尤尤想安慰，被她摆手阻止了。她夹了几大口菜，却不是为了吃，仿佛只想用拼命地咀嚼掩饰心情罢了，还没彻底下咽，就口齿不清迫不及待地继续回忆：“他，嗯，他老婆忌日那天，我买了香火纸钱想去陪他，可他那么对我，就跟希望我立刻死了一样。

“后来你说和他吵架了，我又去找他，想让他原谅我，他又骂了我，让我离你和他远点。你不理他，他心情就不好，我看着真难受，可你却根本不在乎他，还和那老外吃饭约会！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恨你的。一生气，就……”她指指匿名信，

那纸袋子已被揉搓得抽巴，寒碜碜地缩在那儿，“本来想害你，你和齐东却和好了。然后你就搬走了。”她双肘撑在桌上，把脸埋在掌间深深吸了口气，“你能想象我多孤单吗？我觉得我失去你了。而齐东，我从来就没得到过他。

“你很久都不和我联络，我以为咱们就这么绝交了。我继续没日没夜地瞎作，和男人厮混，当烂姑娘。直到你那天夜里给我打电话，问初夜的事……我知道自己很卑鄙，出卖姐妹，一次次利用你的信任，可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把你拽下来，拽到和我一样的程度。我想你干了那种跟‘卖’没两样的事，就再也不纯了，就和我一样了，所以我迫不及待去找齐东，告诉了他。

“这事完了以后，我想齐东对你算是完了，可他对我依然冷得很。我想咱俩也就这么完了，没想到你又来找我，跟我说了那些。很明显你忘不了你那个初恋；对齐东那么难得的男人，你却好像只是当有空时可有可无的调味——那可是齐东啊！我好恨你，恨你不珍惜，恨你比我强，恨你有他爱，我恨你！”她情绪激动起来，就要控制不了时撞上尤尤幽凉的眼神，即刻架势和神情都畏退了不少，低了眼，迟缓地说，“我气疯了。只想教训你，就……找了阮碧，跟她告了你一状。可我没想到她竟那么疯，害你差点死了，我真……对不起你。”

“她就是那么疯的。”尤尤面无表情接了一句。她的脸转向光亮，没有看小破。

小破走过来，捏住她的手：“我前一阵找过齐东，他说他很忙，说你住院了，要人照顾。我特不放心，想来看你，可我不敢，怕他不让我见你。我观察了几天，看他确实不在才来的。你，你能不能……”

尤尤见她欲言又止的模样，就翻过手拍拍她：“我不会告诉齐东的。所有的事我都不会说，你放心吧。”

她点点头，眼里转了泪花。尤尤想抽回手，又被她捉住：“尤尤，我干了那些事，你和我……”她抿住嘴，不敢说下去。

尤尤叹了口气：“你和我再怎样还是姐妹。”她眼中陡然点亮，尤尤却又说，“可我到底还是普通人，我需要时间，你明白吗？”小破刚有些神采的脸又灰暗下去，不过她还是点了点头，强笑着说：“我等着你。”

小破走时尤尤一直目送着，最后看不见了还推开窗倾身去找：她明白，她们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见了。

# 23

之后尤尤就一路低落。大概在最终拼全了故事的当口，任是谁都会感到怅然，又加上远离朋友的寂寞。她被保姆安顿在能看到窗外的躺椅上，盖着半张旧毯子，昏沉沉望着并不好看的风景：周遭楼群切割出一方天空，几小时都不会有鸟或云飞过，只剩日影由东而西。

幸好午后齐东来了电话，他轻松地说事办完了，可以赶回家吃晚饭："我列个单子你交给阿姨，她备好菜就可以走，我回去做顿好的给你。"他该是听出尤尤的期许，顿了顿，故意地说，"我不在，特没劲吧？"尤尤一急，不择路地说："我不想你！"他没理，径自说："可我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呢。"不等她问，在一阵笑声中挂了。

留得她独自懊丧：竟轻易被他套去了话！又不愿意地想，他们这样对话，显然是亲近了；不过小破刚走不久，就像她和齐东的事还在近前似的，尤尤不想矫情，却也别扭了好一阵，直到保姆来打招呼说要走，才回过神。拍拍脸颊，是烧烧的。

送走了保姆，尤尤忍不住去照镜子，觉着自己额角油汪汪，头发也蓬乱。看看表，还有一两个小时齐东才到家，于是去洗脸梳头——其实她更糟的模样他也见过，只是此刻的心态已悄悄变了。

却不愿太精心，免得让他瞧出来又一顿嘲弄，所以只绾个高高松松的发髻，让它随意俏皮地歪在那里；妆化了最淡的，提亮脸色而已；想了想，把肥大暗淡的病号服脱掉，换了浅莓红的一身小绒衣。

一切就绪，她拍松靠垫，在沙发上乖乖地等他。

又坐不住，上下左右张望，看到小龟几天没换水了，于是端起玻璃缸往厕所去，正哗哗冲水刷着，就听到门铃响了，叮咚叮咚摁得起劲，尤尤向外喊等等，边赶忙跑去应门："自己明明带了钥匙，干吗又劳烦人，我是伤员诶，要说——"她的咕哝在开门一刹冻在嘴边：并不是齐东，而是她万万想不到的人。

安静静和高杉山双双待在门外，他们的惊讶并不比尤尤少。

这可太突兀了！尤尤的第一反应是关门：她尚未从那种过度的自我保护中解脱出来，怕被安静静认出的恐惧仍下意识地存在。

关门的动作很快被安静静制止了。她一手撑住门板，脸上从惊愕到狐疑，继而

愤恨，她看看杉山，在他那儿见不到掩饰的迹象，于是转头瞪回尤尤，恍然大悟地说了一句："我明白了！"

这是自小到大尤尤第一次看到不周到不精致的安静静：头发没做过，只是低低绑在脑后，发尾开了叉；衣服没搭配，只是简单的牛仔裤棉衣，前襟沾了油；脸上没妆容，只是素素地灰着，双颊燥了皮。声音和外表一样没形象，抖着哑着却只管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个姓齐的律师，我说他怎么平白无故就和我爸爸过不去，非要咬死他不放，闹了半天，是你！是你在他背后！你一定是卖的！不知用了多少花招，勾得男人都听命于你，呸！"不等尤尤回嘴，跟在身后的杉山已扯她衣摆了，她回头狠狠甩掉，"你现在终于认清她是个什么东西了吧？她就这么随便住在男人家里！从小她就嫉妒我，现在为达目的不惜把自己卖了！听说那个律师已经中年往上了，他们这不是交易是什么？我早就说她不正经，你还总替她辩解，说她有难处，她有什么难处？都欺负到我们家头上来了！"她把手指戳着尤尤的胸口，"你说，这一切是不是你干的？你嫉妒我比你幸福，嫉妒我有杉山，你就处心积虑地害我们家，是不是？你倒是说啊！"

此时她已推开尤尤抢到屋里，气势汹汹弓着肩，又添上一对刻薄的眼袋，把平日美丽雅致的模样抹杀了大半，只剩副细瘦躯壳形销骨立地站着。尤尤当然觉得她可悲，又气她这么指着自己，便把她手一扳，硬硬地说："我跟你没什么好说，请你出去！"她本身并没从小破的打击中恢复，加之实在还虚，一时说不出什么，杉山上前要带安静静走，她却不干，拉扯间瞅准空子，扑过来就是一推。这光景的尤尤哪儿经得起，立刻给搡得摔倒，她担心伤口，略略迟疑就被安静静看到捂着的动作，她可来了劲，跃跃地上前抬脚就要踩，还好被杉山拦住。

他一边把她往敞开的大门拽，一边关切地看尤尤——两人都没说话，只安静静不停地骂。

正乱着，齐东回来了。

齐东先看到的自然是地上的尤尤，忙不迭把她抱起来放好，又掀起衣服检查伤口，一串动作极自然，尤尤答着他的问话，眼睛却转去看杉山：他也在看她，确切地说是在看他们，眼中是伤痛杂糅疏离——"疼不疼？嗯？疼不疼？"齐东声音遥远地传来，又叫了几声，尤尤才听到，低头看他：他也在看她，目光是关怀外有亲

昵。她忙摇头，有种感觉突如其来填满胸膛。

安静静还在大呼小叫，伤口在一呼一吸中潮湿地痛，就是这种混乱的情境，尤尤却一下清明透彻地懂了。杉山始终那么远，近的只有齐东，只有齐东。

确信并无大碍后，齐东才起身吼了一声：“吵什么！”他走过去，冲那两人一抬下巴，“谁让你们进来的？干什么的你们？”杉山想说话，被安静静抢先，她向前一撞，冷笑道：“摆明了你和她一伙，说什么都没用，免了！”冲出门，拖过放在门脚的果篮礼物，发疯般的把能扯能踩的糟践了一地，又去摁电梯，啪啪地按了几十下也不来，索性跑去楼梯间了。

杉山追几步又回来，齐东要关门，他只好说：“对不起，我和尤尤说几句话就走。”齐东不动，看尤尤，她点头，他才让至一边。杉山说句谢谢，径自来到尤尤近前，俯下身：“你怎么了？受伤了？”她摇摇头，他嗫嚅着，“今天的事，很抱歉。我们不知道你在这儿，静静也不是故意要发作的，只是她……她最近经历的太多了。”他抿抿嘴，不忍地说，“我们刚出国不久，就接到了她爸爸出事的消息，就赶紧陪她回来，家里乱了套，也没人愿意帮忙。她不懂那些上下跑动的事，人都熬瘦了，我也帮不上忙，只能看着着急。前几天她爸爸被收押了，我们打听了，说是要判的话，也就不出这一阵了。有人告诉我们——”他回头看看门口的齐东，“有人告诉我们，是熟人，他说这次递材料的人里有齐律师，是办经济案子相当牛的，人家分析说齐律师和静静爸爸没过节儿，指点我们来找找，至少别让齐律师成了死敌，所以我们才来的。没抱着希望，就是来碰碰运气，没想到变成这样。”他苦笑了声，尤尤一阵难过，喃喃重复：“是啊。没想到变成这样。”

齐东走过来，把手放在尤尤肩上，眼睛看向杉山：“一切法律做主，我说了不算。再说，案子上我一向该怎样就怎样，绝不干多余害人的事儿。放心。”杉山点头说声谢谢，又看尤尤，迟疑地问：“那……你们不是静静认为的那种关系吧？”尤尤无言以对，只能抬头，深深浅浅地看了他一眼。倒是齐东说：“你回去吧。”又拍拍尤尤发顶，无形间换了种语气，“我不会坑她的。放心。”

杉山终于走了。看着他走后关上的门，齐东轻轻说了句：“算是个爷们儿。”

吃饭时尤尤总在看齐东，他起初并不在意，久了也别扭起来，吃着吃着竟笑了，端着碗筷从桌子那一头搬过来，坐在尤尤身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知无不言。”尤尤微微笑，把

碗给他:“给我盛碗汤先。”“好。”他绕着无奈的语气接过去，舀了满满的递给她,“问吧。”

“你先告诉我好消息是什么啊。”

“噢。那个啊。”他一拍脑门，“让他们这么一搅和我全给忘了。嗯，其实你都知道了，刚才他也说了，安秃秃收押，不多久就该判了。另外，你爸的案子终于要开庭了，这倒是好消息。”

“我爸？会怎么样？能开释吗?”

“不好说。我不准备给他做无罪辩护。”

“为什么?!”

看着她又要急，他忙说：“你瞧瞧你，又开始了，就不等我把话说完，我说不做无罪辩护，又没说不做辩护。无罪辩护有风险，为什么？听我跟你仔细讲啊。实践中有着一种心理，如果公安局认定有罪，自己做无罪辩护的情况下，那么处罚的结果会加重。这时，作为辩护律师，如果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不能轻易做无罪辩护。”他把汤碗向她推推，“喝，看凉了的。你爸的案子挺复杂，虽然刑事案是能了，但经济上的事谁说得清？这次一重新侦查，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得翻出来，我不能保证他当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估计你爸自己都不能保证。所以我准备做有罪辩护。而且，你爸精神上有问题，还能争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到时也可以好好给他治病；再说就是判，也重不到哪儿去，我看过卷宗，他的问题都没法儿和安秃秃比，低了好几个量级呢。”

“安秃秃……”

“你看你。我都知道你怎么想，你肯定觉得你爸能开庭，是好消息，可今天看到那两人的情景，又有点不忍心了，是不是?”她没回答，他接着说，“你不能这么想。人犯了错，就得负责任，这是法律存在最起码的根据。我知道你因为自己的经历，有点儿同情安静静，是不是？可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安静静今天的状况，不是你害的，是她爸自食其果，她得负起她该负的责任，就跟你当年所做的一个样，是不是？再说，她身边还有个杉山呢。”

尤尤沉吟着，半晌醒过来，抬脸，眼里全是迷蒙：“你……认识杉山？你……知道多少?”她声音低下去，回想着自己确实没有在齐东跟前提过杉山，哪怕一回。他却一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你经常上校友录偷看的那小子嘛。每次看完都会哭，我可没少陪着轧马路给你转移注意力。”

尤尤偷眼看他，他的表情自然，没有伤感或生气的迹象，才放心地问：“刚才你说他爷们儿？为什么？”

他看着别处，一笑：“可不。老丈人家都那样了，对那种任性撒泼的女朋友还能不离不弃，原来从你那些网页看到的信息，以为又是个钓公主的小白脸儿，这会看着，不像。更重要的是，他能放下姿态诚恳地来拜托我。你要知道，男人的脸特别重要，重要到超过你想象。他能这么做，说明对安静静不假。”

尤尤听着，心里一疼，却还是尽量甜美地笑：她知道，会有不疼的一天。

齐东那边还在若有所思：“那小子，要是再多历练历练，要是……要是你和他之间没那么多倒霉事，没准儿能威胁到我呢。”尤尤糊涂了一下，问声：“威胁你什么？”紧跟着就反应过来，脸不由得粉了。此时他已看了她意味深长的一眼，坏笑起来。

日子逐渐回复平淡的本来面目，他们一起置年货，从超市推回好几车乱七八糟的东西；包上头巾搞扫除，站着椅子擦玻璃；又把被单晾满晒台，窗帘也换了新的。

有时尤尤看着齐东，会想起他和小破的过去，如果她有所思的表情被齐东捉住，他就会问在想什么，尤尤则笑着问一句：“我以后能不能不叫你‘小齐叔叔’了？”他点头时她会想：原来小妻子和小破都是他的过往，而杉山，是我的过往。那么，我和齐东呢？

天空晴朗，心境明丽。

一天，尤尤向齐东打听阮碧所在的看守所，他问为什么：“你还想痛打落水狗吗？你该知道宣判前见不到人的，再说我可不愿意带你见她。”“我才不是那么没意思的人呢。想给她送套棉衣裤，听说那些地方大多没供暖的，别过个太冷的年。”

这个小任务齐东很快完成，并说阮碧捎出话来，希望有人照顾小尤尤。

尤尤身体完全好了，就要接妹妹来过剩下的寒假。小尤尤到的那天是晌晴，冬阳杲杲，看着她下车来的样子，已不是上回别过时的无忧无虑，眉目姿态间多添了老成沉重。

齐东暗暗问尤尤：“你不怕她知道一切以后，将来像你一样寻仇？”尤尤答说：“我就是不要让她变得跟我一样，才要介入她的生活，照管她，引导她，教她对的错的。我还要带她去看我们的爸。”

她转身，看着齐东，“你和我们一起来，好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尤尤的复仇
作者=陈瑜著
页数=199
SS号=12875361
DX号=
出版日期=2009.08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